

● 据最新披露的秘密档案撰写

太平洋战争

1941-1945

[英] 约翰·科斯特洛著

王伟 夏海涛等译

东方出版社

太平洋战争
1941—1945（下册）

[英]约翰·科斯特洛著
王伟 夏海涛等译

第十九章 通向胜利之路的三岔口

瓜达卡纳尔岛争夺战的重点现在转移到了海上。敌对双方的舰队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捉迷藏游戏，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在所罗门群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里，双方舰队正好处在可以互相空袭的航程内。近藤海军中將的第二舰队收到了山本发来的指示，要求当晚立即对机场发起主攻：“随后，敌人舰队很可能在所罗门群岛西北方出现，联合舰队将在二十六日歼灭它们。”留驻在特鲁克岛锚地掩蔽所里的海军总司令对过分谨慎的南云极为不满，因为南云整整一个星期所干的就是，每当他的进击力量被美国空军巡逻机发现，就带领他的舰队往北撤退。山本命令他“不论天气或敌情如何”，必须投入战斗。当晚，舰队在海上行驶时，受到携带鱼雷的美国海军飞艇的攻击。于是，本来已被一则模糊不清的“撤回”信号弄得迟疑不决的近藤和南云决定再次后撤，他们估计黎明时分美国轰炸机将从圣埃斯皮里图岛飞临。

近藤不知道部署在最南边的他的战列舰队和正在往北驶去的强大的美国舰队当时只相隔不到二百英里。那天晚上，“大黄蜂号”上的飞机排列在洒满月光的飞行甲板上，随时准备紧急起飞。然而，海军少将托马斯·金凯德尚未收到“黑猫式”巡逻机发出的进攻报告。哈尔西派遣编有“企业号”和“南达科他号”战列舰的金凯德的第十六特遣舰队支援乔治·默里的第十七特遣舰队。黎明来临，“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飞行员们抱着焦急的心情在待命室里抽烟闹扯，白白消磨了一整夜。哈尔西十分不耐烦，发来了一封“进攻”的电报，他不明白为什么金凯德仍未发动空袭。

圣克鲁斯岛之战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太阳在五时二十三分升起时，“企业号”上的金凯德海军少将和他的参谋人员仍然弄清他们应该进攻的那支敌舰队现在何方。不过，为了执行哈尔西用电报传来的催战命令，他们还是命令十六架携有五百磅炸弹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对太平洋西北方向进行搜索。这个决定非常得当。一小时后，金凯德接到了哈尔西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发来的电报，指明日本舰队的大致方位及航向，同时，他派出的俯冲轰炸机也发现了近藤的前哨战列舰队。轰炸机队继续往北搜索更大的目标。到早上六时五十分，无线电传来了他们的报告，说已经发现三艘航空母舰。

詹姆斯·李德海军少校率领他的巡逻机队钻进厚厚的云层，避开了正在爬高准备拦截的大群“零式”战斗机，他将队形整好，对准轻型航空母舰俯冲，两颗炸弹命中，将“瑞凤号”飞行甲板的尾部炸了一个五十英尺的大洞。“瑞凤号”的日本舰长眼看无法回收飞机，就将舰上剩下的飞机全部升空，舰尾部拖着熊熊烈火，往北撤去。

南云站在重型航空母舰“翔鹤号”的舰桥上，冷静地看着“瑞凤号”撤离，他已经收到他派出的巡逻机发回的无线电报告，说他们终于找到了已搜索了整整五天的美国特遣舰队。他在上午七时收到的这份报告说，“见到大群敌舰队，计有一艘航空母舰、五艘其它舰只”，见到报告后，他立即命令六十架飞机出击。半小时后，飞机隆隆向南这去。这些飞机没有看到来自“大黄蜂号”的二十九架飞机正向北飞来攻击他们的航空母舰舰队。不过，“零式”战斗机飞行员发现了从“企业号”上飞来的十九架美国飞机，于是立即脱离了自己的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队，投入了空战，这场战斗将美国飞机挡

在离它们要攻击的目标一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大黄蜂号”的第二攻击波二十三架飞机恰好从一旁飞过，没有受到阻拦。

正当金凯德的部队驶离圣克鲁斯岛时，雷达屏收到了警报，“南达科他号”立即与两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会合，在“企业号”四周上空组成一片强大的高射炮火网。在它们后面十英里，第十六特遣舰队的四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围着“大黄蜂号”组成了护卫圈。这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指挥官们毫无战斗经验，上午九时前，日本飞机紧贴海面飞来时，三十八架“野猫式”战斗巡逻机仍然紧靠在特遣舰队上空盘旋，无法抢先截住日机的攻击。第十七特遣舰队幸好躲进了一片暴雨区，丢下防卫软弱的“大黄蜂号”，使它成了“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的主攻目标。这些轰炸机从一万七千英尺高空穿过猛烈的高射炮火直扑下来。

遭受的第一个损失是日机飞行队长自杀性俯冲造成的。他驾驶着中弹起火的座机直冲下来，撞穿了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两枚炸弹接连爆炸，舰内机库立即起火。紧接着，“七九式”鱼雷轰炸机从舰后方向低处飞至桅顶高度发起攻击，两枚鱼雷命中，使航空母舰的机舱受创，另有三颗炸弹穿透前甲板，将升降机卡住，并在舰舱内部爆炸。这十分钟的攻击使“大黄蜂号”燃起大火，浮在水面动弹不得，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救火队立即奋勇扑救，驱逐舰也赶来了，设法抛缆营救这艘已失去行驶能力的军舰。

同时，在北面二百英里处，这艘已受重创的“大黄蜂号”发起“以牙还牙”的第一次攻击。威德赫尔姆上尉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猛烈轰炸“翔鹤号”，他的护航战斗机和防守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在空中激战。这艘旗舰的飞行甲板被六颗一千磅炸弹猛烈撕开，使南云感到震惊。俯冲轰炸机的攻击没有得到携帝鱼雷的“复仇者式”飞机很好的配合，数分钟后，“复仇者式”飞机才飞到，但全部被日机一一击落。这艘重型航空母舰乘机逃跑了，虽然不能让舰载飞机起降，但其舱室和机器都完好无损。“大黄蜂号”的第二次攻击完全没有找到要打击的日方航空母舰，只炸中一艘巡洋舰。“企业号”的飞行员们被中途的遭遇战缠得精疲力尽，最后，他们终于甩掉敌机，飞临战区，对一艘战列舰发起攻击，但没有奏效。

南云不得不在战斗中下令他的参谋人员将他的司令旗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去。不过，他这次的处境要比中途岛海战时有利：重型航空母舰“瑞鹤号”仍能正常航行，舰上的飞机和轻型航空母舰“隼鹰号”偕同近藤的战列舰队，早已出发前去攻打美军了。他从截听到纪律不严的美国飞行员们交谈情况的报告中知道他现在正在对付的只是两艘航空母舰，而且，据他自己的飞行员报告，其中一艘已瘫痪。现在全看南云在一小时前派出的由六十四架飞机组成的第二次进攻是否能够得手。

金凯德的处境不大妙。他已尽力而为，现正等待出击的飞机返航，同时在给战斗巡逻机加油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上午刚过十时，“南达科他号”突然从雷达上收到警报：敌人的第二次打击正从西北方五十英里处逼近。

“企业号”是“七九式”轰炸机的主攻目标。这些轰炸机不等“九九式”鱼雷机飞来，就不断地从高空或低空轮番发动进攻。这正好让美国海军战斗机指挥官有机会将“野猫式”飞机布置在上空四周，一举击落了十架敌机。有五架日机冲过了巡逻战斗机的拦截，但被特遣舰队所配备的博福斯高射炮击落。博福斯高射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效的防空武器。这艘航空母舰还是挨了两颗炸弹，一颗笔直穿透前甲板突出部掉进了海里，另一颗爆炸，

将前升降机炸坏。右舷部分被炸得几乎掉了下来，船体钢板高高向上翘起，一个储油罐往外漏油，一台涡轮机机身移位。但是，这艘庞大的“企业号”仍然有足够的动力，闪避在数分钟后遭到的鱼雷攻击，给“企业号”造成唯一损失的是一架自杀性“九九式”飞机的飞行员，他的飞机撞中一艘护卫驱逐舰。

在日机第二次和第三次打击之间有将近四十分钟的间歇，美国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利用这段时间集结在一起保护“企业号”。十一时零一分，“南达科他号”发出警报：另一次进攻即将来临。从“隼鹰号”上飞来的二十九架飞机被“野猫式”战斗巡逻机打得一败涂地，密集的炮火击落了十架敌机。金凯德的旗舰再一次死里逃生，“南达科他号”的前炮塔被击中，巡洋舰“圣胡安号”尾舵中弹受创。

“企业号”及时击退了敌机以后转舵迎风，开始回收在空中盘旋、油料即将耗尽的飞机。由于升降机被卡住，“企业号”无法留下受创的“大黄蜂号”的飞机。这些飞机加上油后，向圣埃斯皮里图岛飞去。这两支特遣舰队随后向南撤走，而留下“北安普敦号”巡洋舰和它的驱逐舰设法将已倾斜的“大黄蜂号”拖走。舰上的火已被扑灭。

日本人损失的飞机超过了一百架，但是南云不想让美国人跑掉。幸存下来的两艘航空母舰已回收了相当数量的飞机，重新加了油。下午一时刚过，他已准备好发动第四次进攻。一小时后，从“瑞鹤号”上起飞的飞机发现了正被拖着行驶的“大黄蜂号”。这艘已受伤的军舰又中了一枚鱼雷，舰上的炮手把俯冲轰炸机赶跑了。海水迅速涌进机舱，军舰倾斜得更厉害了，人们争相向军舰上层涌去。自愿登上甲板救火的人员再次得到了弃舰的命令。驱逐舰将死里逃生的人员一一救起，此时，从“隼鹰号”上起飞并正在寻找第二艘美国航空母舰的十架“七九式”舰载鱼雷机错将炸弹投在已经严重倾斜、不能行动的军舰上，再次引起了大火。正在撤离的美军驱逐舰对准这艘弃舰发射鱼雷，但是最终击沉这艘军舰的任务留给了近藤海军中将的先遣舰队了。晚上十一时，这些军舰驶近仍在猛烈燃烧的“大黄蜂号”，当时它们正往南驶去，打算用四艘战列舰粉碎美军的特遣舰队。

要是日本人知道四月间侵入帝国皇宫的神圣上空的轰炸机就是从这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那么，它此刻带着熊熊烈火沉入太平洋的此情此景定会让他们更加感到快慰了。近藤虽然没有象山本要求的那样取得歼灭敌舰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已取得了一次战术性胜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途岛战役报了仇。当时，他的胜利看起来似乎比这大得多，因为南云的飞行员将他们的战果夸大为击沉四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三艘战列舰，东京的海军参谋人员收到报告后欣喜异常，竟然也信以为真，而且为此还专门颁布了一份帝国诏书，东京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人们通过市中心涌向皇宫大门。

坚持

圣克鲁斯岛之战对美国来说只是一次战术性失利。美国损失了一艘珍贵的航空母舰，而日本有两艘军舰受创，现在正开回日本进行修理；日本损失了一百架飞机，美国海军损失了七十四架。这场较量使哈尔西的处境相当不利，他只剩下一艘受创的航空母舰和一艘战列舰，用以保持向被围困的海军陆战队提供给养的海上供应线畅通。

“瓜达卡纳尔岛总的形势并非不利，”太平洋司令部的战斗日志在这场

战斗结束后总结说。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这只是打了个平手。珍珠港的战略态势要比哈尔西所看到的还要明朗，因为联合舰队再也损失不起有经验的飞行员了。作战报告表明，敌机发动进攻时明显缺乏顽强作战精神。圣克鲁斯岛之战也显示了博福斯高射炮是对付飞机的有效武器，同时也说明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指挥官必须提高他们的作战指挥能力。太平洋舰队只会越来越强，而联合舰队却在逐渐衰弱下去。

日本陆、海、空军在这场瓜达卡纳尔岛消耗战中明显失利。尤为重要的是，联合舰队暂时撤回特鲁克岛接受补给，为哈尔西提供了他极其需要的机会，他要为海军陆战队赶运增援力量。圣克鲁斯一战结束后的那天早晨，敌机的空袭使卡克图斯空军力量减少到只有二十九架作战飞机的最低限度。但是，只要哈尔西的空军指挥官麦克·米彻尔仍然掌握所罗门群岛以东的制空权，那就还能运进更多的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增援的轰炸机从澳大利亚调来了，携带鱼雷的巡逻轰炸机进行远距离巡逻侦察，以便及早发出敌人来犯的警报。一切动员得起来的运输手段都用来装运汽油、弹药和食品。十月三十日，首批运到的是 M—2“远程汤姆式”一五五毫米榴弹炮，这是范德格里夫特极其需要的武器，它可以在射程和射击效果上超过日本的“皮特斯手枪”。

由驱逐舰组成的“东京快车”每天晚上也在赶运日本增援力量。凭借重炮和驱逐舰上的大炮的轰击，海军陆战队现在能够向西推进，越过了马塔尼考河，向东推进，消灭了日军在科利建立的一个滩头阵地。双方加紧提供增援力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更多冲突。十一月七日，“卡克图斯空军”显示出它仍然具有打击力量，轰炸了停泊在“狭道”里、由十一艘驱逐舰组成的“快车”舰队，接着，这些军舰又遭到来自图拉吉岛的鱼雷快艇的袭击。当时，舰队正在设法将日军第三十八师的先遣人员送上塔萨法龙加。第二天，哈尔西亲自飞临亨德森机场，答应派出增援力量，发表了他那夺取战斗胜利、打赢这场战争的方案：“杀死日本佬！杀死日本佬！不断地杀死日本佬！”这个方案成为报刊上的头条新闻。

这一切大大鼓励了当晚从图拉吉岛出发去抗击再次来临的“东京快车”的鱼雷快艇部队。在世界的另一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正在艰难地登上北非的海岸。经过四天激战后，美国在卡萨布兰卡海岸上建立了第一个在大西洋彼岸的滩头阵地，两艘运输舰运来的六千人的部队立即前去增援瓜达卡纳尔岛，因为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密码破译专家得知日军将再次集中力量设法收复此岛，攻击日期定于十一月十三日。帝国陆军第三十八师的主力部队计划在联合舰队的大炮和飞机的海空掩护下登陆。

面对“两艘航空母舰、四艘战列舰、五艘重型巡洋舰和大约三十艘驱逐舰”的强大挑战，哈尔西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斯科特海军少将的舰队，即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它们正在为二艘运输舰护航，将于十一月十一日到达伦加岬；海军少将凯利·特纳的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将于同日和海军少将丹尼尔·卡拉汉率领的支援舰只即三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会合，并定于次日晨到达滩头阵地海边。而唯一能召集的重兵又离得太远，不能立即用上。海军少将威利斯·李率领的第六十四特遣舰队，包括受创的“南达科他号”和战列舰“华盛顿号”以及四艘驱逐舰，正泊在努美阿，“企业号”也正在抢修。十一月十一日，“企业号”重新下水加入了第十六特遣舰队的三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的行列，此时，焊工仍在修理金凯德的旗舰的舰首部。

舰上的前升降机仍卡在原处。“我们当时没敢再用。要不然，降下后无法再吊起来，这台升降机只能报废了。”

这些战列舰和“企业号”航空母舰当天早上正在瓜达卡纳尔岛东南方七百英里处，靠近新喀里多尼亚，此时，斯科特的护航运输舰队正泊在伦加岬准备卸货。卸货作业被日本航空母舰的空袭打断了，因为这些航空母舰又开回到了所罗门群岛附近的空袭范围内。来自拉包尔的轰炸机也参加了袭击。虽然部队停止了登陆，但损失很小。晚上，斯特科的巡洋舰同卡拉汉的军舰一起执行扫荡英迪斯彭塞布尔海峡，同时奉命拦截“东京快车”。但是，那天晚上，“东京快车”没有出动。天明后，这些巡洋舰只好转回去为特纳运输舰队的到达作警戒。正当士兵们紧张地将装备物资运上岸时，布于维尔岛布因海岸警戒哨发来的消息说，又一次大规模的日机空袭即将临近“狭道”。午后一时刚过，卸货工作停止了，运输舰准备撤走。舰上重型高射炮火加上来自亨德森机场的海军陆战队的“野猫式”飞机将大批鱼雷机的空袭击退了。只有一艘驱逐舰和“旧金山号”稍微受到一些损伤。

傍晚，特纳海军少将再度启航时，除了最后的百分之十以外，所有物资都运上了岸。将运输舰队护送南驶后，卡拉汉的军舰即加速赶回铁底海峡迎战日舰。据巡逻的B—17轰炸机报告，这些日舰正在逼近瓜达卡纳尔岛。这次来犯的敌舰力量空前强大。近藤已经派遣阿部弘毅海军少将率领两艘战列舰在那天晚上击毁美军的简易机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第二天早上新开到的一师军队登陆时不受骚扰，装运这一师人的十一艘快速运输舰当晚已从肖特兰岛出发，由田中的十二艘驱逐舰护航。

“黑猫式”巡逻轰炸机不断地暗中跟踪隆隆直下“狭道”的阵营空前的“东京快车”。海军少将卡拉汉心里明白他的舰只比敌方少。但是，当他率领五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出发去萨沃岛水域迎击敌人时，他仍然不知道敌人的优势究竟有多大。

瓜达卡纳尔岛海战——巡洋舰大战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天气闷热。没有月亮，只有点点星光。这对卡拉汉很不利，因为他没有命令他的四艘驱逐舰远远领先于斯科特海军少将，这位少将正在“亚特兰大号”轻型巡洋舰上率领他的纵阵前进。卡拉汉的旗舰“旧金山号”紧随着它的姐妹舰“波特兰号”重型巡洋舰行进；“海伦娜号”和“朱诺号”两艘轻型巡洋舰偕同四艘驱逐舰担任美国舰队的后卫。“丹大叔”——因为卡拉汉有着牧师般慈洋的外貌，浓黑的眉毛衬着一头白发，人们便这样称呼他——是个笃信宗教的人。现在他只好仰仗他的战神保佑了，因为他再也来不及制订出一个战斗方案了。

到了凌晨一时半，“海伦娜号”上的大功率新雷达终于发现了敌情，就在萨沃岛西北十八英里处。可惜，随后的一连串自相矛盾的报告和混乱的行动使卡拉汉失去了优势，他把领先的那几分钟宝贵时间都浪费在试图确定他的舰队应在何方穿越敌舰的T型队列。阿部弘毅也被一则“发现敌人”的报告弄得惊慌失措。当时他的舰队正由一艘轻型巡洋舰率领的九艘驱逐舰排成V形队列护卫着前进，他的两艘侦察驱逐舰发现自己驶近正掉头往北驶去的美国舰队。原来，日本人为了避过一场暴风雨，延迟了出发时间。炮手们趁机装上高爆炸弹，准备轰击机场。

于是舰上立即发出换上穿甲弹的紧急命令。升降机和炮塔忙个不停，卸

下高炸弹，装上穿甲弹，足足花了一刻钟时间。卡拉汉本来满可以利用这几分钟时机使他这支较弱的舰队在战术上处于优势地位，但他直至凌晨一时五十一分，当“比睿号”的探照灯光透过夜幕照见了“亚特兰大号”时，他才不得不作出开火的决定。

斯科特的旗舰下令：“开火！反照射！”五英寸大炮立即迸发出耀眼闪光——可惜迟了，从二英里远处黑魃魃的海面上飞来的敌舰上的第一阵排炮击中了这艘轻型巡洋舰。“亚特兰大号”的舰桥当即被炸飞，舰桥上的军官，除一人外，全部阵亡。斯科特被炸死时，恰好“旧金山号”从舰尾部发出命令：“单数军舰向右舷开火，双数军舰向左舷开火！”美国舰队现在闯进了敌人的先遣舰队，将它们夹在中间，一边是战列舰，另一边是巡洋舰和驱逐舰。

战斗演变成各舰相互近距离交火，漆黑的水面上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黄色、朱红色的闪光。鱼雷的波浪翻腾的航迹不时在激战双方的驱逐舰之间穿来驶去，美舰接连受创，队列被打乱了。“亚特兰大号”中了两颗鱼雷，动弹不得。“库欣号”赶去援救，将鱼雷狠狠射向“比睿号”，但是，它自己也被“比睿号”的探照灯照到，立即被击中起火，它的姐妹舰“拉菲号”也勇敢地发起进攻，但未击中敌舰，却被两发十四英寸排炮轰得粉碎。

美国驱逐舰和巡洋舰的小口径炮弹打在日本战舰厚钢板上都被弹飞了，根本没有留下什么损伤。但是近距离交火造成的舰体上层的大火迫使阿部下命令撤出战斗，因为面对如此猛烈的进攻，他一时摸不清敌方力量究竟有多大。

战斗开始后那几分钟盲目的慌乱也迫使卡拉汉要求暂时停火，以便让他的巡洋舰能找准目标。“我们要干掉的是大家伙！”他吼道。“首先瞄准大的！”这竟然成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日本人也利用这段间歇时间调整了部署，再次列队投入战斗。探照灯照到了“旧金山号”，“雾岛号”上的舷侧炮一阵齐射击穿了这艘巡洋舰的上层建筑，将舰桥连人全部轰掉。跟在后面的“波特兰号”中了一颗鱼雷，舰尾钢板被炸裂，弯曲变形，成了舵的形状，使这艘舰在原地快速打起转来，舰上火炮却仍然用八英寸炮弹不断地轰击“比睿号”。“朱诺号”的机舱被鱼雷击中，失去了动力。“巴顿号”驱逐舰被另一发鱼雷击中，劈成两半，逐渐下沉。它的伙伴“蒙森号”鲁莽地打开了一盏探照灯，立即被击中，燃起熊熊烈火。

战斗只持续了二十四分钟，铁底海峡的海面上的隆隆炮声便静寂了。阿部决定撤走。虽然他只损失了两艘驱逐舰，但他的旗舰甲板上层建筑被美国巡洋舰的炮火击中起火，驾驶仪也失灵了。谨慎战胜了使命感，因为他怕即将来临的白天会招致美机猛烈空袭。

一片不寻常的寂静笼罩着海峡，燃烧着的美国军舰上的摇曳不停的火光时明时暗，昏暗的亮光照出海面上浮着一层黑色油污，到处漂着尸体和战斗后残留的碎片。“亚特兰大号”上的船员勉强借它行驶，不幸触礁沉没。“海伦娜号”受伤较轻，带领着已失去战斗力的“旧金山号”和挨了炮击的“朱诺号”，由三艘幸存的驱逐舰护卫着向南驶入英迪斯彭塞布尔海峡，前往圣埃斯皮里图岛躲避起来。上午十一时，“朱诺号”刚刚驶过海峡，就被日本伊—26号潜艇发射的一颗鱼雷击中。烈火碎片冲天而起，“猛如一座爆发的火山”。其余的军舰怕再受到攻击，不敢援救，加速向南驶去。“朱诺号”上全舰七百名人员，除少数逃生外，大部随舰沉入水中，或被鲨鱼咬死。（衣阿华州滑铁卢的托马斯·沙利文夫妇失去了五个儿子。为此，海军颁布条令，

今后不准一家人在同一艘舰艇上服役。))

将近一千名美国海军人员，包括两名海军将领，在这场被金海军上将称之为“空前剧烈的海战”中献出了生命。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爆发的第一次瓜达卡纳尔岛之战中，太平洋舰队在战术上遭到了失败，但是日本战列舰来不及进行轰击就被赶跑了。这一结局将导致美国在这场争夺瓜达卡纳尔岛的艰苦战斗中取得战略上的胜利。

阿部未能使亨德森机场失去作用，从而丧失了第二天早上戴上胜利者桂冠的资格。“比睿号”上的罗盘坏了，机器也越来越不听使唤，只能勉强地在萨沃岛北边行驶着。天刚放亮，它就被卡克图斯空军的鱼雷机和轰炸机发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命令“雾岛号”将它的这艘仍在冒烟的姐妹舰拖走，但是阿部已让“雾岛号”赶快逃走，只让一艘轻型巡洋舰留下对付空袭。清晨过后不久，“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飞临上空，将炸弹倾泻在“比睿号”上，与此同时，来自圣埃斯皮里图岛的B—17轰炸机群也加入了攻击。下午四时，天皇的照片被转移到“夕风号”上后，阿部下令放弃“比睿号”，命令将他的正在燃烧的旗舰凿沉——这一举动使愤怒的山本认为他再也不配指挥军舰了。

“雾岛号”躲避了这场空袭后，和正在所罗门群岛以东海域巡逻的近藤信竹的两支舰队会合。阿部使命的失败迫使拉包尔司令部将田中的运兵舰队撤至肖特兰岛暂留二十四小时。他派出三川海军中将的重型巡洋舰到“狭道”执行战列舰没有做到的炮击任务。除了图拉吉的一支小部队外，附近没有美国军舰阻挡它们，图拉吉鱼雷快艇的猛烈攻击也无济于事，这三艘重型巡洋舰一共向亨德森机场发射了一千发炮弹。如果这是些十四英寸的炮弹而不是八英寸的炮弹的话，这个机场就全毁了。那天晚上的炮击打坏了十八架盖格将军的飞机，给海军修建大队留下了填平跑道上累累弹坑的艰巨任务。不管怎么样，经过一番拼命苦干，到了十一月十四日太阳升起时，终于又能让海军陆战队飞行员驾驶“复仇者式”飞机起飞了。

反击

天一放亮，美国人即在“狭道”一带严密搜索来犯的运输舰队，他们从海岸监察哨和无线电监听中得知这些军舰正在向瓜达卡纳尔岛开来。十一月十四日半上午，已经发现由驱逐舰护航的田中的运输舰队在其目的地西北方一百五十英里的海面上行驶。

三川海军中将的巡洋舰在前面十英里处。它们完成了夜袭任务后，再次南航。上午十时却成了海军陆战队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的攻击目标。“企业号”上的舰载机很快赶来炸沉了“衣笠号”，“五十铃号”中弹起火，“摩耶号”受创，三川的旗舰“鸟海号”也同时受创。近中午时，三川下令后撤。

现在美国飞机集中力量向入侵的运输舰队发起攻击，田中的驱逐舰作着蛇形运动，同时以高射炮火回击美机的轮番进攻。那天上午和下午，运输舰队的日本人真正遭到了一场浩劫。“企业号”出动一批又一批“飞行堡垒”B—17，进行轮番高室室炸。田中在追述当时的惨状时说：“这场可怖的情景，我将终生难忘。高空飞行的B—17丢的炸弹摇摇晃晃往下掉，舰载轰炸机朝着目标呼啸飞来，好象往海里钻，投完炸弹后及时升到空中，每颗近失弹激起冲天水柱，浪花飞溅。每颗击中的炸弹腾起浓烟和烈火，运输舰一艘接一艘中弹起火，令人作呕地倾斜着，预示着末日即将来临。空袭的飞机离开后，

浓烟散去，现出一幅悲惨情景，水手们从燃烧着的正在下沉的舰只上纷纷跳入水中逃生。每当敌机一退，舰只又重新集合，但是宝贵的时间都被耗掉了，耽误了进程。”

田中遭受的苦难整整延续了一天，日落之前半小时，又有二十一架敌机来袭，仅剩的五艘运输舰又有一艘被击中起火。夕阳西下时，又来了三架轰炸机，打断了搜救工作。夜幕降临后，日本人仍然奋力向瓜达卡纳尔岛驶去，此时他们的入侵力量只剩下四艘运输舰和三艘驱逐舰。

田中本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次行动的前景很不妙”，但是山本海军大将电令，当晚必须登陆。他指示近藤将以他剩下的战列舰和五艘巡洋舰轰炸亨德森机场，使之无法使用。

战列舰之战

三天海战进入最后一次交锋。华盛顿担心海军陆战队最终仍然可能被迫撤出瓜达卡纳尔岛。哈尔西把挡注日本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第六十四特遣舰队的两艘战列舰身上。他命令这两艘军舰务必堵住敌人的进路。

海军少将威利斯·李是“海军中最聪明的智囊之一”，也是雷达专家。他是来进行这一场在萨沃岛有限的海域中的夜战的合适人选。他自己预料战斗将极为艰苦，所以制定了一项审慎的作战方案：在埃斯佩兰斯角附近较为开阔的海域里展开战斗。当晚他率领这两艘巨型战列舰驶过了铁底海峡。在驶经沉没的军舰时，战列舰上的磁性罗盘不停地来回转动。岸上吹来的风，过去常常带有浓烈的腐臭味，现在竟然令人惊奇地弥漫着一般金银花的馨香。甲板上舱室里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吉兆。此时正是十月十四日临近午夜时分，月光映出了埃斯佩兰斯角山峦起伏的轮廓。这两艘战列舰以四艘护航驱逐舰为前驱，沿着一条东南向的航道通过了萨沃岛。在这之前，他们已向图拉吉的鱼雷巡逻艇发出信号：“我是李，请闪开，我将通过这里。”一艘潜水艇和战斗巡逻机都发现了正在向瓜达卡纳尔岛开来的近藤的战列舰队。下午四时，日本军舰在北面一百五十英里处。李据此估计它们将在晚上十一时来临。果然，待到预计的战斗时刻临近时，“华盛顿号”的雷达屏幕发现了四群战舰，最近的只有九英里距离。

这是近藤战列舰队的前哨军舰“川内号”轻型巡洋舰。近藤想借夜幕为掩护，率领他的舰队紧贴萨沃岛两侧开进海峡。于是，李把军舰拐弯冲西，横在日舰前进的航道上，静候日舰驶近。等到十一时十七分，他下令开火。日军前哨军舰上的观察哨将美军战列舰呈现的细长黑影误认为是两艘巡洋舰，直至十六英寸的炮弹激起了巨大水柱，这艘倒霉的“川内号”才赶紧放出浓厚的烟幕掉头撤回。

紧接着展开了一场激战。敌方驱逐舰在萨沃岛的另一边搜索着。在照明弹的强光照耀下，驶在前面的李的两艘驱逐舰首先投入战斗。刚一交手，日舰发射的炮弹和鱼雷立即占了上风，李的这两艘驱逐舰很快沉入海底，第三艘的舰首被击毁，而近藤的驱逐舰只有一艘被击沉。李的两艘战列舰急忙拐弯避开沉舰，并向落水的人抛出救生筏，驶进了萨沃岛和埃斯佩兰斯角之间的航道。正在这次战斗的关键时刻，“南达科他号”上的一个电路故障造成了发电机停转，失去动力的炮塔立即沉寂下来。“华盛顿号”仍然奋力作战，炮弹接二连三地击中敌方一艘轻型巡洋舰，但与“南达科他号”失去了联络。这艘军舰上的机械师此时正在竭尽全力修复至关重要的电力供应。

美国战列舰现在从萨沃岛背后驶过来，全速行进，努力避开“雾岛号”的十四英寸炮弹和它的两艘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的轰击。正当“南达科他号”能够重新开火时，它被探照灯照见了，随即遭到近藤主力舰队的炮轰，天线塔被打掉，上层舱室被重型炮弹击中，好几处起火燃烧。

“华盛顿号”由于驶在前面没有被发现。李的训练有素的雷达手测准了敌舰距离，这下可救了“南达科他号”，九发瞄准的十六英寸炮弹将五英里开外的“雾岛号”逐出战斗行列，将它的塔形上层建筑击成碎片，舵也卡住了，舰身不由自主地打起转来。舰长竭力设法依靠主机驾驶，可是汽压开始下降。近藤的旗舰“爱宕号”重型巡洋舰发出撤退信号后向北驶去。日舰朝着圣萨贝尔海峡退走，李紧紧追赶了七英里，直至敌驱逐舰向他这艘没有护航的军舰发射鱼雷后才折回去和“南达科他号”会合。“南达科他号”的水兵正在将上层舱室的余火扑灭。

在萨沃岛西北方，日军四艘驱逐舰仍围着燃烧的“雾岛号”残躯打转。半夜三时后，舰长决定弃舰，命令将它用鱼雷击沉，免得遭到“比睿号”那样的不幸遭遇。近藤打输了。但是田中没有辜负自己的“顽强者”浑号，在战斗最后阶段，率领他的驱逐舰和剩余的运输舰开进了海峡，在黎明前，悄悄地到达了培萨法龙加滩头堡岸边。山本批准了他提出的孤注一掷的行动计划：冒着可能的空袭危险派部队抢先登陆。他向四艘运输舰舰长下令：“快速靠岸，卸下部队”，随即全速向海峡折回，这样使他的驱逐舰能尽量远离机场。

黎明来临，卡克图斯空军的“复仇者式”鱼雷机用海军陆战队称之为“莫洛托夫面包篮”的散弹杀伤装置轮番轰炸靠岸的运输舰。日本兵冒着猛烈的轰炸和扫射，死命地冲出来，攀着缆索跳进海水中。这次空袭将靠岸的运输舰全部炸中起火燃烧，把第三十八师几千名挣扎上岸的士兵的给养和装备统统炸毁。

日本人大力增援百武将军的企图全部失败了，只有十吨物资和二千人的部队被送上了岸，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损失了几十架飞机、两艘战列舰、一艘重型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十一艘运输舰。山本海军大将至此认识到，联合舰队再也承受不住如此沉重的代价去支援陆军的作战行动了。“东京快车”计划虽然仍在执行，但是只能运进少许增援力量和物资，以维持留在已被日本人称之为“死亡之岛”上的三万二千人的部队。

十一月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发生的海战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最后一次大规模增援瓜达卡纳尔岛的努力结束了，”田中说。他对失败“感到负有重大责任。”据后来缴获的一份日本军官的文件透露，他预见到“能否再次攻克瓜达卡纳尔岛以及为之而展开的重要的海上战斗，是通向胜利之路的三岔口，这对他们或我们都是如此。”

哈尔西对此表示同意。“如果挡不住的话，敌人必将南进，或者切断我们联结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供应线，并将它们围困住，”他在论及这场以近藤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凌晨撤退而告终的决定性的海战时这样写道，“在此之前，他一直随自己的意向挺进，在此之后，他只能随我们的意向撤退了。”瓜达卡纳尔岛守住了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人们欣喜万分，热烈庆祝。在哈尔西的家乡新泽西州更是无比欢腾，在专门向他祝贺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当地教堂的钟声终日不息。金海军上将建议总统以第四颗将星授予南太平洋司令。哈尔西则以“干得漂亮”的信号嘉奖全体部下。在他看来，最

衷心的祝贺是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发来的，这位将军在向海军祝贺的电报中说：“ 卡克图期全体将士高举经过炮火洗礼的钢盔，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第二十章 “开始的结束”

瓜达卡纳尔岛外三天海战取胜，使同盟国光辉的两周胜利达到高潮。这些胜利使得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头两周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十一月三日，战争的优势开始从轴心国转向同盟国——在阿拉曼，蒙哥马利将军历时十天之久的坦克和炮兵的进攻最后突破了隆美尔的防线，迫使“非洲军团”溃退，挽救了中东。五天以后，“火炬计划”的登陆行动使美国军队在摩洛哥介入了欧洲战争，为在北非最终打败轴心国开辟了道路。十一月十三日英国第八军的坦克收复了托布鲁克，一个星期后，斯大林格勒血战达到最高潮，当时穿过废墟瓦砾突进到离伏尔加河仅一个街区的德军正被日益猛烈的红军反击赶了回去。

“在过去的两周内捷报频传，这场战争的转折点看来终于到来了，”十一月十七日罗斯福总统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这样宣布。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干别的，只有为争取胜利而战斗，”他谨慎地提醒美国人，同伦敦的温斯顿·丘吉尔的谨慎的乐观完全一致，丘吉尔善辩地说：“现在，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也许只是开始的结束。”

对于新几内亚的日本人来说，结束的开始紧接着所罗门群岛战役的胜利也到来了，十一月十七日，美国和澳大利亚军队从米尔恩湾沿巴布亚北海岸向布纳和戈纳的日军基地发起进攻。

麦克阿瑟计划这次进攻，是为了增援在科科达山道上作惩罚性进军的澳大利亚部队，他们正沿这条山道，浴血奋战把日军一英里一英里地往后赶。自从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以来，顽强的掘井将军就一直在奋力抗击，为延迟后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的南海分遣队已经越来越疲惫，但他还是组织了一系列坚决的抵抗，并得到了来自布纳的生力军的支援。十月二十一日，他们在约拉狭道上方的制高点上用临时凑集起来的木头和泥土垒起地堡，建立一个据点。整整一个星期，日军顶住了澳大利亚第十六步兵团的进攻，后者的大炮是卸成零件后由骡子队和当地脚夫从莫尔斯比港拖着翻山越岭运上科科达山道的。

“该死的山道”所受到的唾骂和诅咒比敌人还要多。“湿漉漉”——这是澳大利亚步兵对雨季形象的称呼，现在雨下个不停，使得蒸笼似的山坡更加象个地狱。五分钟之内下一英寸滂沱大雨并不鲜见，倾刻之间使蜿蜒的隘路变成深可没膝的黑泥淖。士兵的军靴一个星期就烂成了破片；潮湿使疟疾的痛苦更加不堪忍受；在裸露的手臂和腿部上长满了疼痛难熬的丛林疮；成群蚊蚋日夜叮咬。食品总是短缺，因为第五航空队每天空投的给养——以澳大利亚土话说“饼干箱掉下来了”——掉得到处都是，要到丛林中去找，日本的敢死队和掉队的伤兵就躲在那里狙击。

“昆虫的生活，从蝎子到蝴蝶，给人印象很深，”澳大利亚随军记者乔治·约翰逊生动地记述了他称之为世界上最艰苦的战斗的严酷情景：

这只是暂时的，最后你对所有的植物和动物甚至日本人都逐渐失去了兴趣。你的思维程序只让你意识到一件事——“山道”，也就是常常叫的“该死的山道”。

你听到你的腿在嘎吱嘎吱地响，眼睛看着地面，心里想的是下一段泥路。你奇怪群山是否有个尽头。在一个几乎壁立的山坡上，用泥土砌成二千多级台阶，用小树加固，但是中间的土早已变成了黑泥浆，每一级都有二英尺高。

爬三级滑一跤，没有歇息的地方。往上爬是对意志和神经的极大考验。士兵们嘲弄地称它为“金梯”！

翻上山道，生活就全变了，生活水准下降，甚至低于原始生活程度。思想阴郁了，情绪中常有可怖、几乎令人毛骨悚然的成份。当人们达到灵魂和肉体极度痛苦的时候，似乎就愿意有病痛、伤残乃至死亡来临。在埃福基附近一段泥泞的、散发出腐尸恶臭的山道上，有一具日本人撤退时弃下的敌人尸体躺在一付粗糙的担架上。身上已经没有肉了，白骨爪子从破军装的袖口向外伸着，横在山道上。每个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这个通向隘口的山坡的澳大利亚士兵，都握一下这个吓人的骨头手，热烈地摇着说：“你运气好，伙计！”然后又艰难地向前走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从科科达的前沿阵地上被击溃，使澳大利亚人得以向前推进并且占领了这儿的飞机场。掘井的疲惫不堪的部队企图在库默西河上游丘陵地带一个名叫奥维的地方作最后的抵抗。

麦克阿瑟将军于九月八日把他的前沿司令部迁到莫尔斯比港，他对推进速度之慢越来越不耐烦，指责“山道上的进展不能令人满意，部队的战术运用不当。”首当其冲挨这番指责的是布莱梅将军。这位澳大利亚陆军司令所作的反应是任命乔治·瓦齐少将去指挥这次行动；以其咒骂而著称的这个诨名为“该死的乔治”，乘飞机赶来负责率澳大利亚第七师加快向布纳挺进。

瓦齐指挥部队穿过丛林向侧翼运动，用敌人惯用的战术来回敬他们。十一月十日，他把日本军队从他们作殊死抵抗的最后据点里赶出来，迫使他们向库默西河逃去。他们在八月间修造的木桥已被炸毁，因此不得不用折迭船试图把一千二百人的部队渡过激流。

南海分遣队这时已沦为是一群饿得半死的乌合之众，不少人裹着毯子和装大米的麻袋片，因为他们的军装早已烂掉了。他们光着双脚，有许多人扶着拐杖，挣扎着前进，个个蓬头垢面，满脸于思，而且带着一种彻底溃败的惊愕神情。一名日本记者对他们的惨状极为震惊：“士兵们饥不择食——嫩树枝、草根甚至土块。这些东西伤了他们的胃，以至当他们被送到战地医院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消化能力了，不少人呕血而死。”掘井将军本人没有能活着看见这种战败的全部惨状，他在库默西河下游渡河的时候，由于激流冲翻了他临时拼搭的木筏而淹死。

“死不足惜！”十一月十四日麦克阿瑟将军在宣布加快巴布亚行动的新计划时不屑地评论道。美国第三十二步兵师的一二六团和一二八团将被空运过欧文斯坦利山以增援向布纳的进攻，瓦齐的澳大利亚部队则全力奋战以拿下戈纳。有更多的美国军队在科科达山道以南三十英里的另一条山道上艰难而缓慢地向前推进。第五航空队的制空权能使驳船将更多的部队和军需品沿着云谲波诡的沿岸水域运到纳尔逊角。

情报部门估计约有五千人的日本军队驻守新几内亚的两个港口，然而，到了十一月中旬，在收复瓜达卡纳尔岛失败之后，帝国参谋本部开始重新派遣增援部队以守住这些基地。鉴于百武将军对瓜达卡纳尔岛束手无策，拉包尔司令部便交给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征服者今村将军统辖。在他觐见天皇并发誓夺回瓜岛的豪言壮语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飞到拉包尔。他已经得到了从中国抽调日本援军的保证，抢在即将到来的美军攻势之前向布纳派遣了二千名援军，他们被运渡过俾斯麦海，在美军攻势之前及时挖好了工事。这一仗使得这个弹丸小港变成了争夺巴布亚的最关键的战场。

“该死的布纳”

埃得温·哈丁将军现在率领美国第三十二步兵师各团，分数路穿过丛林，涉过沼泽，越过库奈草地，向布纳挺进。他曾公开宣称，这次行动将“易如囊中探物”。他后来不得不后悔当初不该说这番话。雨季折磨人的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的湿度和九十华氏度高温使他的部队大伤元气。痢疾、要命的丛林地带的斑疹伤寒、热病和丛林疮在战斗真正打响之前就带来了很高的伤亡率。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恶劣条件使在北面的澳大利亚部队也遭到同样惨重的损失，他们在离戈纳的最后二十英里的推进速度更慢了。哈丁还差一点送命，当时日本飞机对载着他、他的参谋人员和更多给养沿着海岸向上航行的驳船进行猛烈的扫射。当他的部队前进到布纳以南十英里处停下来时，他承认了他正面临“一场最大的灾难”。

唯一的一个炮兵团应派给谁，因为这个问题又与北面澳大利亚人吵起来了，两家部队都没有重型迫击炮，而那又是对付具有出人意料的抵抗力的日军防御工事所不可缺少的。敌人用树干、钢铁、混凝土和泥上临时建造了地堡网、机枪掩体和内部连通的地道来保卫他们的滩头堡。经过两个星期的攻打，无论是瓦齐还是哈丁的部队都只能前进数百码。对于第三十二师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国民警卫队来说，由于遭到顽强的抵抗和残酷的肉搏而挫伤了士气，何况疾病、沼泽地带的地形环境和酷暑早已使他们锐气大减。

麦克阿瑟将军对自己的士兵怎样冒着恶劣的条件在前线战斗毫无切身体会，这位总司令乘坐专用的B—17飞行堡垒，来往于相距一千五百英里的布里斯班旅馆和与肯尼将军合用的莫尔斯比港白色优雅的前总督官邸之间，对军事进展变得极不耐烦。他甚至对莫尔斯比港松弛的军纪不闻不问，在那儿，护士们经常不得不转身回避在露天里冲浴或者毫无顾忌地光着屁股到处游逛的士兵。记者们时常见到麦克阿瑟在鸡蛋花丛中溜跶，他常常穿着背上绣有一条青龙的粉红的丝晨衣在回廊上踱步，或者一面翻阅公文，一面啃着专门为他用飞机一篓篓运来的松脆的莴苣头。

十一月二十二日，麦克阿瑟对哈丁发脾气了，严令他“不惜代价”立即拿下布纳。哈丁于是顺从地对被称为“三角”的敌人筑垒工事发起攻击。当正面冲击被顶了回来，哈丁就试图向侧翼运动，结果在泥潭中遭到惨败。美国士兵被陷在齐腰深的水蛭出没的淤泥之中，成了日本枪手们的活靶子。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仍不断地送来命令，施加压力。十一月三十日，哈丁的最北端的部队终于穿过了布纳的外围。“机枪的曳光照亮了整个夜空，我们自己的步枪火力形成了一片严密的火网，”罗伯特·奥德尔中尉回忆说。他曾是参加这次恶梦般夜袭的第一二六团的一个排长。“到处人们在咒骂着、喊着、尖叫着。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勇敢的冲在前，其他人跟着上，胆小鬼蜷缩在草地上，吓得魂都出了窍。”许多人全凭决心所驱使，以超人的勇气和努力奋力向前夺下了敌人的散兵坑。但是日本人后防线上的地堡群竟坚不可摧，除了最猛烈的迫击炮火外实在奈何它不得，它挡住了继续前进的任何尝试。

伤亡率直线上升，达到了吓人的程度，肯尼将军向麦克阿瑟汇报说，除了伤员加上患热带病的士兵，他还“运回了大批患炮弹休克症的士兵”。美国军队每况愈下的战斗士气是让他吞下的一颗“苦药”，尤其是布莱梅将军坚持说，与其让没有战斗经验的美国陆军第四十一师（还在大陆训练）来增

援，还不如由澳大利亚战士来增援哈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战斗”。麦克阿瑟对于“澳大利亚最高指挥部正在瞧他的笑话”火冒三丈，召见了最近从第四十一师提拔为他的第一军军长的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他命令艾克尔伯格接管第三十二师的指挥权，将没有战斗意志的军官就地枪决。他的告别语是：“去吧，鲍勃。拿下布纳——不然不要活着回来见我。”

十二月一日，艾克尔伯格飞到了布纳南面二英里处的、建在邓罗帕种植园的第三十二师司令部。他发现士气正在崩溃的说法并不是夸张，他还发现，为收复布纳而“正在形成的围困是那么毫无生气”。“很明显，任何一种僵持局面将使日本人得逞，因为他们住在靠海岸的长有椰子树的沙丘上，而我们的人则泡在沼泽里。”下午三时刚过，他巡视了前线。令他震惊的是士兵们从头一天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十天没有尝过热的食物。司令部的通讯系统已经达到了瘫痪的边缘。他还极为失望地注意到“已无任何前线纪律可言”，“根本没有让士兵前进的念头。”当他启发士兵应该向躲着敌人狙击手的棕榈树射击时，士兵却对他说，“别开枪！如果我们不向他们射击，他们也不会向我们射击。”

艾克尔伯格除了行使麦克阿瑟给他的权利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他解除了哈丁及其参谋军官的职务。“我停止了所有的战斗，用两天时间来重整队伍，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补给船及时送来了布伦机枪枪架和榴弹炮，后者是炸开挡住大部分火力包括布伦机枪火力的地堡所不可缺少的。厄巴纳部将向市纳驱进，而沃伦部将突破南面邓罗帕侧翼的重点设防的阵地。

十二月五日，美军重新发动进攻，并得到第五航空队猛烈轰炸的支援。但是覆盖在地堡上的沙质上层把炸弹的冲击力都吸收了，布伦式轻机枪的枪架又陷到污泥之中。艾克尔伯格现在意识到没有几天的肉搏战是赶不走敌人的。令人沮丧的是，经过一个星期的血战，在防线外缘所取得的进展只能以数码计。艾克尔伯格召集他的部队，鼓励他们的士气，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巡视了前沿的散兵掩体。

戈纳和布纳的胜利

在美国人猛攻布纳的同时，十英里以北的澳大利亚人也正遭到戈纳周围敌人加固工事的同时同样顽强的抵抗。在发出恶臭的沼泽之中的战斗主要是白刃战。一个澳大利亚二等兵作过这样生动的报告：“这是我所见过的最野蛮、最疯狂、最血腥的战斗。手榴弹在日本佬中间炸开了花。我们挥舞刺刀从胸墙上向他们猛刺过去。我们的士兵与日本兵紧紧地抱在一起，在沙丘上上下下翻滚狠斗。这一切在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有少数日本人逃走了，但有三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他们被缴获的枪支旁。”

面对着疯狂的抵抗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战斗以后——“那些狗杂种一直打到最后一口气，他们一直战斗到你的刺刀穿透他们的胸膛时为止”——澳大利亚第七师第二十五旅伤亡惨重，兵员已降至不及原编制的三分之一。第二十一旅开到前线。十二月八日，瓦齐将军正计划把陷于停滞的进攻向南转移到介于戈纳与布纳之间的萨纳南达。就在那天早上，他的炮兵增援部队开始给迫击炮弹装上定时雷管，这才最后炸开了戈纳教堂的加固地下掩蔽部。这是个突破，鼓励澳大利亚军队作最后的努力以摧毁这个村庄的抵抗，是需要这个突破的。当天晚上，在血腥的白刃战中他们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土堡和散兵坑。第二天破晓，给麦克阿瑟发出了“戈纳已克”的电报。随后

又进行了十天艰苦的战斗才清除了敌人最后的抵抗。许多日本人打到最后一息，他们戴上防毒面具以抵挡他们自己堆放在掩体外用来增加掩体防御力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

随着戈纳的克复，麦克阿瑟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催督艾克尔伯格拿下布纳。十二月十三日的电报说，要他进击是因为“时间对我们越来越不利”。这份电报其实是在攻克了日本人阵地后几小时才收到的。经过一个星期的血战，最后终于有了突破，赫尔曼·博茨克中士和十二个志愿者成功地建立了通向布纳海滩的突出部，深深插入日军防线之内。赫尔曼·博茨克是柏林附近的兰茨贝格人，他几乎不会说英语。在他为了加入美军而移居美国之前，他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派战斗过。整个晚上和第二天白天，数百名日本兵企图把这十三个美国人赶走，博茨克一次次地爬出去用手榴弹摧毁敌人的机枪掩体。攻克布纳的最后攻击就是从他顽强守卫着的阵地上发起的。这次攻击得到了四辆坦克的支持，它们直捣村子另一侧的“三角”防御阵地。

澳大利亚人与美国人又用了一个月时间才最终清除了位于布纳与戈纳之间地区的残存的日军阵地。据称有七千名敌军在萨纳南达附近进行抵抗。直到一月中旬萨纳南达才被攻克。所以当瓦齐将军和艾克尔伯格将军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发布公报并宣称“巴布亚战役已经到了结束阶段”时，都颇感惊讶。这个公报比将最后一个敌人从布纳教堂的掩体里赶出来提前了大约两个星期播发。可怖的是，显然敌军在掩体里负隅顽抗期间，有些饥饿的士兵甚至以人肉充饥。

在巴布亚的这种疯狂的顽抗使战士和将军们都感到不寒而栗。肯尼在给阿诺德将军的报告中警告说，“在我们面前会有几百个布纳，”并预料要打败日军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鲜血和金钱”的可怕代价“可能超乎任何想象”。

活力、坚持和勇气

假如在华盛顿舒适的办公室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需要证实日本人坚守阵地的决心的话，那么瓜达卡纳尔正在提供又一例证，说明要在军事上打败日本人是何等的艰难。虽然十一月中旬的海战挫败了日本人向岛上大规模增援的企图，但是东京的陆海军参谋本部仍然在设法将更多兵员与补给运往该岛。

他们意识到不能再冒险在美国空军的攻击下损失更多的运输船，拉包尔海军司令部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十一月三十日晚，田中的七艘驱逐舰正驶近铁底海峡的入口处，后面拖着装满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的圆桶。就在十一时三十分之前不久，他们在塔萨法龙加岬遭遇了一支由五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组成的强大的美国舰队。日本舰队即刻砍断拖桶，投入力量悬殊的塔萨法龙加海战。这场战斗证明帝国海军在夜战中还没有失去它的优势。二十分钟内他们瞄得极准的火炮和鱼雷重创三艘巡洋舰，击沉“北安普敦号”，田中自己只损失一艘驱逐舰。

这是海战艺术的精彩表演，尼米兹承认日军这场战斗表现出“活力、坚持和勇气”。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图拉吉的不断增强的鱼雷快艇连续迎击“东京快车”并使之“出轨”，后者的驱逐舰冒着美军白昼的交叉火网驰下“狭道”。整个十二月份，田中的作战行动的末端肖特兰岛锚地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舰船与储备物资的损失不断上升，但是拉包尔司令部仍然不肯

认输。

在由极为匮乏的供应勉强维持的瓜达卡纳尔岛上，饥饿使得日本军队中的病员数急剧上升。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正准备向西进攻亨德森机场西南面的奥斯汀山周围的高地。到十二月的头一个星期，“卡克图斯空军”几乎已经壮大到有两百架飞机。那时海军陆战队也得到了他们将能从长达十四个星期的折磨中解脱出来的好消息。“倘若水面舰只的官兵能够保持他们自从哈尔西海军中将接任以来的良好表现的话，那末这儿依然会是民主的福地。”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在十二月九日，也就是向亚历山大·帕奇将军移交指挥权之前三天这样写道。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和陆军第三十五师各部被载运上岛，同时范德格里夫特和他的人马被送下船。这位将军称赞了“他的海军陆战队官兵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他对他们说的以下这番话也充分表达了实情：“可以这么说，四个月前的今天开始的这场不大不小的战斗，通过你们的努力，已经成功地挫败了我们的敌人在太平洋的重要目标。”

从珍珠港事件到这一天刚好一个年头，对于帕齐将军和他们的士兵来说，用迫击炮和刺刀夺取奥斯汀山、把残留的日本人从他们的掩体、堑壕和山洞里赶出来还得再经过两个月的苦战。但是，有资格享受瓜达卡纳尔战役赫赫战功的应该是范德格里夫特的海军陆战队和从北达科他和明尼苏达来的第一二六步兵团的陆军“狗崽”。整个一月份，田中的“东京快车”继续在运行，直到东京参谋本部最后认输才罢休。十二月二十三日，百武将军想对美军阵地发起最后殊死进攻的请求被拒绝了，尽管他再三恳求允许他们“体面地战死，而不要饿死在自己的掩体中”。

直到十二月底，东京帝国统帅部才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为瓜达卡纳尔的消耗战搜罗到兵员和海军舰船，日本遭到了她最惊人的军事失败：它派遣了四万人的部队到这个“死亡之岛”上来战斗；几乎有二万三千人永远没有离开那儿。死于疾病或者饥饿的人数远远超过实际战斗伤亡人数。这一仗对于帝国海军和山本海军人将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联合舰队损失了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十二艘驱逐舰、十六艘运输舰，外加数百架飞机。“毫无疑问，随着争夺瓜达卡纳尔岛之战的结束，日本失败的命运可说已是在劫难逃了。”田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如它预示了对手的军事素质与实力，它也揭示了日本的弱点和缺乏计划，这将招致她的军事失败。”

日本在这场巨大的消耗战中的损失远远不只丧失了瓜达卡纳尔岛。随着帝国参谋本部被迫采取退却战略，他们的军队防守内层环形防线的能力受到了损害，因为他们的力量消耗得太多了。失败的墓志铭是山本海军大将本人以他洒脱的笔触书写的，他在一九四二年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写道：“我们战役的第一阶段何等辉煌！但是自从中途岛失败以来我们打得多么糟糕！”

第二十一章 “联合的僵局”

“我们从瓜达卡纳尔的撤退是令人遗憾的，”一九四二年的最后一天，天皇在召见杉山元将军时这么告诫他。这位参谋总长是到皇宫来受领裕仁的诏书的，裕仁正式允准了帝国统帅部不得已的决定，实施日本军事上第一次撤退，但对公众封锁了事实真相。一九四二年山本海军大将就预言过的事实——日本能够在六个月之内为所欲为，但此后它就会成为命运之神——已经幽灵般地缠住了日本领导人——的人质。他们被迫采取守势，并且发现为了增援在他们环形防线上的这个受到威胁的岛上前哨阵地，将耗尽他们的兵员、飞机和船只的后备力量。诚然，飞机制造厂和造船厂的工人可以日夜加紧干，但是要超过美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无疑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竞争。再者，日本根本无法物色列人员来取代数千名在中途岛和珊瑚海的航空母舰大海战和瓜达卡纳尔战斗中牺牲的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海军飞行员。到了一九四二年底，日本军事优势之矛已经被磨钝了。

与上一年十二月的阴郁情景适成对比，随着战争态势的转变，同盟国的士气大振。对英国人而言，一九四二年的圣诞节是三年中最美好的，有消息说德国人在北非受到同盟国军队的夹击，俄国人也在斯大林格勒缩小了包围圈。“轴心国意识到他们必须赢得四二年的战争，不然就会全局皆输，”一月六日罗斯福以此作为他的国情咨文的开场白。他宣布美国军火生产已取得巨大增长，并说：“我断定希特勒和东条将难于向德国和日本人民解释何以‘腐朽的、无能的民主制度’竟能生产如此众多的武器、弹药、装备——还有斗士！”这番话博得了国会议员们起立喝采。

两天以后，总统乘火车离开华盛顿，诡称到佛罗里达休假。但实际上，他在迈阿密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他和他的助手霍普金斯以“P先生和Q先生”的名义踏上了漫长的旅程。他们经由南美，横过大西洋，沿非洲海岸北行抵卡萨布兰卡，那儿联合参谋长会议正举行预备会，试图弥合战略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再次导致盟军统一指挥面临发生分裂的危险。

同盟国的胜利带来了如何将战争打下去的战略僵局。斯大林要求兑现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言；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由于大西洋航线遭到德国潜水艇的袭击希望把进攻法国再推迟一年，并要求趁北非胜利之机把地中海攻势扩大到意大利。丘吉尔称这个地区是轴心国的“软腹地带”。尽管打击这个地区是他所赞许的战略，但他知道美国军事首脑强烈反对这样做。英国人担心，如果金海军上将能够成功地将所罗门群岛战役扩大成为规模更大的太平洋攻势，他可能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放弃“欧洲第一”的承诺。

为了打破这种“联合的僵局”，首相致电总统：“要取得军事形势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战略给论，唯一能令人满意的途径是你我去会见斯大林。”于是开始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交换意见，以求商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罗斯福倾向于摩洛哥，“舍蒂尔锡特的木筏而求宜人的绿洲”，但是斯大林与一八一七年会见拿破仑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一样，他对一个流于礼仪的首脑会议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第二战场，但他已意识到一九四三年年内他是不大可能如愿以偿的。丘吉尔给罗斯福打去了电报：“他（斯大林）觉得从信件中也能如口头一样得到这句话（即一九四三年不会有第二战场）。”这是在这位苏联领导人自己找到借口之后会这样想，他会说因为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战斗是“如此地激烈，使得我本人不可能脱身，哪怕仅仅

一天。”

卡萨布兰卡的争执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心与俄国人一样强硬，不允许英国在发动一次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的承诺上耍滑头，他们已经为这次被称为“象征会议”的会晤作了准备。他们交给总统一份措词强硬的表明立场的文件，让他在长途飞行中去啃。可是当他们抵达在安发的那座重兵把守的、俯瞰波光粼粼的大海和卡萨布兰卡红色屋顶的白色别墅的时候，发现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带来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班子，还有一大堆备忘录和一艘与伦敦不断联系的通讯船。他们在出手向美国人推销他们的战略时占了优势，后者在人数上也被对手超出，因为他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海军上将在迈阿密时病倒了，为此他们只带了最低限度的必不可少的备忘录和两个参谋计划军官。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安发旅馆擦得锃亮的桃花心木桌子上开会的时候，他们与其盟友之间既缺乏团结又缺少伙伴的合作精神。“在时机成熟之前发动一场毫无结果的进攻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对俄国也无裨益，而且对整个被占领的欧洲是一场蹂躏。”英国司令官们在表明立场的文件中这么争辩，并且还详尽地申述了为什么在未来一年中进攻法国将是徒劳而无功的理由。与此同时，这个文件还无可辩驳地提出：为了除掉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轴心国伙伴，应把北非行动先扩大到西西里，然后是意大利本土。离开伦敦之前，丘吉尔给他的随行人员指示应采取何种策略，指出需要耐心，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他让司令官们集中力量争取马歇尔将军，而首相本人则做总统的工作。

金海军上将和马歇尔联合反对任何把地中海攻势扩大化的建议，他们认为那是渗透着帝国梦的货色。其实他们没有看到英国之所以不愿正面攻击希特勒的欧洲堡垒，是基于一个岛国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惯于节俭地使用他们有限的军事力量去打击敌人脆弱的部分，这是基本哲学上的差异。象马歇尔这样的美国将军所学的是大陆的军事战略，强调使用大量兵力从正面攻击以求速战速决。马歇尔希望盟军在法国登陆以便走一条更直接通向柏林的捷径。他争辩说，“任何转移总战略或者节外生枝的举动都将是劳而无功的，”这只能消耗击败德国的力量资源。美国陆军部长更宣言不讳地在“象征会议”的开幕会上提醒大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主战场”不是欧洲而是对日作战。

正在进行的争夺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昔战说明了盟军不能“让日本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他提议大西洋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在武器和物资的分配上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在未来这一年中应把兵员、飞机和舰只的投入数从百分之十五倍增到百分之三十以对付日本人。马歇尔从金海军上将那儿所取得的强有力的支持，使英国代表团中的一些人相信，美国的海军部长把欧洲战场看作是使他不受干扰地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一大障碍。”尽管如此，金仍同意了双方意见一致的一个战略问题：应最优先考虑如何打败德国潜艇。“舰只的短缺是对所有作战行动的一个束缚，”英国的帝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在会上告诫说，“除非我们能有效地对付德国潜艇的威胁，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会议的后四天用来辩论总战略。上升的肝火屡屡迫使会议步入破裂的险境，参谋军官们常常被要求离开会场，让首脑们继续进行私下激烈的辩论。

艾伦·布鲁克爵士在与金海军上将唇枪舌战时充分显露了他的爱尔兰人火爆性格。他的一个助手评论说，他“不可能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选择自己的言辞”，而金海军上将则“专找岔子或者借机捉弄他”。这位海将真不愧是太平洋战略的不屈的辩护士。虽然他从未自己说过，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当他被任命为美国海军总司令时，他曾说过：“每当事情难办时，他们就招来一群狗杂种。”迪尔爵士和马歇尔都不得时常按捺住自己的性子，耐心地寻求某种妥协。总统和首相都十分小心地不介入争吵。马歇尔这一方由于在扩大地中海攻势上拒绝作出让步，所以在越过海峡进攻问题上也遭到英方的抵制。布鲁克将军的理由是，当年夏天袭击迪埃普遭到惨败还记忆犹新，它证明至少一年内还不能对法国发动成功的大规模进攻。

美国海军打算在太平洋对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发动大规模强攻的计划，同样遭到英国人的顽固拒绝。因为据估计，这将需要抽调百万大军和数百架飞机，此外，为了把这支大军送过这片浩瀚的大洋，还需一百五十万吨的船舶。他们争辩说，这样做无疑是对同盟国“欧洲第一”战略的颠倒，因为它“只能对打败德国产生不利的影晌。”英国人还认为，任何扩大太平洋攻势的行动，必然使韦维尔将军失去他们期待已久的、收复仰光的“阿纳基姆”行动所需的登陆艇。金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表示愿意提供全部所需的登陆艇，从而把英国人堵了回去。当英国人拒绝在一九四三年年内为蒋介石所要求的缅甸战役确定一个开战的日期时，马歇尔直截了当地提醒他们说，倘若这事办不到的话，“那末随时都会在太平洋出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将使美国迫不得已而从欧洲战场上撤出。”

在第三个晚上的夜餐桌上，正当所有的人开始对达成协议绝望的时候，精美的食品、上乘的法国酒使讨论气氛缓和了。晚餐在雪茄和科克涅酒的醇香中一直进行到午夜之后，在这段时间中，双方都作了彬彬有理的让步，从而达到了“原则上的一致。”英国人同意接受扩大太平洋攻势。作为交换，美国人也接受了对西西里的进攻。另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发生在一月十八日上午，到了午饭后，裂痕才由于英国措词微妙的妥协而弥合，那就是太平洋行动“必须保持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即按联合参谋长会议看法，当决定性打败德国的时机在一九四三年出现的时候，它不应该有损于同盟国抓住这一时机的能力。”

就在那天下午五时，总统和首相偕同他们的参谋长签署了双方同意的关于一九四三年盟军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文件。鉴于“击败德国潜艇仍然处于物力损耗上的第一位”，所以应最先把力量集中于大西洋战场；第二，必须为苏联提供大量的物资；第三，继续“包列罗”¹行动，在英国集结军队与物资，为在一九四四年大规模进攻法国作准备（作为让步，英国同意万一必要时为减轻苏联的压力保留小规模地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的可能性）；第四，逐步增加对德国本土的轰炸；第五，随着轴心国在北非的失败，应开始制订进攻西西里的计划；第六，在妥协措词的限制范围内，太平洋行动将扩大到除确保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外，还包括收复阿留申群岛以及进攻日本在加罗林和马绍尔群岛上的基地；最后，英国勉强同意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进攻缅甸的“阿纳基姆”作战行动制订计划。

¹ 1942年4月英美商定以“包列罗”（Bolero）为代号的以英国为基地的、以美军为主力的登陆西欧的行动。——中译本编者

这不是同盟国双方原先期待于“象征会议”所要制订的“如何开始打赢这场战争的蓝图”，因为还有许多关键的战略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不过这次会议给予摧毁德国潜艇以优先的考虑使英国满意，因为这些潜艇使同盟国的船只受到极大的牵制。布鲁克特别表明：“实际上我们得到了我们到这里来时所希望得到的一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卡萨布兰卡的结果远没那么高兴，魏德迈将军所持的观点就很极端：“我们把全部财产都赔上了。”这当然不是一种极精确的估价，因为至少金海军上将得到了他的中太平洋攻势，然而马歇尔将军所关心的是，美国已进一步地介入了地中海战争，而英国尚需要么就第二战场要么就缅甸战役明确地承担义务，而后者是华盛顿确信为使中国继续把战争打下去所必不可少的。能够使丘吉尔和罗斯福！感到欣慰的是，至少他们的军事首脑们在基本战略上取得了一致。在卡萨布兰卡的最后一天，同盟国的巨擘们都聚集在安发的烟迷翠黛、奇葩争辉的热带花园里接受记者采访，摆出一副精诚团结的融洽气氛。他们预言向柏林和东京的进军已经开始了。为了给缺席的斯大林作出姿态，罗斯福还宣布“他们的谈判条件只自能是无条件投降”——这是一个将会延长日本最终投降时间的不明智的承诺。

总统和首相在第二天将有更多的理由为自己庆贺：有消息说，麦克阿瑟将军终于摧毁了巴布亚半岛上的日军残留据点，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最终将十万之众德军围住了。如果他们还知道日军终于开始从瓜达卡纳尔撤走，那天晚餐的庆贺气氛将会更浓了。

日本的退却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帝国统帅部已经给拉包尔司令部发布了执行“KE”行动的命令，撤退百武将军业已精疲力尽的饥饿的部队，这支部队当时正被帕奇将军的生力军和大炮打得向西逃入丛林之中。就在同一天晚上，田中海军中将的部队动用了十九艘驱逐舰，全速驶入“狭道”，让一支海军特种登陆部队登岸作后卫，开始了撤退行动。美国的无线电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东京快车”一系列新的夜航的真正目的，哈尔西担心日本人在策划新的攻势，所以把三艘新的护航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全派去加强“卡克图斯空军”。十天之前他派遣驱逐舰溯“狭道”而上，炮击日本人在新乔治亚岛的蒙达机场，图拉吉的鱼雷快艇每天晚上都出动投入战斗。这以后重型巡洋舰“芝加哥号”被鱼雷轰炸机击沉。六天后日本人用无线电迷惑战术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情报部门上了当，后者预言联合舰队各部将从特鲁克南下，恢复对所罗门群岛的进攻。空中侦察报告看来也证实这一动向。哈尔西为此电告他的司令官们要为“最后的大规模行动”作好准备。

帕奇将军沿瓜达卡纳尔北海岸向西的推进当时已经使百武将军的部队落入了圈套，另有一个营的美国部队从埃斯佩兰斯角登陆作钳形运动。美国海军在南太平洋的所有水面舰只都在所罗门群岛以南集结，等待打击再次入侵的敌人舰队的命令，但是命令始终没有下达。一九四三年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东京快车”得到三个晴夜的机会，接走百武将军和他的万余名幸存的士兵。最后一趟快车奋力从鱼雷快艇和飞机的袭击中冲出来，于二月七日晚上驶过“狭道”，正好是第一批美国军队登上瓜达卡纳尔岛之后六个月。

第二天早晨，帕奇的第一六一步兵师在离塔萨法龙加岬约十二英里的地方合拢。他们的钳形进攻只在小小的特内布罗村俘获少数几个敌人狙击手、

被遗弃的武器和一些被打坏的登陆艇。这是一场旷日持久、极其艰辛的战役的受人欢迎的急转直下的结局。帕奇洋洋自得地发电说：“瓜达卡纳尔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告结束。”哈尔西风趣地回电：“当我派出一个傻瓜作为瓜达卡纳尔的裁缝时，全没想到他竟能这么快就剥下了敌人的短裤。谢谢并致贺忱。”

“巴丹的死鬼今晚能安眠了，”两个星期前，也就是一月二十一日，在戈纳与布纳之间最后一个孤立抵抗的小块地区被清除的消息传来之后，麦克阿瑟赞许地说道。萨纳南达据点的攻克标志着巴布亚战役的结束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定一九四二年七月应该达到的第一阶段目标的完成，比原来的日程表迟了六个月。然而这依然没有拦住西南太平洋司令部发布一个欣喜若狂的新闻公报，宣称取得了这一胜利，而“兵员和物资的消耗是低的”。事实上，这一战役的代价是一千六百人丧生，就所涉及的兵员数量而论，也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代价最高的一次行动。麦克阿瑟对报界装腔作势的声明只提到“盟军”或者“美军”，几乎根本不提澳大利亚人，实际上正是他们在残酷的丛林战中首当其冲。正因为如此，流传出一首多行打油诗，它是这样结尾的：

我敢用你的靴子打赌哩！
直到最后审判日，
所有将去付印的新闻，
无非是道格的公报而已。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下一阶段进攻拉包尔的命令，麦克阿瑟将担任全面指挥。盟军将自新几内亚海岸北上推进到在胡翁半岛各港口，并对所罗门群岛北部发起进攻。他打算把这作为承担对日作战最高领导权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务必对你们的作战计划考虑仔细些，再不能让莱城和萨拉莫阿成为另一个瓜岛，”天皇提醒杉山元帅切勿掉以轻心。于是，在拉包尔的第十七军司令部增派一支三千人的部队，这支部队将从两个港口出发，披荆斩棘穿过丛林深入内陆，朝澳大利亚部队在瓦乌的简易机场运动。他们发现麦克阿瑟已经料到了这一着，从莫尔斯比港空运了一个旅的澳大利亚部队加强机场的防务。一月二十九日，他们的进攻在离跑道的尽头仅四百码的地方被挡住了。一星期内日本人的补给品逐渐耗尽，而澳大利亚部队正由第五航空队的C-47运输机源源不断地提供补给。一个星期后他们就集结起足够的力量冲出去进行反攻，把未能得逞的入侵者赶回丛林并迫使他们往莱城撤退。

在拉包尔的司令部里，今村将军觉得瓦乌的失败对他在新几内亚的基地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支六千人的军队立即登上八艘运输舰，准备由八艘驱逐舰护航驶向莱城和萨拉莫阿。护航舰队于二月份最后一天的午夜离港出海。在这之前，今村的气象专家向他担保，未来几天的阴霾天气将使敌人的飞机不会发现他们的到来。但盟军的空中侦察发现有船只向拉包尔的辛普森港调头，肯尼将军命令两百多架轰炸机集中到巴布亚的几个基地，准备袭击运输舰。

俾斯麦海之战

对于日本人来说，老天爷的确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伙伴，二月一日当乌云开始消散的时候，第五航空队的一队巡航的 B-25 飞机发现护航舰队正紧靠新不列颠岛的海岸航行。第二天晴空万里，重型轰炸机一群接一群地吼叫着俯冲下来。操纵着运输舰上机枪的日本水手，看到巨大的双引擎轰炸机从桅顶高度轰鸣着向他们扑过来时，都吓得不知所措。这是由第五航空队使之完善的“跳弹轰炸”技术的第一次表演。米切尔轰炸机的炸弹象一片擦过水面的石片一样落在舰壳上，有鱼雷一样的准确度和爆炸力。八艘运输舰和四艘驱逐舰被炸沉。到夜幕降临时，护航舰队几乎全被消灭，除此以外还有六十多架前去保护运输舰的日本飞机从空中被打下来，而美国人付出的代价是仅损失了四架战斗机。黑暗中当救生艇载着安达将军和他的尚存的残部逃命时，这场大屠杀还在继续着。他们遭到了从米尔恩湾开来的鱼雷快艇纵队的攻击。不到二千人，包括将军本人在内，被幸存的四艘日本驱逐舰救起，只有一百人设法用筏子和救生艇渡过丹皮尔海峡，最后在新几内亚登陆。

俾斯麦海战役是盟国的一大胜利。它结束了日本企图从新不列颠向新几内亚的驻军派遣大规模增援部队的努力，除了驱逐舰和驳船在夜间航行外，相互的联系至此已被切断。

“上天保佑我们取得这一重大胜利，”麦克阿瑟在另一个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的战报上宣称，他重新向华盛顿提出要求，希望再向他提供五个师，一千八百架飞机和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海军力量。他谋求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这项计划的代号叫“埃尔克顿”，即分五个阶段向新几内亚进军，然后越海夺取拉包尔，并与准备从瓜岛出发进攻所罗门群岛的行动配合。但是由于有卡萨布兰卡的决议，马歇尔不可能这样大规模地投入部队。金海军上将唯恐哈尔西的部队现在也归麦克阿瑟指挥，因此反对在他看来是为了抽走他发动中太平洋攻势所需的舰只和兵员的阴谋。马歇尔派遣魏德迈将军作他的特使，向西南太平洋总司令解释为什么应该修改雄心勃勃的“埃尔克顿”计划。

麦克阿瑟的反应是大发了一通脾气。在他大动肝火的言辞里尽情地倾泻了他对“海军阴谋小集团”的蔑视。他确信正是他们剥夺了他在年内打赢这场战争所必需的军队。然后他电告马歇尔，宣称新几内亚战役“由于缺乏资源而被迫暂时停止。”但是哈尔西已经为夺取所罗门群岛采取了下一步行动。二月二十一日，他把他的南太平洋司令部的区域推进到原先划定的北部界限，从瓜达卡纳尔派出一支部队在亨德森机场以北五十英里的拉塞尔群岛上建立空军基地，这一行动没有遇到抵抗。

为了使对日战争得以继续进行，麦克阿瑟、尼米兹和哈尔西奉命派出他们的代表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以协调对有限资源提出的互相冲突的战略要求。然而，当他们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持下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很快地又陷入了难堪的僵局。使马歇尔不快的是，萨瑟兰将军按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要求得到更多的军事力量。这只能用削弱尼米兹的实力的办法才能办到。为此，金断然拒绝作出让步。由于受到“象征会议”协议对太平洋攻势限制的制约，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缩减他们原未所确定的目标。但是罗斯福进行了干预，他果断地命令马歇尔在北非之先向太平洋派遣飞机，同时麦克阿瑟也奉令修改他的“埃尔克顿”计划。拉包尔也从一九四三年的攻占目标中被刷掉了；但应该作好准备，向新几内亚的莱城、萨拉莫阿、芬什哈芬和马丹推进，以“最终夺取俾斯麦群岛”。哈尔西

在所罗门群岛北上只限于“到达布干维尔岛的南部”。与此同时，金为了使尼米兹海军上将任命力指挥太平洋所有海战的最高司令所作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会上达成了不稳定的妥协：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对盟军舰只的活动享有最后的支配权，但是受支配的只是尚未奉派去执行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下达作战任务的部队。

究竟是西南太平洋还是中太平洋应该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反攻区，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就这样以意见对立的双方达成的妥协而告结束。在麦克阿瑟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意味着他现在得到了美国海军舰队很大一部分力量的控制权；他渐渐地把哈尔西的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炮视作自己的力量。加上他原有的四百架飞机、七个海军陆战队和步兵师，麦克阿瑟把官看作是对他自己的十五个澳大利亚和美国师以及有一千二百架飞机的第五航空队的重要补充。总计起来，这当然组成了太平洋最强大的盟军力量。麦克阿瑟的参谋部现在准备用这支力量来对抗凭借着新几内亚和北所罗门群岛上的前进防御基地以周守拉包尔的大约九万日军和四百架飞机。

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龃龉和由此而引起的对战略计划的修改，意味着盟军差不多需要三个月才能恢复攻势，在这段时间里，第五航空队和瓜达卡纳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把日本驻军有效地封锁起来，并不断地袭击他们的基地。所以，在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在缅甸的英军是唯一真正在地面与敌人进行奋战的盟国军队。

为错误付出代价

一九四二年底若开攻势在遍地沼泽的梅宇半岛受阻，印度陆军第十四军正试图依靠自己力量向实兑港发动两栖攻击，他们缺少登陆艇，但集中了三艘明轮船、五艘摩托艇和少数船临时拼凑成一支小舰队，准备借以渡过敌人重兵防守的海峡，对于印度士兵来说幸运的是，这个乌合之众的入侵舰队命中注定是永远不能启航的。

日本帝国陆军第五十五师师长捷足先登，先于英国人向半岛顶端派出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一九四三年一月底，他们在博贝卡外五英里处成功地挡住了劳埃德将军的推进，这是印度陆军第十四军原定上船的港口。英军推进的第二个尖头部队在梅字河河口拉德堂也被堵住了，整个行动被迫延缓了四个星期，同时英国军队一直在努力冲破这些顽强的守卫者，但都不能如愿。

二月底，新德里韦维尔将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确认他们必须放弃若开远征计划。但是丘吉尔不为所动。他非常清楚在卡萨布兰卡美国人把缅甸作为对“阿纳基姆”行动的一种信任考验，他相信如再次撤退会损害印度军队的士气，以致达到不能恢复的地步。万般无奈的韦维尔奉命继续向首相屡次所说的“虽在抵抗但数量上微不足道的敌人”发起进攻。

当时正在训练印度陆军第十四军团的斯利姆将军，被派往若开去解决麻烦。他很快发现劳埃德将军犯了导致前一年失败的同样的战术错误，即离不开交通线又太依赖于正面进攻。但斯利姆的意见没有及时得到重视，所以到四月上旬，日本人就派部队从梅宇半岛的沼泽和繁密的丛林渗透过去，袭击英军防线的后部。当斯利姆于月中被遣返接替指挥权的时候，他发现要挽救一个业已崩溃的攻势为时已晚。他开始执行一项不会有人羡慕的任务：沿若开海岸夺路撤退到古人港，结果成了前一年事态的重演，他的师被打得落花流水，留下了二千五百具士兵尸体在丛林中腐烂。

在伦敦，首相对日本佬竟如此容易地再次战胜了占优势的英军大为恼火。“在战争中你必须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斯利姆颇具哲理地对第一次若开战役作了总结。当他回到新德里司令部时，他发现韦维尔和他的幕僚都极度沮丧，这次失败更坚定了韦维尔的信念，即在缅甸丛林发动任何大规模的行动都是徒劳无益的，也更坚定了他对他的参谋部正在准备的“阿纳基姆”行动本来就抱有的偏见。英国的新挫折使他们与蒋介石本来就已冷淡的关系处于冻结状态，后者继续拒绝对史迪威的“利多公路”战役提供援助。因此，除了可以作出象征性努力把对日作战继续下去以外，韦维尔与其说对取得任何巨大的军事胜利抱有希望，不如说是怀着绝望的心情同意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在缅甸展开有限的游击战的。

“远程突破”是奥德·温盖特准将用来描述这种行动的美名，韦维尔在北非指挥军队期间对此印象颇深。温盖特运用他从巴勒斯坦犹太人起义者那里学到的原则，在埃塞俄比亚迫使有两万人的意大利军队投降。宛如富有传奇色彩的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与他是远亲），温盖特是按一个鼓舞人心的、非正统的游击队领导人的模子浇铸的，他的举止也如他的战术一样异乎寻常。他的胡子、对酗酒的癖好和污点斑斑的军装与英国将军的受桑赫斯特熏陶的标准格格不入。韦维尔把他从精神崩溃中挽救过来并把他带到印度，在那里他受命对英国人、廓尔喀人和缅甸人土兵组成的一支三千人的部队进行游击战训练，这支部队是作为“阿纳基姆”计划的一部分而建立的，他们将到日本人战线的后方去作战。

印度陆军第七十七旅——这是它原来的番号——多少个月来一直在进行丛林战的非常严格的训练。受温盖特狂热的、几乎是催眠术般的领导作风的驱使，他的士兵服从那种不可抗拒的装腔作势的语言与热情的说教，并同时接受圣经和希腊哲学家箴言的灌输。他的旅以“钦迪特”为名，这是一种守护缅甸圣祠的石狮子的名字。他们已经完善了在雨季潮湿的丛林中以自我维持的战斗单位进行作战的能力，只依靠自己的骡马帮和空投补给维持。现在英国在若开的失利使温盖特有机会说服韦维尔让他在对日作战行动中来考验他的“远程突破”战术，虽然到了二月被阻挡的海岸攻势已经迫使这位英国司令官削减了一九四三年攻入缅甸的大规模行动。

二月八日，接受了温盖特的令人振奋的当日命令的“钦迪特”战士，连同他们的骡马从英军在阿萨姆的主要基地英帕尔出发了。这支部队分两路渡过亲敦江以后就着手破坏敌人的交通，切断从曼德勒向北到密支那的战略公路和铁路线。直至三月的第一个星期，温盖特部队成功地执行着他们的任务，炸桥梁、毁铁路，在三十英里长的一段铁路线上切断了三十处，然后重新消失在雨林中，他们在那里是靠飞机接济的。“如果他们呆在丛林中，他们就挨饿，”陆军中将牟田口曾作这样的预料，但是这位日本陆军第十五军司令官很快被迫派出两个师的兵力去保护他的交通线。

假如温盖特依然呆在他的士兵已经学会了生活与作战的“绿色地狱”庇护所里的话，他的初期成功原本是能够使他的两个纵队的游击队维持下去的，但是他却决心实施一项大胆的计划：渡过宽闹的伊洛瓦底江与他的南线纵队会合。这就使他们无法施展象“钦迪特”行动第一阶段那样的战术。一过江他们就发现自己毫无遮掩地暴露在酷热的、尘埃飞扬的平原上，纵横交错的路上充斥着日本人的巡逻队，他们脱离了空投区以后，就被盯上了，只好以少数迫击炮和机枪来抵御敌人的进攻，后来的几个星期成了对他们最严

酷的考验。他们得与饥饿和疾病作斗争，当然还有不愿意将他们赶进丛林、但现在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肆意折磨他们的小分队的敌军。大多数骡子都被宰杀来填士兵们的辘辘饥肠。三月二十四日温盖特接到命令，放弃他准备在克钦山区会合的企图。

为了使他的旅回撤并渡过有重兵把守的伊洛瓦底江，日本人已集中兵力在那里以切断他的退路，温盖特把他的部队分成许多小股，以便能渗透过敌人的防线。许多小队都永未成功，有一股向东到了中国的安全地带。对于那些越过伊洛瓦底江的小股部队来说，比如象在渡江之前整整埋伏了一个星期的温盖特自己所在的那一股，穿过一百五十英里的林莽到达亲敦江的艰苦跋涉是对忍耐力的最严峻的考验。他们是靠吃野菜、猴子和蛇才活下来的。

“作为军事行动，这次袭击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这就是斯利姆的结论，因为只有不到两百个“钦迪特”战士最后挣扎着越过了阿萨姆的边界。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挡住英国的新闻界把温盖特捧为英雄，赋以“缅甸的克莱夫”的称号。首相也对“钦迪特”的胆略十分赞赏，把他们的指挥官用为“一个赋有天才和胆识的人”。温盖特很快就被召往伦敦以讨论未来的战斗以及任命他为一个缅甸军的指挥官的可能性。丘吉尔出的这个主意无疑是想让美国人瞧瞧英国的勇进精神，但是遭到他的将军们的竭力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尽管报界大吹大擂，温盖特所为实际上是“损失巨大所得收益甚少”。他们对敌人交通线所造成的破坏“在几天之内就修复了，并未能对日本人的战斗部署和计划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日本人没有从太平洋前线抽调一兵一卒来保卫缅甸。“钦迪特”的败绩使原来仅仅怀疑“阿纳基姆”行动是否可取的韦维尔变为断然反对这一行动。

死亡铁路

温盖特在北缅甸的行动反倒导致了东京帝国参谋本部加速修建曼谷与仰光之间的战略铁路线，通过这条铁路线，他们可以从陆路赶运增援部队。这给成千上万名盟军战俘带来了新的不幸和死亡，他们从上一年秋天起，就一直在进行奴隶般的劳动，在从来没有修过任何铁路的最恶劣的地带修建这条单轨铁路。为使铁路穿越瘴气弥漫的沼泽、丛林盈塞的深谷和水流湍急的溪流，需要修筑路堤和路堑，这使工程进展极其缓慢。

暹罗铁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与之相配的劳力后备军。劳力是不短缺的，因为东条首相五月发布了一项命令，对三十万盟军战俘实行“不干活不得食”的政策。日本早就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承认关于禁止强迫战俘从事工业劳动的“海牙公约”，所以在新加坡、菲律宾和爪哇的拥挤的集中营被看作战俘劳动力的后备库。已经有无数战俘被送到朝鲜的矿井或修建飞机场的工地上，但是对这些奴隶劳工来说，铁路工地是最苦的，按照东条首相的命令，这些人根据军阶每天只“付”给微不足道的三至三十美分。

缅甸铁路是由三千名澳大利亚战俘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开工兴建的，这些人是在建成了暹罗的新机场后用船运到毛淡棉的。在港口他们被弄进车厢运到丹漂扎耶，这条铁路线从那儿伸进丛林。他们就在那儿开始了艰苦的劳动，在暴戾的日本卫兵的监管下，用铲和斧头在潮湿的雨林中开出一条铁路，只是偶尔有大象来帮忙，拖掉巨大的袖木树干。几个星期中，英国战俘被源源

不断地运到暹罗，从铁路线的另一端开始他们的劳役。成千上万吨的泥土被挖起来，一筐筐艰辛地用肩膀抬走，去填筑用木头加固的路堤，使路基得以越过瘴气弥漫的沼泽地。到年底就已经有一万多名战俘在从关东军中抽调来的施虐狂监工的监视下从事劳动，正是这些人的鞭子和刺刀残酷地把工程师的蓝图变成了两条相对的以令人极度痛苦的速度向繁密的丛体会合点同时伸展的铁道。不足裹腹的定量、蚊子和寄生虫病进一步耗尽了这些身体虚弱的战俘的力量。

一九四三年春英军突入缅甸，促使东京发出新的命令，把完成铁道的限期从十二月提前到八月，但是尚有一半以上的路没修好。处境维艰的盟军战俘现在感到更加难以挺下去了，又有六万名战俘和三十万当地民工扩充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在人力发电机的忽明忽暗的灯光下通宵干活，每一班次的时间已惩罚性地延长到十六个小时，流行性霍乱席卷临时窝棚，使得由于过度劳累、饥饿和疟疾本来就很高的死亡率更加直线上升。直到深夏，由于铁路进度又一次落后于惩罚性竣工计划，东京才送来了最起码的医疗用品。三个月以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死亡铁路”方才通车。其总长二百五十英里的每一英里都付出了四百个人的生命的代价，总共搬走了一亿五千万立方英尺的土方，建造了九英里长的桥梁。然而，正是建造这条铁路所付出的劳动使有些被俘的英国军官产生了盲目的、狂热的自豪感，尽管有一万三千名盟军战俘和九万民工丧生，他们竟在余下的战争年代里为这条铁路的畅通而奋斗着，他们这种用得不是地方的热忱已被永志于小说《桂河桥》中。

第二十二章 力求同时打两场战争

正当英国人在缅甸遭到另一次军事失败的打击时，秘密情报战却正在赢得胜利，这个胜利将对对日作战产生长期的深远的影响。一年多来同盟国的密码分析专家一直在从事一项破获帝国陆军密码电报的战斗，但收获甚微，因为与海军的报务不同，电文在译成密码发出去之前已经把次序打乱了。但是一九四三年三月期间，设在新德里的专事监听从缅甸发出的帝国陆军无线电讯号的“无线电试验中心”的破译专家终于取得了首次成功。破译了所谓淡水供应命令的密码系统被证明是破译主要作战行动密码的关键。随着人员的迅速扩充，大多数的情报处理者是从陆军妇女队应募者中抽调的妇女。英国和美国的陆军建立了“尤尔特拉”密码系统，为战地指挥官提供有关整个太平洋战区敌人地面部队的准确的制敌机先的情报。六个月之内，它收到了这样的实际效果：根据美国的一项秘密估计，从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开始，“每个日本陆战师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在它仍在调动时或者在它到达最后目的地不久即被察知。”

这项加快东南亚日军力量覆灭的突破，恰巧发生在大西洋战争的秘密故的优势转到德国人方面去的同一个月，这简直是对战争的又一次嘲弄。德国潜艇的“埃尼格马”密码作了修改，暂时蒙蔽了英国海军部的跟踪行动。护航船队一个接一个地成为“群狼”攻击的猎获物，一九四三年三月是整个战争期间同盟国方面商船损失最惨重一个月。

丘吉尔被迫通知罗斯福：“将会没有足够的船舶去不折不扣地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定。”结果，战区司令官被三令五申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削减他们的军需补给要求。斯大林也接到这样的坏消息，去苏联的护航船队可能非再次推迫不可。首相派遣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去华盛顿，他的棘手使命是解释危机已到“极端严重的程度”，并且预先通知美国人：“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认为实施‘阿纳基姆’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包列罗’行动就更不用说了，除非从现在起能向印度和联合王国各战场提供比现在所看到的还要多得多的船舶。”

有好几个星期，德国潜艇几乎就要赢得旷日持久的激烈的大西洋战争的前景活生生地、可怕地呈现在首相的面前，后来他承认说：“在战争期间唯一真正使我心惊肉跳的是德国潜艇之祸。”然而；对船舶资源的消耗感觉得最深切的还是太平洋战场。因为这个故场的遥远距离使这种情况变得尤为突出。“它是否在物资和补给的可行范围之内？”尼米兹海军上将贴在他办公桌墙上的一张引人注目的警句就是这么写的，用以提醒他自己和他的属僚，在他们努力统筹海军的巨大的太平洋攻势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他们是处在怎样紧张的状况之中。美国海军总司令的电文颇不耐烦地催促他们加快对马绍尔群岛的进攻，但进攻的发动又必须等到秋天，那时才有更多的舰船和刚好编入现役的新的航空母舰前来增援太平洋舰队。与此同时，一切可供使用的力量都集中在南太平洋以便重新发动暂时停止的对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日军的进攻。但是有一项作为涉及美国威望的被盯着必须立即执行的紧迫任务：被日军占领的两个阿留申群岛中的岛屿必须收复。把星条旗重新插上基斯卡岛和阿图岛是太平洋舰队一九四三年的首要任务。陆军勉强支援，于一月间占据了邻近的安奇特卡岛。只要北极大雾和狂风没有达到妨碍行动的程度，轰炸机就从那儿的简易机场起飞，飞行六十英里去袭击基斯卡岛帝国统

帅部的反应是在二月五日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阿留申群岛西部。”当空中侦察发现日本人正在基斯卡岛上修建简易机场时，金凯德加紧进行了海上封锁，他是瓜达卡纳尔海战的得胜者，现在是北太平洋的司令官。

科曼多尔群岛战斗

二月十八日，海军少将查利·麦克莫里斯的巡洋舰特遣舰队出航炮轰阿图岛，结果拦住并打沉了两艘偷偷运送给养和弹药的运输舰。以日本北面的千岛群岛为基地的敌部第五舰队奉命夺路将下一个运输舰队护送到阿图岛。美国海军无线电情报机构没有发现细营戎子郎海军中将的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于一个月以后全部出动护送两艘运输舰增援阿图岛。

三月二十六日的异常清澈的早晨日出之后，当麦克莫里斯的特遣舰队在科曼多尔群岛外遭遇这支护航船队的时候，他对自己以二比一处于劣势而非非常震惊。如果细直在保护他的运输船时不是太顾虑的话，日本人本来是应该在这场四个小时的连续炮战中占据优势的。绰号叫“苏格拉底”的这位美国海将用他的才智赶走了敌人，并使自己摆脱了潜在的厄运，尽管命中的炮弹使重型巡洋舰“盐湖城号”失去了战斗力。日本人的增援始终未能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两个星期后再图运去补给的三艘驱逐舰也未能如意。日出之国在北极的前哨站现在被麦克莫里斯的一支小舰队切断了，到那个月的月底，美国的进攻部队就从旧金山起航北上了。

帝国统帅都关于坚守基斯卡岛和阿图岛的注定要倒霉的决定，是在陆军与海军就如何更好地在重新展开的盟军攻势下确保新几内亚和他们在拉包尔的至关重要的基地而进行激烈的战略争论之中作出的。海军想把力量集中在所罗门群岛，因为倘若这些岛屿陷落，新不列颠岛也将保不住；陆军则坚持优先考虑新几内亚，它的压力胜过了军事逻辑，三月二十五日，“陆海军中心协议”传达给拉包尔的今村将军和在特鲁克的山本海军大将。协议命令在盟军的空军力量被打败以后，增援部队应运到莱城和萨拉莫阿。鉴于帝国海军保存着最庞大的战斗机群和轰炸机群，扫清美国第五航空队所控制的空域的任务就落在它身上。山本的参谋部顺从地制订出“1—GO 行动”，它要求在特鲁克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倾巢而出增援第十一航空战队，使后者能对在南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半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实行一系列密集轰炸。

四月三日，山本海军大将亲自飞往拉包尔监督实施“1—GO”战略行动。这一行动定于第二天执行，恰巧这天也正是他的生日。但恶劣的天气和风暴迫使机群三天不能起飞。四月七日，总司令穿着洁白的、一尘不染的海军服莅临观看两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中的第一架从拉包尔简易机场起飞向东南飞往瓜达卡纳尔，开始了一次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大的空袭行动。这次空袭击沉一艘驱逐舰、一艘油船和一艘护工舰，但损失了许多架飞机。山本被他的飞行员所欺骗，他们虚报还有更多的美国军舰被击沉。随后四天的三次空袭转向在新几内亚的盟军基地。第十一航空战队的简令下达室响彻着凯旋的飞行员们的欢呼声，他们的报告声称炸沉了一艘巡洋舰，二十五艘运输船，击落了二百架飞机，并把敌人的简易机场炸得不能使用。

山本的死刑执行令

山本海军大将虽然知道他的部下可能言过其实，但他仍然认定“1—GO”攻势正在取得胜利。他决定亲自巡视各机场以鼓励他的空勤人员作出更大努

力。结果证明这是个致命的错误。珍珠港无线电情报站截获了他的电报并破译了内容。“我们的老朋友山本，”莱顿海军中校四月十四日下午一面对尼米兹海军上将说，一面向他递交了一份被截获的日本电报，这是“东南航空战队总司令”发给被认为是设在布干维尔的巴莱勒驻军司令的收报人的，电文几乎已全文译出来了，开头是：“四月十六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将视察 RYZ，R—和 RXP，时间安排如下：

1. 六时离开 RR，乘一架中型攻击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八时抵达 RXZ。然后乘扫雷舰去 R——，八时四十分到达。

2. 在上述每个地方，总司令官将进行视察，在——他将前往探视伤病员，但是目前的作战行动应继续进行。”

尼米兹看了地图并仔细追踪了山本将乘飞机和舰船对巴莱勒、肖特兰岛和布因兜巡一圈的路线之后，确认第一站将使这位帝国海军的头号海将正好处于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战斗机的航程之内。这是剪除他的诱人的机会，除了天皇之外，只有他的死才能对日本人的士气构成沉重的打击。

“我们是不是结果了他？”他大声发问，感到举棋不定，但莱顿却毫不含糊。

“你知道，”他回忆是这样告诉他的司令的，“这就好象他们把你打下来一样，没有人能取代你。”

尼米兹决定将这个至关重要的情报告诉哈尔西，告诫他有必要制订一个同时能保守这一情报机密的行动计划。“如果你所指挥的部队有打下山本和他的幕僚的能力，那就特授权你制订预备计划，”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命令就是这么写的。尼米兹同时设法征得华盛顿的批准。总统同意了；海军部长也同意了，他是在征求了随军主教关于杀害敌方领导人是否道德的意见之后同意的。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尼米兹发出了执行“报复行动”的讯号，并预祝“好运，马到成功”。

在亨德森机场，约翰·米切尔少校飞行中队的 P—38“闪电式”战斗机被装上机腹油箱以增加航程，飞行员在经过保密宣誓以后，听取了预定在北所罗门群岛上空执行的空中伏击的最后指示。

第二天日出以后不久，穿着一身深绿色军服的山本由他的秘书陪同登上了一架“三菱型”双引擎轰炸机。山本要求办事准时在海军早传为美谈。当他的飞机准六时起飞，随后是载着他的参谋长的另一架轰炸机起飞时，字垣海军少将很满意地注意到他们严格地遵守了时间表，但全然不知当时正向布干维尔飞行的十七架 P—38 上的美国飞行员也在指望山本遵守时间。一个半小时以后，正当这架轰炸机和护航的“零式”飞机在布因岛沿岸丛林上空六千英尺高度上飞行时，山本座机的飞行员递来一张纸条，海军大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接过纸条，上面写道：“可望于七时四十五分飞抵巴莱勒。”

几秒钟以后，他的随行人员意识到出了问题，因为其中一架护航的战斗机改变航向向右转弯去拦截已经被发现的在他们下方一千六百英尺的机群。就在这时，米切尔对着他的受话器喊道：“来路不明的飞机在你们的头顶上空。”美国飞行员拉了开关，把副油箱丢了，然后向两架轰炸机追去，这两架飞机在俯冲到树梢高度试图逃跑时分开了。

八架 P—38 与日本战斗机周旋，而这个中队的其他飞机全部分头追踪那两架轰炸机，他们在出发前下达的简令说只有一架轰炸机，所以米切尔不知道哪一架飞机载有他们的主要猎物。机关炮火很快就把其中一架“三菱”击

中起火，掉进丛林的树冠坠毁。而另一架飞机的机翼被击毁，平滑着掉进海里。

宇垣海军少将的座机沉入海底而他则挣扎着游到岸上，但总司令官的寿数已尽，他已陈尸在树林下面的被撞毁的飞机残骸之中。驻在阿库村的一队士兵在丛林中劈出一条路来寻找残骸，第二天他们发现了坠毁的飞机，将军依然由皮带缚在座椅上，他的尸体毫无血污，只有一颗从颌部穿进去，又从太阳穴出来的子弹所留下的两个紫酱色小孔。即使士兵们没有发现他的日记和明治天皇的诗集，他们也仍旧能一眼认出来这是山本，因为戴着手套，握着佩剑的左手没有食指和中指。

“老爹去看黄鼠狼了，”这是原先约定的信号，表示“报复行动”已经得手。在米切尔的战斗机于当天下午全部安全返航并欢庆这个秘密胜利时，这个信号即刻从瓜达卡纳尔发出去了。这一胜利信号送给哈尔西时，他正与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少将举行会议，后者立即“欢呼喝采”。“这种处置算得了什么？”哈尔西问道，“我真希望把这个流氓恶棍用铁链拴着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去，让你们朝他身上最要命的地方猛踢。”

翦除山本海军大将是情报部门所促成的又一胜利，也是对日本的一次沉重打击。这一打击恰好是在社利特尔的轰炸机震动东京整整一年之后的同一天。然而他的去世一直向日本人保密，直到五月底才公开宣布，当时山本的骨灰由“武藏号”战列舰运回国内，并在国葬日被抬着穿过东京的街道。山本大将的死对于帝国海军的打击如若损失了一艘超级战列舰一样的沉重。由于他们失去了最主要的海军战略家，所以将更严重地感受到这一损失。古贺峰一海军人将被任命接替山本的职务。他是山本本人生前亲自选择的，但这位继承者缺少他的前任的那种战略天才，他执行了一套非常保守的政策。他很快就发现“I—GO”计划表面的成功也与执行任务的飞行员的报告一样是夸大其辞的。原来以为已经被消灭的南所罗门群岛各机场的美国飞机和美国第五航空队的轰炸机毫不稍怠地加紧了空袭。

盟军在俾斯麦海的制空权使今村将军几乎无法增援在新几内亚的驻军，只有在夜幕掩护下或在阴沉天气里“东京快车”的驱逐舰和驳船还能偷偷摸摸地沿海岸驶下来。战斗机和高射炮火使日本的舰载机飞行员损失惨重。未到四月底，幸存的飞行员和飞机就飞回到他们在特鲁克的航空母舰上去了。

同盟国取得了另一个重大胜利，这一信念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哈尔西海军中将与麦克阿瑟将军第一次会晤能达到和谐一致的重要鼓舞力量。那次会晤是在布里斯班的西南太平洋司令部举行的。原先他们各自的参谋部很担心由于这两个人的强烈的个性不合而发生冲突，而且哈尔西还顾虑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分别承担责任将使联合行动很难执行。然而，将军后来写道：“我们一见面，（我）就喜欢他（哈尔西），”因为他根本没有“许多水手所共有的恶习，也没有失去船只的恐惧心理。”如果说这位海军将领好斗的性格打动了麦克阿瑟的心的话，那末这位陆军将军的凛凛威风也给哈尔西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在我汇报了五分钟之后，我就感到我们好象是终生的挚友，”他后来写道。“我们确实进行了争论，但总是得到圆满结果的。”

三天深入的制订计划的会议证明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确实是能够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班子进行工作的，这是颇使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宽心的事。现在他们能够制订一九四三年“埃尔克顿”攻势的最后计划的蓝图了，这个攻势后来被称作“硬币”行动。

这个计划要求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止将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逐步实施不下十三次两栖登陆。每个司令部均应为彼方的行动提供支援。原定于五月十五日的第一次行动将由麦克阿瑟的部队攻取伍德拉克岛和基里维那岛，作为巴布亚海岸外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前哨基地。与此同时，哈尔西的海军陆战队应该在所罗门群岛迈出下一步，即占领新乔治亚岛。两个月后，新几内亚的攻势应向前推进，攻克莱城和萨拉莫阿，然后夺取马丹和胡翁半岛。同时所罗门攻势也应到达肖特兰岛和布于维尔南部的布因。这以后，按预定计划，麦克阿瑟的部队将有可能从胡翁半岛跃进到新不列颠岛，而哈尔西也该在这时候进而拿下整个布干维尔，这样就使拉包尔在一九四四年初成了钳形攻势的焦点。

收复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硬币”计划的最初登陆行动本来打算于五月的第一周末与对日本占领的阿留申群岛的进攻同时进行，但是船只和登陆艇的短缺迫使麦克阿瑟把行动的开始日期向后推迟了一个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三个大规模两栖攻击是对阿图岛发起的。准备载运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一万一千人军队的运输船，于四月底在阿拉斯加最西端的冷湾惨淡的、冰雪覆盖的山峰的掩蔽下集结完毕。指挥这次行动的海军少将弗兰西斯·罗克韦尔断定：先攻占较远的阿图岛，他就能有效地孤立和瓦解基斯卡岛上的驻军。他的由二十九艘舰只组成的攻击舰队包括战列舰“爱达荷号”，修复重建的“宾夕法尼亚号”和“内华达号”，这些舰只终于得到了首次机会来回敬曾使它们在珍珠港遭受那样惨重打击的敌人。

阿留申群岛的浓雾使罗克韦尔的入侵部队拖到五月四日才起航，五天以后，当他们驶近阿图岛而同基斯卡岛还有一段距离时，关于登陆地点波涛汹涌的报告使这次行动又推迟至五月十一日。那天早晨，阵阵浓雾掩蔽了由“一角鲸号”和“鸚鵡螺号”潜艇引导的攻击部队的逼近。遵照北极海员的规定，停泊点离地形复杂的黑魃魃海岸的距离不能近于海狮吠叫能够听到的距离，运兵舰只抛了锚，同时战列舰向敌人的主要基地和在霍尔茨湾的简易机场进行由雷达控制的炮击。曾经估计可能会遇到数千名敌军的抵抗，但是首批登岸的部队同时冲上海湾的南、北滩时只受到非常微弱的抵抗。

山棍大佐的士兵对连同护航的“纳索号”航空母舰舰载机的炸弹一起落下的劝降传单不予理睬。他们后撤到没有退路的奇恰戈夫港进行顽强的后卫战斗。半冻结的厚苔沼使美军的装甲车陷了进去，不时出现的浓雾妨碍了支援舰只的炮击。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战斗，布朗将军的部队依然没有能按计划突破到奇恰戈夫港。在兵力处于一比五的劣势情况下，日本人在山坡上掘壕固守，以自己的生命来索取高昂的代价。

古贺海军大将率领联合舰队从特鲁克火速北上，北太平洋舰队的重型巡洋舰从它们的基地千岛群岛起航并已在太平洋上越过一半的路程了，这时帝国统帅部决定放弃救援行动，因为这将使海军的力量远离主要战略环形防线数千英里之外。山棍所得到的唯一帮助只是瞥见过一架“一式”轰炸机于五月二十一日对美军舰队进行软弱的攻击。

一星期后山棍粮尽弹绝，五月二十九日后半夜，他下令作最后的殊死反攻。天亮前两小时，日本兵吼叫着从他们的山坡阵地上冲下来，这是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敢死队冲锋。上千名士兵嚎叫着，“日本人喝血如饮酒！”向惊

愕不已的守在前沿的美国兵不断猛扑过来。直到第二天战斗还一直在进行，山棍的士兵在密集火力下被纷纷扫倒有如割草。由幸存的士兵组织的最后一次疯狂反攻是在五月三十日凌晨发起的，在奇恰戈夫港的山坡上留下了吓人的一长排尸体。如果美国人想了解他们的敌人抱有何等样的武士道精神的狂热，那么他们在一具尸体中能找到答案。一个日本兵在他作最后冲锋之前写道：“我将在浓雾中化成面露笑容的神，我只是在等待着我的死期来临。”在二千五百人当中只有二十八个人当了俘虏。收复阿图岛也付出了一千多名美国士兵的生命。

美国一个孤立的前哨基地被收复的消息使美国举国感到欣喜，而东京政府也为这些民族英雄举行典礼，宣布他们是对“我们民族战斗精神的巨大激励。”帝国统帅部这时决定撤离无法防御的基斯卡岛，但是打破美国封锁用潜艇撤出驻军的首次尝试失败了，帝国海军决定再演他们的瓜达卡纳尔撤军方式。二个月以后的七月二十八日，两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趁大雾驶抵该岛，在一个小时之内载上了近五千名士兵，并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回了千岛群岛。三个星期以后，当三万五千人的美国军队猛攻上荒芜的厚苔沼地的时候，不胜骇异地发现“敌人”的唯一踪迹竟是四条被遗弃的杂种狗。

星条旗再度在阿图岛上空飘扬，使美国国内再度要求在太平洋战场集中更多的资源，这种喧嚷一直传到麦克阿瑟的耳朵里，有人正在国会山为他在第二年总统选举中作候选人进行游说。他很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争执，但是在需要把对日战争进行下去的问题上，他又毫不掩饰、直言不讳地在他的布里斯班司令部向记者们力陈己见。金海军上将也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意见：必须加快太平洋海战的步伐。他的意见也传到了小心地表示相同意见的国会山上的政客们的耳朵里。

正在壮大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希冀改变战争的力量分配使之侧重太平洋战略的消息使伦敦感到不安。对伦敦来说，如果同行将击败波围在突尼斯的二十五万轴心国军队的北非战役相比，收复一个北极冻上带的荒芜小岛对于盟军的全球战略是毫无意义的。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有迹象日益清楚地表明大西洋战争中的潮流终于转向，德国潜艇从护航航线上撤走了。英国人决心促进他们在地中海的优势，但是勉强同意入侵西西里的美国人这时发现丘吉尔想制订一个包括意大利甚至巴尔干的雄心勃勃的战略。

首相呼吁再次检讨盟军的总战略，艾伦·布鲁克将军概括地说：“我们仍然停留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的看法上。他们的心思实际扑在太平洋，而我们在力求同时扫“两场战争。”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声称极有必要“把‘哈斯基’行动、‘阿纳基姆’行动和未来都定下来……”他在另外拍给总统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的电报中说：“我很清楚在表面下面存在着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如果不加以调整，将会导致严重的困难和夏季、秋季行动的软弱无力。”

第二十三章 “置之死地”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英国军事首脑第三次渡过大西洋，他们是乘坐急忙修复了高级舱房的“玛丽皇后号”作这次航行的，与此同时有几千名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被安置在严密看守下的底舱里。这艘巨大的邮轮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在大洋上劈波斩浪，以任何德国潜艇也追赶不上的飞快速度曲曲弯弯地行进着。首相在他挂着地图的贵宾舱里召开了一系列为“三叉戟会议”作准备的简况介绍会。正如他在航行中途为让斯大林消除顾虑而打的电报中所述那样，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解决夺回西西里之后开拓欧洲战局的问题，同时劝阻倾向太平洋的偏向，进一步探讨印度洋问题和对日作战问题。”

“玛丽皇后号”作为盟军的一艘巨型运兵船，业已刷上了单调的、灰色的战时伪装，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它徐徐驶入纽约港，它那人所熟悉的轮廓淹没在雾霭和濛濛细雨之中，在这里将首相一行用汽艇送到霍博肯码头，那儿有专列等着把他们送到华盛顿。“我并不期待着这次会议，事实上我一想到它就讨厌”，布鲁克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从阴沉的天气中看到了不祥之兆。他已预先得到了告诫，他们所要进行的是一项困难的使命：要说服美国军事首脑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在西西里登陆后应继续进攻意大利。韦维尔将军也被召来陈述放弃“阿纳基姆”行动的理由，这是因为丘吉尔已经决定不在缅甸发动他喻之为“一根刺一根刺地啃豪猪”的攻势，相反盟军在东南亚的努力应该转移到对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发动两栖进攻上来。

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方面来说，这次决心不象在卡萨布兰卡那样上英国人的圈套，他们已制订了详尽的方案，并且告诉总统务必“盯住英国人”，既要他们入侵法国，还要他们发动缅甸攻势，后者是当前蒋介石作为继续参战的要价。

五月十二日在白宫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此前几个小时，恰好传来了轴心国的二十五万军队在突尼斯投降的消息。丘吉尔利用这一胜利宣传他的地中海战略，呼吁立即在西西里登陆并全面进攻意大利以“使德国人为孤立而心寒”。罗斯福对此建议态度冷淡，他已被马歇尔说服，认为只要扩大地中海战争必然消耗对付德国人的主要战线的资源，他也不同意首相的另一要求，即放弃“阿纳基姆”行动而去象罗斯福所说的“啃馅饼皮”那样地去蚕食日本帝国。总统坚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会前给他介绍的立场，与首相一起动身前往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间的休养所，当时叫“香格里拉”（后来叫做“戴维营”），他们在那儿再次进行讨论时，气氛是欢愉的，与此同时联合参谋长会议恰在华盛顿足足争论了两天，大家弄得疲惫不堪。

由于深信总统现在坚定地持有同样的意见，马歇尔坚持非要跨越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不可，并不同意把双方已同意的西西里登陆计划再扩大到进攻意大利；史迪威将军反对韦维尔将军关于如何把对日作战进行下去的观点，当陈纳德将军加入到这个辩论中来并力陈他的集中力量从中国发动一场空中攻势的理由时，讨论变成了“一团糟”。金海军上将决意要英国在一九四四年对法国发起攻势，他威胁说，根据他的“我们必须把军队转移到太平洋的观点，”美国将从地中海撤出。甚至马歇尔现在也同意可能不得不这样做，“除非英国的参谋长们提议在欧洲干出点名堂来。”

在战略问题上施加压力对艾伦·布鲁克产生了效果，他总结说，“向太平洋转的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要不了多久他们会敦促我们先打败日本人。”

这一次同盟国的裂缝就不是一次气氛热烈的欢宴所能使之愈合的了。首相听从了布鲁克的意见，暂时接受了把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作为进攻欧洲大陆的日期，但没有就是否进攻意大利达成协议，会议决定在西西里登陆之后对战略进行再检查，以确定这一行动是否是“把意大利从战争中消灭并能牵制最大数量的德国军队的上着。”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也别无他法，只有接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所阐述的美国战略，备忘录的名称是《打败日本战略计划》。它要求：（1）由潜艇封锁日本向东部印度群岛输送石油的航线；（2）一旦得到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基地就立即实行对日本的持续轰炸；（3）进攻日本本土。当会议涉及远东问题时，首相没能说服总统接受他的进攻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的战略，但他坚持英国不会在缅甸“为了安抚中国人而做任何蠢事”。因此“三叉戟会议协议”要求“在印度继续进行后勤行动为最终发动‘阿纳基姆’规模的海外行动作准备”。这种全面的论争将是英美伙伴关系中的一根继续存在的刺。

在五月十九日对国会的演说中，英国首相动人地表达了他本人对“历经磨难的中国”的深切同情，答应向蒋介石提供“人力所能及的一切东西”。可是他却同外交部长宋子文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在蒋夫人傲慢地拒绝来华盛顿会见他之后也拒绝去纽约会见她。五月二十四日在研讨“三叉戟会议备忘录”的最后草案时，首相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的参谋长们几乎在每一点上都向美国人作了让步。他一气之下扬言不接受这个文件，惹得布鲁克也恼火起来了。直到最后丘吉尔才被说服，相信他若拒绝就会导致同盟国计划的混乱并且危及“欧洲第一”战略。当他乘飞机离开华盛顿时，他依然希望能把马歇尔将军争取过来，后来陪同他前往北非会见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是他没有捞到很多机会，这位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在漫长的空中旅途中一直忙着他那支麻利的笔来拟就总统和首相让他起草的那份困难的电文，即把一九四四年前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消息透露给斯大林。

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迫使首相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第一次认识到美国从今往后将在太平洋战略上发号施令，而且现在也处于左右大西洋战略的地位。在这个联盟中英国已沦为一个小伙伴。虽然丘吉尔还打算为继续追求他的地中海计划而不屈不挠地斗争，但是他的国家在历经近四年战争的消耗后已元气大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也再不能象他们在卡萨布兰卡所于的那样把他们的战略指导强加于人了。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中准也没有象金海军上将那样从“三叉戟会议”中尝到那么多的甜头，他觉得英国已默然地放弃了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享受的共同指挥权，他现在可以放手扩大太平洋攻势。会议一结束他立即飞到旧金山与尼米兹海军上将商讨制订中部太平洋作战计划。金同意授权中途岛战役的胜利者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以全面指挥岛屿战役，海军陆战队的霍兰·史密斯将军作为他的两栖部队司令官。新攻击舰队第五十特遣部队正在珍珠港集结，九艘二万七千吨级的快速航空母舰中的第一艘——“埃塞克斯号”已经抵达作为美国海军跨越太平洋发动这次进攻的矛头。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尼米兹和史密斯将军在对南太平洋海军基地作了视察以后回到夏威夷，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在十一月十五日开始进攻马绍尔群岛。第一次攻击将由第一和第二海军陆战队发动。这一下招来了麦克阿瑟的抗议，他的反应毫无疑问是金海军上将意料之

中的，后者对将军迟迟不发动“硬币”行动越来越不耐烦。在所罗门战役的前四个月中顽强防守瓜达卡纳尔的第一海军陆战师正在澳大利亚整训。麦克阿瑟不无理由地抱怨说，这支部队连同两队轰炸机群的调走“在我看来将瓦解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攻势”。麦克阿瑟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毫不含糊地表明他认为自己的战线是对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而计划中的马绍尔群岛行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牵制性的进攻”。

麦克阿瑟坚持说，“从全面的战略观点来看，我相信太平洋进攻行动的最有利的路线应该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经过新几内亚到棉兰老岛。”然而马歇尔的回答小心翼翼地避免赞同将军的要求，即承认他所建议的一直这军到菲律宾的计划是最要紧的。但马歇尔确实同意让麦克阿瑟留下第一海军陆战师；金已让陆军第二十七师来代替他们，后者正在奥瓦胡岛进行两栖作战训练。

麦克阿瑟与海军再次翻脸恰好产生了金所期望的结果，这位将军和哈尔西海军中将同意把六月三十日作为他们“硬币”行动的开始日期。哈尔西不久就被日本人着了先手，从布干维尔的海岸观察哨那儿送到努美阿的报告说，日本人正在向新乔治亚岛的南部运送部队。澳大利亚上尉唐纳德·肯尼迪在塞基角的丛林里一直保留着一个最有价值的观察哨所，在蒙达角以西约四十五英里处，那里的日本人一直在全速修建一个机场。他们用丛林植物伪装绕在环形树桩的铁丝网上以防被侦察机发现。肯尼迪的侦察兵密切监视着简易机场的进展情况，这个机场一旦建成将危及盟军即将进行的攻占该岛的作战行动。这些侦察兵还搭救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骚扰敌人的巡逻队。日本人已经派出一支部队准备进袭塞基角以及加快修建简易机场的情报迫使哈尔西在预定的“脚趾甲行动”的“登陆日”之前十天派来第四海军陆战队近战营。“脚趾甲行动”即是从蒙达角出发起过沟峡在伦多瓦岛登陆的行动。

新乔治亚登陆战

在主攻开始之前，米切尔·柯林上校的近战兵乘驱逐舰于六月二十日在塞基站登岸，第二天二个步兵连被派来守住这个阵地，而近战兵则于六月二十七日乘橡皮艇向西进击，并登岸夺取维鲁小港作为鱼雷快艇基地，他们的进攻将得到预定在“登陆日”从海上开来的一支攻击部队的配合。

生长在新乔治亚岛潮湿的山坡上的丛林，原来比在瓜达卡纳尔岛所遇到的更密、更潮湿、更不利于军事行动，瓜达卡纳尔岛的丛林时或为库亲草草地所隔断。对美国兵在新乔治亚岛必须与之斗争的境遇，安东尼·库里斯上士有过生动的记述，他的巡逻队在丛林中劈路前进，苦斗了十二个小时才挺进了七英里，其间还不时地挨敌人的冷枪。

“我们时而四肢着地攀过山梁，时而连滚带爬地滑下山坡，涉过无数条丛林溪流，其中有三条是泅渡过去的。连续不断地侵入冰冷刺骨的溪流、砍伐没完没了的荆棘丛刺，连绵淫雨，日复一日没有热饭热菜、夜晚蚊子的骚扰，这一切构成了对人体的无穷尽的折磨；除了支撑超负荷的肌体和苦捱鞭辘饥肠外还得对付丛林本身的险恶，这一天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晚上我们甚至根本没有设岗，我们在砍出的小径旁边的树丛里一头倒下，嘴里还在喃喃说着祈求上帝保佑的词句时就栽入了梦乡。”

第二天昔不堪言的缓慢的前进速度更加使得近战兵难以忍受，因为他们已经落后了二十四个小时的行程，他们奋力扑向继鲁，他们很清楚这个时候

美国登陆艇和驱逐舰可能正在把登防部队送上岸，这场进攻大有可能乱了套，事实上那场进攻把日本驻军赶回丛林，正好遇上一个个全部精疲力竭的近战兵。柯林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以超人的毅力振作起精神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恶战，这次战斗被后来认为是“新几内亚战役中最以烈残酷的战斗之一。”

日本人终于撤回到蒙达角，那里的驻军踞守在深沟高垒的阵地里，以抵挡任何企图占领机场的进攻，他们指望得到拉包尔的数百架飞机的支持以击退入侵。但是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六月三十日美国运输舰队竟出现在六英里之外的海峡里。成批的美国登陆艇直追海岸，使驻守弹丸小岛伦多瓦的小股驻军完全不知所措。进攻是由约翰·赫斯特少将指挥的美国陆军第四十三步兵师六千名官兵发动的，他们冒着日本人猛烈的空袭强行登陆。海军少将特纳的旗舰“麦考利号”在三次大规模的空袭中被击中，日本的空袭被来自瓜达卡纳尔的美国战斗机打断，四十多架敌人的轰炸机被击落。同一天，另一支美国军队没遭到抵抗就在新乔治亚岛南端外的万古努岛上登了陆。

现在美国的立足点已稳稳地钉在这个岛的台阶的第二级上了，越过所罗门海向东四百英里处，麦克阿瑟的“硬币”行动的第一批目标基里维那岛和伍德拉克也被拿下来了，这是巴布亚半岛外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岛屿。从新几内亚海岸再向北约三百英里，美国第四十一师在纳索湾登陆，并开始向内陆行动以期与澳大利亚第三师会合，后者依然占领着瓦乌机场。正如麦克阿瑟所希望的，日本人认为附近的萨拉莫阿现在受到了迫在眉睫的进攻的威胁。盟军所握有的制空权限制了日本人派遣增援船队，所以今村将军命令部队从莱城出发南下二十英里增援萨拉莫阿驻军。这样做正好落入麦克阿瑟的圈套，“把敌人从莱城吸引出来并诱使他的部队和物资向南移动。”

所罗门战役在继续向前发展，七月二日第一批美国部队插上了新乔治亚岛，赫斯特的登陆艇从伦多瓦岛把他的主力送过了海峡，并在守卫蒙达机场的敌人坚固防御工事以南五英里处没有受到抵抗就登上了岸。同一天第四十三师的另一个团和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近战营在北面的赖斯湾登陆并开始穿过丛林向南前进，从而把敌人围在新乔治亚的狭窄地带里。

包围两天后美军钳形进攻的尖牙就被日本军队的顽强抵抗所碾碎，对于第四十三师的未经考验的新英格兰国民警卫队来说，这种抵抗无疑是太强了。这个部队只经过几个星期的丛林战训练，他们感到每当夜幕来临就恍如堕入地狱。无休止的辱骂声、鞭炮声，虚张声势的进攻动作，使得蜷缩在自己的潮湿的散兵坑中的士兵根本无法入睡，他们还不时心惊肉跳地对着蜿蜒前进的蛇、陆栖蟹甚至发出幽绿磷光的烂木头发射子弹。“战斗神经症”结果成了战地医疗队所面临的比挂花受伤更严重的问题。

足智多谋的蒙达基地的日本指挥官佐佐木少将把在数量上占优势的美军的进攻挡在他的部队所构筑的保卫机场的弧形防线之外。他们的防御工事是名符其实的堡垒；机枪阵地和战术据点都是在珊瑚礁上深挖五英尺，然后以泥和木头垒高，巧妙地伪装起来。开始，拉包尔司令部没有理会佐佐木要求发动一场旨在夺回伦多瓦岛的反攻请求，但后来今村决定用驱逐舰载运援军以加强他们在科隆班格拉岛以北六英里的维拉驻军。

七月五日晚按要求运送四千名官兵的第一班新的“东京快车”，遭遇了炮击这个港口后返回的安斯沃思海军少将特遣舰队的三艘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第二天凌晨没等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已碰上了一场遭遇战，“斯特朗号”就在远距离被鱼雷击中。美国军舰上先进的雷达使他们的重炮击沉了载

着援军的一艘驱逐舰，并把另一艘逐上了浅滩，他们也损失了“海伦娜号”轻型巡洋舰。只有九百名兵士在维拉登陆。可是这次晚间“东京快车”的出轨未能挡住七月十三日的另一次尝试，它又一次被安斯沃思挡住了去路，轻型巡洋舰“神通号”被击沉，盟军方面的代价是损失了驱逐舰“格温号”，新西兰巡洋舰“利安德号”受重创。

海战步伐的加快和赫斯特将军向蒙达的缓慢的进展速度，使哈尔西意识到由于指挥不力有使“脚趾甲行动”受到挫伤的危险，他果断地采取行动加以纠正，以防演变成另一场瓜达卡纳尔战斗。七月十五日他派遣陆军第十五军军长、脾气暴躁的奥斯卡·格里斯沃尔德将军去新乔治亚。赫斯特干脆被撤换，换上了瓜达卡纳尔的老手约翰·霍奇少将，多年以后哈尔西还写道，“烧焦了的名誉的余烟依然呛着我。”

为了啃霍奇所说的“蒙达硬骨头”——机场周围的防御工事，他请求增援，包括坦克和炮兵，还要求增加海空炮击和轰炸。新乔治亚攻势于七月二十五日重新展开，但是丛林的泥泞和佐佐木将军的部队死守他们阵地的狂热情神迫使美军进攻机场的进度既缓慢又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每一个敌人士兵都得用坦克和火焰喷射器逐个地从他们巧妙伪装起来的掩体中赶出来。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摧毁整个要塞的战斗成了一场长达十天之久的可怖的白刃战。

到了八月一日，美军先遣部队到达机场的边缘，又经过四天的激战，他们终于踩着守军的尸体或者正在断气的躯体冲进蒙达。佐佐木撤出了幸存者，鼓舞着他们穿过丛林，越过海峡到达科隆班格拉岛，那儿正在修筑另一个同样坚固的防御系统。

“我们的地面部队今天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蒙达并全面占领了它，我们仅将它奉献给您。”格里斯沃尔德向哈尔西发出了胜利的电报。“制其于死命！”哈尔西的回电极其干脆。一星期后海军陆战队的第一批战斗机就开始从蒙达机场起飞执行任务，海军修建大队加紧扩建这个机场以备接纳更大型的美国飞机。到了那个月的月底，在敌人被最后清除出新乔治亚的时候，哈尔西计算付出的代价，它比预料的要惨重，他原以为“脚趾甲行动”只需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就能打垮据估计驻在岛上的九千名日军，但是实际投入的兵力比这个数字的三倍还多，而且牺牲了一千一百三十六人。67 为使美国的挺进继续向北所罗门群岛发展，哈尔西下一步就该夺取科隆班格拉岛，在这个岛上，佐佐木将军早已深沟高垒为甚至要持久的保卫战作好了准备，有一万人的部队守卫着岛上的机场。尽管受到当时已迁到伦多瓦岛前进基地的美国鱼雷快艇的攻击，日本人还是继续设法开行“东京快车”。八月一日晚上 PT—109 艇是被遭攻击增援舰队的十五艘鱼雷快艇当中的一艘，这艘由未来美国总统指挥的快艇被一艘为日本运兵船护航的驱逐舰撞碎，约翰·肯尼迪这样回忆他的脆弱的驾驶座被撞时的那瞬间的冲击：“这是被打死的那种感觉。”他成功地跳出了快艇，然后在越过布莱克特海峡漆黑的水域向普拉姆布丁岛游去的四小时的搏击中还救了一个同伴，他和其余幸存的十名艇员后来都获救了，这要感谢在科隆班格拉岛附近的海岸观察兵及时发现了他们。过了五晚，六艘美国驱逐舰在位于科隆班格拉岛北面的韦拉拉维拉岛外取得了一次更大的成功，他们截住了另一次为佐佐木将军运来更多部队的“东京快车”。三艘日本驱逐舰和挤在狭窄甲板上的士兵在美国驱逐舰的第一次攻击中就葬身海底，美国驱逐舰在夜战中有了行动的自由，不必为掩护轻型巡

洋舰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次交战证明，只要有机会，美国的舰长们在夜战中也具备训练有素的日本水手那样的素质。

鉴于“硬币”行动中哈尔西所承担的部分当时已经落后于时间表几乎一个月，所以他“唯恐出现另一次缓慢的进展”；然而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按计划的重兵把守的科隆班格拉岛登陆，那末这种情况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尼米兹的催促下，他决定采取金凯德海将的阿留申战役的战略：“跳过敌人的坚强据点，予以封锁，让他们活活饿死。”哈尔西和他的参谋部于是作出了重大的决定：“科隆班格拉岛之后的第二个目标是韦拉拉继拉岛，比肖特兰岛和卡希利岛要近三十五英里。根据海岸观察兵的报告，岛上的驻军还不足二百五十人，而且那儿的海岸线至少可以提供一简易机场。”

鱼雷艇侦察队证实韦拉拉维拉岛上的日本人确实很少，于是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拂晓登陆艇载来了美国陆军第二十五师。“乐天行动”确实不辜负它的含意。他们所遇到的唯一抵抗来自九天前受到决定性打击的“东京快车”的幸存者。美国军队的蛙跳行动完全出乎拉包尔日军司令部的意料之外，佐佐木将军和他的强大的驻岛部队也发现他们被有效地孤立起来了。今村将军下令反击登陆，但是美军已如此神速有力地巩固了阵地，以致他最后只能放弃他的努力，因为他已经看到这样的反击行动只能“象把水泼在烫石头上那样。”到这时为止美军又在所罗门群岛向北前进了二步，而且为加快麦克阿瑟向菲律宾的进军试验了一种新的战略。

美国用了六个星期才在所罗门群岛向北前进了二百英里，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七月底，在地球的另一边，盟军的两个军却在西西里成功地实施了“哈斯基”登陆行动，蒙哥马利将军和巴顿将军然后率领英美军队进抵墨西拿海峡。出于害怕盟军立即跨海进攻大陆，法西斯大委员会于六月二十六日撤换了墨索里尼，这一行动给了丘吉尔以机会，他坚持下一步立即进攻，这是“把意大利从战争中消灭的最适当的时机。”

刚从伦敦回来的陆军部长史汀生认识到英国人只是口头上赞成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他提醒总统说他们向斯大林保证过要开辟一个“真正的第二战场”，他还警告说苏联的这位领导人不会被“针眼大小的战争”所欺骗。丘吉尔再次劝说总统同意召开另一次首脑会议研讨战略选择。斯大林拒绝参加，并且日益尖锐地提醒英美有关进攻法国的诺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准备的会前报告中强调了这些。这个报告规定了英国人“不得从执行‘霸王’行动中滑掉”——“霸王”是用来表示进攻希特勒的自诩为“欧洲堡垒”的行动的代号。

四分仪战略

八月五日，丘吉尔再次乘坐“玛丽皇后号”从克莱德出发，一路上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操练他的军事顾问们将在“四分仪会议”上使用的战术上了，这次会议将在魁北克举行。他的目标是使美国人相信进攻意大利是明智的，这个进攻是他的“软肚皮”地中海战略的一部分，当时这一战略已延伸到巴尔干半岛。这个设想加上他希望以挪威代替法国作为登陆地点，颇使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伤透了脑筋，他们还对首相坚持带上新提拔的奥德·温盖特准将缺乏热情。首相希望在缅甸实施雄心勃勃的“远程突破”战略的“钦迪特”计划能够替代“阿纳基姆”攻势，并且能配合他所得意的“远东火炬行动”计划，即对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发动两栖进攻的“卡尔维林行动”。

已经对艾伦·布鲁克将军打过招呼：“预料将遇到非常困难的局面”。他再也清楚不过首相的方案为何会引起美国人的不安，就如迪尔将军从华盛顿发回的电报中所说的那样，美国人决心“继续为重新进入法国和发动缅甸战役进行准备，即使放弃消灭意大利也在所不惜。”纵然有布鲁克的忠告，但是“玛丽皇后号”在哈利法克斯港一靠岸丘吉尔就立即飞去与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庄园进行了四十八小时的“私下会议”。如果说他怀着在与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成员们坐下来之前能把总统争取过来的希望的话，那末这下全破灭了，他发现尽管他具备无坚不摧的说服人的本领，两人之间又有深厚的“特殊关系”，但罗斯福依然坚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通报的立场。他们已商定由一个美国陆军将领而不是布鲁克来指挥进攻法国，虽然允许英国提名他们的人去领导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部。只有在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丘吉尔设法把罗斯福从他的军事顾问那儿争取过来了，那就是恢复英国科学家享有全面交换研制原子弹方面的情报的权利。负责当时已具相当规模的“曼哈顿工程区”的美国陆军已提出过建议，正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中进行的工艺和技术的制作过程的秘密必须由美国独家占有。

分享如何制造裂变武器的知识是对英国作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让步。这一件事是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开始的“四分仪会议”上拍板的，这次会议是在鸟瞰圣劳伦斯的豪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弗隆特纳克别墅举行的。当马歇尔拒绝了英国人关于进攻意大利的计划之后坚持要为“霸王行动”定一个不可更改的日期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心以一切可以使用的方式使他们的主张占上风”的架势已经使艾伦·布鲁克爵士一目了然了。美国人要求地中海盟军应在法国南部同时发动进攻，以配合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主攻行动。大动肝火的辩论持续了三天，丘吉尔的顾问们坚持说，他们执行“霸王行动”并不排除发动两栖进攻拿下罗马并将希特勒在欧洲的主要伙伴逐出战争的可能性。

金海军上将的决心已下，决不能以他的中部太平洋攻势作代价而向地中海再派一艘军舰、一条登陆艇。他的观点按一个英国军官的话来说“是非常不符合外交辞令的语言”说出来的。谁都明白鉴于“欧尼大叔”掌握着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供调遣的登陆艇，所以他可以决定哪一个两栖登陆行动应排在前面。直到八月十七日罗马的意大利新政府第一次伸出和平触角的时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才对于赶在百万德军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使“软肚皮”变得硬朗以前占领意大利的英国战略的态度有所缓和。尽管如此，他们协议的指导思想还是“分配和调遣一切可使用的资源的主要考虑将是保证‘霸王’行动的成功。”

这一次轮到了英国人在“四分仪会议”转入讨论对日战争之前被迫表态发动“第二战场”。英国人已经认可了美国即将进行的太平洋行动，他们只关心限制从大西洋抽调船舶。这年春天对德国潜艇取得了胜利，金海军上将是下令美国军舰陆续开往太平洋加入第五舰队，准备在十一月进攻日本弧形防线的外围岛屿基地。金还被指控囤积盟军的登陆艇，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如此重要的争吵的原因，以至当八月十九日传出枪声时，奉命等在会议厅外面的参谋军官们吓了一跳，担心他们的参谋长们将要向对方开枪还击。结果是一场虚惊，联合行动的英方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用他的手枪试验“派克里特”的强度，这是一种冻入木屑的冰块，它的发明者声称它将成为大西洋上可供实用的巨型漂浮机场。

魁北克的公开和秘密会议上的种种争吵使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解决重新占领缅甸和使中国完全回到战争中来的战略问题上不能取得多大进展。在韦维尔将军被任命为总督以后任驻印英军新司令的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如果与前任有所区别的活，那就是由于现在缺乏登陆艇和海军资源而更强烈地反对“阿纳基姆”。丘吉你的攻取苏门答腊空军基地并从这些基地出发轰炸新加坡和仰光的“卡尔维林”计划也没有赢得美国人的赞同，他们把它看作是英国旨在重新得到他们帝国的旧殖民地的另一个企图，而不是重新打通缅甸战略公路来打败日本，而蒋介石一直把这作为国民党军队投入战争的条件。首相建议把温盖特的“远程突破”计划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是由“钦迪特”领导人本人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陈述的。阿诺德将军同意提供空军支援，美国陆军已在六个月内成立了自己的 5307 混合部队，专门训练同样的游击战术。这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在新近被称作东南亚战场的问题上没有达成真正的战略协议的话，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一事至少增加了希望，英王乔治六世的这位年轻有为的堂兄弟有更大的可能解决这些难题。他作为一个海战英雄已显示了自己的禀赋，作为联合行动总司令而显示了创造性的组织才能，这一才能为“霸王行动”制定了大部分的基本计划。现在他需要用他所特有的魅力和才智去赢得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合作，以求对日战争的机器能在一个由于缺乏战争资源和盟军内部争吵不休而停滞不动的地区最后转动起来。“四分仪会议”特别说明了他的主要努力应放在重新打通缅甸公路。为协助蒙巴顿勋爵，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他的副手，此外，性情暴躁的史迪威保留了蒋介石的名义上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的职务。

第二十四章 沉重的打击

当魁北克的“四分仪会议”把围绕东南亚的具体战略的最后决定拖延下来的同时，在太平洋方面则没有出现任何争议，联合参谋长会议批准了尼米兹海军上将业经修改的计划，在进攻防备力量更强的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以前，从吉尔伯特群岛开始对日本的弧形防线的外围诸岛发起攻击，吉尔伯特群岛处在以埃利斯群岛为基地的美国轰炸机的航程之内。在会议之前麦克阿瑟将军也是送了他的“硬币”行动以后的战略计划，代号为“雷诺”，争取在一九四四年初占领拉包尔以便为北讨新几内亚海岸和继续北上菲律宾的两栖作战行动提供海军基地。他指望得到太平洋舰队的全力支持，但是金海军上将却另有打算。

魁北克会议没有解决美国陆、海军制订向日本作战略进军计划上存在的冲突。耐人寻味的是，虽然麦克阿瑟获准在新几内亚、阿默米勒尔蒂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实施“硬币”行动后的战略计划，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一字不提他入侵棉兰老岛的建议，更有甚者，他们特别说明“应让拉包尔失去作用而不是拿下它”，这是在把迂回战略奉为上策，而且剥夺了西南太平洋司令部进攻菲律宾所需的海军基地。

当麦克阿瑟收到命令的时候，他认为这是金海军上将为了海军向太平洋中部挺进而削弱他向马尼拉进军的又一步骤，他的猜疑并没因为有马歇尔含糊其词的保证而有所减轻，后者的保证是在通向东京的征途上尚未确定下一块踏脚石应该在哪儿。“对于西南太平洋的盟军来说，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夺取棉兰老岛，然而也可能会发现通过小笠原群岛作此努力也是可行的。”美国陆军参谋长还表示最后的决定将取决于麦克阿瑟北上新几内亚海岸的前进速度。

莱城和萨拉莫阿争夺战

一九四三年八月美国第五航空队猛烈轰炸了新几内亚沿海的日本基地以阻止增派援军的企图，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空军飞行员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新的简易机场起飞，在俾斯麦海上空进行“搜索驳船”的巡航飞行，对新几内亚的胡翁半岛海岸以及新不列颠外的水域进行搜索，寻找用来向莱城，萨拉莫阿和芬什哈芬渡运部队的摩托艇。有一百五十多艘驳船被击沉，这样就迫使敌人从莱城派遣更多的部队从陆路增援萨拉莫阿，从而使莱城驻军进一步减少。麦克阿瑟由于有“尤尔特拉”情报小组的帮助，能随时掌握他诱使拉包尔日本司令部相信这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的计划究竟进展如何。为了提供更多的空中保护，有两百架飞机已集结在新几内亚沿岸的韦瓦克日本基地，它位于守护着胡翁半岛这两个港口以北三百英里处。肯尼将军的第五航空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然袭击，把敌人的空军机群全消灭在地面上。对于日本人来说，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日是“凶日”，他们在新几内亚的空军几乎全被消灭。“这是一次时机绝妙的痛击，”麦克阿瑟记录道，毫无疑问他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天他在菲律宾的空军所遭到的同样命运还记忆犹新，“再没有比飞机停留在地面上更无能为力的事了，”他评述说。

在只剩下不到六架飞机保护这个港口的情势下，要攻占目前戍守不强的莱城的主要障碍已经被搬掉了。九月四日盟军的进攻开始了，由于浓雾帮了大忙才免受（从拉包尔飞来的）日本飞机的袭击。美国陆军第四十一师和在

战争中得到磨练的澳大利亚第九师的阿拉曼战役老兵在莱城以东二十英里登陆，他们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于是在第二天上午就迅速地朝港口推进。

美国第五 三伞兵团实施了进攻的第二次打击，他们空降占领了马克翰姆河上游十五英里处的纳德扎布。麦克阿瑟早就坚持要乘他的被恰如其分地叫做“巴丹”的 B—17 座机去观看由九十六架 C—47 运输机运送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批大规模空降部队的壮观场面。肯尼将军担心“只拿五个美元月薪的日本飞行员会把你穿个窟窿”，但是这位四星将军根本不理会这个担心，他所操心的只是他可能会晕机以至“在小伙子们面前丢脸。”

总司令并没有晕机，因而也能够视察“一切都进行得如同时钟般正确无误”的空投行动。两天之内他的伞兵部队就已经攻占了纳德扎布的简易机场，并立即从那儿出动飞机前去轰炸莱城。九月十九日，美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开始收拢莱城的包围圈，在萨拉莫阿陷落前二天，日本司令部企图弥补他们的失误，召数千名部队以强行军国防莱城，但是此刻为时已晚，六天以后莱城就被攻克，迫使九千余名残敌踏上唯一的逃生之路——需历尽艰辛翻山越岭才能通达新几内亚的北海岸。

麦克阿瑟利用进攻气势正盛之机，加紧步伐，提前发动了“硬币”行动中的下一步行动——进攻位于胡翁半岛顶端的芬什哈芬港。九月二十二日澳大利亚第九师的第二十二步兵营登上了岸，原先预计只会遭到数百名守军轻微抵抗竟变成了五千多名日本人的顽强反击。经验丰富的澳大利亚部队施尽了浑身解数才于十月二日占领了港口，并即时派来援军扼守，因为此前收到了情报：日军第二十师团正倾全力而出，沿新几内亚北海岸进犯。

盟军已经控制了胡翁半岛从而有了入侵新不列颠的出发基地，其速度之快使在岛另一头的拉包尔日本司令部吃惊非小。位于东南三百英里的所罗门群岛的最后一个岛屿布于维尔的驻军，现在成了介于日本在南太平洋的这个主要基地与另一翼美国进攻部队之间的唯一日本部队。帝国统帅部又一次推翻了自己的成命，命令今村把他所有的后备力量转而坚守最后的堡垒岛屿布干维尔。

联合舰队受命配合行动，但是古贺海军上将正在准备对付美军对中太平洋弧形防线上岛屿的进攻，已经把他舰队的大部从特鲁克岛前移到埃尼威托克岛，他命令大部分舰载空中力量回到拉包尔，从而重蹈了山本初期的战略错误的覆辙。后勤问题和距离太远往定了他们无法赶上遏制美军对布干维尔所发动的初期进攻。当他们真的投入战斗，许多飞机必将无谓地损失，从而使日本又一次失去更多的舰载空中打击力量。

有一百五十英里长的提琴状的布干维尔岛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是哈尔西的部队已经爬了上去的以使拉包尔失去作用的战略阶梯上的最后一级。这一次哈尔西很清楚不可能有迂回，这将是一场硬仗。其中有两座是活火山的丛林覆盖的山地的地理特征对守卫者十分有利：那儿的海滩非常狭窄，但是又必须在这儿登上大部队，这是要与估计有三万五千人之众的敌人争夺这个岛所必不可少的。日本人在布于维尔驻扎有精锐的帝国陆军第六师团（它曾残忍地血洗南京），守卫着岛上的六个飞机场，四个在南岸的布因，两个在北岸的布喀和布宁，这是他们想坚守的明显迹象。在美军占领了附近的韦拉拉维拉岛以后，驱逐舰队截住了“东京快车”中的一支夜航舰队，但是在与这些为二十艘运兵船护航的日本驱逐舰的交战中损失了“勇士号”。

“硬币”行动计划的完成期限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哈尔西和他的计划

人员在寻找一个在布干维尔建立一个立足点的计划，以使敌人机场失去作用而又避免正面进攻布因和布喀所必然出现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后他们决定选择一段防守较弱的海岸，建立一个机场并设法守住它。得到空中侦察证实的海岸观察员的情报表明，唯一适当的登陆滩头是在布干维尔“琴身”腰部南缘的奥古斯塔女皇湾的附近。不利的因素是托罗基纳角周围唯一的一块平地却是一片泽国，不适宜修建简易机场。在设想要在那儿建立机场对于海军修建大队来说困难究竟有多大的问题上争论了很长时间之后，哈尔西突然宣布：“就定于托罗基纳，现在就请你们上马吧！”

布干维尔登陆战

“樱花”是这位海军中将牛头不对马嘴地为一个根本没有浪漫可言的战斗行动听挑选的一个浪漫的字眼，他把十一月一日确定为“登陆日”。准备工作一开始就很不吉利，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神秘地从努美阿军官宿舍的三楼窗口掉下来摔死了，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被从华盛顿紧急召来担当关键的整个行动的开始阶段的指挥官；在这一阶段中先由海军陆战队登陆，然后跟上罗伯特·贝特勒少将的美国陆军第三十七师，他的部队已在新乔治亚上过阵。

计划中掩护主攻方向的部署是：不炮击奥古斯塔女皇湾、出动飞机和军舰轰击布因和布喀，然后对肖特兰岛发起佯攻，同时由新西兰第八师在附近的宝岛登陆以开辟一个前进机场。另一个旨在猛捣日本守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的动作是由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一个营在什瓦泽尔岛的北端登陆，进行一个星期的广泛出击后撤回。被选定一旦登陆成功后接替范德格里夫特的盖格将军，把“樱花”描述成“是一连串打出的右路短刺拳，把敌人打得失去平衡以掩护我们真正击向奥古斯塔女皇湾中腹部的强有力的左钩拳。”“右刺拳”部队于十月二十七日清晨天空泛出鱼肚白的时候突上了岸，预期的效果达到了，日本人急忙向什瓦泽尔增派去数千名援兵，这让新西兰部队钻了空子，得以开始在宝岛修筑简易机场。四天以后在十月三十一日的晚上，“翘鼻子”梅里尔海军少将领着他的四艘轻型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前去炮击布喀和布宁，然后向南绕过布干维尔以便白天炮击肖特兰岛。“萨拉托加号”和新服役的轻型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出动飞机同时给予北边的各简易机场以第二次打击，而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海军陆战队飞机则在这时猛攻布因。

第二天早晨再次进行了猛烈的空袭，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击出了“樱花”的“左钩拳”，率先进袭奥古斯塔女皇湾，日本人根本没料到会有这么一招，他们被打懵了。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海滩后来遭到十几座伪装得很巧妙的碉堡的纵向射击。如果碉堡配备了足够的兵力，必然能粉碎这场由于狂涛而已陷于混乱的登陆行动。罗伯特·欧文斯中士将唯一威胁海军陆战队士兵前进的敌人阵地摧毁了，他率领士兵硬是凭着手榴弹冲上了海滩，为此而被追赠荣誉勋章。其他阵地也在一阵激烈的交火后被攻克了，从而为登陆艇运来主力部队扫清了滩头堡。

如果从拉包尔派遣的强大的日本反击部队那天能及时赶到登陆场的话，许多美国人就不会活到天亮，“樱花”也可能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十月二十八日最后几个小时，由两艘重型巡洋舰，两艘轻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护航的一支一千多人的部队从北面向奥古斯塔女皇湾扑来，到了午夜，他们离美国军队在滂沱的大雨中蹲伏在浅浅的掩体中的海滩只有不到五十英里。

夹在这些美国军人与灾难中间的是梅里尔海军少将的第三十九特遣舰队，他们负责守卫停在海湾附近的运兵舰。海岸观察兵发出了警报，让在数量上和火力上远不及对方的海里的四艘轻型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向北疾驶去拦截三个纵队的日本军舰。

午夜一时半刚过，当梅里尔的旗舰“蒙波利埃号”在雷达中发现敌人的时候，他派遣他的驱逐舰迎上前头发起鱼雷攻击，四艘美国巡洋舰以雷达瞄准，向领头的巡洋舰开了火。一时五十分倾泻在“仙台号”上的弹幕使它火光熊熊，一阵爆炸飞上了天空。由于大森仙太郎所乘的巡洋舰受到损坏，美国驱逐舰攻击神速，他的舰队陷入一片混乱，以至两艘驱逐舰竟然互相对撞，有一艘后来沉没了。过了二十多分钟他的重型巡洋舰方才开火，但回击是很短暂的。美国舰队力量虽弱，但是由雷达控制的集中火力使日本人完全丧失了勇气，败下阵来向北溃退，梅里尔战果辉煌的夜战拯救了布干维尔的登陆计划。

为了报复这次绝不甘心的失败，古贺决定把联合舰队的重型巡洋舰调来掩护援军的护航舰队。三天以后，哈尔西司令部收到了空中侦察警报，说又有六艘重型巡洋舰加入了大森在拉包尔辛普森港的舰队。“这是我担任南太平洋总司令的整个任职期间所面临的最危急的时刻。”哈尔西不得不这样承认。梅里尔的特遣舰队当时正在普维斯湾补充燃料、弹药，路途太远，而且要挡住这样强大的敌人力量使奥古斯塔女皇湾登陆滩头免受血洗也实在寡不敌众，所有美国海军的重型巡洋舰又都被召回珍珠港的第五舰队。如果哈尔西在没有足够水面舰只护航的情况下投入他的“萨拉托加号”和“独立号”这两艘航空母舰的话，那末他冒的风险肯定太大；但是这位海将又十分清楚他非得把集结在拉包尔的日本舰队摧毁不可。

航空母舰袭击拉包尔

“樱花”的成败——或许是南太平洋战争的成败——系于能否挡住敌人舰队。哈尔西写下了他拿两艘航空母舰去冒险的这次决定：“我真的宁愿两个飞行大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两艘航空母舰被损坏，只要不失去它们就行（我竭力不去想我儿子比尔也在其中的一艘上服役），但是我不能容忍我们的人在托科里纳被全部消灭光，而我们却站在一旁干搓手。”他的参谋长不禁注意到当他沉默一段时间后宣布“让它们启航”时，他“看上去足有一百五十岁”。

这是一次大胆的赌博，但是十一月五日的阴沉天气掩护了那天早晨从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海军少将的两艘航空母舰上隆隆起飞的九十六架飞机。美国海军飞行员们勇敢地面对辛普森港上空阵阵爆炸的棕色高射炮火，对停泊在港内的军舰发起攻击。联合舰队调到岛上集结的一百架舰载飞机起飞拦截的行动缓慢，有二十五架在第一轮袭击中就被打下来，这次袭击炸坏六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美国飞机只损失十架。拉包尔成了肯尼将军的第五航空队每一架B—17轰炸机的主要目标。谨慎有余的古贺以为美国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肯定有强大的掩护，他不愿拿他们的重型巡洋舰进行冒险，把这些舰只召回了安全的特鲁克，他甚至根本没有派出飞机执行一次搜索和袭击。

尼米兹已经派出他的三艘新的航空母舰和三艘轻型巡洋舰西渡太平洋，对哈尔西所提出的对付危急局势的要求作出响应。十一月十一日，这三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和“萨拉托加号”、“独立号”上出动的舰载飞机会合，组织

了美国海军最大的一次空袭行动。哈尔西指望这五个飞行大队“应该把拉包尔改写成‘腊博尔’”。但是令飞行员大失所望的是，他们发现所有重型军舰都已逃之夭夭，大多数飞机也都溜了号，只剩下一艘驱逐舰和四架“零式”飞机在那儿等着挨揍。大规模空袭当时已经使日本人改变了战略。日本的一位高级参谋军官后来承认：“有两个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战略，第一个就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第二舰队的几艘巡洋舰在拉包尔被美国舰载飞机袭击受重创……其次是所罗门群岛激化的空战……”

如果说联合舰队在拉包尔袭击后撤出重型军舰和飞机，等于承认在所罗门战役中遭到失败的话，那么布干维尔的日本陆军指挥官百武将军却不认输。虽然他决心避免成为第二个“瓜岛”的耻辱，但他还是犯了没有及时从陆路对美军的滩头堡发起主攻的错误。他也相信这个滩头堡的目的与什瓦泽尔的进攻一样只是企图把驻军从机场拉出来的牵制行动。百武哪里知道海军修建大队正在执行一次把沼泽建成机场的令人不可想象的任务，所以在他进行第一次认真的努力以便把他们赶出去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向外建立一个长五英里纵深一英里的弧形防线，第三十七步兵师的主力于十一月八日登陆，到了这几个关键的星期结束的时候，几乎有三万四千人的部队已经进入防御阵地。海军修建大队的工程也在艰难地进行中，他们排去沼泽里的水，开始建造急需的简易机场。

早在百武的部队穿越全岛采取行动以前，美国人就已建立起他们的布干维尔登陆场，但是他依然认为美国军队会上岸夺取布喀的简易机场。由于频繁的空袭，那座机场已经不能使用。十一月二十五日，由驱逐舰组成的一次“东京快车”开始运来更多的部队以增援布喀，并把当时多余的空勤人员撤回去。就在这天傍晚，美国巡逻机发现了航行中的五艘日本军舰，阿莱·伯克上校的五艘驱逐舰立即赶向圣乔治角，这时敌人正从布喀鱼贯驶出并进入狭窄的海峡。在随后的战斗中，伯克又一次证明美国海军驱逐舰舰长们完全可以战胜帝国海军。日本人的三艘驱逐舰被美国鱼雷和炮火击中并葬身海底，其余的几乎一直被赶到拉包尔。这就是最后一趟“东京快车”的不光彩的下场，也是太平洋战争在今后九个多月中的最后一次水面海战。

两个星期以后，海军修建大队永垂青史的努力已告成功。由于简易机场可供使用，盖格将军可以稳稳守住布干维尔，但还需另外两个星期才能把托科里纳角上面的被非常贴切地叫做赫尔托博平岭上的日本炮兵撵走。到那时，百武将军已催迫他的部队穿过岛上繁密的植被。他发现许多飞机和整整两个师的美国陆军正严阵以待准备把他的士兵重新赶回丛林。虽然战斗时断时续地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但是到一九四三年底，“硬币”行动全部取得成功时，布干维尔岛上的日本人还是被有效地钳制住了。

“腊博尔”是 rubble 的音译，意为碎砖破瓦。——译者

第二十五章 突破日军外围防线

人们等待已久的美国海军的中太平洋攻势终于在海军陆战队在布干维尔岛登陆十天之后开始了。“电流作战计划”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开始实施的。这一天，十六艘运输舰运载着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全体官兵，从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中间整备基地埃法特岛启航，随同出征的是一支由三艘战列舰、五艘护航航空母舰、五艘巡洋舰和担负护航任务的二十一艘驱逐舰组成的强大的轰击力量。这个舰队的目的地是太平洋上一个代号为“海伦”的岛屿。直到这支舰队在海上航行了七十二小时之后，南线部队司令哈里·希尔海军少将才宣布他们的进攻目标：“从今天算起的第六天的八时三十分，我们将袭击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岛。我们将从该岛末端的一个小岛登陆；土人称它为贝蒂奥岛。登陆之前，我们将用海军的炮火和俯冲轰炸机狠狠地敲它一通。我们将用强大的火力轰击这个地方，直到它成为一片废墟。”

“海伦”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名称，对船上的一万八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们晒太阳，无休无止地打扑克，磨刺刀。或者写一些想入非非的家信，来消磨时间，在拥挤的运输舰上挨过漫长而炎热的白昼。经过瓜达卡纳尔岛上的殊死搏斗之后，他们在新西兰休整了七个月。在那期间，一名士兵为了让他在美国的情人知道他下一步的去向，想出了一种巧妙的暗语。“我最亲爱的紫罗兰”意思是他将开赴特鲁克，“我心爱的紫罗兰”表示去拉包尔，但是他对塔拉瓦岛一无所知，只好用“宝贵的”这一个词，意思是他在海上。

塔拉瓦岛以北一百英里是马金岛，它是“电流作战计划”北线部队的进攻目标。美国陆军第二十七师的六千七百名士兵分乘六艘运输舰，在四艘战列舰、三艘护航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的掩护下向那里进发。在中太平洋冬季温和的贸易风中的九天航行，使得人们精神振奋，使跨越赤道的仪式比往常更加热烈，它成了没完没了的进攻情况介绍会中间的一次受欢迎的间歇。

但是，除了在“电流作战计划”中统筹全局的美国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以外，谁也不可能真正休息。由于这次进攻的实际指挥工作都在他的作战指挥官手里，这位中途岛之战的胜利者有充裕的时间穿着夏威夷短裤在他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甲板上散步，让太阳把皮肤晒得黝黑。这支进袭部队的登陆阶段由第五舰队两栖部队司令特纳海军少将负责。他的运输舰和登陆艇将得到迄今集结的最庞大的一支航空母舰舰队的支持。这支舰队是由查尔斯·波纳尔海军少将指挥的第五十特遣舰队掩护的，他的特遣舰队包括四艘新式“埃塞克斯”级快速航空母舰、五艘轻型航空母舰和久负盛名的“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查尔斯还可以指望得到六艘战列舰、三艘重型和五艘轻型巡洋舰、三艘防空巡洋舰和二十一艘驱逐舰。斯普鲁恩斯的第五舰队的各航空母舰特遣队现在部十分强大，足以掩护“电流作战计划”的这两支部队，使之免遭“联合舰队”的袭击；特遣舰队的飞机和大炮足以炸平塔拉瓦岛和马金岛上的日军阵地。尼米兹海军上将派去协助过哈尔西在拉包尔发动的闪电战的两艘航空母舰也向北进发，去迂回袭击磷酸盐岛纳鲁岛（塔拉瓦岛西南大约三百五十英里）的敌军基地，然后参加在塔拉瓦登陆前的轰击。

美国太平洋舰队现在开始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前一年的危机（当时由于缺少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美国海军几乎无力坚守瓜达卡纳尔岛）正在为一

个新的问题所取代：如何为在太平洋上遥远的地方作战的庞大的舰队提供补给品和燃料。参加“电流作战计划”的军舰就有二百多艘。要把这些军舰保持在海上，在距离舰队基地珍珠港数千英里的地方连续作战三个星期，需要具有历史上任何国家的海军从未尝试过的大规模后勤和支援行动。

“太平洋勤务部队”是在威廉·卡尔霍恩海军中将领导下创建的。他集合了一支由运输舰、维修船和补给船组成的舰队和一大批三百英尺长的混凝上油船。他在埃利斯群岛的富纳富提环礁湖建立了一个浮动海军基地。第五舰队维持其二百艘军舰和两万人员所需要的一切，从绷带到炸弹，从草莓冰淇淋到飞机零件，在这里应有尽有，随时供应。已有的十三艘海军油船、大批扫雷舰和维修船组成的小舰队，仅仅是海军大规模后勤工作的开始，它将随着第五舰队的扩充而发展。斯普鲁恩斯后来称赞卡尔霍恩说：“凡是舰队需要的东西，‘比尔大叔’没有弄不到的。”

规模巨大的后勤支援工作最后使“桔色”战略得以实施，使一支庞大的舰队席卷整个中太平洋。直到一九四三年秋天，美国各造船厂才立下了丰功伟绩，制造出使舰队能横渡中太平洋的军舰和数以百计的新式货轮“自由轮”和“胜利轮”。在德国潜艇战败，大西洋战区的战局发生了决定性转变之后，联合参谋长会议才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把尼米兹为实行这样一种战略所需要的舰只交给他指挥。“四分仪会议”的指示确定，“桔色作战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日本的太平洋岛屿防御系统的外围防线，但是没有确定这场攻势是否将一直打到菲律宾，以支援麦克阿瑟打算对东京的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原来指望中国国民党军队向东进攻，收复香港或上海的港口设施，用来作为最后的作战基地。但是，英国不愿意在缅甸发动重大攻势去打开蒋介石为支援这样一次进攻所需要的陆上补给通道，这就迫使美国联合计划参谋部在魁北克会议之后开始考虑利用福摩萨、冲绳或马尼拉作为可供选择的跳板，据以进兵日本。

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参谋人员关心的，是如何突破日本的太平洋防御圈外围防线这个更直接的问题，而美国海军总司令希望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前占领马绍尔群岛。尼米兹是一位谨慎的战略家，他认为需要尽量减少风险，不能轻易用他这支未经考验的两栖部队，去攻打空中掩护达不到的一些壁垒森严的敌军基地。由于吸取了所罗门群岛战役的教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计划要把吉尔伯特群岛作为攻打防守更严的马绍尔群岛的第一块踏脚石。吉尔伯特群岛正好在从它南面约七百英里的埃利斯群岛上的富纳富提基地起飞的以及从它西面等距离的豪兰和贝克群岛上的小机场起飞的轰炸机的攻击距离之内。对金海军上将原来的指示所作的另一关键性修改，是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和地面部队司令霍兰·史密斯少将已经使总司令相信，攀登纳鲁岛的悬崖峭壁，只有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是不够的。距离培拉瓦岛也比较近的马金岛，在最后确定下来的“电流作战计划”中，成了易于攻打的次要目标。

在“卡尔森的近战兵”在十五个月以前对马金岛进行了突击队式的袭击之后，日军加强了布塔里塔里群岛中最大岛屿布塔里塔里岛的防御力量。然而，这里的防御工事同在贝蒂奥岛修建的堡垒相比是薄弱的。贝蒂奥岛是扼守塔拉瓦岛门户的一个形如滑膛枪的二英里长的珊瑚岛。日军从新加坡运来的英国造八英寸大炮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五门炮的炮台控制着出入航道。十四辆坦克配置在战壕里，形成了控制海滩的交叉火力网；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已

有的一百多个碉堡、机枪阵地、混凝土堡以及椰子树背后堆起的防爆炸气浪沙堤构成的防御体系：塔拉瓦已成为日本帝国外围防线中一个令人生畏的堡垒。帝国统帅部九月发布的“新作战计划”，命令坚固设防的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坚决阻击，决不让美军前进一步，同时修建内线岛屿要塞——这条防线从帝汶岛经新几内亚、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直到硫磺岛和日本。贝蒂奥岛上的四千五百名日本兵的指挥官柴崎米地海军少将告诫他们要“顶住一百万人一百年的进攻”。

美国人指望海军和空军以猛烈炮火炸平日军防御工事，否则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一兵一卒也不能登上狭窄的珊瑚海滩。“电流作战计划”两栖进攻阶段的行动，是在第五舰队两栖部队司令特纳海军少将和霍兰·史密斯少将经常争辩激烈的会议上制订的。“可怕的特纳”的进攻速度，是在瓜达卡纳尔岛扭转战局的重要因素。现在他碰上了同样残酷的“疯狂的霍兰·史密斯”——海军陆战队中唯一的海军将官，“他喊得比任何海军将领都响”。他们俩都是“直率的坏脾气”斗士。他们打硬仗的军事知识是海军“蛙跳战”获胜的基础。

“电流作战计划”标志着太平洋战役的一个特征，即这次战役需要使用新的两栖战术。这场“岛屿战争”的作战条件看来比所罗门群岛艰苦的丛林战有利。预料轰炸将削弱这些小岛上的敌军防御力量，然后就可以集中兵力攻上去，不会有遭到敌军空袭或侧翼攻击的危险。在霍兰·史密斯将军的坚持下，第一攻击波的部队将使用被称为“两栖车”的水陆两用车辆组成的小舰队渡过去——“两栖车”迄今只在所罗门群岛和北非的“火炬作战计划”登陆行动中试用过。这种二十五英尺长的船只运载二十名战士，装备一挺机枪，靠轻武器的火力掩护。这些船依靠履带和推进器前进，爬过能把普通船的船底割裂的珊瑚礁。“两栖车”大大加强了朱利安·史密斯将军率领的海军陆战队和拉尔夫·史密斯少将率领的“纽约国民警卫队”日益旺盛的士气；他们正在开往塔拉瓦岛和马金岛的两个运输舰队的船上听取最后的情况介绍。

进攻台湾的海军轰击部队司令金曼·霍华德海军少将断言：“我们不是压制火力；我们不是破坏；我们要消灭贝蒂奥岛上的防御工事。”为了不使人感到他的部队将无所事事，只是走上海岸而已，朱利安·史密斯将军认为应当补充一句：“先生们，请记住，当海军陆战队与敌人短兵相接时，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仅有的盔甲是他的卡叽衬衣。”

十一月十九日，当赤道的烈日西斜时，美国军舰上的官兵预料第二天将会轻而易举地取胜。他们被来自塔拉瓦岛的三架日军巡逻机发现时仍然毫不在意。警报飞向夸贾林和特鲁克；这样一次大规模进犯的时间和目的地是一清二楚的。帝国参谋本部守卫吉尔伯特群岛的最初计划，依靠的是从拉包尔出发的远程轰炸机的袭击和联合舰队的出击，但是现在这个计划已不现实，因为日军在布干维尔阻止美军登陆的战斗中损失的飞机太多了。

守卫马金岛的部队只有几百人。然而，在塔拉瓦，柴崎可以依靠一支强大的守军打退迫在眉睫的进攻。这位将军命令他从佐世保第七特种海军登陆部队中亲自挑选出来的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他告诫他们和几百名朝鲜劳工“要把敌人消灭在水边”。他的部队集中在贝蒂奥岛临海的一侧，因为看来在不稳定的小潮阶段，美军从这个方向来的可能性最大。小潮能把环礁湖中的混凝土般的珊瑚滩露出将近半英里。柴崎哪

里知道，进犯者用的是上个世纪的海图，而且特纳海军少将决定下一笔大赌注，断定“游离潮”——无论是涨潮还是落潮都能保持一整天——将对他有利的。

强攻塔拉瓦岛

十一月十九日夜里，在“电流作战计划”的两支部队接近塔拉瓦和马金时，紧张不安的战士们在闷热的船舱里作战前准备。这时“鸚鵡螺号”潜艇险些遭难。它为了运送奉命攻占附近的阿贝马马岛的一支海军陆战队分遣队而浮出水面时，被误认为敌人潜艇，遭到了自己部队的袭击。

号手吹起嘹亮的起床号，为海军陆战队第二师迎来了十一月二十日。他们从拥挤的书架式床铺匆匆起来，许多人来不及刮脸；士兵们迅速吃了牛排鸡蛋早饭，匆忙穿上沉重的军装，检查了武器和装具袋——包括弹夹、手榴弹、两壶水和应急干粮。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奋力钻出狭窄的舱口，沉重的靴子踏得运输舰咔咔作响，他们按规定在运输舰所载强击艇和登陆艇上各就各位。

凌晨三时三十分，乘坐平底船似的坦克登陆舰的第一攻击波的战士开始爬上两栖车。在运输舰上，强击艇和登陆艇已做好下水准备。一小时后，这支小舰队抵达贝蒂奥岛以北五英里、通向暗礁的航道入口外面的集结地点；扫雷舰首先开进去清理出一条通道。随后跟进的是两艘驱逐舰，它们将为两栖车第一攻击波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这支部队将从横跨珊瑚浅滩的一道七百英尺突堤两侧登上那红色的海滩。

在黑暗中，水手长的哨子刺耳地响着，运输舰周围的海水波浪翻腾，强击艇在水上团团打转。两栖车从坦克登陆舰敞开的船头门下水。日军的一盏探照灯盲目地搜索了一次；早晨四时四十一分，一颗红色照明弹在该岛上空划出一道弧线。然后四周又是一片漆黑，直到半小时以后东方透出第一线曙光。五时十分，“马里兰号”战列舰弹射出它的落弹观测机。日军把弹射器发射时的闪光当成了开火信号。美军的三艘战列舰、五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威力极大的舰侧炮回敬了他们。有半小时多，这个三英里长的珊瑚岛上大火熊熊，爆炸声响成一片。

“现在太阳升起来了，红光灿烂。只有一颗行星，那就是火星——明亮耀眼。”“马里兰号”舰长卡尔·琼斯上校回忆说。滚滚的浓烟从岛上腾起，与上空的雾气混成一体。日军的炮台还没有沉寂，美国海军的轰击就按预定计划于五时四十五分停止了，因为预料第一批空袭飞机这时已经到来。但是二十分钟过去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仍未抵达。精心计划的进攻时间被打乱了，因为运输舰不得不起锚驶离敌军越来越准确的炮火射程。航空母舰的飞机终于在六时刚过开始轰炸，但是它们的七分钟攻击时间太短，而且炸弹没有穿透防护层很厚的防御工事。海军的炮击重新开始，系统地轰击了两个半小时。在第五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上观察战况的斯普鲁恩斯的参谋长查尔斯·穆尔上校对此印象根深：“大火到处燃烧。椰子树也被烧死；似乎岛上已无生物……部队靠近海岸，看来只要走上岛去就行了。”

穿过六英里环礁湖开过来的两栖攻击部队，由于猛烈的逆风拖延了集结时间，因而比预定时间更迟。进攻发起时间（第一攻击波登陆的最后时限）不得不两次推迟。指挥船发出信号让打头阵的“两栖车”开进去时，已经是上午八时五十分了。它们距离海滩还有十五分钟的航程。

这时，轰击已经停止，使日军得以利用这关键的十五分钟时间调整射击方向。他们还把部队调到了面临环礁湖的海岸。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国“女巫式”俯冲轰炸机对他们的干扰并不很大。

“阿希兰号”舰桥值勤军官说：“他们将站着进去。岛上活着的日本兵不到五十人。”美国海军的第一艘登陆艇母舰驶进环礁湖，把它运载的登陆艇小舰队放入水中，它们组成了第四攻击波。这艘登陆艇母舰也运载着两栖坦克。它的后舱就是一个容纳这些小艇的浮动港。运载前三批攻击部队的九十三辆“两栖车”，在戴维肖普上校指挥下，以四海里时速开始破浪前进；猛烈的炮火和密集的机枪子弹暴风雨似地抽打着面前的环礁湖水。他们的前进速度“象令人窒息的乌龟赛跑”。尽管笨重的登陆艇速度缓慢，但是它们的履带使它们能爬过宽达半英里的珊瑚浅滩。特纳对海潮的赌注无论如何是输了。运送后几批增援部队的登陆艇无法靠岸。只有河马状的“两栖车”能爬上海岸，可是它们遇到了敌军猛烈的炮火。灾难来临了，日军的炮弹开始击毁“两栖车”；还有一些两栖车在珊瑚丛中失落了履带。士兵贝尔德是带头攻上“红一号海滩”的一辆“两栖车”的机枪射手。他说：“我们现在前进了一百码；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而且越来越猛烈。他们在击毁我两边的登陆艇。一辆牵引车被击中起火，停了下来，里面跳出来的人都象燃烧的火炬。”

“子弹象倾盆大雨一样落到我们头上。”贝尔德的“两栖车”被一发炮弹击中抛锚。里面的十一名幸存者被迫爬过最后的三十码浅滩，抵达岸边。他们象另外几百人一样奔向唯一可以躲避势不可当的炮火的隐避处——沿高潮线走向的一道四英尺高的圆木墙。

人们听到小赫伯特·艾米中校在“红二号地段”高喊：“跟我来。我们要占领海滩。那些小杂种挡不住我们。”接着，他被一颗子弹打中，倒进已经把浅滩染成深红色的死人和死鱼的乱尸堆中。在相邻的“红三号海滩”上，肖普上校涉过齐胸深的水，利用突堤桥桩的掩护冲了上去。需要用重炮和坦克摧毁日军的碉堡，但是运载坦克和大炮的坦克登陆舰无法越过那道珊瑚屏障。这时，只有十一辆坦克终于爬上了浅滩，可是又被迫击炮火击毁了，因为海水使发动机灭了火。受了伤的坦克部队指挥官挣扎着爬出炮塔，倒在尸体堆上。由于无线电收发报机都因灌进咸水而无法使用，经过九十分钟可怕的混乱之后，肖普上校才找到一台还能使用的机器。他声嘶力竭地呼救，要求给予“尽可能的火力支援”。只有“林戈尔德号”和“达希尔号”驱逐舰能从环礁湖提供火力掩护。后续部队的登陆艇仍然被露出水面的礁石挡住去路。幸存的“两栖车”试图把第四攻击波渡过去，但是它们吸引了密集的排炮，不能靠岸。倒霉的海军陆战队员被留在齐胸深的水里，面临着拚搏半英里才能到岸的严峻考验。他们靠涉水和游泳穿过日军子弹和迫击炮弹横飞的浅滩。被指派为《时代》杂志报道塔拉瓦战况的罗伯特·谢罗德是同这个攻击波一起来的。他说：“我们要迎着机枪子弹缓慢地走七百码，进入地面较高的地段时，我们成了大目标。我吓坏了，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他到达突堤时才得到暂时的救助，同另外数百人都蜷缩在那些木桩子背后。最后，他跟在终于爬上去的几辆推土机后面上了岸。推土机巨大的金属铲刀成了很好的防弹盾牌，子弹打上去便叮叮当地弹跳起来落入水中。

截至中午时分，在塔拉瓦岛伤亡人数已超过百分之二十。第一攻击波上岸的海军陆战队员不到一千五百人，他们都挤在圆木墙下面几码长的一段海

滩上。在“红海滩”最远的一端，两辆“谢尔曼式”坦克已开始向贝蒂奥岛这支滑膛枪的枪托一端的“绿海滩”发动侧翼进攻。威廉·霍金斯中尉带领他的一个排的狙击手跟在一辆“两栖车”后面前进。这辆“两栖车”越过了那道墙，摧毁了设置在战略要冲的一个机枪掩体。另一个连队用爆破筒和火焰喷射器摧毁了一些碉堡，向内地前进了一百英尺。海军的炮火延伸到该岛临海一侧——在美军阵地前面只有几百码。这使柴崎无法集合他的部队，发动一次协调的攻势，把进攻部队打回环礁湖。但是，肖普的部队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中午发出的电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需要援助。形势严重。”这个电报是从上校的指挥所发出的，他的指挥所设在一个日军地堡背后，地堡的占领者仍然被围困在里面。

“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的通讯问题使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和希尔海军少将仍然无法弄清楚战斗进展情况。他们通过肖普发回的绝望的信号和关于一百多艘登陆艇陷在环礁湖里的报告意识到，登陆行动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下午一时半，他们要求特纳海军少将批准把后备队派出去。同他们的电报一同发出的还有一份预兆不祥的报告：“仍然遭到顽强的抵抗……胜负未卜。”

这封电报的结论同两年前守卫威克岛的海军陆战队在末日来临时发出的最后一次信号完全一样，使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尼米兹海军上将感到迷惑不解和忧虑。在离马金岛不远的“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第五两栖部队作战室里气氛越来越紧张，特纳海军少将和史密斯将军正在同他们的参谋磋商对付危机的办法，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派出海军陆战队后备队。他们原来估计，“电流作战计划”北线攻击部队将受到“联合舰队”最大的威胁，但是两栖部队的指挥官们现在却发现，灾难没有落到他们头上，它发生在南面八十五英里的塔拉瓦岛。

特纳越来越感到不安，因为马金岛的登陆行动本身大大落后于预定时间。布塔里塔里岛的抵抗是软弱的，而特纳海军少将坚持延长轰击时间，因为他看到日军炮兵还在继续射击。运输舰在强击艇于八时半发起进攻之前已经到达离海岸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本来应当轻而易举地取胜的战斗，也因为干扰了登陆行动的那种反常的低潮而受挫。第一批“两栖车”爬过珊瑚暗礁攻了上去，遇到了相当微弱的抵抗。这时，登陆艇后续攻击波到达了，但是无法靠岸。拉尔夫·史密斯将军的攻击部队不得不依靠“两栖车”往返运输，把他的部下送上海岸，由于第二十七师效率低和缺乏战斗力而受到影响。特纳后来在报告这个陆军师的拙劣表现时说：“坦率地说，他们还没有开战就战战兢兢，一直吓得发抖。”他把这种表现归因于“缺乏经验和军官与士官缺乏勇气”。对马金岛的进攻比预料的进度要慢得多，但是那里的困难同塔拉瓦岛的灾难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到傍晚时分，特纳才给斯普鲁恩斯发电报说：“正在前进。没有遇到抵抗。”

塔拉瓦的情况全然不同。伤亡惨重的登陆行动持续了整个下午。海潮不涨，后续部队冒着猛烈的炮火，仍在浅滩里向前冲杀。航空母舰的飞机对这个狭窄的小岛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和轰炸，一直打到黄昏。这时，恰好红日西落，晚霞映照着尸体遍地、坦克和“两栖车”残骸在冒烟的环礁湖。希尔海军少将向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发出电报说：“海潮使登陆艇白天无法登陆。大炮和补给品运不上岸。”他报告的伤亡人数将近一千五百，几乎是已经上岸的约五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三分之一。

特纳收到塔拉瓦战斗胜负未卜的严峻电报的那个晚上，他的指挥舰正在

马金岛附近。几分钟以后，他更加忧虑重重，当时消息传来，“独立号”轻型航空母舰在日落时遭到十六架日本轰炸机的袭击，损伤严重，被迫退出战斗，已被拖走。

黄昏时分，贝蒂奥岛的日军火力减弱了，使美军第一艘登陆艇能靠近突堤末端，把第一批大炮和在海滩上等待撤离的伤员急需的血浆和医疗品卸到岸上。医疗队员通宵拚命工作抢救伤员，海军陆战队员则忙着在他们日落后占领的一千码海滩上挖散兵坑。柴崎本打算利用夜幕的掩护插入敌后，包围美军阵地，但是通讯器材被打坏了，不能发动协调一致的反攻。他只好派出敢死队到突堤上和被击毁在暗礁上的登陆艇里占据狙击阵地。

第二天黎明，当登陆艇开始运送后备战斗部队时，海潮仍然太低，不能把登陆艇浮过暗礁。滑梯放了下来，把士兵卸在珊瑚浅滩上。隐藏在登陆艇残骸堆中的敌军狙击手的子弹加强了岸上碉堡的火力。在第二天的五个小时登陆战中，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超过了第一天上午的比例。在岸上，肖普上校仍然没有足够的大炮和坦克打破敌人的防线。他的饮水、口粮、医疗品已所剩无几，而日军仍不断从据点射击，抵御下雨般的炸弹和海军炮弹的轰击。

进展缓慢。炽热的车辆残骸在浅滩上不断增加，尸体在烈日下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

对美军登陆行动造成极大破坏的反复无常的海潮，终于在中午前后上涨了。五艘驱逐舰靠近了海岸，恰恰在第一批登陆艇爬过珊瑚滩头的外层暗礁时，准确的射击扫除了敌人的碉堡和炮兵阵地。现在部队可以整个下午进攻海滩了。在更多的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肖普的部队在该岛狭窄的腰部横插过去，把日军防线切成两段。肖普上校在傍晚乐观地发出电报说：“伤亡很多。阵亡人数不明。战斗成效：我们在取胜！”这时他的坦克开始进攻两翼的碉堡。

从日军阵地发出的猛烈炮火通宵未停。柴崎被包围在贝蒂奥岛中央的他的指挥大碉堡里。第二天上午他发出最后一封电报：“我们已把武器毁掉；从现在起，人人准备作最后战斗。日本万岁。”他剩下的碉堡被坦克、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逐个摧毁。海军陆战队的推土机用沙子封锁了他的两层楼碉堡的入口，然后从上面的通风口灌进汽油，用一颗手榴弹引燃；柴崎同他的三百名士兵同归于尽。一些日军据点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希尔海军少将对“发出电报说“占领”贝蒂奥岛。

据官方记载，在进攻贝蒂奥岛的七十五小时四十五分钟里，“海军陆战队进行了空前的苦战”。这场战斗使这个狭小的珊瑚岛变成了荒岛，岛上棕榈树断裂，弹坑累累，碉堡烧成废墟。茫然若失的牧师指挥着挖土机进行挖掘大塚坑的可怕工作。只有一名日本军官、十六名士兵和一百二十九名朝鲜劳工是被活捉的。几天后，还有渴疯了的敌兵从碎石中钻出来疯狂地进行自杀性袭击。美国为占领贝蒂奥岛投入一方八千多名海军陆战队员；花费了三天时间，而不是原计划的一天；代价是一千三百人死亡。

“攻克马金岛”

“电流作战计划”并不是海军对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攻势的顺利开端。甚至攻占防守薄弱的马金岛也使陆军第二十七师花费了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拉尔夫·史密斯将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半发出“攻克马金

岛”的信号时，他的损失是六十四人死亡，一百五十人受伤。虽然这个数字同塔拉瓦的大屠杀相比是轻微的，但是他的进攻部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守军。

十一月二十四日，进攻马金岛的伤亡人数增加了，因为日本“伊—75号”潜艇用鱼雷袭击了“利普斯库姆湾号”护航航空母舰。这艘军舰在一片火光中断裂，同它的六百多名舰上人员一起沉没。在其后的几天里，美国部队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沿塔拉瓦岛和马金岛周围的一些小岛屿成扇形展开，以清除孤立的日军前哨；受了损伤的“鸚鵡螺号”潜艇运送的海军陆战队近战兵使阿贝马马岛的战斗取得了轻而易举的胜利。“电流作战计划”的全部代价高得惊人——不仅是人员和装备。甚至顽强的霍兰·史密斯将军到前线视察面积达二百九十一英亩的防御工事废墟时，也显然为之震惊。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条件使他深受感动。他说：“我想象不出来他们是如何攻占塔拉瓦的。这是我历来见到过的防御最完备的岛屿。昨天我走过战士们跟前，看到他们苍老了，看上去比他们的父辈还要老。肮脏、满脸胡子、面容憔悴、两目无光。他们经过这场严峻考验活下来了，但是心灵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不敢相信自已真的还活着。这些苍老的年轻人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消极的、因死里逃生而感到宽慰的神情。”这场血腥的考验过去三天之后，尼米兹本人坚持要乘飞机到现场。他发现这次大屠杀和大破坏的程度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鏖战几周之久的伊普斯之战。

尽管有战时新闻检查，这个消息还会在报纸上披露。美国公众也将会对夺取日军占领的这一个岛屿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感到震惊。骇人的伤亡率使特纳海军少将担忧。在这一周里，他仔细地重新研究了用飞机送给在珍珠港的尼米兹的报告中所写的战斗情况。“塔拉瓦之战的教训”的报告的结论说，“电流作战计划”对这两个岛屿的进攻之所以近似一场灾难，海潮是个重要因素。这归因于侦察工作的失败，在攻打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之类的防范森严的日军岛屿前，需要进行更准确和持久的轰击，才能采取类似的登陆行动。尼米兹对这份报告和他视察贝蒂奥岛时得到的可怕印象作出的反应，是在夏威夷的一个偏僻的岛屿上修建了日军碉堡和沙顶地堡的复制品。经过轰击试验，发现摧毁这种工事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近距离的平射，而是远距离的排炮俯射。防水性能较好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研制出来了。他们还认识到，攻击阶段的组织工作要快，并且需要更多的两栖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电流作战计划”给美国人上了关于如何赢得“岛屿战争”的一课，这一课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是极其重要。

第二十六章 共同的战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就是美国海军获得了通往半个世界远的东京途中第一个岛屿“踏脚石”那天，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军事领导人正在开罗附近宏伟的米纳大厦饭店开会。这次“六分仪”会议是这一年里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他们的联合参谋长会议第四次开会解决战略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可能再次干扰战争的全盘指挥工作。一个月以前，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举行的史无前例的会议，最终为在德黑兰同俄国人举行同盟国首脑全体会议铺平了道路。

一年多来，罗斯福总统一直试图安排这样一次会议，他听到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斯大林已经表示正在考虑参加对日作战，深受鼓舞。然而，丘吉尔非常担心这位苏联领导人在谋求以此换取美国支持开辟第二战场，使红军能在东欧和巴尔干自由行动。首相坚持，英美两国应举行一次预备性会谈，讨论他认为是他们为一九四四年制订的战略计划的“非常严重的缺陷”。

丘吉尔抵达开罗时患着重感冒，后来转为肺炎。当他发现罗斯福总统已经邀请蒋介石第一次以平等伙伴身份参加开罗会谈时，他的情绪格外忧虑不安了。罗斯福打算既激励这位国民党领导人打日本，又向英国施加压力，使英国最终在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英国领导人则抱着截然不同的目的。丘吉尔指望利用这次会议使美国人充分“关心地中海”，同意他为该战区制订的战略计划。他希望抢在俄国人之前出兵巴尔干半岛，并向意大利战役投入更多的同盟国部队。这样做有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的危险。因为在巴多格利奥元帅的政府于九月三日正式投降时，德军已进军南下去占领罗马。一周以后，当美国陆军在萨莱诺登陆时，几乎被德国装甲部队赶回海里去。

英国人这次来开会是为准备为推迟原来商定的出兵法国的行动进行辩论的，虽然他们知道这样做可能导致同美国人发生严重矛盾，并可能同俄国人公开分裂。丘吉尔发现，由于罗斯福总统坚持优先考虑首相认为作战“时间拖得长，情况复杂和不重要”的一个战区，开罗会议陷入了棘手的中国问题。他以尖刻的语言记载道：“希望劝说蒋介石及其夫人去参观金字塔，痛痛快快地一直玩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这样的希望落空了，结果中国问题在开罗会议上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不是最末的地位。”

丘吉尔对中国的看法实质上是维多利亚式的、英国式的和帝国主义的。他没有意识到，罗斯福为把蒋介石树为“四巨头”之一而作的努力，是遵循美国一贯政策和始终坚持的原则的，即必须鼓励和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结果，蒋介石和罗斯福共同向英国人施加压力，要英国人重新打开缅甸陆上补给通道，而不是发动一系列大规模的盟军两栖攻势，把日军赶出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在史迪威将军在会议前分送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明确地陈述了美国的理由，史迪威在备忘录中问道：“美国青年为什么要为重建英国人的殖民帝国和他们的荷兰和法国卫星国去送死呢？”这个备忘录使人又想起了过去美国对想象中的英国的帝国野心的敌对情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进而增加了备忘录的份量。他们决定，盟军的作战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局限于缅甸，因为“如果把我们在亚洲的努力和军事行动集中在中国和中国周围，就能把我们卷入殖民帝国主义的范围限制在最低限度”。

因此，美国军事领导人坚决支持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第一次开罗个体

会议上扼要阐述的缅甸攻势。东南亚盟军统帅部已经把以前制订的“阿纳基姆”计划改变为在一九四四年发动打开北缅陆上通道的战役。史迪威的三个师将从利多向东进攻，国民党军队在西面从重庆向南进攻，英军重新发动向若开海岸南下的攻势。穿越北缅丛林的攻势的代号贴切地定为“人猿泰山”，它将由“海盗作战计划”给予支持。“海盗作战计划”的目的，是切断日军通往仰光的交通线，办法是在缅甸南部沿海的安达曼群岛进行两栖登陆。但是，蒋介石在把他的部队投入战斗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上一再犹豫不决，把他的英美盟友气得“暴跳如雷”。他在同意参战之前提出了许多条件，要求提供更多的飞机和“驼峰”线补给品，并谋求由他决定英军在缅甸的作战规模。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坚决拒绝被迫发动他们仍然根本反对的攻势，他们并不知道总统已经私下答应委员长，“海盗作战计划”将照常实施。

在第一次下午会议之后，美国军事领导人对他们的头号盟友十分恼怒。艾伦·布鲁克将军试图改变这个战略，建议“海盗作战计划”两栖部队在东地中海登陆，这样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桌子对面的人把这项建议看作是企图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本不愿意作战的一个战区扩大作战范围，这是英国再次企图摆脱对“霸王作战计划”承担的义务。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史迪威的一面之词的记述指出：“布鲁克疾言厉色，金怒不可遏。大家摊牌了。”这场争论第二天见了分晓，丘吉尔提出了他最得意的计划，建议出兵攻打罗得岛并在巴尔干登陆，以便“使地中海战火不断”。马歇尔勃然大怒：“上帝保佑，我将下达命令，但是一个美国兵也不会到那个海滩去送死的。”这位一向温和的美国陆军首脑的强烈反应显然使丘吉尔大吃一惊。他意识到美国是坚决反对的，于是见机行事，放弃了推行他的地中海战略。

经过三天疲劳的辩论之后，盟国的总战略仍然没有确定。蒋介石乘飞机回重庆了。中国终于得到了大国地位。开罗宣言答应把日本侵占的领土归还给“六分仪”会议第一阶段的受益者蒋介石。罗斯福总统保证向他提供更多的补给品并单方面答应在一九四四年发动大规模的缅甸攻势。

德黑兰和俄国人

十一月二十七日，英美两国代表团登上一队轰炸机，这些飞机将运载代表们经过艰险的航程，前去同俄国人举行“尤蕾卡”首脑会议。英美联合作战计划的深刻裂痕这时只不过暂时掩盖起来了。同苏联领导人的首次重要会议是在英苏两国驻波斯首都德黑兰的公使馆举行的。两国公使馆是毗连的，周围警卫森严。为了避免从美国公使馆到这里的很长一段路程中有人捣乱的风险，也为了同斯大林接近，罗斯福接受邀请，住在俄国公使馆大院。丘吉尔本来就担心他的老朋友会深陷俄国领导人的圈套，当他发现总统在会上和正式宴会时故意避开他，他更加担心了。

尽管为了避免有明显的上下席之分，制造了一张栎木大圆桌，但是英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在第一次特命全权大使会议上确实处于孤立地位。罗斯福作为与会的最年轻的领导人担任主持人，让丘吉尔首先发言。丘吉尔又夸夸其谈地评论了全球战略，特别强调地中海的重要性。斯大林通过他的翻译粗暴地宣布：“让我们谈正经的。”这位俄国领导人讲话的速度和锋利，同他的深黄色金边制服的华丽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马歇尔非常满意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显然赞成下一年把“霸王”行动置于盟国所有计划的首位。他再次拒绝丘吉尔鼓吹的“软肚皮”地中海战略，坚持意大利战役必须

是有限的，拒绝在巴尔干采取冒险行动。他的态度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感到高兴，但是引起丘吉尔的深重疑虑。

斯大林利用英美分歧的手段使俄国人得以主宰德黑兰会议。他意识到，美国代表团，尤其是罗斯福总统，不仅渴望讨好他们这位敏感的盟友，而且愿意利用这个机会结束英国人为发动地中海边缘攻势而进行的努力。只有在涉及比较无足轻重的中国问题时，这位俄国领导人才支持丘吉尔。斯大林滔滔不绝地赞扬美国海军最近在太平洋取得的胜利，答应一旦打败德国，他将参加对日作战。他信心十足地预言：“那时，通过我们的共同战线，我们将胜利。”他以此成功地降低了蒋介石对联盟的重要性。

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的坚持不懈的要求终于迫使丘吉尔作出了无法改变的承诺——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出兵法国的“霸王”战役。在那天的晚宴上（这个宴会表面上是为了庆祝这位英国领导人的六十九岁生日），伏特加酒的干杯一直到深夜。欢宴的气氛在第二天的政治会议上消失了。罗斯福总统在会上竭尽全力，也没有能使苏联领导人对东欧或联合国的前途作出任何承诺。丘吉尔在飞回开罗继续举行开罗会谈时情绪十分消沉，他相信有必要“给这些该死的俄国佬一点颜色看看。”

开罗会议上的战略转变

英美联合参谋班子为了弄清楚德黑兰会议上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性决定的含意，再次举行了开罗会谈。丘吉尔首相对决定持悲观态度看来是有充分根据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们早先试图取消“海盗”作战计划而把地中海的攻势扩大到爱琴海，但是他们为此所作的努力最后被斯大林否定了。作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战略，他们勉强同意，除了“霸王”作战计划以外另在法国南部采取“铁砧”登陆行动，但是他们争论说，这一行动需要更多的登陆艇，因而无法在远东再发动大规模的两栖攻势。丘吉尔现在可以借这场争论之机使罗斯福总统相信，斯大林作出的在远东参战的许诺降低了让中国人积极抗日的重要性，从而也没有必要发动大规模的缅甸战役了。另一方面，马歇尔以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为由提出了反驳。他警告说：“如果取消‘海盗’作战计划，蒋委员长就不会让中国军队参加‘人猿泰山’行动。因此，在北缅甸就不会有战斗，这会对太平洋战局产生不利影响。”他已经得到了在新德里的蒙巴顿发来的电报的证实。蒙巴顿的电报说，重庆的确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另外，英国人还争辩说，如果拨出“海盗”作战计划所需的兵力，就会使出兵法国的行动有可能无法获胜。

罗斯福总统十二月五日晚上在说明他不能让德黑兰会议以陷入僵局而告终时对郁郁不乐的史迪威将军说：“四天来我顽固得像一头驴，但是我们没有取得进展。”这是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断然驳回了他的参谋长的意见。总统突然宣布“取消‘海盗’作战计划”的作法（这使英国人感到高兴）被认为是“醋性子乔”搞的又一个“英国佬阴谋”。他用他在印度训练的三个中国师向缅甸发动的进攻已经越过了钦敦江，开始了旨在夺回密支那和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的战役。史迪威决心继续迷攻，虽然他意识到，罗斯福收回以前对蒋介石的许诺意味着他现在不能指望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

重庆的反应是预料之中的事。蒋得到了他为了避免同日军再次发生大规模陆上冲突所需要的借口。他早就打算继续同占领华东各省的日本军队保持非

正式的体战状态，因为只要他的国民党军队能避免主要的斗争，就可以利用美国的装备加强自己的实力，准备有朝一日再算老账——调兵镇压被困在延安山区的毛泽东的共产党部队。这样作也可以使他的腐败的将军和行政官员满意，因为他们是靠黑市发财的。他们的大部分利润是通过倒卖经“驼峰”空运的“租借”补给品谋取的。为运送这些补给品许多人丧生，许多架运输机坠毁，因此飞这条航线的飞行员称驼峰线为“铝铺的小路”。

国民党政权不大愿意与日军作战，因为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在摧毁中国脆弱的经济仅存的一点点力量。蒋狡猾地利用罗斯福总统的食言作为借口，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这是美国现在为了使他退出战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还坚持要求把租借补给品增加到每月一万吨，还要求派给陈纳德将军更多的飞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在象征性地与日军作战。

蒋介石在开罗首脑会议之后曾夸口说，他的要求罗斯福总统都不会拒绝。然而，他并不知道，中国短暂的大国地位已经被美英两国在德黑兰同斯大林达成的秘密协议出卖了。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直截了当地拒绝向国会提出新的十亿美元贷款计划，因为重庆政权正在迅速消耗它的友好资本。于是，罗斯福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虽然德黑兰首脑会议最后解决了盟国之间从哪条路线进攻柏林这个重大战略问题上的争论，但是联合参谋长会议仍然不能决定从哪条路进攻东京。美国海军于十一月攻占吉尔伯特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人员报告说：“中太平洋的战局预示从那里能较快地向日本推进。”在阿诺德将军的支持下（他需要为他的战略轰炸机找到能飞到东京的基地），金说服马歇尔同意以美国部队全力支持他发动的攻势。但同时，由于政治原因也不能放弃麦克阿瑟经西南太平洋向菲律宾发动的进攻。结果是决定继续进行这两个攻势，并指示“沿着新几内亚——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轴线发动的进攻将与夺回各托管岛屿的战斗同时进行。在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将建立一支轰炸机部队，以便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

陆军计划人员现在十分重视他们的B—29型轰炸机。这种四引擎的“超级堡垒”轰炸机的翼展是一百四十一英尺，发动机是二千二百马力，能运载四吨炸弹航行三千五百英里。B—29型轰炸机前一年首次使用时出了一些技术问题。尽管受到了挫折，阿诺德将军发现，这种轰炸机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它的武器装备威力强大，在遇到战斗机时可以自卫。他断言，这种超级堡垒有可能使美国不必对敌国本土诸岛发动代价极大的入侵。对日本的轰炸将从印度和在重庆北部专门修建的前进机场发动，直到美国海军的战役推进到马里亚纳群岛并夺取了向东京发动空袭的较近的基地为止。“六分仪”指示在总结盟军对战略轰炸的效果所抱的信心时说：“出兵日本本土诸岛可能是不必要的，通过海上和空中封锁并从前线基地进行的密集轰炸可能打败日本。”

由于肯尼将军的第五航空队为通过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向前推进而作的努力，麦克阿瑟将军已改变了态度，他开始热烈支持空中力量的潜力，但是他还不相信出兵日本是不必要的。能否再占领菲律宾是他的“雷诺”战略和他个人的圣战成败的关键。然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迟迟不批准这个行动。萨瑟兰将军从开罗报告说，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赞成依靠海军通过中太平洋推进，然后在福摩萨，甚至在中国大陆建立基地开辟通往东京的比较直接的道路。这个消息使麦克阿瑟更加沮丧了。

为了使这位难对付的西南太平洋统帅放心，马歇尔将军决定乘飞机经过绕地球一周的艰难航程回国，中途在布里斯班停留。麦克阿瑟将军最初的反应是，他应当去领导盟军预定在阿拉维岛的登陆行动，以便避免同马歇尔的“有点尴尬的”见面。阿拉维岛登陆是开始对新不列颠的拉包尔的进攻。尽管如此，他仍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马歇尔推销他对太平洋战略的见解。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发现马歇尔理解他的意见并坚持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没有就从哪条路线进攻东京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因此，麦克阿瑟听到总统在圣诞夜的广播讲话时感到鼓舞。总统断定，陆军参谋长最近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会议“将使日本佬在不久的将来听到大量的坏消息”。

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

两天以后，十二月二十六日，“灵巧作战计划”开始实施，兑现了进攻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的诺言。运送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运输舰穿过丹皮尔海峡，停泊在格洛斯特角附近的海面上。登陆艇载着参加过瓜达卡纳尔岛战斗的老兵，分两路冲上海岸攻占位于新不列颠最西端的一个机场。这支部队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威廉·休伯特斯将军冒着有可能激怒麦克阿瑟的危险，在最后时刻仍然力争修改进攻计划，取消伞兵降落。正是这一改变挽救了整个战斗，因为这一次又低估了日军的防御力量。配合作战的美国第五航空队的P—38型战斗机打退了从东面三百英里、新不列颠岛另一端的拉包尔蜂拥而至的敌机，但是海军陆战队员们却发现，地图上标着“潮湿的洼地”的地方实际上“潮湿到脖子”。海军陆战队为夺取这个小机场在泥水很深的沼泽地里苦战了三天，许多人实际上是被枯树上掉下来的湿树枝砸死的。此后还需要三周的时间为消灭隐藏在茂密的丛林中的一万多敌兵而进行肉搏战。在这些丛林里，一天的降雨量是十六英寸。事实证明，新不列颠的“绿色地狱”的条件比在所罗门群岛中任何一个岛屿上遇到的都不知艰苦多少倍。然而，他们继续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死了不到三百人。这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陆战队的最后一次丛林战。历史学家在赞颂这些坚韧不拔的老兵时写道：“在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新不列颠西端的格洛斯特角基地封锁了拉包尔的十三万五千名日军的退路，使他们成了瓮中之鳖。内地山高林密无法逾越；他们也不能从海路逃走，因为从新格洛斯特起飞的美国战斗机控制了天空。当海军陆战队在新不列颠登陆时，瓦齐将军的澳大利亚第七师已经在—百英里宽的维蒂亚兹海峡对面的新几内亚—侧从莱城攻上了菲尼斯特雷山脉的丛林稠密的山谷。他们的目的是横插到胡翁半岛北海岸，把在该港口九月份被攻占时通过那条艰难的道路逃掉的日军隔离起来。

着深谷和陡峭的菲尼斯特雷山脊进行的艰苦战斗和以前沿欧文·斯坦利山脉展开的战斗很相似。这些澳大利亚兵为了控制他们恰当地称为“乱石峰”的一座山的海拔六千英尺的山口，进行了两周的血腥肉搏战。

在澳大利亚人还在菲尼斯特雷山脉的山峰上作战时，麦克阿瑟开始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以便防止胡翁半岛上的日军向北撤退到马当，去增援足立将军的一万人的守军。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美国陆军第三十二师的两个营在赛多港附近登陆，充当路障。足立将军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指挥官，他不会眼看着他的大部分部队陷在美国的铁砧和打过来的澳大利亚铁锤之间。看到一艘潜艇从日军在锡奥控制的地段背后向海岸驶近时，他便最后指挥部队通

过菲尼斯特雷山脉的山口撤退，并且组织内陆一万四千名日军沿着沿海丛林逃跑，另有数千名日军赶在盟军的钳子夹紧之前，乘舢舨溜出了重围。但是，丛林中的日军有三分之一将在一百英里的艰苦跋涉期间病饿致死。

麦克阿瑟借助缴获的敌军电码本（这些电码本使他的无线电情报人员能拼凑出足立将军的意图）迅速地制订了计划，通过派遣两栖部队分散登陆攻占薄弱据点的办法，分段攻击新几内亚北部沿海的日军战线。这种战术能孤立敌军一心想守住的象马当那样的据点，使它们不起作用。尼米兹海军上将制订海军中太平洋战役下阶段计划时，也利用了破译敌军情报的有利条件。

攻打马绍尔群岛

“先生们，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夸贾林岛，”尼米兹在他于十二月十四日在珍珠港召集的会议上这样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最后修正进攻马绍尔群岛中日军各主要阵地的计划“燧发枪作战计划”。第五舰队的高级将领们听了他的话个个面露难色。在令人恐怖的培拉瓦战斗之后，本来已经决定首先占领防守薄弱的外围岛屿，然后再进攻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上的主要基地。当时，美国舰队总司令获得的无线电情报表明，这恰恰是日本人预料会出现的情况。内线各岛屿的日军被抽调出来增援沃吉岛和马洛拉普岛的守军。美军现在内定的计划，是用马金岛和塔拉瓦岛机场起飞的轰炸机袭击这两个岛屿，而攻击部队将直接插到马绍尔群岛的心脏地带，首先在罗伊一那慕尔岛和夸贾林岛登陆。这两个岛屿位于环抱着世界最大环礁湖的五十英里宽的三角形夸贾林环礁群两个相对的角上。攻占这两个岛屿之后，部队将立即进攻埃尼威托克岛。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制订的越过马绍尔群岛东部诸岛发动进攻的“燧发枪”计划，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三日的旧金山会议上得到了金海军上将的赞许。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敦促尼米兹加紧向马里亚纳群岛推进。这一行动将满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需要——获得“超级堡垒”可以起飞轰炸东京的基地，并切断通往加罗林群岛的空中和海上补给通道。“燧发枪”计划认为，没有必要占领长期以来被称为帝国海军的“太平洋直布罗陀”的特鲁克。参加了会议的哈尔西海军中将获准绕过新爱尔兰防守森严的卡维恩基地，占领布干维尔附近没有防御力量的格林岛，孤立拉包尔，以完成他的所罗门群岛战役。绕过敌军坚固据点的战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五舰队能否迅速扩充航空母舰部队，因为这种部队可以广泛出击，使被孤立的日军基地无法参战。

海军的这些决定加剧了太平洋司令部同西南太平洋司令部之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哪个司令部应当指挥对日本最后攻势。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尼米兹首先考虑如何孤立特鲁克和绕过卡维恩基地。麦克阿瑟认为，这是不重视他的战役。他希望攻占拉包尔，以便第五舰队以该地为基地来支援他打算发动的对菲律宾的进攻。他作出的反应是再次激烈地批评了“海军阴谋集团”；他认为这是试图阻止他指挥太平洋战争的阴谋。麦克阿瑟要求陆军部长特使奥斯本将军向总统转达他的意见。他对奥斯本说：“海军的这些正面攻击，如塔拉瓦之战，使美国人遭到了灾难性的大局杀，作了无谓的牺牲。”他坚持认为，“海军没有理解太平洋战略”，并保证说，如果让他全面指挥对日作战，这场战争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能结束。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论点报以极其冷淡的态度，他们还不准备采取通过单一的道路进攻东京的方针。但是肯尼将军和萨瑟兰将军在尼米兹

于一月二十七日在珍珠港召集的会议上提出了经菲律宾单线推进的有说服力的主张，看来已经说服了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他的参谋班子的研究报告已经表明，计划中对马里亚纳群岛的进攻——夺取有重兵防守的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可能比塔拉瓦之战还要残酷。第七舰队司令金凯德海军少将也证实，海军的普遍看法是，“一谈到马里亚纳群岛我就不寒而栗”。此后，尼米兹同意支持为修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和麦克阿瑟关于单线推进战略的要求所作的努力。

西南太平洋总司令热情地向哈尔西许下诺言：“如果你跟我来，我将使你成为纳尔逊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伟人！”他确信自己的计划能被接受。麦克阿瑟认为，“很大一部分海军”将文给他指挥。然而，刚刚从华盛顿返回的哈尔西海军中将知道，金决不会同意放弃对他的航空母舰特遣队的指挥权。他回答说，他对此邀请感到“荣幸，但是没有资格担此重任”。哈尔西的判断是正确的。绕过马里亚纳群岛，集中力量攻打菲律宾的战略在华盛顿遭到金海军上将的强烈反对，他说这个建议是“荒谬的”。他得到了阿诺德将军的支持，因为阿诺德希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作为他的B—29轰炸机袭击日本时的主要基地。

当关于太平洋战略的这场舌战在华盛顿激烈进行的时候，“燧发枪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经过两次推迟之后，最后确定一九四四年一月的一天为进攻发起日。人们充分吸取了培拉瓦岛战斗的教训，战列舰连续三天猛烈轰击了夸贾林环礁湖两侧的两个目标岛屿，从塔拉瓦和马金起飞的陆基轰炸机破坏了贾卢特岛和米利岛上的小机场。斯普鲁恩斯的四个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袭击了沃吉岛和马洛拉普岛，另一些特遣舰队集中力量进攻夸贾林。

凯利，特纳海军少将再次担任了两栖部队的总指挥。阿图登陆战的老兵、查尔斯·科利特少将的第七步兵旅负责夸贾林南线部队的战术指挥。理查德·康诺利海军少将指挥新建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师组成的北线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攻占那个五十英里宽的环礁湖另一个角上的一对小岛罗伊—纳穆尔岛。希尔海军少将负责对马朱岛的进攻；预料用陆军第二十七师的一个营就能迅速完成这项任务。在攻占夸贾林之后，运输舰将运载两个海军陆战队营和团后备队继续前进，去攻打埃尼威托克岛。

斯普鲁恩斯担任第五舰队和历来规模最大的海军战场的总指挥。他掌握着三百七十五艘军舰、七百架以航空母舰为基地和四百七十五架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他的任务是把五万三千人的攻击部队运送到太平洋上相距三百多英里的这三个岛屿上去。米彻尔海军少将的第五十八特遣舰队包括十二艘航空母舰、八艘快速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三十六艘驱逐舰，任务是包围这几个分散的敌占岛，并且作好准备，在日军主力舰队一旦从它在特鲁克的基地冒险出动时迎击和消灭它。米彻尔的特遣舰队是一支庞大的舰队，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出发之前集结在珍珠港。水兵们开玩笑说，他们可以徒步走过一个钢铁铺成的锚地。

“蓝色大舰队”成功地渡过了太平洋，前去执行“燧发枪作战计划”的精确的时间表上规定的复杂的任务。舰基和陆基轰炸机摧毁了马绍尔群岛上的每一架日军飞机；登陆行动进行得象钟表一样准确，这归功于详细的计划工作。

一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希尔海军少将发出信号说，防守薄弱的马朱罗岛已被占领。西北大约二百三十英里的夸贾林岛，在空军和海军连续

轰炸了三天之后，那天早晨“看上去好象被捉到两万英尺的高空然后又扔了下来”。将近五千人的守军虽然经过整个岛屿战争中火力最集中的轰击之后竟然活了下来，但是美军航空母舰在进攻发起时刻发动的袭击使他们陷入极度的混乱，无法真正抵抗第四海军陆战队在火力掩护下发动的两栖攻击。这次势不可当的攻击还不足以迫使疯狂的日军投降；又经过四天激烈的小规模战斗之后，日本帝国在马绍尔群岛的这个防御中心才最终陷落。

在环礁湖对面，罗伊岛和纳慕尔岛的守军遭到康诺利海军少将的军舰在发起进攻前一天进行的炮击之后，没有能完全恢复精力。由于“近战能手”康诺利（他从此而知名）的功劳，美国步兵只用了四十八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攻占了这两个岛屿和连接两岛的狭窄堤道。在组成世界上最大环礁的这九十七个小岛上肃清残敌的战斗开始了。“疯狂的霍林”·史密斯少将对海军大加赞扬，因为海军的轰击效率极高，使美军在征服一个有八千多人据守的日军要塞时只牺牲了四百人。特纳在战后说：“我们为这项任务投入的兵力和舰只也许太多了，但是我情愿这样。这使我们少牺牲许多人。”

“燧发枪作战计划”最初阶段的迅速获胜，使斯普鲁恩斯有可能接受尼米兹的建议，紧接着实施该作战计划的第二阶段，第五舰队不再回珍珠港。他们现在的有利条件，是可以缴获所有日军基地的最新海图。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四日，特纳和他的司令官们聚集在两栖部队的新旗舰“洛基山号”上，为进攻西北三百六十英里的埃尼威托克岛制订最后的计划。米彻尔的特遣舰队奉命前去攻打西面约八百英里的特鲁克，以便把日本在加罗林群岛的这个中太平洋要塞孤立起来，使之不能参加整个战役。这次袭击将是定于二月十八日在埃尼威托克登陆的前奏。美国飞机于二月十七日隆隆飞抵特鲁克壮观的锚地上空，但是使飞行员们感到失望的是，那里连日本帝国海军舰艇的影子也没有。古贺几天前在听到美国第五舰队到达马绍尔群岛的报告时便逃到比较安全的帕劳群岛去了。美国人对特鲁克连续袭击了两天一夜，摧毁敌机二百七十五架和二十多万吨辅助敌舰。由于袭击了特鲁克，美国海军在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的内层防御圈之前，不必先进攻加罗林群岛了。

在围困特鲁克使其不再有效的海军基地的同时，特纳的部队正在进攻埃尼威托克岛。海军陆战队和第二十七步兵师的联合后备队在一天之内就攻克了恩格比岛；在那里缴获的日军文件表明，与美国先前获得的情报相反，日军在环礁湖对面的帕里岛和埃尼威托克岛上驻扎了强大的守军。这一发现使美军紧急修改了第二天的攻击计划，从原定的用少量部队在两个岛上同时登陆，改变为把全部后备队调上去，在海军猛烈轰击之后用强大的兵力先后在这两个岛上登陆。然而，第二十七步兵师的纽约国民警卫队用了两天半时间才征服埃尼威托克岛，而海军陆战队只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粉碎了附近的帕里岛上的一切抵御。

美军对马绍尔群岛的猛烈攻击粉碎了日军外层防御圈，为向一千英里以外的马里亚纳群岛挺进开辟了道路。特鲁克——太平洋的直布罗陀——被围困起来，外围岛屿上的其他日本驻军同外界的联系也被切断了。美军的进攻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使帝国统帅部大为震惊，因为它原来指望旷日持久的战斗将使美军进军速度缓慢，因为他们要冲破重重岛屿屏障杀出道路。东京现在发现，从新几内亚到帕劳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堡垒岛屿内层防线不能更好地抵抗美军日益强大的力量，感到惊恐。美国航空母舰在二月第三周对关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攻击使守军损失了二

百多架飞机。“近战能手”康诺利海军少将准确地估价说：“马绍尔群岛之战真正敲碎了日本的外壳。这一仗在他们的外层防线上打开了相当大的缺口，足以立即加以利用。这使他们来不及加强贯穿整个马里亚纳群岛的内层防线。”

这次失败使帝国陆军和海军参谋人员之间旧日的敌对重又抬头；他们为选择保卫帝国的上策相持不下。山本想通过“海军的决战”决定太平洋战争胜负的梦想，虽然在中途岛已使他遭受灾难，但是他的继承人对此并未放弃。由于不断建造新的航空母舰，联合舰队仍然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强大力量，但是它不大可能象东条首相对日本国民保证的那样，成为能够消灭对手并保卫日本的“大东亚无敌舰队”。美国太平洋舰队前一年大大扩充了实力，目前已占据绝对优势。然而，日本海军参谋本部仍然确信，他们可以引诱美国第五舰队同日军决战；他们将利用岛屿基地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来打击进入内层防御圈的美国特遣舰队。

帝国陆军参谋本部反击说，既然海军没有能守住外层岛屿防御圈，这说明靠他们的计划守卫不了被东条称为“最后的防线”的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帕劳群岛。一些将军甚至建议主动撤退，集中兵力坚守菲律宾和福摩萨，在那里进行陆上决战。

为了解决僵持的战略分歧和对军事领导人施展权威，东条首相以特鲁克遭到袭击为借口解除了海军参谋长南云海军中将领的职务。东条派驯服的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接替了他。东条还解除了杉山元元帅的职务，由他自己担任陆军参谋总长。这是朝着首相独裁迈出的重要一步，虽然政府的宣传坚持说，这些变动是在“天皇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美国在特鲁克取得的突破的确动摇了日本帝国的基础。炸弹和炮弹可能尚未落到本上诸岛，但是美国航空母舰袭击加罗林群岛期间击沉了大批商船，大大增强了美国潜艇战的效果。这场潜艇战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已经切断了日本帝国的海上生命线。

无声的战争

战争开始时，日本拥有六百多万吨商船。事实可能已经证明，这个运载能力刚好能满足在这个分散的岛屿帝国运输货物和军用补给品的需要。但是东京政府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建立曾经帮助英国赢得对付德国潜艇的大西洋战役的那种有效的船舶管理机构；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太迟了。陆军征用了大批商船作为货船从日本开出；其实他们本来可以利用别的船只，因为有许多船常常空船到南面的国家去运回从“共荣区”掠夺的货物。已经被培养成象英国皇家海军那样野心勃勃的帝国海军也同样犯了轻视潜艇部队和潜艇战的错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沉痛的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刚好及时想起了这个教训。然而，尽管轴心国伙伴们的水下战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帝国海军仍然执迷不悟，看不到护航战术的必要性。

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立即宣布了太平洋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的政策。由于鱼雷质量不高和美军指挥官们作战缺乏积极主动，这种战术最初只取得了有限的结果。由于滥用无线电情报，最初总是让太平洋舰队的潜艇穿越整个大洋跟踪敌人的巨型军舰，而不是集中力量封锁日军的主要运输线。在头六个月中，美国潜艇只击沉了三十五条日本商船，还不如能干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一次巡逻中击沉的船只多。东京海军参谋本部作出的反应就反映

了美国潜艇的拙劣战绩。他们在福摩萨建立了“第一护航舰队”，任用的是年龄过大的军官，分派给他们的只有几艘古老的驱逐舰。护航效率低是不重要的，因为在整个一九四二年日本损失的船只不到七十万吨，而德国人在大西洋每个月差不多击沉这样的数量。那一年日本造船厂建造了一百多万吨新船，补充损耗绰绰有余。

直到灾难性的第一年的年底，美国潜艇战才开始整顿。查尔斯·洛克伍德海军少将从领导驻扎在布里斯班的小舰队的地位晋升为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他原先在伦敦当武官，在那里有机会研究关于德国潜艇袭击英国航运生命线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被召回以后最初负责指挥从澳大利亚各港口出击的一些小舰队。他在那里很快就断定，他的舰艇性能不佳——在开进荷属东印度群岛时多次不能击沉军舰或阻止护航力量薄弱的运输舰队——一定是因为鱼雷质量不高和他手下的艇长们缺乏积极主动精神。实验证明，这个问题在技术上的原因，是标准的美国“马克十七式”鱼雷控制潜水深度的装置不合格，如果不调整这种装置，鱼雷就会从目标军舰的龙骨下面穿过而无损于军舰。他们发出订货单，要求改进不精确的装置，但是一九四三年头几个月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那一年，洛克伍德先后撤换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艇长。比较年轻而积极主动的指挥官们击沉敌舰的比率仍然与他们发射鱼雷的数量不一致，显然是因为他们的鱼雷存在严重缺点。洛克伍德命令在夏威夷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试验，向峭壁标靶发射鱼雷，结果发现鱼雷的磁性和接触起爆器不可靠。

那年年初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发牢骚说：“如果军械局不能向我们提供打中就炸的鱼雷或比玩具枪大的枪炮，那么，看在上帝面上，让舰船局设计一种有钩的篙吧，我们好用这种篙把目标舰的装甲板扯下来。”尽管说了这样刻薄的话并不断地催货，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第一批新型“马克十八式”鱼雷才交到他的太平洋潜艇部队手里。又过了几个月才终于解决了初期遇到的这个问题。

一九四三年击沉的日本商船将近一百五十万吨，但是他们的造船厂提供的油轮数有了净增长。一九四四年初，美国的潜艇战终于开始见效了。洛克伍德模仿德国多尼茨海军少将的潜艇战术，组织了靠无线电情报指挥的潜艇小队，在吕宋海峡附近袭击过往船队——敌人的许多条航线都经过这里。珍珠港的小舰队被调到前线，从中途岛的前进基地，然后从攻占的那些小岛出发作战。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和麦克阿瑟的海军司令的潜艇（他的小舰队在布里斯班由小詹姆斯·法伊夫海军少将予以整顿）的成功率开始急剧上升。

无线电情报和破译电码工作在帮助美国潜艇巡逻队集中力量打击日本日益减少的商船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W, J. 霍姆斯领导的设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小组将仔细分析敌人船队的信号和关于它们所在位置的报告，每天中午用无线电发出消息。随着日军损失的增加，东京的海军参谋本部试图加强反潜措施。他们在前一年秋季已在冲绳建立了由神代海军中将领导的“大护航司令部”。分配给他几艘护航航空母舰、一个空军大队和一些驱逐舰，但是这支部队在声纳探测和护航任务方面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而且规模太小，建立得太迟。

日军缺乏武器和护卫舰，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训练，因而为他们的船队提供的掩护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他们的船队在一九四四年春天扩大了几倍，因为要向受到威胁的岛屿防御圈紧急运送部队和补给品。日本人拼凑起来的缺

乏护航力量和纪律松散的商船队简直是乌合之众，使美国潜艇艇长们更容易取得成功。一九四四年一月，击沉日军船只二十九万四千九百零二吨——是整个战争中最高的月击沉数，也是对东京的明确警告：对他们的岛屿防线和船队的攻击正在加速。尼米兹在这个月里取得了一系列大胜利，使麦克阿瑟担心，他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如果不加快作战速度，最后进军东京时，他将被迫把第五舰队置于第二位。

麦克阿瑟为加速新几内亚战役作了巨大努力，把他计划在阿默勒尔蒂群岛登陆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空中侦察证实了他的参谋们通过窃听日军各驻地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已经猜测到的情况：洛斯内格罗斯岛基地的防守是薄弱的。该岛距新几内亚海岸二百英里，位于阿默勒尔蒂群岛中最大岛屿马努斯岛东端，那里有南太平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最佳锚地。麦克阿瑟已断定这是他所需要的基地；第五舰队可以从这里出发，去支援从新几内亚南海岸向北“蛙跳”八百英里到达霍兰蒂亚的行动。

进攻阿默勒尔蒂群岛

在洛斯内格罗斯岛登陆的时间改为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为麦克阿瑟谨慎地称为“大规模侦察”的这次行动所作的准备工作，在四天内急速完成。他的旗舰“不死鸟号”巡洋舰于二月二十四日向北出发；舰上的全体水手在出发前两小时得到通知，从布里斯班的酒吧间来集合的。七十二小时后，麦克阿瑟将军本人在米尔恩湾登上了他的旗舰；当时这支小舰队正在强大的空军力量掩护下穿过维蒂亚兹海峡向北进发。第二天，登陆侦察队发回报告说，洛斯内格罗斯岛“到处是日本佬”，这个消息使“美国第一骑兵师”的这支一千人的部队深为忧虑。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仍然决定照原计划行动，虽然他已准备好，一旦情况恶化，立刻撤兵。

二月二十九日早晨，美国人交了好运。这些“骑兵”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从该岛后方而不是从正面的大港口发动攻击，使日本守军阵容大乱。刚刚过午，占领了岛上的小机场，他们伤亡只有四人。尽管下着倾盆大雨，麦克阿瑟不顾有遭到狙击手袭击和陷入深泥塘的危险，坚持上岸。他向战士们祝贺时看到两个刚被击毙的日本人。他突然说：“我就喜欢看到他们这样。”陪同他的人听了都很愉快。

现在需要进行激烈的战斗了。骑兵们要坚守阵地四十八小时，直到援军到达，那时这次“大规模侦察”将成为一场七天战斗，最终由美国人占领洛斯内格罗斯岛。一周以后，一支庞大的部队穿过海港在马努斯岛登陆。又经过十天战斗，敌人在阿默勒尔蒂群岛中的这个主要基地完全落入了美国陆军之手。麦克阿瑟的主动操胜博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报界的赞扬，说它是一个非凡的成绩；甚至金海军上将也称它为“卓越的策略”。足立将军一直在马当集结他的部队，准备最后决战。他现在意识到，如果美军再次“蛙跳”返回新几内亚，他就被包围了。于是他让他的疲惫的部队开始沿着海岸丛林向北开拔；他们要跋涉一百五十英里到韦瓦克，以免被切断退路。

麦克阿瑟的“卓越策略”无意中引起了同海军的公开冲突。尼米兹建议，太平洋司令部管区现在应当向西扩展到包括阿默勒尔蒂群岛，以便海军修建大队能扩大基地设施，供第五舰队使用。麦克阿瑟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愤怒地抗议说，这是对他“个人荣誉”的无理反应；他暗示可能提出辞职，要求“尽早有机会向陆军部长和总统面谈这个问题”。最后达成协议，由哈尔西

的南太平洋司令部在洛斯内格罗斯建立基地，从而避免了一场内部互相冲突。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解决潜在纠纷的时机已经成熟。核心问题是向日本的主要攻势是从特鲁克以南还是从它以北发动。因此，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把尼米兹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召回华盛顿陈述各自的计划。

麦克阿瑟象往常一样表示抱歉他不能离开职守，派他的参谋长去。萨瑟兰将军直截了当地坚持进攻新几内亚，然后于十一月进攻棉兰老，他认为这是为进攻日本而在菲律宾建立一个出发点的最快途径。这同金海军上将拟定的战略是矛盾的。金赞成攻占福摩萨和中国沿海港口，认为从菲律宾出发没有优势。参谋长联席会议迄今避免作出会使陆军和海军的战略完全分裂的许诺。因此，虽然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极力要求解决攻打吕宋的问题时，尼米兹谨慎地避免与他发生公开争论，但是，他仍然坚持，攻打菲律宾的行动必须和他的预定计划相吻合。他的计划规定六月攻占特鲁克，九月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十一月攻占帕劳群岛。他为加速进军制订的另一种方案是六月绕过特鲁克，在马里亚纳群岛登陆，然后经雅浦岛前去攻占帕劳。他指出，不论是哪一种方案，照麦克阿瑟设想的办法同时进攻菲律宾南部都有助于他的战役，因为那样可以吸引和分散日军兵力。然而，他小心地解释说，如果需要第五舰队——该舰队的空中掩护将在两个行动中起重要作用——支持麦克阿瑟建议的对新爱尔兰的攻击和在荷兰蒂亚登陆，他的进军就可能被拖延到台风季节。因此，他们一致同意取消攻打卡维恩的行动，因为通过占领新爱尔兰尖端以北七十英里的埃米劳岛，哈尔西的部队可以从那里出发，同样有效地控制住拉包尔的日军。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他们对下一轮战斗的指示。西南太平洋司令部在荷兰蒂亚的登陆战被批准在四月十五日发动，由第五舰队给予支持。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对马里亚纳群岛的进攻确定在六月十五日，随后在九月十五日进攻帕劳群岛。特鲁克将被绕过去；因而第五舰队将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去支援麦克阿瑟对棉兰老的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对这一行动之后的方向仍然不愿轻易作出决定，但是他们指示尼米兹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进攻福摩萨制订计划，指示麦克阿瑟为在同一个月在吕宋登陆作好准备。他们的公报把福摩萨置于吕宋之前，麦克阿瑟自然不会高兴。虽然他至少能开始解放菲律宾的一部分，并可以指望得到第五舰队的支持，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他的进攻轴心上。

正当他们在华盛顿辩论战略问题时，军事危机一度险些破坏了所罗门群岛战役的最后行动。百武将军的部下一连三个月在布干维尔岛内地的丛林中艰苦奋斗，为的是把他们的重炮拖到该岛的另一侧，向美军阵地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

百武将军在三月九日对他的一万五千名疲惫不堪的部下说：“我们在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俯首讨饶之前是不能休息的。”他集结这支部队进攻敌人在奥古斯塔女王湾的基地，想为他在瓜达卡纳尔岛的失败进行报复。他要求部下以“鲜红的血为第六师团的徽章增辉”，但是事实将证明，这些血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自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个陆军师接替海军陆战队以来，美国人得到了充分的时间来加强自己的防御圈，修建第三个小机场，以巩固他们对布干维尔岛的控制。日军在后来的两周里为突破美军阵地所作的多次努力导致了血腥战斗，有一千多名美国人在战斗中丧生。百武将军遭到了第二次惨败，最后在他的部队被消灭一半时下令撤退了。美军于一九四四年三

月二十日攻占新爱尔兰附近的埃米鲁岛，打了一年半的所罗门战役结束了。一周以后，日军放弃为把美军赶出奥古斯塔女王岛和布于维尔岛而进行的努力。在所罗门群岛和拉包尔岛幸存下来的日本守军现在被牢牢地控制住了。

第二十七章 共同的事业

美国的东南亚战略，要求把盟军作战范围限制在缅甸战区。然而，为了避免被拖入英国为恢复其殖民地而发动的战役所作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斯大林答应参加最后一轮的对日作战，这使丘吉尔找到借口拒绝发动大规模陆上战役，蒋介石也不肯派他的国民党军队参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九四四年初断定，史迪威的估计是正确的，他认为狡猾的蒋委员长欢迎这样一个让美国人赢得战争的机会。与此同时，蒋正在准备就控制战后中国问题同毛泽东的共产党人一决雌雄。

一九四四年一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放弃了他们的乐观立场。他们原来认为，可以说服国民党人发动东方攻势，打开香港或上海，作为战争最后阶段进攻日本的出发港。尽管如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坚持要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的计划，以便“超级堡垒”可以从这些基地发动“为最后进兵日本作准备的势不可挡的轰炸机攻势”。

B—29 型轰炸机需要的超长跑道，预定于一月中旬在重庆以北约三百英里的成都地区开始修建。蒋介石下令，在华盛顿同意满足他的要求，为四个机场付款八亿美元之前不得动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得知趁机勒索的这个要求时愤怒地说：“告诉他们去跳扬子江吧。”为维持一个尚未产生重大意义的战区而提供经费的问题，正在起阻碍作用。美国政府不肯满足蒋介石的进一步要求：为陈纳德将军提供更多的轰炸机，保证以巨大代价通过“驼峰”空运的汽油和补给品将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上。同中国人的讨价还价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三月中旬才开始由五十万四川农民修建九千英尺长的大跑道。这支劳工大军苦干了两个多月，他们使用原始工具、两只手、竹篮和大批吱吱作响的手推车。

陈纳德将军前一年曾经轻率地许诺，他能从空中赢得对日战争。现在他对华盛顿的命令很反感，华盛顿不准他的 B—24 型轰炸机抢在“超级堡垒”之前轰炸福摩萨和东京。他的第十四航空队中的“解放者式”轰炸机在中国沿海和扬子江中已经击沉了成百成千吨的敌船。然而，三十个师的中国部队却同占领中国的日军保持着半正式的休战状态。由于帝国参谋本部不愿意调动在中国的一百多万日军去增援岛屿防御圈，所以最高统帅部在一九四四年初决定，现在是重新开始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战争，彻底征服中国的时候了。

在缅甸的陆军指挥官们告诫东京，英国人将在旱季重新发动对沿海地区的攻势，再次象前一年那样长驱直入缅甸，切断日军交通线。日军将领们只不过想发动有限的战役，以便先发制人防止这种威胁。但是，印度的民族领袖钱德拉·鲍斯曾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日本举行的有各傀儡政府代表参加的“东南亚会议”上要求“进军德里”。东条首相借那次机会宣布建立“共荣新秩序”，答应让菲律宾独立。

鲍斯还得知，他将领导一个由日本陆军“解放”的印度。一九四四年一月，东京授权驻缅甸日军司令河边正三中将“在适当时机”发动有限的攻势，首要目的是通过攻占英军在阿萨姆邦的基地，反击日益壮大的同盟国空军造成的威胁和确保北部战线的安全。这很难说是鲍斯要求的伟大的解放圣战，但是印度国民军却被用船运来参加了这次战役。东条预言，经过一年严重的内乱和灾难性的饥荒，大英帝国的这颗最灿烂的宝石是不堪一击的。他向鲍斯保证，最终的目标是“对印度实行政治控制”。

盟军的“尤尔特拉”情报系统从日本陆军的电报中截获的情报表明，甚至在第一批运兵列车沿着“死亡铁路”从泰国开出之前，日军即将向缅甸增兵。这个情况加速了史迪威将军在北缅的攻势。当他还在开罗时，他的两个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已经越过了钦敦江，但是被田中将军的第十八师团阻挡在塔奈河绿草如茵的河谷里。第十八师团是一支精锐部队，它的丛林战能力是在马来亚战役和攻占仰光的战斗中磨练出来的。史迪威提到他的中国部队时记载道：“这些混蛋只要肯打仗，我们就能让日本佬吃点苦头。”他终于得到了蒋的批准，让他全权统辖三个师。史迪威的目的是沿着灌木丛生的孟拱河谷向南推进。他的部队后面是筑路队，其任务是开辟一条通往密支那铁路终点站的二百英里长的陆上通道。他期望蒋介石的部队能同时向西推进，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补给线。但是英国人在德黑兰会议之后放弃了发动“海盗”攻势的计划，因此重庆也拒绝参加这一行动。使史迪威感到他的计划是“痴心妄想”。

他对部下说：“我们不得不靠挖老鼠洞前进，边挖边走。”在丛林中辟路前进速度缓慢，常常一天走不到一英里。这支部队只能依靠美国第十航空队的运输机空投补给品。史迪威不久就同东南亚司令部发生了公开的冲突。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象他的英国参谋班子一样，已经毫不掩饰他的看法，认为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补给通道的整个计划是想入非非。东南亚司令部的英国参谋人员确信，史迪威不久就会寸步难行，因而故意尽量少分配给他物资。可是他们发现，这个美国人很善于利用他的多种职权——他是驻华美军司令，又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东南亚司令部。使蒙巴顿的一班人更加苦恼的是，史迪威在十二月中旬竟然乘飞机离开司令部，钻进他在丛林中的“老鼠洞”，把他的攻势重新发动起来。

盟军在北缅甸的推进

史迪威知道，他在前线会干得非常出色，与其留在司令部里不如到前线去鼓舞部队士气，因为他既缺少策略，也没有能言善辩的本事，不利于同东南亚司令部的人进行斗争。他的暴躁脾气在重整中国军队上是非常有效的，他们对他这样一位将军亲临战场印象很好。他们亲热地称他“先生”。在新德里，人们有点挖苦地叫他“美国陆军中最好的三星连长”。史迪威之所以能成功地重新发动战役，直接归功于他的深得人心的领导作风和美国训练出来的孙立人将军的忠诚。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新军（这是史迪威给他的部队定的名称）已突破重围，开进户冈河谷。这时他乘坐 DC—3 “达科他式”飞机从修建在丛林中的一个小机场起飞去新德里，为“一个有关的人”同蒙巴顿商谈。四十八小时后，他又返回前线。他在新德里同意服从他唯一尊敬的英国将领、第十四军司令斯利姆将军的领导。作为交换，史迪威安排，在这次战斗中把美国陆军“5307 混合部队”交给他指挥。

这支部队是弗兰克·梅里尔上校仿照“钦迪特”的样子建立和训练的。5307 混合部队不愿意使用这个正式名称，说它听起来象“洛杉矶的街名一样令人讨厌”，而赞成用“梅里尔的抢劫者”这个名称。这支三千人的部队是陆军部为“特别危险和需要自我牺牲精神的战斗”招募的志愿兵。其中许多人是参加过所罗门群岛战斗或新几内亚战斗的老兵；在同温盖特准将的游击

部队一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丛林战训练期间，全体获得了意志坚强的好名声。训练他们的目的，最初是为了在穿过北缅的“海盗”作战计划中同远程突破部队并肩作战。既然在“六分仪会议”作出决定之后这个行动已被放弃，蒙巴顿不顾温盖特的抗议，同意让史迪威把这些“抢劫者”部署在他的进攻部队前面的两翼行动。二月底（预料三个中国师那时已抵达户冈河谷），远程突破部队将被派出向南深入一百五十英里到达英都，切断日军铁路和公路补给线。

在整个一月份，史迪威在通往中国的利多公路的最初二十英里进展缓慢。由于他一再要求增援，一个轻型坦克连奉命沿着这条泥泞的小路南下。史迪威通过重庆和新德里作出的反应断定，他的“处境很危险”。在一月底被召回参加东南亚司令部会议时，他吃惊地发现，英国人甚至准备完全取消他的行动。蒙巴顿要求停止北缅的所有军事行动，作为他的修改了的“公理”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要集中力量对仰光和新加坡发动两栖进攻。据史迪威随意写下的日记记载，东南亚司令部那班人是以“幻想的图表、虚假的数字和肮脏的动机”作这种决定的，他们还认为打通利多公路需要两年多的时间，那时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史迪威的对策，是派他的副手海登·博特纳将军去华盛顿，以先发制人的办法，不让蒙巴顿把“公理”计划向美国军事领导人提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以丘吉尔批准这个计划时所持的理由，拒绝东南亚司令部的修改了的战略。博特纳执行他的使命很卖力，极力劝说马歇尔和总统相信，东南亚司令部的这个战略，主要目的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恢复英国的殖民地。罗斯福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直截了当的电报：“史迪威将军确信，他的部队能在这个旱季结束前占领密支那，而且一旦占领，就能坚守。我知道这是一项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我认为，在你的热情鼓励下，蒙巴顿的指挥官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丘吉尔首相没有能说服总统改变态度，但是为了避免“被引入歧途陷在缅甸”，他最后指出，英国人重新向若开发动了进攻，因而已经给了史迪威“有力的支持”。这个攻势是一九四四年一月初发动的，参加的部队是印度陆军第五师和第七师，还有由尼日利亚兵组成的第八十一西非师。

皇家空军提供的有力的空中支援使英国第十五军军长克里斯蒂森将军向缅甸海岸的推进比他的前任快得多。英军到一月底已经越过了前往梅宇半岛的中途点。他们将以梅宇半岛作为向战略要地实兑港发动两栖进攻的出发地。日军的抵抗是微弱的，这是牟田口将军的战略。日本第十五军团司令官（他曾经指挥过一九三七年引起芦沟桥事件的那一个团的关东军）很会寻找战争时机。他现在是在等待“有利时机”；等到英军象一串熟了的葡萄挂在缅甸海岸时，再发动他的“Ha—Go”攻势，切断他们这条补给线葡萄藤。

一九四四年二月三日，率领第五十六师团向北挺进的花谷中将奉命发动一系列的四路迂回袭击，分割包围克里斯蒂森的进攻部队的后卫。他在几天之内就切断了英军补给线，也切断了印度第七师同其他部队的联系，第十四军司令威廉·斯利姆将军由于事先得到了“尤尔特拉”提供的关于敌军部署的情报，已经制订了计划，对付袭击他的部队交通线的故技。他电告被包围的先头部队坚决顶住，他将用飞机给他们运送补给品，使之成为“一个铁砧，后备师将从背后向日军砸过去”。

按照蒙巴顿的指示，美国运输机暂时停止“驼峰”线的空运，参加了皇

家空军每天的短程穿梭运输。在印度绍十六师向南进军的同时，他们一连两周空投从大米到弹药的各种补给品。由于斯利姆预见到日军补给线也拉得太长，而且不能用空投补给品的办法援救，因而被包围的英军继续进攻，援救部队向南进攻，于二月二十三日攻克了那卡耶杜山口。那时，持续的打击已使“Ha—Go”攻势的力量削弱，而且伤亡三千多人。花谷中将被迫撤退。这是日本帝国陆军在亚洲大陆的第一线部队第一次被印度兵、尼日利亚兵和尼泊尔兵组成的盟军战败，它大大鼓舞了英军士气，也证实东南亚司令部对空投补给品能力的信心并非空想。

与此同时，在东北五百英里，梅里尔的“抢劫者”正在北缅条件艰苦的丛林中推进。他们在史迪威的战线前面拉开一段距离，顺户冈河谷向南进军，在日军后方的瓦劳本建起一道路障。梅里尔这个“天生的领袖”施展了一身的解数，驱使他的士兵不到八天推进六十英里。这时他发现，田中将军已料到会遭到突然袭击，把他的主力调头对付“抢劫者”了。在以后的五天五夜，日军不断猛烈攻击数量上占劣势的美国兵，美军用机枪打退了多次白刃冲锋。梅里尔的一支部队在既没有粮食又没有水的情况下，被围困在一个山头上达四十八小时之久，但是高呼万岁的疯狂的日本兵没有能突破它的防线。史迪威的两个师于三月五日赶到，解救了这支部队。

史迪威将军感到愤怒的是，他的中国部下——他们历来受的训练是要给走投无路的敌人一条生路——让田中逃掉了。尽管如此，瓦劳本战斗是中国新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使帝国陆军一个精锐师遭到惨败，伤亡数千人。史迪威记载了他本人亲临战场和蒙巴顿前去视察的情况：“相当多的日军死尸、战马和杂七杂八的物品”。蒙巴顿由十六架“喷火式”飞机护航飞到战场：“刘易斯得到了深刻印象。他不喜欢尸体。九时离开。”

钦迪特部队进入敌占区

中国新军北缅战役的第二阶段现在开始了，新德里方面给予的合作也多了一些。东南亚司令部派了一个旅的钦迪特部队从利多出发，沿着修完了一部分的公路南下。同时，由菲利普·科克伦上校指挥的新建美国空军突击队的滑翔机和运输机，把拥有九千人和一千三百头骡的另两个旅运到了在英都地区丛林中开辟的小机场。温盖特开始实施他的作战计划第一部分时发出信号说：“我们的队伍全部插入敌人心脏。”他在制订这个作战计划时，因通过无线电情报了解到日军的确切位置而受益。现在他发起进攻去切断铁路线；这条铁路线是日中将军的第十八师团的补给线，也是备用的撤退路线。

当钦迪特部队的空运工作在三月八日进入最后阶段时，日军向边界上的英国部队猛扑过来。牟田口将军曾宣布：“陆军现在已达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太阳旗宣告我们在印度肯定胜利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他发动了等待已久的“U—Go”攻势，派遣帝国陆军第三十三师团、十五师团和三十一师团进入阿萨姆邦；这支部队还得到了鲍斯的七千人的印度国民军的支持。牟田口认为，正在撤退的执行“Ha—Go”计划的部队吸引了保卫边防线的英军两个师，他现在宣布“进军印度”。但是他为发动这次攻势准备了不到一个月的补结品。他估计只需要一个月就能抵达并占领英军在英帕尔的阿萨姆邦基地。事实将证明，这是“U—Go”战役中的致命错误。“尤尔特拉”截获的电讯为斯利姆将军的第十四军司令部提供了关于日军调动规模和方向的准确情报。因此，斯利姆信心十足地批准了他的第四军团司令似订的、把他的三个师留在阿萨

姆边界前线阵地的作战计划。斯利姆打算撤退这三个师，引诱日军向北进入英帕尔平原。在坦克和飞机方面占优势的英国部队在这里决战将处于决定性的有利地位。可是斯库恩斯中将与他的部队却因日军进军神速而陷入困境。在仅仅十天之内，印度第十七师破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围困在英帕尔以南一百英里处，位于战线中心的印度第二十八师遭到牟田口的第十五师团的左右夹攻。

英帕尔和争夺科希马之战

蒙巴顿再次要求派美国“驼峰”线运输机和皇家空军运输机帮助对付这次危机。整个印度第五师及其骡、大炮被空运到若开以北四百英里的地方，这可谓军事后勤史上一大壮举。但是，这些援军刚刚巩固了斯库恩斯将军几个师的后方，防止了遭到包围的危险，一场大灾难就威胁到了整个缅甸前线。三月五日，佐藤将军发动的穿过阿萨姆高原的闪电式进军，使他的部队横插在科希马的极其重要的公路上。科希马是英帕尔东北五十英里的山区中海拔五千英尺的一座小城镇。

在这支两万人的日军师完全包围科希马山头上的驻军之前，只有西肯特步枪旅的一个营同当地的阿萨姆团的一支部队一起爬上了山顶，开进科希马城。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的第二周，灾难威胁到了缅甸境内的盟军，因为迪马普尔很容易遭到进攻。在公路以北不到五十英里，“图纳维尔货车”上的这个铁路终点站，不仅成了斯利姆和史迪威在缅甸前线的战略补给线，而且为“驼峰”线向中国的空运提供了补给品。这个小城镇实际上是没有军队守卫的，然而城里堆满了货物和弹药，只要有一小股日军就能占领它。这个小城镇如果陷落，将是对盟军的沉重打击，可能导致东南亚盟军部队的失败。

牟田口将军看到了这个极好的时机，立即命令佐藤将军把他的主力部队投入战斗并攻占迪马普尔，以取得重大胜利。但是，牟田口将军同渡边将军在仰光发生的激烈争吵导致牟田口撤销了命令。帝国陆军驻缅甸部队的这位总司令断定牟田口越权了。他断然宣布，迪马普尔“不在第十五军的战略目标范围之内”。

这种僵硬的判断后来断送了日军的“U—Go”战役。速胜的时机错过了，补给品开始减少。现在第三十一师团攻打战略意义不那么大的目标，仍然使佐藤将军理解不了。在以后的两周，对科希马的包围圈收缩得越来越紧；然而，五百人的守军由于可以得到弹药和食品，仍然能抵抗围困。四月十八日，日军控制了高于守军阵地的一道山岭，开始向下猛烈射击，士兵们仍然在城镇的废墟中坚守阵地，准备决一死战。他们在这一天得救了，因为印度陆军第一六一团及时赶到。在这个团后面上来的是斯利姆赶派来挽救迪马普尔的第三十三军的营救部队。由于有了一支援军，加上空投和对日军阵地的轰炸，使守军能坚持下去。在这场可歌可泣的持久战继续进行的同时，一个旅的钦迪特部队正穿过茂密的丛林向钦敦江前进，去切断敌军补给线。“远程突破”战术在挽救科希马城方面将起到关键作用，虽然温盖特没有活着看到战斗的胜利。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因坐机在英帕尔西边的群山中坠毁而死亡。

温斯顿·丘吉尔写道：“在飞机里面一团明亮的火焰熄灭了。”他哀悼失去了这位古怪的军事天才，这位天才曾为盟军返回缅甸指引道路。温盖特死的时候，他倡导的空投补给战术正在大力实施，以阻止日军的攻势。通过

这种办法不仅保住了科希马，而且靠空运供应的科希马以北五十英里的英国部队正在扭转英帕尔平原的战局。为了对付日军的攻势，在八周内，大约一万二千名军人和一万八千吨补给品空运到战场，以增援斯库恩斯将军。

空投补给品使史迪威能向孟拱河谷推进。然而，他每次派遣“抢劫者”打头阵，他们都没有能把撤退的敌军堵住，以便后面的几个中国师上来彻底打败他们。在一次袭击中，梅里尔的一个营被围困在山头上达两周之久，直到一支营救部队打进包围圈。但是田中在史迪威的主力部队大批到达之前就撤退了。温盖特死后，钦迪特部队归这位美国将军直接指挥，他在为切断田中的补给线所作的全力以赴的努力中利用了这支额外的部队。

一九四四年四月的第一周，当中国新军准备进攻田中设在南下孟拱河谷途中的加迈市的基地时，史迪威自己的补给线也遭到日军向迪马普尔进攻的威胁。他答应派一个中国师返回去支援第十四军。紧急请求转到蒋介石，要求他派国民党军队南下东缅甸。当重庆对盟军战役中这次最严重的危机没有作出反应时，罗斯福插手了；他给蒋发了一封电报，严厉要求蒋把他的部队投入战斗。总统在谈到国民党军队时说：“如果不能为共同的事业使用他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为空运装备和提供指导人员作出不屈不挠的努力呢。”这是个明确的威胁：如果国民党军队不立即开进缅甸，美国就要停止租借物资援助。蒋意识到这一次不能拖延了，必须作出答复；没有美国的援助，他的政权就会垮台。

没有作出正式答复，但是不出十天，一支七万二千人的中国部队开始了一百五十英里的行军，穿过云南的丘陵地带，开往萨尔温江和缅甸东部边界。七十二小时后，日本人——好象得到了暗示——发动进攻作为反应。这次冲突打破了两年来在华东各省的地面战争中心照不宣的休战状态。帝国参谋本部已下令实施“*Ichi-Go*”攻势，目的有二：首先控制扬子江和黄河交通线，然后派他们的远征军向南和向西进入湖南和广西两省，以便占领陈纳德将军的B—25型轰炸机使用的机场，因为从这些机场起飞的飞机向沿海和内河中的日军船只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袭击。日军在缅甸和中国发动的攻势象一把即将合拢的钳子，把国民党军队夹在中间。蒋介石决心集中力量打开经过缅甸的陆上补给通道，以保养在两个战场上作战的部队。

奇袭密支那

来自重庆的消息说，“日本人最终已迫使‘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为解救他自己而开战。”虽然这个消息使史迪威感到振奋，但是天空浓云密布的不祥之兆又使他担忧，因为这预示着一九四四年的雨季提前到来了。根据这种情况，他决定孤注一掷，赶在大雨到来之前攻占密支那。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终点站在史迪威的部队所在地东南一百多英里。史迪威的部队仍然在孟拱的“老鼠洞里埋头苦干”。他们现在面临敌人越来越大的威胁，日军为保卫坎蓬已沿着河谷向南推进了一半路程。史迪威的计划要求“抢劫者”奇袭密支那，这需要一次穿过茂密的丛林、爬过六千英尺的库芒山脉的急行军。与此同时，他的中国新军将把第十八师籍制在孟拱的丛林中。

没有多少理由能令人相信这次赌注会成功。梅里尔因为在一次令人筋疲力尽的战斗之后心脏病发作而住进医院。那次战斗使他的“抢劫者”伤亡百分之五十。东南亚司令部不相信史迪威的建议，断定它“不妥当，不该尝试”。蒙巴顿仍在努力使东南亚的战役摆脱缅甸，而去实行一项两栖进攻战略。他

把司令部从新德里转移到康提，以便靠近皇家海军东方舰队设在锡兰的基地。

“尤尔特拉”情报系统的报告警告说，日本人准备在中国发动一次新的大规模攻势，这可能危及正在成都修建的轰炸机基地。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史迪威适当地定名的“奇袭作战计划”。这个军事行动是在梅里尔上校从医院里出来之后于四月二十八日发动的。当时梅里尔把他的一千四百名幸存者集合起来，准备最后决一死战。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得到了两个中国团和从克钦山区调来的受过战略情报局训练的一批游击队的增援。

史迪威在决心进军密支那时，在日记中写道：“事已如此，成败在此一举。”然后，“抢劫者”出发开始急行军仅仅三天之后，雨季的大雨提早降落了。倾盆大雨使人在滑溜溜的山中小路上行军很危险，在翻越库芒山口时“抢劫者”们常常四肢着地向前爬行，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他们不得不把骡和大部分补给品丢弃在路上。艰苦的条件使这些在战斗中已经筋疲力尽的美国人伤亡惨重，疟疾发病率极高，许多人又染上了痢疾和斑疹伤寒。而梅里尔仍旧催促他们以狂热的决心继续前进。五月十五日，当他们接近目的地时，他信心十足地发出信号：“我们的运气不错。”史迪威回电竭力鼓励：“继续前进，冲上去揍他们。”

第二天下午，“抢劫者”副指挥查尔斯·亨特上校带领他的攻击组进入了打得到主要机场的距离内。这个机场距离密支那只有四英里，由于没有料到他们的到来，守卫的日军显然不多。亨特在第二天上午将近十一时，也就是在发起进攻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发回信号说：“交手了”。当天下午三时三十分，他发出了信号：“威尼斯商人”，表示他们已经占领了那个小机场。DC-3型运输机在黄昏之前已经从阿萨姆的机场起飞，给他们运去了补给品。

那天，当蒙巴顿打电报对“将载入军史的一大功绩”表示祝贺时，史迪威喜气洋洋地记载道：“这一下子会激怒英国佬吗？”但是他马上又咒骂起英国人来了。因为他们首先为保卫机场运去了高射炮，然后派遣运兵滑翔机，因而援军到达太迟，来不及在日军向密支那赶派更多部队之前进攻这个铁路终点站。由于雨季对空运造成威胁，只能首先供应占领机场的三千人。在东北方向一百英里处，大雨也使正在冲破重重阻力向迈加推进的史迪威的主力部队陷入困境。他抱怨说：“泥淖、泥淖、泥淖、伤寒、疟疾、疲劳、烂脚、身上长疮。我们还如此狼狈，日本佬会怎么样呢？”事实上，田中的处境更惨。钦迪特部队一再切断他的南去的补给线，他要求派援兵帮助坚守孟拱的急电一直得不到答复。

在北缅甸的胜利

缅甸的其他日军部队，在盟军从各条战线施加的压力下，也在节节败退。到五月中旬，沿萨尔温江坚守中国一侧的第五十六师团，遭到了国民党十二个师的进攻。在缅甸另一侧的英帕尔平原上，牟田口将军的“U-Go”攻势也由于缺少补给品而停止不前了。空投和地面增援使斯库恩斯的部队突破了日本第十五军的包围，同庞大的空军和坦克部队汇合起来。斯利姆的第三十三军团正在强行通过科希马的路障。牟田口继续顽抗，指望能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他的三个师突破坚守战线中段的四个英国师的防线。

他的第十五军司令部通过电台命令战场指挥官们“继续执行任务，直到弹药耗尽。如果你们的手臂断了，用你们的牙齿。如果已经停止了呼吸，用

你们的灵魂战斗。缺乏武器不是理由。”缺少粮食而不是缺少武器使他们无法响应这些激励。牟田口撤换了指挥第三十三师团和第十五师团的将军们，但并不能因此而加速突破。

到五月底，佐藤将军的第三十一师团处境艰难。这个师在被迫撤离科希马时伤亡七千人。他再次要求补给品时恼怒地提醒牟田口：“自从离开钦敦江，我们没有得到你的一粒子弹，也没有得到一粒米。”补给品仍然没有运到，他发出信号撤退了，不顾军法制裁的威胁。

第十五军司令大发雷霆说，“他把这一仗输掉了”，却忘记他自己的只提供四个星期的补给品的决定应负什么责任。疯狂的牟田口下令在英帕尔再进行一次突破。他很快就发现，由于佐藤没有能坚守科希马的公路，斯利姆的第三十三军团的后备队已趁机突破了日军的防线，重新打通了向英帕尔的主要作战地区增援的路线。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日军疯狂地发动进攻，尽管他们的伤亡率高，不断遭到空袭，而且粮食极缺，不得不靠吃野草和蛞蝓维持生命。又过了几周，整个“U-Go”攻势已成为凄惨的败退。

中国人战败了

虽然日军在缅甸的战役停顿下来，但是他们的“lchi-Go”攻势自四月十八日开始以后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畑俊六将军的第十二军只花了三周时间就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在河南击溃了三十万中国军队，占领了京汉铁路的中段。第二十三军从最南面的广州向西推进，以便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汇合。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共同努力也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势。陈纳德将军的失败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一直向重庆和华盛顿保证，他的飞行员能保卫中国。史迪威报告说：“他试图逃避骗术失败的罪责，却归罪于那些早就指出了危险并设法采取补救措施的人。”这两位将军开始互相指责。陈纳德指责他的同胞“没有向不在他直接统辖下的任何中国军队发出过一发信号弹”，结果造成了国民党军队在河南的溃败。

蒋介石的国民党地面部队不能有效地抵抗日军的进攻，缓慢地打进缅甸的七万二千人的中国军队也缺乏生气，这激起史迪威于五月底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很长的批评信。他在这封信中警告说，B-29型飞机的机场将遭到威胁，他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作出一项决定，要么全部撤离，要么增派一支美国陆军。他认为，“最终必将在亚洲大陆和日本佬作战”。马歇尔在复信中明显认为，这种战略现在同华盛顿的政策是完全对立的。他坚持说，一定要“无需在亚洲大陆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打败日本，因此，史迪威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这些新的轰炸机基地。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从现实出发，最后把中国战区一笔勾销了。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个战区将仅仅起一种次要的作用。

第二十八章 决战

一九四四年春，日本帝国在其太平洋防线从中心到南翼都遭到攻击之际，又在亚洲大陆发起地面进攻。结果证明，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是灾难性的。东条英机将军要对此负责。自从二月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取得突破之后，东条便直接接管了军队的控制权，这实际上使他成为军事独裁者。这位首相从此便使日本陷于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境地。当时，在缅甸和中国发动的攻势拖住了帝国陆军相当大的兵力，不然的话，这些兵力本来是可以调去驻守内层环形防线的。因此，能够调去防守日本帝国的所谓连锁基地的兵力，仅有十七个师团，这些连锁基地分布在从位于澳大利亚北海岸外的帝汶岛，沿荷属新几内亚，经菲律宾群岛往北至帕劳、马里亚纳和小笠原群岛，直至日本本上的长达四千英里的弧线上。东条曾下令必须守住这些基地，不仅是为了保证使石油从荷属东印度群岛源源不断地流出，也是为了建立第一道防线来抵御对日本本上的进攻。

保卫分布在如此广阔的水域中的如此漫长的防线的任务，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海军无法胜任的负担。虽然联合舰队仍然实力雄厚，但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只正在取得压倒优势。马绍尔群岛之战已经证明，美国海军是精于大规模登陆作战的。为了对付这一威胁、日本联合舰队现在的作用主要是防御。海军参谋人员将其主力改编为第一机动舰队，并把这支舰队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能够得到以海岛为基地的飞机的保护范围之内，以此抵销美国舰载机所拥有的空中优势。

然而，总司令古贺海军大将尚不准备放弃山本的进攻战略。古贺和他的参谋人员制定了一项代号为“Z行动”的新计划，企图诱引美国第五舰队进入菲律宾海。根据这一计划，一旦第五舰队进入帝国海军以海岛为基地的飞机的攻击范围之内，那么这支美国舰队就将在进行水面作战之前遭到空袭而丧失战斗力。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古贺率领的舰队受到第五舰队的袭击，结果被逐出该舰队在特鲁克群岛的锚地。古贺率部向西而逃，至帕劳群岛找到了临时藏身之所。同时，他开始寻找能从那里实施“Z行动计划”的合适基地。最后选中菲律宾群岛以西的苏禄群岛中的塔威塔威岛作基地，因为这个岛屿紧靠婆罗洲的油井。这里的油井出产的高级原油，可供战舰的锅炉直接使用。接着，三月八日，古贺在飞往他的新的司令部的途中因遭遇特大风暴而迷航。他的参谋长福留繁海军中将被迫在宿务岛附近的海面上降落。菲律宾游击队把他从海中捞了出来。他们还捡到了他那只漂浮在水面上的手提箱，里面装着大量密件，其中包括重要的“Z行动作战计划”。这一无比珍贵的情报从宿务岛经麦克阿瑟司令部传到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新总司令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对前任制定的战略计划未作重大修改，只是将“A-Go”计划的决战地点换在帕劳群岛——据认为是美国海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附近的水域。现在，第一航空大队的一百架飞机奉命南调，进驻可以发动攻击的距离之内，以便在第一机动舰队投入战斗之前，就击沉“敌人特遣舰队至少三分之一的舰只”。三月二十九日，美国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袭击了帕劳基地，摧毁飞机一百五十架、补给舰和油轮十七艘。第一机动舰队要不是仅仅在几天前离开帕劳基地向西驶去，那么能留下来作战的日本战舰就没有几艘了。使米彻尔大失所望的是，古贺已先期将他的舰队调往新加坡林加群岛的锚地，

那是美国飞机袭击不到的地方。

袭击帕劳之后，第五舰队的快速特遣舰队在马朱罗环礁岛加满油，随即向南驶往阿默勒尔蒂湾，去支援麦克阿瑟从新几内亚海岸直抵霍兰迪的长达六百英里的雄心勃勃的蛙跳作战行动。这一行动定于四月十二日开始。“尤尔特拉”截获的情报表明，日本第十八军正在为击败盟军的下次登陆行动而在韦瓦克岛集结军力，美军当即尽一切努力，包括丢弃橡皮艇，制造已有数股侦察部队在那一段海岸登陆的假象，来促使足立将军坚信自己的预言。

霍兰迪亚登陆战

四月二十二日，发射着炮火的战舰和一队队登陆艇冲破晨雾，在霍兰迪亚港海面上赫然出现，设在原荷兰行政首府的日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发现美国人“连同他们的战舰和运输船已经开进港湾”，无不大惊失色。基地上的一万一千人，大多数人在这场兵分三路的大规模袭击中刚一交战，便逃进山里去了。第四十一师在未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霍兰迪亚港附近一拥上岸；二十四师则在二十二英里以西的塔纳梅拉湾第二次登陆，四十一师的一个团夺取了一百二十英里以东的艾太普。

在登陆胜利的公报中，麦克阿瑟宣称：“这次行动已对分布在新几内亚海岸的第十八军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一仗之所以不曾要求米彻尔将军的第五十八特遣舰队支援就取得了惊人胜利，是因为部署在新几内亚海岸的日本飞机除了少数几架外，已被肯尼将军的第五航空队全部消灭。第二天，麦克阿瑟决定再次发动进攻，以保持他的蛙跳推进战术的势头。五月十七日，由第一六三团战斗队组成的“旋风特遣部队”在霍兰迪亚以西一百二十五英里处登岸，占领马劳湾一带的陆上简易机场；同时，另一路部队则要拿下一座占了瓦克德岛大部分面积的大机场。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北部海岸推行的跳跃式推进战术之所以能以惊人的速度展开并取得辉煌战果，除了归功于他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外，还归功于美国陆军情报工作的卓著效能。对敌守军兵力的准确估计，使他能够只攻击日本防线南翼最薄弱的环节。准确的情报报告——通常在几小时内到达——也使他能够在敌人采取报复行动前作好准备。正如陆军情报局在一份秘密的正式报告中所说：“从来没有哪一位指挥官，能象盟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那样，在指挥作战时对敌情如此了解。”

向福格尔科普蛙跳

然而，麦克阿瑟急于利用他所预言的比阿克岛上的防御状况“弱得惊人”的机会结束这场战役的想法，正体现了他的作战特点。这意味着这场攻势的结局几乎会适得其反，以失败告终。尽管“尤尔特拉”情报估计有七千多日军驻守在该岛，但他宁愿相信他自己的估计，认为岛上只有不到三千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旋风特遣部队”奉命攻打比阿克岛。从瓦克德岛的新基地起飞的飞机和战舰从海上先进行了一番猛烈的轰炸和炮击之后，美国步兵登陆了。但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个为密林所覆盖、布满了蜂窝般洞穴的山头。日军在防守中充分利用了这些山洞，他们先将来袭的敌人放上岸，然后开始顽强抵抗。一开始，登陆进展顺利，给人以轻而易举的假象，以致西南太平洋司令部过早地发表了一项公报，宣称“新几内亚战役已告成功”，尽管日本士兵此刻已从他们的山洞里钻出来并展开了拚死抵抗。到第二天，美军刚刚越过登陆滩，进攻就停滞不前了。而麦克阿瑟仍然

宣称敌军正在“土崩瓦解”，两天后又声称已在“肃清残敌”。事实上双方几乎杀得难分难解。然而，麦克阿瑟就是不肯派兵增援。“比阿克的进展不令人满意，”他怒气冲冲地对他的部下说。公开这样讲，就会表明他的进攻遇到了困难，从而有损他的声誉，须知就在这一周，盟国的新闻工具正在欢呼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诺曼底取得的胜利。

在塔威塔威岛，丰田的联合舰队司令部认为，美军对比阿克岛发动的进攻直接威胁着陇的“A—Go”计划，因为那里的飞机场对于保持在帕劳群岛以南海域的空中优势至关重要。六月三日，丰田派出一支增援部队，企图向南开往比阿克岛，但被盟军的飞机堵了回去。四天后，他又派出“东京快车”驱逐舰发动进攻，但又被克拉奇利海军少将的巡洋舰队赶跑。丰田决定派出他最大的舰队，并下令他的两艘超级战列舰炮击敌军的滩头堡。

六月十三日，宇垣海军少将率领“大和号”和“武藏号”两艘庞大的战列舰全速向南驶去。然而就在此刻，来自塞班岛的消息说，该岛正在遭到猛烈轰击，它们的任务因而被取消。帝国海军参谋本部惊恐万状，美国人显然已经确定马里亚纳群岛而不是帕劳群岛为他们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为了打赢菲律宾海决战，丰田不得不放弃“A-GO”行动计划。第一机动舰队已随时准备从塔威塔威岛启航，宇垣也奉命率领他的战列舰同第一机动舰队汇合。

进攻马里亚纳群岛

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消息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忧虑，他曾担心他又碰到了一个瓜达卡纳尔岛。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又费了八个星期时间，才扑灭了比阿克岛上孤立无援的日军的抵抗。尼米兹为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取名为“奇袭行动”，目的是要攻克塞班岛和它附近的提尼安岛并夺回关岛。六月十五日，米彻尔海军上将的快速航空母舰舰队出动了二百架飞机轰炸马里亚纳群岛的飞机场，从而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攻势宣告开始。机场成了冒烟的废墟；丰田用以实施其“A-Go”计划的一百多架飞机被摧毁。美国在马里亚纳群岛攻势中投入了五百三十五艘舰只和十二万七千五百七十一名兵员，这使“奇袭行动”不仅成为迄今为止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海战，而且成为进入这场战争的新阶段的途径。霍兰·史密斯将军在最后几次情况介绍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攻克平坦的环礁岛的问题，我们学会了把环礁岛碾成粉末，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攻克山洞和山头的问题。日本佬会固守那些地方。从现在起一个星期内，海军陆战队会死很多人。”这次会议是在第五两栖登陆舰队从埃尼威托克岛启航前，在这支强大舰队的旗舰“落基山号”上举行的。从展开“环礁岛战”转入进攻日本内层防线上工事坚固的基地，这一细致的计划工作耗费了三个月时间。凯利·特纳少将和霍兰·史密斯将军率领由海军陆战队二师和四师组成的“北路进攻部队”，定于六月十五日在塞班岛登陆，等牢牢控制该岛之后，再夺取附近的提尼安岛。康诺利海军少将和海军陆战队的罗伊·盖格少将指挥“南路进攻部队”，定于三天后进攻关岛；拉尔夫·史密斯少将率领陆军第二十七师作为他们的后备力量，在海上机动接应。

计划特别考虑到有必要用极强大的火力轰击塞班岛，因为情报预计，该岛守军力量强大，有二万多日军把守，配备了重炮，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出动飞机进行猛烈轰炸，必将加强李海军少将所属七艘战列舰的密集炮火的轰击效果。不幸，第五十八特遣舰队的炮手们没有熟练掌握击中固定的炮兵

阵地和碉堡所必备的技术，因此，许多防御工事仍然完好无损，直到第二天久经沙场的战列舰抵达后，才开始系统地摧毁这些工事。对于现在被降职调到塞班岛来指挥一个小舰队的南云海军中将来说，这真是一个辛辣的讽刺：他发现向他开炮的正是他的飞行员当初在珍珠港击沉了的三艘战列舰。在炮击的同时，美国海军水下排险队的潜水员们搜索了靠近登陆滩的水下暗礁，寻找障碍物和水雷。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在严密的监听中得悉，帝国陆军的一些部队已从中国调往日本内线岛屿防线，“尤尔特拉”情报也曾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报告，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地位次于帕劳群岛，占第二位。不仅是塞班岛浅滩地带的滩头防御尚未部署就绪，就连许多日本文职人员也还在岛上等待撤退。

大规模进攻塞班岛开始日

“我们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来进攻，”“东京玫瑰”电台六月十四日晚上以嘲弄的口吻广播道。但是，斋藤将军的第四十三师团在忙于把主力部署在塞班岛的西岸，当第二天清晨猛烈的炮火恶魔似地袭来时，他们竟毫无准备，没有想到来势如此凶猛。进攻时刻临近了，六百艘两栖车摆开方阵，拨开巨浪朝海岸冲去。

水陆两栖车如同一群群甲壳虫似地爬上了八个登陆滩，组成了四英里长的攻击线；与此同时，从海上的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复仇者式”飞机在这经过精心安排的时刻作最后一轮轰炸，火箭呼啸着飞入敌人阵地。尽管如此，日军的大炮仍能继续开火。但是进攻势头猛烈，以致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内，已有八千多名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并且占领了大部分海滩。在部署在海图上的五高地和塔波乔山——俯临首府加拉潘的火山峰——山坡上的火力支援下，日军凭借简易机场坚守了一整天。

持续不断的日军炮火使美军难以向纵深渗透，尽管到傍晚时已有二万多海军陆战队员连同他们的大炮上了岸，准备在翌日向内陆推进。斋藤将军给东京拍去一封电报，宣称他即将发动反攻，要“一举歼敌”。

次日凌晨三时，三十六辆轻型坦克，一千名士兵，在挥舞着战刀、叫嚷着冲杀的军官们的带领下，嚎叫着冲下五高地，要把海军陆战队赶下海去。驱逐舰队以准确的炮火击退了这次攻击。直到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兵力之后，斋藤才打消了反攻的企图，回到他的司令部。他虽沮丧却仍决心守住塔波乔山的山坡，直到帝国海军的飞机和军舰在美国舰队中杀开一条路，赢得这个决定性胜利并为塞班岛解围为止。

六月十六日下午，斯普鲁恩斯在他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举行的一次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指挥官会议上说：“日本人正在追踪我们。”在菲律宾群岛海域巡逻的潜艇通过无线电报告，两支大型海军舰队正驶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和苏里高海峡。斯普鲁恩斯认为，它们肯定是驶向马里亚纳群岛去摧毁他的滩头堡的，于是决定暂不进攻关岛，命令运载二十七师的运兵舰队向西行驶，保持安全距离。第二天，美军加紧了塞班岛登陆战。为了抢在日本发动空袭前采取行动，米彻尔的第五十八特遣舰队奉命北上。他所率领的航空母舰特遣舰队中，两艘航空母舰将去袭击关岛和罗塔岛上的机场，其余两艘将快速北上，去袭击硫黄列岛和小笠原群岛上的基地，以阻止飞机从日本飞来参加战斗。

次日，海军陆战队继续在塞班岛激战，向加拉潘城和位于该岛北部的阿

斯利托的主要机场推进。黄昏时分，这支两栖作战舰队启航，斯普鲁恩斯指挥他的旗舰同李海军少将的六艘战列舰汇合，然后同返航归来的第五十八特遣舰队会师。第五舰队司令在通过无线电发布的战斗命令中指示：“我们的空军务必首先摧毁敌航空母舰，然后攻击敌战列舰和巡洋舰……李少将的舰队摧毁敌舰队……对于退却敌军，全体官兵务必全力追歼，以期彻底消灭敌舰队。”随后，他指令米彻尔指挥战斗。

“此次战斗与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丰田在同一天晚上向正在横越太平洋朝东北方向的塞班岛驶去的机动舰队发出的电报中告诫道。“切望你们舰队能发挥最大威力，取得如同对马海峡之战那样的辉煌战绩。”这位新任总司令基本上是个谨慎的战略家，他决心不蹈山本在中途岛的覆辙——到海上去打仗，以致切断自己的通讯联系。丰田飞回东京，坐镇海军司令部指挥作战，因为他知道，要使他的“A-Go”战略计划获得成功，必须准确无误地部署他的全部力量。

日本最新最大的航空母舰“大凤号”上的小泽海军中将在接到总司令的电报时，心里必然会问，怎能把他正要作一决战的强大的美国第五舰队同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那些烧煤的旧式军舰相提并论呢？三十九年前，波罗的海舰队绕了半个地球，结果在对马海峡遭到了全军覆没的下场。

斯普鲁恩斯把舰队的一百零六艘军舰在太平洋上摆开三十五英里长的F形阵势；他的四支特遣舰队所属的十五艘航空母舰组成F阵势的两条横道，李少将特遣舰队的七艘战列舰组成F阵势的竖线。第五舰队拥有近九百架舰载飞机，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了第一机动舰队九艘航空母舰所载的四百三十架飞机。丰田希望陆基飞机能把差距拉平。根据帝国海军规定的多部队作战的战术，栗田将率领一支包括三艘轻型航空母舰的先头部队去引诱美国进攻，与此同时，小泽的六艘航空母舰和五艘战列舰的主力舰队则在相距一百英里的后面摆开阵势，准备发动主攻。

无线电测向仪测出，日本舰队六月十七日晚上抵达关岛以西约六百英里的海面上，正对着六艘美国潜艇的巡逻线驶来。当天夜里，他们收到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指示，要他们“先斩后奏”。斯普鲁恩斯判断，他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美军的滩头堡，此后没有得到新的情报。这样，他的行动自由就被限制在塞班岛周围三百英里的范围内，对于米彻尔的航空母舰来说，这是相当不利的，因为他的较多的重装甲飞机的攻击范围较小。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都没有保卫飞行员的装甲装置，因此重量较轻，这使小泽在航程上具有超出近一百英里的优势。在战争初期，日本飞机曾胜过美国飞机一筹，但如今已经不及美国海军飞机了——“恶妇式”战斗机无论在射击效果还是在飞行速度方面都超过了“零式”飞机。事实证明，在用炸弹或鱼雷成功地袭击军舰方面，配备了重武器的“复仇者式”飞机也比日本的攻击机优越。

菲律宾海战役

六月十八日一整天，这两支势不两立的舰队都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的海面上搜寻对方的踪迹，犹如摸不准对手在什么地方的瞎眼拳击手一样。美国人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帝国海军航程较远的飞机，日本人则决意不让第五舰队较强的火力得逞。直到第二天天亮，小泽打破无线电沉寂，发出信号出动一支将在关岛加油的巡逻机队，斯普鲁恩斯才察觉到了对手的实际位置。他现在的位置在塞班岛以西约二百英里的海面上。美日舰队之间相距三百多英

里，距离太远了，美国海军的攻击机无能为力。

小泽曾设想，他可以依靠五百架陆基飞机的支持，这些飞机部署在可向第五舰队发动攻击的范围之内，他的作战计划也是这么安排的。然而，第一航空战队的指挥官栗田以为他的任务是进行佯攻，所以将飞机分散部署在雅浦群岛和帕劳群岛之间。现在，他又错上加错地发出不真实的讯号，声称他的飞机正在重创美国军舰。

事实正好相反。日出不久，一批日本飞机向关岛方向飞去，米彻尔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出动“恶妇式”和“复仇各式”飞机于七时三十分发起攻击。这一行动宣告了菲律宾海战役的开始。这一天击落的日本飞机难以计数，美国飞行员后来称之为“伟大的马里亚纳群岛猎火鸡之战”。上午十时前不久，正当飞行员们结束了早晨在关岛上空的第一次攻击返航时，美国雷达测到一批飞机正向位于关岛以西一百五十英里的海面上的第五十八特遣舰队袭来。成下队形的第五舰队随即改变航向，迎风向东驶去。一批批“恶妇式”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配备了防空火炮的战列舰猛烈对空射击，率先吸引敌机来袭。自从上次瓜达卡纳尔群岛航空母舰大战以来，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美国人利用这段时间改进了他们的飞机，完善了海空协调作战战术。演练娴熟的战斗机控制人员现在配备了新的雷达探测设备。有了这些新设备，控制人员可以指挥空中的飞行员，部署并指挥飞机沉着冷静地对敌作战。飞行员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原先干扰、迷惑了无线电控制人员，如今已在多次战斗演习中，使战斗机僚机驾驶员之间能交换清晰、标准的指令和回答。

而他们的对手日本飞行员，却缺乏训练和经验，纪律涣散。但是，使得山本的飞行员在战争的头一年中成为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的，并不是盲目的勇敢精神。到一九四四年，联合舰队的大多数飞行员都已不是第五舰队技术熟练的老手们的对手，这在六月十九日上午日本发动的第一次袭击中已经迅速地、无情地显示出来。甚至在来袭的飞机还没有进入第五舰队的炮火射程范围之前，“恶妇式”飞机就已击落了半数敌机；为数不多的几架日本飞机总算突破了战斗巡逻机队向美国舰队飞去，但又遭到了高射炮火的猛烈阻击，以致仅有一架飞机得以扔下一颗炸弹，击中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并没有受重创。七十架攻击飞机，只有二十八架逃脱，没有被击落。

第一轮攻击遭到惨败，小泽于上午九时又出动了一百三十架飞机，发起第二次攻击。十分钟后，就在最后一架飞机刚刚呼啸着冲出“大凤号”巨大的飞行甲板之际，帝国海军这艘最大的航空母舰被一枚鱼雷击中而剧烈摇晃起来。第一机动舰队撞上了美国潜艇的纠察线。J·W·布兰查德海军中校真有运气，这艘大型航空母舰刚好出现在“大青花鱼号”的攻击潜望镜的十字标线上。潜艇一连发射了两枚鱼雷后才潜入深水，以防遭到深水炸弹的袭击。水听器测到了两声沉闷的爆炸声，布兰查德知道两枚鱼雷爆炸了。只有一枚击中了目标，因为一架“零式”飞机驾驶员奋不顾身地向另一枚正闪电般地冲向目标的鱼雷扎去。这一牺牲行动暂时保住了这艘旗舰。第一枚鱼雷炸碎了前升降舵。成千吨海水从舰前右舷的窟窿里涌进舰舱。小泽发现他的航空母舰的航速仍能达到每小时二十六海里。他赞扬了那个已死的飞行员的英勇献身精神，庆幸自己运气好，并感谢“大凤号”舰上勤奋的抢险人员。并下令发起第三次攻击。舰桥上谁也没有想到，在封闭的水密舱里挥发的油气越聚越浓，一颗定时炸弹正在舰身深处形成。

日军第二次攻击成了比第一次大的“猎火鸡”战，一百三十架战斗机、鱼雷机和轰炸机，只有三十一架得以生还。在“大凤号”被击中一小时后发动的第三次攻击，甚至连第五舰队都未找到。美国战斗机在雷达指引下直扑来袭敌机，从而在它们越来越高的得分上又加了十分。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小泽出动了八十二架飞机，发起了第四轮攻击。其中四十九架飞机追踪的原来是设在关岛以南的一个假目标。它们奉命飞往关岛加油，但刚准备降落，就又遭到了美国飞机的袭击。第四次攻击又告失败。那些找到了一支美国特遣分舰队的飞机，也没有得到更好的下场。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斯普鲁恩斯来回踱着步。他发愁的是，日本舰队仍然在他飞机的攻击范围以外。使他更加恼怒的是，参谋人员主张吸烟，来缓和一下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小泽发动了几次攻击，现在非但未能破坏一艘美国航空母舰，他自己却损失了一半空中力量。而第一航空舰队五百架飞机的一多半又相距太远，不能参加战斗。“A-Go”计划完蛋了。正当他为失去的机会懊丧的时候，中午十二时二十二分，连续四次爆炸炸得“翔鹤号”七倒八歪。这艘重型航空母舰被“棘鳍号”潜艇的赫尔曼·戈斯勒上校连续发射的几枚鱼雷击中。此后的三个小时中，菲律宾海战役是属于洛克伍德海军少将的潜艇艇员的，熊熊烈火吞没了“翔鹤号”，下午三时前后，火势蔓延到弹药舱，只听得一声巨响，这艘参加过偷袭珍珠港战役的老资格的航空母舰被炸得粉碎。三时二十分，“大凤号”甲板隆起，随着一声爆炸，舰身两侧裂开。不断漏出的汽油挥发后，产生了巨大能量。日本人使用易于挥发的婆罗洲原油作燃料造成了恶果——挥发的油气燃成的大火很凶猛，以致救护驱逐舰上的人员认为要救出幸存者已不可能。尽管小泽发誓要同他的军舰共存亡，他还是接受了参谋人员的劝告，带着天皇的像上了救生艇。“大凤号”上接着发生了第二次爆炸，舰上一千六百五十人同它一起沉入海底。

那天夜里，第五舰队出动飞机搜索了大片海域，仍未找到第一机动舰队的踪影。在幸存的航空母舰上，小泽还有一百架飞机，但来自栗田的接连不断的报告又使他上了当。栗田报告说，第一航空战队的飞机正向关岛飞来增援，要全力以赴夺得胜利。

直到第二天——六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四十分收到一份简短的发现敌情的报告后，斯普鲁恩斯的指挥官们才知道，日本舰队就在西北方向约二百五十英里的海面上，终于进入了美国飞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斯普鲁恩斯决定发动一次袭击，虽然这要冒风险，他的飞行员们将不得不在天黑后返航并降落。十分钟内，已有二百一十六架美国飞机腾空而起，迎着太阳飞去。与此同时，小泽正在从容不迫地指挥加油并等待时机发动新的攻击，这时，无线电人员前来报告，说监听到了敌机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小泽意识到他的目标暴露了。他当即停止加油，命令第一机动舰队向西北方向撤退，指望在茫茫暮色中免遭打击。

当飞在前头的美国飞机追上日本舰队时，飞机的耗油量已经到了极限，西方的海平线已经吞没了半个太阳。没有时间协调他们的进攻了，大多数飞行员都铟他们看得到的、在渐渐黑下来的海面上蜿蜒行驶的舰只俯冲下来。轻型航空母舰“飞鹰号”被两枚鱼雷击中沉没；“瑞鹤号”和“隼鹰号”受重创；三艘油轮下沉；两艘巡洋舰遭到重创。在遭到袭击前已经起飞的八十架日本飞机中，六十五架被击落。在这次袭击中，美国损失了二十架飞机；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长途返航的飞机，近一半未能飞回到它们的母舰上去。

晚上八时左右，返航的飞机开始降落，斯普鲁恩斯下令第五舰队的探照灯帮助飞机进行危险的夜间降落。许多飞机燃料耗尽，被迫在海上平降。夜间的救护行动延误了斯普鲁恩斯，使他未能及时追击日本舰队。直到第二天才开始追击。敌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晚上，第五舰队不再追击了。

“敌人跑掉了”，米彻尔海军上将在他的战斗报告中遗憾地写道。“他一进入我们的攻击圈，就遭到我舰队的有力打击，受到重创。他的舰队没有沉没。”斯普鲁恩斯本人懊恼的是，他作出决定，优先保护正在袭击塞班岛的军力，结果使他丧失了全歼敌舰队的良机。批评他的人将认为，他在这次战斗中过份谨小慎微，从而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然而，局势很快证明，斯普鲁恩斯在菲律宾海战役中赢得的胜利，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圆满的胜利之一。

联合舰队诱引美国舰队进行决战的“A—Go”计划失败了，这是因为得不到陆基飞机的支持。联合舰队损失了所剩航空母舰的三分之一，飞机仅残存三十六架。同经验丰富的美国海军飞行员作战所需要的受过高级训练的替补飞行员再也没有了。虽然残存的日本战舰和航空母舰从理论上说仍然实力强大，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力量削弱了的舰队。小泽承认，太平洋上的海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他请求辞职。丰田承担了这场灾难性失败的全部责任，拒绝接受小泽的辞职请求，命令他率领第一机动舰队返回冲绳岛。

失败的前景严重威胁着现已孤立无援的斋藤将军。他意识到，他的守军得到增援的最后一线希望已不存在。于是，斋藤下令死守，要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决心要美军为夺取塞班岛付出沉重代价。美军三个师由南向北稳步推进，到七月的第一周，已将敌军逼到塞班岛北部三分之一的地方。随着美军的推进，日本人的抵抗越来越激烈。霍兰·史密斯将军对前进速度减慢不耐烦起来，他猛冲上岸，解除了拉尔夫·史密斯少将对第二十七步兵师的指挥权，亲自来指挥作战。二十七师在梅金群岛作战不力，自那以来，“疯子”史密斯每每对该师在战斗中行动迟缓感到恼火。他的决定在军种之间激起了一场激烈争吵，部分原因是海军陆战队雷厉风行的推进战术，不同于美国陆军所喜欢采用的比较保守的打法。

死守

日军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将近一比四的劣势，但他们仍可以利用塔波乔山的山头 and 山坡的有利地形，打一场顽强的后卫战。一营海军陆战队员冲进山谷，去夺取五高地上的工事坚固的敌军阵地。他们遭到的伤亡之大，可与“闪电旅”进攻巴拉克拉瓦时遭到的伤亡相比。到七月六日，美军的压力对于龟缩在塞班岛北角山洞里的日军来说，已经难以忍受。那天夜里，斋藤将军向东京发了最后的电报，抱怨他之所以濒临绝境，是因为得不到空中支援。他在电报中最后说：“我们不能做得更好，为此谨向天皇深表歉意。”在剖腹自杀以前，他向残存的日军发布最后一道命令，每人要结束“七条性命来报效祖国”后才死。南云准备用手枪结束他自己的性命。

残存日军连夜加固工事，次日拂晓，他们执行已故将军的最后一道命令。在一片喊杀声中，漫山遍野的日军向第二十七步兵师的塔纳帕格港防线一批接一批地扑来。这种情景使埃德·麦卡锡少校想起了电影里牛群受惊的镜头。“把摄影机架在地上的一个坑里，你可以看到牛群冲过来，跃过坑口，从你头上消失。只见日本佬一批接一批地冲过来，我想，他们永远也不会完。”

挥舞着军刀的军官们全然不顾机枪的扫射，领头发起了拚死的冲锋，而士兵们只是凭着匕首和棍棒向前冲杀。连伤病员也拄着拐棍，一跛一瘸地参加了冲锋。这是帝国陆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凶残的一次拚命的冲锋。人流狂叫着踩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冲过了美军的前沿阵地。最后，由伙夫、打字员和基地人员匆忙拼凑起来的几个排也上了阵。

第二天上午，为了掩埋敌人尸体，不得不调来推土机。挖了一个大墓坑，埋下四千多民敌人尸体。塞班岛之战现在虽然结束了，但是屠杀尚未停止。数以千计的日本老百姓和幸存的日军隐藏在岛上北岬的山洞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认为美国人会把他们杀光，因此，尽管通过扩音器用日本话要他们投降，他们还是拒绝屈服。七月九日，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自杀发生在莫鲁比岩。美国士兵不相信，但他们目睹了日本人宁死不当俘虏的情景：妇女和小孩从八百英尺高的山崖上跳下去，士兵们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母亲们怀抱婴儿从岩石上纵身跃入大海。

惨绝人寰的自我毁灭，使塞班岛争夺战中的死亡总数达五万多人。美军死了三千人，加上霍兰·史密斯将军的部队伤亡一万三千名，使塞班岛之战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代价最高的一次战役。

攻克提尼安岛和关岛

然而，人们认为，同得到的战略优势——夺得一个使东京处于 B—29 轰炸机攻击范围以内的基地——相比，付出的牺牲代价不算高。就在海军修建大队的队伍抵达并开始扩建岛上的飞机跑道时，被耽搁下来的“奇袭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也全面展开了。塞班岛正南方四英里便是提尼安岛平整的甘蔗地。海军陆战队这两个师在塞班岛争夺战中大伤了元气，才休整了两个星期，于七月二十四日在提尼安岛北海岸登陆了。从空中和海上进行的猛烈轰击削弱了岛上的防御工事，从南端进行的佯攻又吸引了一万名日军中的大部分。上岸才一个星期，海军陆战队就攻下了提尼安岛，伤亡仅四百人。史密斯将军称它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成功的两栖作战行动”。

两年多来，在西南方向一百三十英里的关岛上，太阳旗取代了星条旗在阿加尼亚行署大楼上空飘扬。据估计，夺取关岛要艰巨得多。原先美军驻在这里的防守力量是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这座崎岖不平的岛屿长三十英里，一带山峰组成了理想的防御屏障。关岛没有大片的登陆滩洪大规模正面进攻部队上岸。从瓦胡岛运来了第七十七步兵师，会合海军陆战队组成钳形攻势。“我的目标是使部队攻上岸并站住脚，”康诺利海军少将向南路部队司令官盖格将军保证。“你只要告诉我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会照办。”七月八日，康诺利的战列舰开始炮击关岛上的日军防守阵地。炮击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炮击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个岛上，你走到哪里，炮弹就跟到哪里，”一个日本士兵在日记中写道。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来自瓜达卡纳尔岛的身经百战的士兵们在艾加特海滩冲上岸后，一眼看到了海军水下排险队给第三师留下的“欢迎海军陆战队”的标语。在相距五英里的北边，第七十七步兵师正在阿普拉港的背面登陆。两路部队都遭到了从日军大炮阵地打来的表示不欢迎他们的猛烈炮火，这些大炮阵地是在密集的炮火中幸存下来的。经过五天激战，两路部队才终于汇合，将岛上大部分守军围困在狭窄的欧罗特半岛上。日军企图

突围，发动了他们自己的两栖攻击。失败后，他们又试图发动正面进攻，但这样做必须先通过海军陆战队第三师阵地前面的一块沼泽地。疯狂的敌人，就象“新年除夕日在末班车里一样”，向机枪口扑来，枉自送了性命。美军现在已经熟悉了日军枉费心机的最后手段，尽管遇到了热带暴雨，他们仍然牢牢守住了阵地。敌人的进攻又遭到失败。然而，接连好几天，日本人仍不断发起猛攻。直至大部分兵力在拚命的进攻中被歼灭为止，他们一直试图把海军陆战队赶下海去。

岛上，同隐蔽在悬崖据点中和山洞里的守敌的战斗仍在继续。两周后的八月十日，小烟将军通过无线电向东京发报：“守住关岛已经无望。明天我将同敌人作最后一战。”到此，有组织的抵抗就要结束了。三千五百多名日军和一千五百多名美军丧命。扫荡孤立据点中继续抵抗的残敌的战斗到一九四五年仍在继续，最后一名敌军士兵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投降。

第二十九章 道义义务

“我们完了！”这是天皇手下的一名顾问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得悉塞班岛遭到攻击的消息后发出的惊呼。随着美军攻克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一个海岛基地，此后的八个星期的确给裕仁大皇的陆海军将领们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军事灾难。

就在那天下午，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的 B—29 轰炸机从中国机场起飞，向日本列岛的南部岛屿九州发起第一次袭击。轰炸目标是日本的钢铁生产中心八幡；炸弹偏离了目标，帝国钢铁公司只遭到轻微破坏，而老百姓却遭到了重大伤亡。一周以后，传来了联合舰队在菲律宾海战役中遭到了灾难性失败的消息。接着，七月八日，在缅甸的第十五军奉命放弃企图突破英军的英帕尔阵线的劳而无功的作战。牟田口将军的“U—Go”计划连同“进军印度”的计划彻底崩溃了。英国第十四军在进军途中，士兵们发现退却敌军在一堵墙上草草涂写了这样一句话：“英国人的大炮、坦克和部队太多了，日本人走了，但将在六个月内打回来。”斯利姆将军现在获得了“缅甸战役第一次决战的胜利”，但他的目标不止于此。他下今全速追击牟田口士气低落的残兵败将；但在此后的四个月中，进展十分缓慢，因为恰逢雨季，道路泥泞。

每一次失败都是对首相东条英机的战时统治集团的沉重打击。内阁中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天皇的顾问们对他的敌视情绪也日趋强烈，他们正伺机削弱他近乎独裁的权力。东条承认，在缅甸的作战行动也遭到了灾难性失败。三天之后，他到皇宫呈交了辞职请求。裕仁采纳了元老院的建议，任命小矶国昭大将为首相。人们认为，这位不爱激动的前驻朝鲜军事长官是个温和人物。任命宽厚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作他的副手和恢复被东条撤掉的杉山元将军的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职务，更突出了日本新政府的温和特征。接着，又根据天皇给他的新首相下达的“你们务必协力同心地结束亚洲战争，建议你们不要惹恼俄国人”的旨意，建立了一个最高作战委员会。

对日本来说，谋求实现某种保留面子的和平的压力是巨大的。丰田副武曾提醒海军大臣说，联合舰队能够挨到年底的可能性“极为渺茫”，尽管这支舰队的存在对于防止帝国的防御彻底崩溃和使日本免遭进攻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同盟国坚持要求日本至少必须同意辱国的无条件投降，所以内阁中就是温和人物也不敢想提出试探性和平建议。这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日本陆军进行了八年的对华战争似乎终于就要获胜，而且美国也会坚持要求日本放弃对大陆的占领。没有一个内阁成员敢于支持即使只是看上去会剥夺将军们的奖赏的动议，这奖赏是以一百多万士兵的生命换来的，也不管还得牺牲多少生命来保卫帝国摇摇欲坠的太平洋防线。

在中国退却，在缅甸进军

六月，在华日本占领军发动的“lchi—Go”攻势进入了第二阶段。现在，这一攻势在日本的战争战略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向西推进攻入湖南的日军已经接近于攻下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场，当时只有防纳德这支部队真正在抵抗日军的进攻。美国袭击八幡的行动促发了这次进攻，虽然多亏史迪威的先见之明，成都的 B—29 轰炸机基地距离日益逼近的前线有

六百英里，仍然是安全的。陈纳德将军的飞机基地的安全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日军占领了长江流域的城市重庆以东、相距不过四百英里的长沙。由于失去了中国南部大米产区，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饥荒。日军又向前推进了一百英里，围困了衡阳及其附近的机场。日军曾一度撤走，衡阳之围暂时解除，但日本人撤走不过是为了换来四个师重新发动进攻。八月八日，衡阳陷落，原因是蒋介石一怒之下切断了对中国第十军的补给，他怀疑该军军长在密谋反对他。陈纳德竭力援救，但史迪威拒绝增加汽油和弹药供应，说那是“徒劳”。

就在日军向渐趋缩小的国民党区域的纵深地带进攻的同时，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在喜马拉雅山脉以西八百英里，盟军对密支那围攻了两个月的战斗胜利结束，指挥第十八军的日军将领剖腹启杀。他的残部沿伊洛瓦底江向曼德勒溃退。经过十一个月的奋战，史迪威终于取得胜利，但是这场战役带来的伤亡数字达一万八千多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代价最高的战役之一。攻占缅甸北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中心，意味着进入中国的“驼峰”航线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以缩短，每月空运给国民党军队的军需物资的总吨位可以加倍。向南约一百英里，十二个师的兵力挡住了盟军钳形运动的东路进攻。这一在腊戍周围展开的钳形运动的目的，是要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英国人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支持这一即将达到目的的行动。“很明显，既然史迪威已经把我们带到密支那，”布鲁克将军写道，“我们只得在缅甸继续作战。”

这一得来不易的胜利使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接到了调离前线前往设在康提的东南亚司令部上任的命令。但是，罗斯福总统建议蒋介石让史迪威指挥他的全部军队，因为史迪威“有能力、魄力和决心消除威胁着中国的灾难”。那时，罗斯福正在竞选第四次连任总统，因此急于表白他没有忽略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六月间，他曾派遣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设法劝说蒋介石和毛泽东停止争吵，并把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归这位曾率领中国士兵取得惊人成功的美国将军统一指挥。然而，蒋介石仍然支持陈纳德，他不想让美国总统把史迪威强加于他，也不打算同他的共产党对手和好。惯于施展缓兵之计伺机而动的蒋介石，对于日本人在向他的南部省份——那里持异见的军阀们一直是给国民党人制造麻烦的根源——人举进攻的局面并不象华盛顿那样焦急不安。他同意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赫尔利同唐纳德·纳尔逊一起于八月间经莫斯科抵达中国。赫尔利此行肩负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说服这位国民党领袖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解。这位前陆军部长既不能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也不能制定出一项对付日本威胁的共同军事战略。

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制定最后击败日本的战略，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潜力的看法比总统乐观得多。马里亚纳群岛被攻克后，成都轰炸机基地的重要性降低了，因为塞班岛上的机场离东京更近，而且遭到日本袭击的威胁更少。马歇尔在法国视察了迅速向前推进的盟军前线并于六月中回国后，便向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发了一个指示，要他们考虑“加快太平洋战争进展速度的可能性”。他概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向日本发动进攻的各条进军路线的计划，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麦克阿瑟认为，计划中反复提及福摩萨而极少提到他定于十一月进攻棉兰老的计划，这是不让他实现他保证要进行征战的诺言。六月十八日，他答

复马歇尔说：“我坚定不移地认为，绕过菲律宾群岛而横越太平洋直接进攻福摩萨的建议是不可取的。”他请求“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亲自去华盛顿申述我的意见。”尼米兹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的答复也很谨慎。他也认为，进攻福摩萨而不首先夺取帕劳群岛或菲律宾群岛，将使进攻部队承受巨大风险。尼米兹所有的指挥官中，唯有哈尔西赞成下一步在吕宋岛登陆，然后经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直接进攻日本。

“我们必须谨慎地不要让个人感情和对菲律宾的政治考虑超过我们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马歇尔将军告诫麦克阿瑟说。同时，他的答复温和地提醒麦克阿瑟，“绕道”并不是“抛弃的同义词”。麦克阿瑟全然不顾这种含蓄的拒绝和冷言冷语，在七月份将他进攻菲律宾群岛的“滑膛枪手”蓝图送到了华盛顿。“滑膛枪手”计划得到了尼米兹的支持，他坚持说，原来的“桔色仆战计划”所要使用的基地对于最后的北进是至关重要的。两位太平洋战区司令官的意见明显一致，是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放弃他们绕过菲律宾群岛的计划的有力因素。总统担心，如果看来他要抛弃菲律宾人的话，那么在日益临近的大选中，他可能遭到政治上的损失，麦克阿瑟私下对马歇尔说，作出那样的决定将导致他辞职。这决不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威胁，因为那年早些时候，一批共和党议员曾认真考虑过推举麦克阿瑟为总统候选人。作为一个受到普遍爱戴的英雄，一个新闻界经常注意的人物，加之众所周知的他反对“新政”学说的态度，这一切使他成为反罗斯福情绪的中心。由于麦克阿瑟在一封信中似乎公开批评了总统因而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在这以前，他一直是默不作声的候选人，而且竞选成绩相当不错。这场风暴使他正式宣布他“不是候选人”，因为那将“有损于战争效果”。

罗斯福除掉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对手，感到松了一口气，而麦克阿瑟显示出了他在美国人中得到的公众支持是多么大。这位将军因此把白宫六月召他去珍珠港会晤总统和尼米兹海军上将一事说成“纯粹是政治性的”。他认为那是罗斯福企图在大选前，让人们看到他正在发挥现任总司令的作用。未被邀请与会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担心，总统会受到压力，要他亲自过问麦克阿瑟同尼米兹之间的争执。就在罗斯福启程去夏威夷之前，金海军上将视察了太平洋基地，他向尼米兹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向日本发动最后进攻时，福摩萨比菲律宾群岛更是一个合适的战略基地。他还表示担心，英国人越来越想要参加最后的进攻，他希望把皇家海军远远限制在菲律宾群岛以东。人们一直在传说，丘吉尔正设法把蒙巴顿的权力扩张到西南太平洋司令部去，企图夺回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

“巴丹”飞机从布里斯班出发开始长途飞行，麦克阿瑟在飞机上踱步，口中絮絮叨叨地抱怨：“逼着我离开我的指挥岗位飞到檀香山去拍一张政治照片，真丢人！”先前已经请过他几次，但他一概不予理睬，最后马歇尔将军命令他七月二十六日到夏威夷去见总统。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太平洋司令部，而现在，就在又一个紧要关头，在新几内亚战斗的最后阶段，他却被叫走了。足智多谋的足立将军的二万部队先前在韦瓦克岛吃了蛙跳战术的苦头，现在他已率领部队在海岸丛林中行进了一百英里，准备进攻美国的艾太普基地。美国陆军第六军军长派遣第四十三步兵师阻击敌军在德里纽莫尔河的侧翼运动，但是，经过了整个新几内亚战役中三个星期最激烈的战斗之后，才挫败了日本第十八军取得突破的企图。进攻是那么猛烈，以致一度出现可能会延误新几内亚战役的最后行动的危险，这个行动就是“台风突击队”在

马尔和桑萨波登陆。七月二十日，盟军士兵安全登上了新几内亚福格尔科普半岛顶端的这两个地点后，麦克阿瑟的注意力集中在务必于九月十五日前占领哈尔马赫拉岛，为进攻菲律宾群岛南部准备好最后一块跳板。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艰巨的新几内亚战役现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是由于出色地执行了他的战略。麦克阿瑟断言，待到解决了足立将军的部队的时候，其余的孤立的敌守军“对目前和未来的作战行动就不再构成威胁了”。瓦齐将军和他率领的澳大利亚几个师的兵力已经开来接管海岸沿线已为美军所控制的基地，“肃清残敌”的任务即将交给他们去完成。许多日本人当然不愿扮演麦克阿瑟给他们安排的被动角色，这是不足为怪的。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扫荡变成了一种劳而无功、说不出有多艰巨残酷的丛林战，澳大利亚最高司令部对此越来越不满，而撤走了的美国部队却在不断取得太平洋战争最后战役的胜利。

麦克阿瑟将军对待澳大利亚军队——若不是他们，他本来是会输掉巴布亚战役的——的傲慢态度，堪与他对总统的轻蔑态度相比。七月二十六日，他乘坐的B—17飞机比罗斯福一行乘坐的“巴尔的摩号”重型巡洋舰先到檀香山整整一个小时。但他没有参加尼米兹海军上将和码头上的正式欢迎行列。这位将军引人注目的长车队姗姗来迟一事，更突出了他不曾参加欢迎行列；麦克阿瑟身着一件飞行夹克，显得不拘礼节。

战略抉择

然而，总统决意要心平气和地、若无其事地对待这件事，虽然他的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曾担心这件事会破坏一次已经艰难了的会议的气氛。那天晚上，在豪华的军官俱乐部别墅里举行的宴会上，一直充满热诚气氛，阳台对着怀基基海滩波澜壮阔的海浪。然后罗斯福走进一个里面挂着一张地图的房间，他对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说，这次见面的目的是要“决定太平洋战争的下一阶段行动计划”。

总统用一根竹棍指着地图，这时尼米兹把他事先仔细准备好的方案提出来，他拿出海图和资料，来说明利用福摩萨作为对日本发动最后一战的主要基地的优点。他谨慎地承认，摧毁菲律宾群岛的敌人空军基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但是他并不坚持认为，有必要进攻整个菲律宾群岛。麦克阿瑟决定“单独干”，依靠自己的口才说服总统赞成他的观点，即美国负有在进攻日本前解放一千七百万菲律宾人民的“道义义务”。他争辩说，这样就能提供一个多得多的进攻基地。在他看来，绕过菲律宾群岛中的大多数岛屿，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将招致灾难性后果，“美国舆论就要谴责您，总统先生，而谴责您是有道理的。”

讨论一直继续到第二天上午，总统试图判断出，两位司令官就菲律宾群岛在他们各自的对日最后进攻战略中的作用问题上的分歧究竟有多大。罗斯福坚持在出席正式午餐前，驱车到瓦胡岛基地转一圈。他们乘一辆敞篷轿车，两位将军分别挤在总统两旁。从麦克阿瑟同总统爽朗的谈话中，尼米兹知道麦克阿瑟的观点获胜了。西南太平洋司令官也毫不怀疑自己获得了胜利。当天下午，“巴丹”飞机刚刚冲出希卡姆机场——返回澳大利亚的第一站——的跑道，麦克阿瑟就宣称：“我们的计划卖出去了。”回到布里斯班后，他要参谋人员放心，说：“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且批准了菲律宾群岛作战计划。”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尚未同意麦克阿瑟的作战计划。又辩论了一个月，金海军上将才勉强同意进攻吕宋岛，因为比起进攻福摩萨岛崎岖不平的海岸线上的日本防御基地来，进攻菲律宾群岛中的一个海岛所需要的兵力要少些。而罗斯福返回美国后，在电台上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宣称“同我的老朋友麦克阿瑟将军意见完全一致”。对于美国人以及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美军实现重返马尼拉的诺言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一些敏锐的白宫观察家一眼看出了这位头号政客的目的，他这样安排，是为了使进攻菲律宾的消息恰好在总统竞选活动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九月八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西南太平洋司令部发布命令，确定十二月二十日为在莱特岛登陆的日子，在同一天，美国的舰载飞机轰炸菲律宾海海域的雅浦群岛和帕劳群岛。各部队指挥要根据尼米兹“轮换驾驶员”的办法进行变更，三天后，当“新泽西号”战舰挂起哈尔西的旗号到达时，第五舰队将变成第三舰队。随后，哈尔西着手为向菲律宾群岛发起一系列系统的空中攻击进行准备。哈尔西得到了当时正在攻击棉兰老岛和吕宋岛的特遣分舰队的飞行员的报告后，认为利用日本防务中的惊人弱点的大好时机来了。

九月十二日，哈尔西向尼米兹拍去电报，兴奋地报告说，看来棉兰老和吕宋两岛上的敌机实际上已被全部摧毁，敌舰无一漏网，“敌军缩手缩脚的态度”简直“令人不能置信并且是奇怪的”。他得出结论说，日军在非菲律宾群岛的防御工事必然“极易受到攻击”，他建议把第三舰队原准备进攻帕劳群岛的力量改用来对菲律宾群岛中的莱特岛发动全面进攻。

离计划中在佩利留岛登陆的时间仅剩一个星期了。尼米兹和他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计划人员实在不愿取消进攻帕劳群岛中这个主要日本基地的计划；他们认为，该岛对于未来向北进攻日本或向南进攻菲律宾群岛都是一个必要的出发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承认，哈尔西提出的进攻莱特岛的建议有可能使太平洋战争大大缩短几个月时间。尼米兹将上述情况向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信号，并建议，一俟帕劳群岛之战完成，立即调遣当时正在珍珠港集结准备进攻雅浦群岛的陆军二十四师，会合第三舰队进攻莱特岛。

八边形战略

美国的军事领导人聚集在魁北克，同英国人一起举行“八边形会议”；马歇尔从那里通过无线电把拟议中的作战计划的变化情况告诉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当时正随同即将边攻哈尔马赫拉岛附近的莫罗太岛的登陆部队在海上行驶，因此严格禁止使用无线电。参谋长萨瑟兰将军毫不怀疑，他的上司定然赞成那个建议。萨瑟兰从布里斯班回电称：“一俟同尼米兹安排停当，我部即于十月二十日开始莱特岛行动。”

正当加拿大总参谋部在弗隆特纳克别墅的餐厅大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时，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回电送到了宴会厅。美国陆军和海军参谋长立即离开筵席，简单地交换了意见。马歇尔后来回忆道，“这个决定并不难作出。”九十分分钟内，一封“执行”的密电便越过太平洋飞回去了。麦克阿瑟刚刚回到霍兰迪亚前线指挥部，便收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准备进攻吕宋岛的命令，这使他十分欣喜，因为他明白，这一决定使实施进攻福摩萨计划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菲律宾群岛将成为对日本发动最后进攻的主要基地，冲绳岛或

者硫磺岛将作为中间跳板，这恰恰是桔色作战计划原来的意图。

加速太平洋战争进程的决定现在意味着联合参谋长会议可望大大缩短原计划在结束对德作战后击败日本的时间表，使之缩短到一年或十八个月。在魁北克开会时，对形势估计最乐观的人预言到圣诞节德国就会投降。丘吉尔称做同盟国伙伴之间的“友谊的光辉”就在于此；“我们把万物点成金。”经过三年多的周密谋划和争吵，进军法国成功了；巴黎获得了解放，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越过了塞纳河，盟军部队从法国南部登陆向北挺进到了里昂。在意大利，德国人从罗马溃退到佛罗伦萨，红军的前线已推进到了华沙。

德军崩溃的前景——导致俄国人到年底时参加对日作战——使英国人迫切感到必须加速在东南战区的作战行动。尽管总统反对部署美国部队去恢复欧洲的前殖民地，但丘吉尔还是决定：“我们必须在战场上重新获得我们在远东的合法殖民地。”首相承认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进退两难，建议美国陆军派遣两个师经缅甸开赴中国，换下英国军队，使他们能去执行蒙巴顿的一系列两栖攻击计划——先进攻仰光，然后进攻苏门答腊和马来亚。

丘吉尔首相的计划还包含着另一方面的内容，即皇家海军应同美国舰队并肩作战，以便在战后向世界表明，太平洋并不是美国的内湖。金海军上将已经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上拒绝了这一计划，理由是他们的盟军缺少进行远程作战行动所需的充分的后勤支援。英国人现在企图发挥一种较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见的作用，而三年来，他们却一直尽可能地不重视这场战争，正是这些使金海军上将反感。然而，在魁北克最后一次全权代表会议上，丘吉尔竭力提出他的建议。金表示这个问题“正在考虑”。首相感到愤怒，更加坚定地催促道，“我们已经提出了让英国舰队协同作战的建议，你们究竟接受不接受？”为了避免发生激烈争吵，罗斯福运用他作为总司令的权力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这使海军作战部长怒不可遏。

一九四四年九月的第二周，正当英美两国的战争领导人在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时，美国部队在地球的另一面即将对日本发动两场进攻。继“八边形会议”作出了加速太平洋战争进程的决定之后，这两场战争证明都不必要。但是，以莱特岛取代棉兰老岛的计划晚了四十八小时，麦克阿瑟已来不及取消第三十一步兵师为确保控制摩鹿加海北部而于九月十五日在莫罗太岛登陆的行动。尼米兹则拒绝取消进攻帕劳群岛的计划。

哈尔西率领第三十八特遣舰队正航行在这两个攻击点的中间，特遣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都要参加盟军的这两次作战行动。他觉得“僵持行动”是多此一举。不过，因为尼米兹已取消了进攻雅浦群岛的计划，所以他确信，为确保对菲律宾群岛和日本的进攻稳操胜券，有必要占领乌利西岛、昂戈尔岛和佩利留岛。

位于加罗林群岛东端的环礁岛乌利西岛的价值，在于它拥有深水锚地。九月二十二日进攻乌利西岛，因为岛上没有布防，所以该岛仅在几分钟内便落入了美军之手。对昂戈尔岛的进攻日为九月十七日。三天后，第八十一步兵师的官兵们已控制了岛上大部分地区。向北五英里就是佩利留岛；但是海军陆战队一师经过近八个星期的浴血奋战，才宣布取得了占领该岛的胜利。

日本人在春季开始的加强内层防线的备战中，把帕劳群岛放在比马里亚纳群岛更优先的地位上。佩利留岛上高耸入云的石灰岩山峰林立，使之成为一座天然堡垒。松软的岩壁上到处挖了炮兵阵地、机枪火力网和地堡，工兵还开凿了隧道，将这些火力网点连成一片，九月十二日开始轰炸和炮击，但

是许多工事深藏在山壁上，炸弹根本炸不到。五千日本守军以及相同数目的施工部队驻扎在这些工事中，他们深信，他们储备了足够在这些深洞里抵御一场长期围攻所需的弹药和补给。

佩利留岛浴血战

“胜利取决于我们能否汲取最近几个战役——特别是塞班岛之战——的教训，”井上将军对他的守军说。“美国人全靠他们的物质力量取胜。如果我们能用物质力量打败他们的话，那将使他们受到难以想象的震动。”然而，他却不能检验他的理论是否正确，因为进攻开始时他并不在岛上，而是到别处视察去了。他的官兵在系统防御战术方面受到了良好训练；他们摒弃了漫无目标的自杀性冲锋战术，而采用了固守每个山洞和每面峭壁的战术。日本人凭借险要地势和错综复杂的防御工事，指望让美国人为夺取佩利留岛付出沉重代价。

九月十五日，舰载飞机呼啸着掠过头顶，发起进攻前的火箭袭击，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一师的两栖战车向佩利留岛南端的登陆滩驶去。登陆部队遇到了掩蔽得很好的敌军炮兵阵地打来的猛烈炮火。鲁珀特斯将军所率左翼进攻部队遭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日军从几个隐藏在山岬中的滩头堡向他们近距离开火，这些碉堡在侦察机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上根本看不到。乔治·亨特上尉指挥一个连经过三十小时残酷的肉搏战，才消灭了碉堡内的敌人，但他的一连士兵也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在纵射火力攻击下，两栖战车变成了一堆堆熊熊燃烧的废铁，血肉模糊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漂浮在浅滩水面上，构成一幅使人想起塔拉瓦岛之战的悲惨图景。

整整一天，登陆滩都处在日军的猛火力之下。同一天下午，日守军坦克越过位于海军陆战队防线前方的机场北围发起反攻，这是日本人展开的一连串反攻的第一次。他们一度取得了突破，但美国后备部队很快冲上去堵住了缺口。当夜幕降临时，鲁珀特斯将军仅仅完成不到一半的进攻日预定目标；而他的海军陆战队一师却已伤亡一千人，其中百分之二十已经丧命。“僵持行动”原计划用两天时间拿下整个佩利留岛，可是，“僵持”这个不幸的名称真是名符其实，这一仗现在仅仅是开始，往后还要持续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这场战役变得那么残酷、那么艰巨，海军陆战队一师就是在瓜达卡纳尔岛的漫长战斗中也没有碰到过。崎岖不平的、防御工事坚固的乌穆布罗戈山是使他们陷入艰难境地的主要原因，山上蜂窝般地布满了山洞和敌军火力点。

在这场困苦不堪的攻坚战中充当先头突击队的，是“傲慢的”普勒上校所指挥的第一团，在第一周对佩利留岛这些山头进行的无情进攻中，普勒上校的这个团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员。第五团在攻克飞机场的过程中也遭到了重大伤亡，第七团在消灭岛屿南部的日军的战斗中几乎也损失了这么多人。在整个战役中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的盖格将军调未了已经攻克毗邻的昂戈尔岛的步兵，投入剿灭乌穆布罗戈山敌军据点的战斗，以免“僵持行动”当真变成一场僵待行动。他们改进了火焰喷射器，使它们可以射到五十英尺远的地方，把隧道深处的敌人烧死。

随着敌军逃出被烧的据点，美军逐个山洞、逐个山脊、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仅在一个大山洞里他们就发现了一千多具死尸，据估计，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抵抗终于停止为止，已有一万敌军毙命。日本守军指挥官在自杀前发

出的无线电报说：“佩利留岛上一切都完了。”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二千人丧命；数倍于这个数字的人受伤。消灭佩利留岛上的敌守军一人，平均需耗费一千五百八十九发轻重武器弹药。战地指挥官们把出现这些吓人数字的原因归咎于守军受到过良好训练和地形不利。佩利留岛一仗是不必要的屠杀战的悲剧之一。对于美国人来说，在头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佩利留送命之前，这个海岛就早已不是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了。然而，正如海上轰击部队指挥官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所说的那样，“如果军事领导人的预见同他们的事后聪明一样准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根本就不会去进攻并占领帕劳群岛。”

在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的岛屿战之一结束前一个月，为实现打回菲律宾群岛的诺言，麦克阿瑟将军率领他的攻击舰队启航了，使“僵持行动”成为不必要的战役就在这时候开始的。

第三十章 “死亡之花”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夜， “东京玫瑰” 在无线电节目中洋洋自得地宣称：“米彻尔海军上将的航空母舰今夜全部被击沉——瞬息之间！” 太平洋基地上通常收听舞蹈音乐的美军对这种荒谬的吹嘘无不嗤之以鼻。然而，日本公众次日清晨醒来时，却听到了海军“野鹰式”飞机驾驶员们在福摩萨附近海域赢得“第二个珍珠港”的消息。天皇传谕全国放假一天庆祝胜利，这是两年多来的第一个假日。

由于又一次遭到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官所率航空母舰的灾难性打击，日本迫不得已才制造了这场挽回面子的胜利，十月十日，哈尔西向冲绳岛及相邻的一座岛屿上的空军基地发起一连串攻击，以期“一举摧毁威胁菲律宾群岛的敌海空力量”。两天后，第三舰队一千架舰载战斗机和轰炸机加满油，向福摩萨发起新一轮进攻。陆军第二十航空队一百架“超级堡垒式”飞机也从成都基地飞来投入战斗。帝国海军第六航空大队奉命起飞迎战。福留繁海军少将的大多数飞行员都是刚刚接受训练，他们的战斗经验只限于从电影上看过模拟作战（这样做是为了节省燃料）。福留繁在报告中痛心地说道，五百多架飞机象“鸡蛋碰石头”一样，披坚不可摧的敌机编队击落下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哈尔西仅仅损失了七十九架飞机，尽管在十月十四日天黑后，一批三十架敌轰炸机偷袭第三舰队特遣分队时，曾使他的一艘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中弹受伤。侥幸生还的日本飞行员把自己的飞机的坠毁错误地当成了敌舰中弹起火，因而宣称取得了惊人胜利，福留繁得意洋洋地向东京作了报告，随后于第二天又出动了一百架飞机，迫击节节败退的美国人。“第三舰队已救捞起被击沉击伤的舰只，现正向敌方向退却，”为了诱敌上钩，哈尔西向珍珠港拍去了这份假情报电报。他希望日本人出动联合舰队袭击受伤的航空母舰“富兰克林号”和失去战斗能力的重型巡洋舰“堪培拉号”，两艘战舰都由拖船拖带，作为“诱敌第一分舰队”，故意远远跟随在第三舰队的后面逡巡行驶。然而，帝国海军没有上钩，哈尔西大失所望，只好率领第三舰队向南驶去，准备进攻莱特岛，此时，麦克阿瑟的运输舰队也已从新几内亚港口启航。现在，哈尔西实现他“一有机会就彻底消灭日本舰队”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了。

在东京，海军参谋本部也在期待着发动下一次进攻。他们又一次打算集中全部海空力量，为粉碎第三舰队进行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努力。这便是日本海军在“胜利行动”——帝国统帅部制定的保卫帝国内层防线的战略——中要发挥的作用。日军为“决战”制定了四套作战方案，具体采用哪一套作战方案则要看美国人是进攻菲律宾群岛，还是进攻福摩萨、千岛群岛或是本州而定。由于得到莫斯科外交人士的暗示，东京于十月初便命令寺内寿一元帅设在马尼拉的南方军司令部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实施胜利行动一号方案。其实，即使克里姆林宫不走漏风声，也看得出菲律宾群岛最有可能成为盟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他们在新几内亚获胜后乘胜北进是显而易见的。

增援部队匆匆南调，加强棉兰老岛上的守军。在这以前，菲律宾群岛已经驻扎了二十五万军队。棉兰老岛紧挨着刚被麦克阿瑟部队攻占的莫罗太群岛中的摩鹿加岛。寺内指望依赖第六航空战队的支援，在敌人尚未建立起滩头堡时就粉碎他们的进攻，尽管他手下的第十四军司令黑田中将曾竭力主张在纵深布防并曾多次告诫：“说空话并不能击沉美国军舰。”黑田将军因为

提出过这些批评意见而被撤职，为“马来亚雄狮”山下奉文将军所取代。两年前，山下在对英国人一仗中取得了辉煌胜利，此后，因为被东条视为一名可能的政敌，他就在满洲销声匿迹了。

然而，正当胜利行动一号方案即将被用来保卫菲律宾群岛之际，第三舰队发动了几次袭击，使这一方案遭到致命破坏，促使日军过早地开始执行保卫福摩萨岛的胜利行动二号作战方案。许多飞机既是用于防守福摩萨也是准备用来防守菲律宾群岛的，但是，现在真正的决战还没有到来，日本的空中力量却已经损失了一半。

直到十月十七日，帝国统帅部才终于确切知道了美军将从什么方向进攻。那天一早，他们收到了第十六军司令部发来的急电，说一支敌军正向莱特岛接近，并发现美国海军扫雷部队正在四周布满岛屿的莱特湾出海口扫雷，此外，几个营的别动队发动了一系列登陆行动，占领了莱特湾入海口周围的一些小岛。

陆军参谋本部头一次得知海军要把残存的所有舰只投入战斗的计划。丰田副武竭力争辩道，进行一次孤注一掷的大赌博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摧毁拥有巨大物质力量的敌人的最后一个机会”。陆军将领们担心，一旦再次失败，海军舰队势必大大削弱，以致不能保卫日本列岛。但是，由于海军作战局长官、胜利行动一号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中泽海军少将泪流满面地恳求给予联合舰队一次机会——要求赢得决战的胜利，要末象“死亡之花一样盛开”，这一方案终于被呈请天皇批准。

那天下午，东京的陆军和海军司令部播出了实施胜利行动一号方案的无线电密码讯号。丰田清楚地知道，供他调遣的飞机只有预定计划的一半数目，形势对他不利，但他仍准备依靠运气和战场上的随机应变来实现他的计划：用联合舰队残存的航空母舰作钓饵把第三舰队的主力诱引到足够远的地方去，使他能够出动战列舰去粉碎美军的登陆行动。

十月十七日，当大西泷次郎海军将军抵达马尼拉接受航空战队即将到来的空战指挥权时，发现整个菲律宾群岛地区能够作战的飞机总共不到一百架，他顿时吓得目瞪口呆。这么几架飞机远远不足以完成他接受的“打击敌航空母舰并使之至少在一周时间内丧失战斗能力”的命令。于是，他得出结论：别无选择，只有采取特别办法，即以突击队进行敢死攻击，才是“确保以我们的微弱力量取得最大战果的唯一办法，这就要求我军战斗机满载炸弹对准敌航空母舰的甲板扎下去”。那些相对而言技术上尚不熟练但自愿向着死亡进行单程飞行的飞行员们获得了神风突击队队员的称号，这个称号是根据一二八一年击溃蒙古入侵舰队的神风舰队的名字命名的。

六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敌舰队正向菲律宾群岛东部海域步步逼近的形势下，日本胜利行动一号决战方案的命运再次落入上帝手中。帝国海军总共能集结七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战斗航空母舰、二十艘巡洋舰和二十九艘驱逐舰，除此之外，还有一百五十架海军飞机为这次决战提供空中支援。与他们相比，美军的实力占有压倒优势：十二艘战列舰、三十二艘航空母舰、二十三艘巡洋舰、一百艘驱逐舰，以及由近一千架飞机组成的强大的空中保护伞。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即将在莱特岛登陆的联合力量的确声势浩大，堪与四个月前投入诺曼底登陆战的盟军力量相比。第三舰队还要为由四百三十艘运输舰组成的兵船队提供远程掩护，这支船队正载着沃尔特·克鲁格将军所率第六集团军十七万四千人的部队向北行驶，他们将由金凯德所率第七舰队

护航并提供火力支援。

登上莱特岛

麦克阿瑟把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确定为“攻击开始日”，以区别于使人们联想到六月六日盟军在法国登陆的“大规模攻击日”。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率领他的六艘旧故列舰驶入三十英里宽的莱特湾，并在美国舰载飞机的炸弹和火箭的支援下，开始系统地摧毁敌军沿岸阵地。此刻，麦克阿瑟的指挥舰“纳什维尔号”重型巡洋舰还在莱特岛以南离岛尚有两天航程的海面上航行。

十月十九日夜晚，外面一团漆黑，“纳什维尔号”率领的庞大舰队驶抵四周遍布岛屿的莱特湾海口后便停止前进，等待天亮后再继续航行。麦克阿瑟将军深知“人类情感天下相通”的道理，读了《圣经》上几个激奋人心的段落后方才入睡。他睡得很香，自信将在次日登陆的兵士们人均已有一吨重的高爆炸药被送上了岸。

日出时分，炮弹疾风骤雨般地倾泻在莱特岛的海滩上，此刻，“纳什维尔号”已经驶进海湾，并在离海滩二英里的海面上抛锚。不多时，“纳什维尔号”舰上的大炮也开了火，同先前的炮火一起，构成一幅惊天动地的图景。麦克阿瑟从旗舰舰桥上看到了这样的场面：

枪炮声一响，登陆行动就应立即开始。现在，成千上万门大炮发射炮弹的轰隆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火箭拖着长长的白雾交错着划破长空，一道道浓黑的、不祥的烟柱随后从地面上升起。头顶上，一群群飞机高高地呼啸而过。在平常本来是一片宁静的、波光粼粼的整个蓝色海面上，登陆艇象无数的小黑点一样朝海滩直冲过去。

居高临下，我可以看清正在发生的一切。各路部队正从帕洛附近的红滩、白滩上的圣何塞和莱特岛南端小小的潘索姆岛登陆。北边，是富兰克林·赛伯特少将指挥的第十军，由第一机械化师和第二十四步兵师组成；南边，是约翰·霍奇少将率领的第二十四军，由第七和第九十六步兵师组成。这儿路部队的总指挥是第六集团军的沃尔特·克鲁格中将。

麦克阿瑟的四个师同时展开进攻，在十英里长的海岸线上骤然登陆，几乎没有遇到敌军抵抗。本来不多的几个据点早已被炮火夷为平地，这多亏菲律宾游击队提供了周密情报，自从进攻舰队向莱特岛进发以来，一直与他们保持着不断的无线电联系。滩头很快就被攻克。为了使他的到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盛大场面，下午一时后不久，麦克阿瑟便穿起一身刚刚熨得笔挺的军服，嘴里叼一杆玉米轴烟斗，戴一副飞行眼镜，迫不及待地命令一艘登陆艇载着他与奥斯梅纳总统向红滩驶去。一船头面人物和新闻记者被正向用推土机在浅滩上特别堆起来的临时沙码头涌去的许多船只堵住了通道。一位海军勤务队队长显然对船上的高级军官们感到不耐烦，他一边大声吆喝着“让他们下来走”，一边指挥登陆艇向别处开去。这件事很可能是将军在涉着齐膝深的水向沙滩上走去时脸上露出凶神般的神情的原因。随行的摄影记者们为后代人拍下了无数次涉水上岸的第一个镜头，向全世界表明将军实现了他的诺言。

下午二时，在残存的两棵棕榈树前的沙滩上，麦克阿瑟对着通讯部队安装的一排麦克风宣告：“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棕榈树上高高飘扬着星条旗和英联邦旗帜。“向我靠拢吧！让不屈不挠的巴丹精神和科雷吉多尔精

神发扬光大吧！”将军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向菲律宾人民发表的一篇情绪激动的讲话。助手们注意到，他讲完话后浑身颤抖，显然是动了感情。

麦克阿瑟的“攻击日”获得了辉煌胜利，到傍晚时，美军已经控制了长达十七英里的前沿阵地，伤亡甚少。敌军出动的一小批鱼雷轰炸机成功地避开了战斗机和防空火力，击中了重型巡洋舰“檀香山号”，这是敌人组织的唯一一次认真的反扑。现在，美军开始向岛上的塔克洛班推进，日本人只出动了小股部队进行抵抗，他们打算固守莱特岛首府后面的山头。十月二十三日，麦克阿瑟坚持要求他的高级指挥官们出席奥斯梅纳总统的菲律宾文官政府复位的正式仪式。仪式定在被炸塌了的塔克洛班首府行政大楼的台阶上举行。然而，仅在离城二英里的地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正当美国人出乎意料地迅速推进之际，日本人正按照胜利行动一号方案向莱特岛滚滚袭来。

莱特湾之战

十月二十二日晨七时，联合舰队的战列舰列队驶出文莱。一艘艘战列舰的烟囱里浓烟滚滚，锅炉房的机修工们正费力地调整燃烧器，以使这些从新加坡出发后航行了六百英里的战列舰能继续燃烧粘稠的原油，正午前不久，联合舰队在婆罗洲北海岸外的茫茫海面上分路前进。栗田健男海军中将率领五艘战列舰取道往北，穿过险恶的巴拉望岛暗礁区，经圣贝纳迪诺海峡向莱特湾进发；西村祥治海军少将率领两艘战列舰向西驶向苏禄海，并将同三艘沿柱岛而下向敌登陆滩进发的重型巡洋舰汇合。

日本海军最近使用了新密码，变换了蒙骗敌人的手法，实行了严格的无线电寂静，这一切使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情报处不能掌握到胜利行动一号方案的全部内容。因而，到第二天晚上，栗田就可以庆祝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战列舰通过了巴拉望暗礁区。但他并不知道，他已经被两艘敌潜艇发现了。正在巴拉望海域巡逻的美国海军“海鲫号”和“鲛鱼号”潜艇的雷达上出现了阵阵回波，两位艇长最初感到莫明其妙，误把日本舰队当作一阵即将来临的暴雨。但当他们判断出来者的确是一支舰队后，便立即浮出水面，摆好阵势，准备拂晓时打伏击。

凌晨五时后不久，两艘潜艇悄悄潜入水下。潜望镜小心翼翼地伸出水面，两位艇长等待着蜿蜒驶近的战列舰出现在灰色的海平线上。在“鲛鱼号”潜艇上，副艇长贝尼特兹少校看着鱼雷射手们守在发射管旁静候发射命令，意识到潜艇上的气氛紧张极了：“毫无戒备的日本人无可奈何地把自己推上了场，并立即受到了左边‘海鲫号’发射的一枚枚鱼雷的迎接。紧接着传来一阵急促的爆炸声，‘鲛鱼号’上的全体人员意识到，‘海鲫号’袭击成功了。

“‘水面上真热闹，好象到了六月四日一样，’艇长惊喊道。‘有一艘起火了，’他又说。‘日本佬乱成一团，他们开始毫无目标地开火，热闹极了！热闹极了！’那场面一定热闹极了。我们这些看不到正在发生的一切的人……‘他们来了，’艇长说。‘准备开火！’‘方位，注意！距离！注意！降低潜望镜！角度左前舷十度。’‘前面的两艘不过是重型巡洋舰，放它们过去，’随着艇长一声令下，我们开始发射鱼雷。我们用前发射管一共打出了六枚鱼雷，几乎是在同时，鱼雷击中了目标。——二——三——四，连续四声爆炸。发射了六枚，四枚击中目标！”

当潜艇潜入深水以防护驱逐舰用深水炸弹袭击时，“海鲫号”监测到“赛璐玢炸裂”似的巨大声响，人们起初担心可能是“鲛鱼号”遭到反击后

发出的炸裂声，而实际上这是被“鲛鱼号”发射的鱼雷炸成了两截的“摩耶号”重型巡洋舰下沉时发出的响声。“海鲫号”的鱼雷紧接着击中了“爱宕号”重型巡洋舰的舷侧。栗田的这艘旗舰立刻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栗田和他的部下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纵身跳入大海。一艘驱逐舰将他救起后，栗田立即把指挥部撤到巨大的“大和号”上。他当时患了登革热，本来已在恢复，但这意外的一次落水却加重了他的病情。现在，使他更加沮丧的是，他的另外一艘重型巡洋舰“东方号”尾部也中了鱼雷，正在一艘驱逐舰护航下带伤返回文莱。与此同时，其它舰只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深水炸弹轰雷般地向两艘潜艇袭来。“日本佬疯了，把我们吓坏了，”贝尼特兹写道。可是，日本舰只的反击虽然来势凶猛，但却没有目标。“鲛鱼号”和“海鲫号”猛烈摇晃了几下，终于逃出了深水炸弹袭击区。当它们浮出水面报告击沉敌舰的消息时，只能看到那艘受伤的巡洋舰。正当它们准备进入阵地把那艘巡洋舰也干掉的时候，“海鲫号”在巴拉望暗礁区一个海图上没有标明的水域搁浅，从而使他们夺取新胜利的希望化成了泡影。“鲛鱼号”艇长放弃了追击计划，赶紧去营救躺在暗礁上一筹莫展、任凭日本俯冲轰炸机攻击的姐妹艇“海鲫号”上的人员。

这场最终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海战开始了，美国人赢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个回合的战斗。他们以一艘潜艇的代价，摧毁了日本三艘重型巡洋舰并暴露出日军的进攻主力。整个形势对胜利行动一号方案不利。尽管如此，因为战列舰还在，栗田仍带着一种体现整个战役的特征——垂死挣扎——的心情驱使着他的舰队继续前进。他知道，由于日军陆基飞机都被调去攻击美国航空母舰，因而他不能指望获得多少空中掩护，所以，当他在遭到潜艇袭击之际收到联合舰队司令部拍来的一份电报时，他根本没有受到鼓舞。电报说：“敌军很可能已经掌握我军集中了全部力量的情报”，下面是丰田发出的生硬的命令：“执行预定计划。”

美国航空母舰已经派出巡逻机，向“海鲫号”所报告的地区飞来。七时四十六分，它们报告说发现敌舰队抵达民都洛南端。在“新泽西号”舰上灯光暗淡的指挥室里，哈尔西正在制定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的战斗部署。他调回了前一天遣往乌利西岛加油的第三十八特遣舰队一分队，并下令部署在菲律宾群岛东面入口的三百英里海域、准备发动空袭的其它三个分舰队向一个指定集结地点靠拢，以便重新组织第三十八特遣舰队强大的战斗编队。一百艘军舰上的扩音器一阵嘶嘶作响之后，传来了哈尔西通过舰艇间超高频无线电对讲机下达的号令，他以那不会被人弄错的低沉声调吼道：“开始攻击！再说一遍！开始攻击！预祝你们成功！”

巡逻机发现栗田舰队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后还不到三十分钟，无线电收报机又传来了在三百英里以南又发现一批战列舰的消息。不用猜就可以断定，这是敌人袭击莱特岛行动的第二条胳膊，并且势必要通过苏里高海峡。戴维森海军上将所率第三十八特遣舰队四分队的航空母舰离莱特岛最近，因而奉命对来袭敌舰队发动第二个回合的攻击。

“新泽西号”主作战室里闪闪发亮的甲基丙烯酸板上，现在已经标出了日本舰队的全部部署情况，只差敌航空母舰的分布情况。这使哈尔西心急如焚，他在拂晓时派出的巡逻机因为向北飞得不够远，未能发现小泽海将。实际上，小泽作为钓饵，正在离吕宋岛二百英里的海面上缓缓行驶，等着被发现，以便引诱第三舰队驶出莱特湾。哈尔西并不知道，敌四艘航空母舰和两

艘混合战列舰的飞行甲板上几乎全都是空的，总共只有几架飞机，因为其余飞机都已调往菲律宾群岛，加入了第一航空大队。整整一天，他一直忧心忡忡，他担心，除非找到日本航空母舰，不然它们会随时向他的舰队猛扑过来。

在“新泽西号”舰上，第三舰队的官兵们焦急地等待着向敌战列舰发动空袭。巡逻机搜遍了太平洋上空，寻找失踪的敌航空母舰。就在美国巡逻机全力搜寻敌航空母舰之际，日本人发现了哈尔西舰队最北端的舰只。上午九时后不久，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所率特遣舰队三分队遭到了从吕宋岛机场飞来，敌机的猛烈袭击，这是敌人发动的第一轮攻击。在“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的指挥下，战斗巡逻机队当即分头迎战。尽管防空火力网十分严密，但仍未能阻止住日本神风突击队一架轰炸机突破高射炮火，一头栽在“普林斯顿号”的飞行甲板上。它携带的一百磅炸弹掀翻了飞行棚，引起冲天大火。一小时后，火势向下蔓延到弹药舱，只听得一阵巨响，舰尾被炸得无影无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旁边赶来救火的“伯明翰号”巡洋舰上的上层结构也被邻舰的爆炸摧毁，舰上二百多名水兵顷刻丧生。整个一下午，“普林斯顿号”一直悲惨地漂浮在水面上，直到晚上美军发射了几枚鱼雷时才把它打发到海底去了。

锡布扬海之战

第二轮海空战斗迅速铺开。这中间，日本人只是短暂地占了上风。上午十时三十分，即在神风突击队的轰炸机给“普林斯顿号”造成致命伤之后不久，第三十八特遣舰队的飞机开始向栗田舰队猛烈袭来，他这支舰队当时正以十八海里的时速横越民都洛岛和吕宋岛之间四周布满岛屿的锡布扬海。美国飞行员们是第一次看到日本大事夸耀的战列舰的庞大身躯，只见“武藏号”和“大和号”象两头笨拙的大象一样拼命奔逃，竭力躲闪着一百二十架飞机的袭击。高射炮猛烈地对空射击，但是，从“卡帕特号”和“勇猛号”舰上起飞的二十四架“复仇者式”飞机一路领先，毫无损伤地突破了防空火力，使两颗炸弹和一枚鱼雷击中了“武藏号”巨大的前舱壁。舰上大多数水手都相信，这艘比她的姐妹舰还要坚固、号称“宫殿”的巨舰是沉没不了的。她仅仅摇晃了几下，便又继续前进了。为它护航的“妙高号”重型巡洋舰没有四百毫米厚的装甲板的保护，因此被击中后立即负了伤，只得返回文莱。

中午，美国飞机发动了第二次袭击。日本战列舰上空再次弥漫着桃红色和紫红色的高射炮火烟雾。“武藏号”这一次又被三枚鱼雷击中，但这不过是象被几只黄蜂叮了一口，算不了什么。她仍旧继续前进。栗田现在越来越坐立不安了，如果得不到空中保护，他不知道他的战列舰还能顶得住多长时间的连续惩罚。一时十五分，他忧心忡忡地给小泽发去一份无线电报：“我们遭到敌舰载机的一再攻击，请你立即出动并对敌发动攻击。”但是，他以为美国航空母舰马上就会失去战斗力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十五分钟后，第三次攻击以雷霆万钧之势袭来了。如同猎犬受到本能的驱使一样，美国飞机攻击的目标全都集中在“武藏号”战列舰上。舰上的抢险人员为了应付累累伤痕发了疯似地左冲右突，但谁知此刻又有几枚鱼雷击中“宫殿”。这一连串的打击开始在这艘巨舰上发生效果，它的速度开始减慢。

“大和号”中了两颗炸弹，舰身突然倾侧，“长门号”战列舰损失了一座炮塔和一个锅炉房；此外，有两艘驱逐舰也丧失了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栗田发出了一份要求紧急救援的电报：“请求派遣陆基飞机和机动力量立即

袭击锡布扬海上的敌航空母舰分遣队。”

“大和号”发出求救电报后，再也没有收到回音。栗田深深知道，如果得不到空中掩护，他就陷入绝境了。于是，他下令将舰上的威力强大的十八英寸口径大炮填上炮弹，这些大炮本来是用来向空中发射摧毁低空飞行的飞机的试验性杀伤炸弹的。他之所以不愿使用这些炸弹，是因为它们会震坏舰上这些主炮——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炮击——的炮管。哨兵报告又有一批飞机袭来，共有六十五架。等它们飞近后，这些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武器便一齐开起火来。战列舰顿时剧烈地摇晃起来，如同发生了地震一般，它受到的震动远远超过了被炸弹击中时震动的幅度。

轰雷般的杀伤炸弹未能挡住美国飞机，七枚鱼雷击中了“武藏号”的左右舷，摧毁了舰上宝塔形的塔台，许多军官顷刻毙命，舰长也受了伤。要是任何别的战舰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早就沉入水底了，可是这艘浑身负伤的超级无畏战舰却仍能以六海里的时速继续行驶。下午三时二十分，舰身严重倾斜，不料此刻又遭到一批飞机的袭击。到它被第十七颗炸弹和第十九枚鱼雷击中时，前甲板已经淹入水中。栗田当即命令“武藏号”撤退。一小时后，他得到报告，海水涌进舰舱，已失去控制，很明显，它再也不能返回港口了。栗田通过无线电命令：“全速前进或者后退，在最近的岛屿上登滩，把它变成陆上阵地。”所幸的是，世界上这艘最大的战列舰避免了这种可耻的结局。夜幕降临了，晚霞把天空照得通红，“武藏号”翻了个底朝天，并立即垂直没入了锡布扬海的波涛之下。

栗田带领着残存的四艘战列舰一直向东驶去。下午四时，他的参谋人员提出了意见，说如果没有空中掩护，那他们就等于成了“送入敌人口中的一块肉”。他接受了参谋人员的建议，命令舰队撤回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可是，美国飞机再也没有来攻击他们，栗田重新考虑了他作出的撤退的决定是否明智。冒冒险，他可以连夜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次周晨即可抵达莱特岛海岸：那时候，小泽理应已经把第三舰队向北引诱到远处去了。于是，他命令舰队再次改变航向，执行原先的计划。

哈尔西上钩向北驶去

哈尔西收到的最新报告表明，下午四时四十分以前，遭到沉重打击的日本战列舰一直在全速向西溃逃；与此同时，他收到了已经等了整整一天的消息：巡逻机在吕宋岛恩加诺角以西一百九十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日本航空母舰舰队。第三舰队司令官确信他“已经把所有拼板都拼到一起了”。想起斯普鲁恩斯曾因在菲津宾海之战中过份注重防守而受到指责，他决心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取得一举全歼残存敌航空母舰的胜利。

晚上七时零五分，哈尔西电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据战报报告，敌主力损失惨重，我将率领三个分舰队北上，拂晓时对敌航空母舰舰队发起攻击。”正如丰田听料，“公牛”哈尔西上钩了。他哪里知道，敌人的航空母舰仅仅是一只诱饵，甲板上根本没有飞机。由于飞行员们赶跑了敌战列舰的主力，他认为，留下来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的想法是“幼稚的”。即便日军当真想突破登陆滩，在定于第二无返回的第三舰队第三十八特遣舰队一分队的航空母舰的支援下，金凯德也能够顶住敌人的进攻。

那天下午，来来往往的无线电电波频繁纷乱，致使主凯德和尼米兹都误以为哈尔西至少会留下一支航空母舰分舰队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出海口。

造成误解的原因是，就在下午三时三十分前，旗舰给第三舰队发去一个无线电信号，表示要用四艘战列舰“组成第三十四特遣舰队，由李海军中将指挥。第三十四特遣舰队将在广泛范围内参加决战”。但这只是一个预令，所以并不清楚，除非他们还收到哈尔西发来第二个无线电短波讯号，澄清李海军中将特遣舰队“只有在我下达命令后才组成”。可是，当他通过无线电告诉他的上司“我舰队现在向北航行，准备彻底消灭日本佬那几艘航空母舰”时，看起来已无必要把他的舰队分开并组成第三十四特遣舰队留守圣贝纳迪诺海峡了。

苏里高海峡夜战

只要栗田那天晚上突围成功并且同正向苏里高海峡驶来的西村会合的话，那么他的六艘战列舰和十艘重型巡洋舰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垮金凯德的守卫青易受攻击的登陆滩的六艘旧战列舰和三艘重型巡洋舰。那一天，西村的南路舰队一直在全速航行，途中遭到了几次零星的空袭。在空袭中，只有“扶桑号”被击中，水上飞机被摧毁。傍晚时，他已驶达内格罗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离直下莱特湾出海口的苏里高海峡不到一百五十英里。他离目标这么近了，西村也不等一等或者用无线电通知落在后面五十英里的青豪岛海军少将的重型巡洋舰，便不顾天黑，继续全速前进。

那天晚上，金凯德已料到第二批日本战列舰会竭力在次日凌晨以前的几小时内闯过苏里高海峡，于是他命令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准备夜战”。炮击部队指挥官已经精心部署了他的力量，由六艘战列舰和八艘巡洋舰组成两条战线，堵住十六英里宽的海峡出口，在前面的狭窄水域，他部署了二十八艘驱逐舰，第一防线由三十九艘“可以牺牲”的鱼雷快艇组成，它们被派往海峡南进口附近的岛屿区隐蔽。

沉寂的夜黑乎乎的一片，没有月色，闪电不时地照亮了民都洛岛弯弯曲曲的北岸。十时后不久，炮火划破了夜空，第一批鱼雷快艇向西村的战舰队列发动了袭击。只见一艘艘快艇从黑黝黝的海岸边疾驰而出，它们发射完鱼雷后又飞快地撤了回来。一枚鱼雷也没有击中目标。后两个小时中，日本舰队仍以二十海里时速继续前进。

日本雷达的屏幕上出现了来自附近岛屿的复杂回波，但却未能从中辨别出如同守门神似地守护着苏里高海峡的两支美国驱逐舰队。

涡轮机开足了马力，分开波光粼粼的滚滚浪涛勇往直前，第一支驱逐舰队快速驶进了鱼雷能袭击到敌舰的区域，没有被敌人发觉。“里米号”一马当先，率领着第五十四驱逐舰中队沿海峡东岸驶来。“里米号”舰上的军官伦纳德·赫德森后来有一段回忆，生动地记载了这次夜战的惊险场面：

“舰长通过无线电要后面的舰只‘跟随我’。接着传来了他的命令：‘准备发射鱼雷！发射！鱼雷偏离了目标！’大约就在我们发射鱼雷的时候，日本雷达发现了我们……他们迅速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找到了目标，我感到仿佛一只巨大的闪光灯照相机给我们拍了照。

“我们离他们太近了，他们只好用高射炮向我们开火。我们遭到了前后左右四面围攻，但我们还是冲出去了，连一块皮也没有擦破，整个第五十四驱逐舰中队都安全地冲出去了。”

空忙了一阵，头两路驱逐舰队发动的袭击都没有奏效，直到第二十四分舰队赶来迎战日本舰队，才开始使鱼雷准确地击中了目标。在前头行驶的三

艘驱逐舰被鱼雷击中，其中一艘沉没。接着，凌晨二时刚过，“扶桑号”被两枚鱼雷击中起火。猛然，它的弹药舱爆炸，这艘战列舰被齐腰炸断，仍各自在燃烧，跑在前头的美国人和西村海军少将都误以为是两艘战舰中弹起火。二时三十分，西村发出电报报告：“我部在苏里高海峡北出海口遭遇敌驱逐舰和鱼雷快艇，我两艘驱逐舰被鱼雷击中，在海上飘荡。‘山城号’被一枚鱼雷击中，未丧失战斗能力。”

又一枚美国鱼雷击中了“山城号”，它的航速减至每小时五海里；西村仍驱使着它摇摇晃晃地前进，和它在一起的只有一艘驱逐舰和“最上号”重型巡洋舰。当残余的舰只驶达海峡口时，这位日本海军少将惊呆了，他发现他的T型队列钻进了美国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弧形炮火圈。

在一个海军指挥官的生涯中，这是最重要的时刻，“路易斯维尔号”巡洋舰上的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后来津津有味地回顾起他在战斗中的优势地位：“开火命令一下，所有舰只似乎都同时开了火，半圆形的炮火准确地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就是行驶在前头的战列舰。日本人被突如其来的炮火打懵了，他们不知道该朝哪个目标开火。我记得曾看见一两发炮弹向我的旗舰飞来，但在那兴奋的时刻，我忘了看一看炮弹落在什么地方。”

当十五英寸的炮弹一颗接着一颗地掉下来的时候，旗舰“山城号”舰桥上的那些人的脑子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疑问。尽管已有三座炮塔毁坏，上层结构也已烧成一堆废墟，但这艘战列舰仍在继续行驶，好象受到此刻已经死去的西村的盲目决心的驱使，要执行他最后一道命令：“你们要继续前进，袭击所有的舰只。”

凌晨三时后不久，这一堆烈焰冲天的残骸翻了个底朝天，沉入海底。“最上号”也拖着被烧的残破不堪的躯体沿海峡而上，企图逃跑，恰好碰见青豪岛赶来参加战斗的舰队的领头舰“那智号”。青豪岛赶紧掉头而逃。而奥尔登多夫的巡洋舰第二天早晨赶了上来，“最上号”终于被击沉。

就在这场消灭了日本南路舰队的夜战在苏里高海峡激烈进行的同时，向北二百英里，栗田正率领北路舰队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早在前一天晚上九时三十分，巡逻队就已发现日本舰队又掉头向东驶去，他们当即向哈尔西报告，敌战列舰显然是向这个没有设防的海峡驶去。报告证实了李海军少将的怀疑，即第三十四特遣舰队可能真的扑向北边的一个假目标了。这位战斗舰队指挥官把他的担心通过无线电告诉旗舰，但只得到了“知悉”简短的回答，他不知道是否已被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第三十四特遣舰队的参谋人员也提出了疑问，尽管米彻尔决定早点睡觉，“因为现在由哈尔西指挥”，但他被叫醒了，因为收到了“黑猫式”飞艇巡逻队的报告，说圣贝纳迪诺海峡两侧岛上的航标灯都亮了。米彻尔证实旗舰确实收到了这一报告后，便上床睡觉了。哈尔西不愿只是为了“保护第七舰队”而放过一个夺取伟大胜利的机会。凌晨二时后，“独立号”上的一支夜间巡逻队发现了敌航空母舰，他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找到它们了！”他叫了起来，下令全速前进，并命令所有飞机准备在拂晓发动攻击。

指挥第七舰队的金凯德得悉奥尔登多夫的战列舰已在凌晨四时前后消灭了日本南路舰队的消息后，便开始集中精力对付另一支敌舰队。他没有收到第三十四特遣舰队夜间巡逻队早些时候的报告，也没有人把情况转告给他，不然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得到栗田已经改变了航向的警报的。他自己的“黑猫式”飞艇巡逻队没有发现敌舰队，但他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也许

敌舰队正驶进菲律宾海。凌晨五时后不久，他通过无线电询问“新泽西号”：“圣贝纳迪诺海峡是否已有第三十四舰队守卫？”由于“新泽西号”上无线电通讯发生混乱，他后来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收到回音。

护卫航空母舰的苦战

虽说头一天遭到了失败，但在一夜之间，栗田的各舰队的希望陡增。凌晨四时驶出海峡后，他便以受伤的“大和号”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拼命向前行驶，他不敢猜想为什么他竟然没有被发现。十月二十五日晨七时，日本舰队发现了美国巡逻机，紧接着隙望哨报告说前方十六英里的海平线上发现了桅杆。听到这些消息，栗田以为那肯定是第三舰队的一支航空母舰特遣分队。他以为，如果他的战列舰和莱特湾的入侵运输舰之间只有这支特遣航空母舰分队的话，那么他有机会擦拭大炮了，他的高射炮手们会阻止敌机来袭的。“天赐我良机，我们正全速前进，准备攻击敌航空母舰，”他电告联合舰队司令部。“我们的目的首先是摧毁飞行甲板，然后消灭敌特遣舰队。”

七时十五分，即在金凯德终于收到了第三舰队司令官对他凌晨五时的询问所作的简单的“否”的回答几分钟之后，他最担心的事突然为一连串的紧急讯号所证实，这些讯号是从最北端的一组护卫航空母舰上发来的，它们刚刚向离莱特岛登陆滩不到一百英里远的萨马岛沿海出动了反潜巡逻机队。

“发现敌水面舰队，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十一艘，航速每小时二十海里，方向西北，”汉斯·詹森少尉紧急报告道。他驾驶的“复仇者式”飞机只配备了深水炸弹，能够袭击潜艇，却不能袭击敌战舰。“告诉那个飞行员核实他发现的情况，”塔菲护卫航空母舰三分队指挥官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少将对无线电讯号官说，满以为他的新手飞行员，一定是弄错了。答复很快来了：“发现敌舰队属实。舰上都有塔桅。”

斯普拉格是位头脑冷静、直爽的军官，他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现在除了在敌战列舰和登陆滩之间的六艘小型航空母舰和六艘驱逐舰外，已一无所有。他可以考虑调来还在南部海面的塔菲航空母舰二分队和三分队的舰载机，但那些“吉普航空母舰”最高航速每小时十四海里，很难逃生。那些舰只的外壳较薄，不能保护易爆炸的汽油、弹药和鱼雷舱。水兵们把它们叫做“蕃茄罐头”；海军则把它们归类为“易燃、易受攻击、可牺牲的舰只”，这本来只是一句笑后，现在看来再确切不过了。

晨雾使塔菲三分队的规模在前进中的战列舰上的隙望哨眼里显得雄伟了，栗田再也没有想到苍天赐给他的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因为他以为他要对付的是五至七艘巡洋舰所护航的同样数目的航空母舰。他的第二个错误是还没有把他的战舰集中在一条战线上，就下达了“用前炮台开炮”的命令，结果各战舰对准各自的目标。

斯普拉格把登陆滩——运输舰仍在那里卸船——面临的危险情况电告金凯德后，毅然决定用他的小支力量抵御日军，虽然他知道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要坚持“一刻钟”上都几乎不可能，但他认为：“如果我们能把敌舰队吸引过来攻击我们，就能延缓它对莱特岛的袭击，直至援兵到来，尽管我们的末日显然会来得更快。”

斯普拉格显然准备牺牲的战术收效大出意料。“他的那些巨大的成列舰——塔桅等等——隐隐约约出现在茫茫雾海之中，并用十四和十六英寸的火炮在二万五千码以外的地方向我们开火。他投入了全部力量向我们袭来。炮

火恶魔似地围困了‘白平原号’，接着，为了确定弹着点而装了染料的带色的炮弹落将下来，向各航空母舰喷去，淡红色、绿色、红色、黄色、紫色液体四溅，构成了一幅恐怖的景色。”

“他们用彩色炮弹打我们，”“方肖湾号”上一名水手吃惊地叫了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这艘护卫航空母舰正以全速躲过色彩鲜艳的水柱，日军利用这些水柱来对准并搜寻驱逐舰的烟幕所掩护的目标。阵阵暴雨帮了塔菲三分队的忙，使甲板上剩余的飞机得以全部起飞。但是这些航空母舰都未携带穿甲弹，因为从未想到“吉普航空母舰”竟会对付战列舰。“复仇者式”飞机只好装上鱼雷出击，鱼雷用完，代之以深水炸弹和杀伤炸弹。这两种炸弹的确是对付潜艇和士兵的致命武器，用它们来对付敌战舰，却只能在战舰的钢板上和大炮挡板上蹭一下。

日军雨点般地向空中发射高射炮火，他们同时用主炮猛烈射击，一排排的炮弹越过他们同美国护卫航空母舰相隔的十五英里。在战斗打响后的十分分钟内，从别的护卫航空母舰分队飞来的飞机赶到，同塔菲三分队的飞行员一起不断地轰炸敌舰。

来袭的飞机增多，使栗田更加相信他是在同强大的第三舰队特遣分队较量。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竭力瞄准航空母舰开炮，但总是不成功，因为它们必须不断转舵，以躲避飞机的袭击。战斗开始十五分钟后，美国驱逐舰的第一次攻击加剧，使敌舰更混乱了。

在“约翰斯顿号”的率领下，塔菲三分队的三艘驱逐舰冲到了离四艘日军重型巡洋舰一万码的距离内。它们的五英寸大炮不是日军重型炮弹的对手，重型炮弹在舰只周围掀起山高的水墙。它们发射的鱼雷有一枚击毁了“熊野号”的舰首，迫使这艘重型巡洋舰退出战斗，“铃谷号”被炸弹炸坏，也退了回去。接着，一连串十四英寸炮弹击中了“约翰斯顿号”。“就象一条小狗被一辆救火车撞了”，“约翰斯顿号”上的一名军官后来回忆道，而一场及时雨救了它，机房刚好用这段时间修复“约翰斯顿号”，使它再次投入战斗。它在人工操作下用五英寸火炮加入战斗。“霍埃尔号”的前炮塔几乎被毁，仍同“希尔曼号”一起向日军战列舰猛冲过去。它们的鱼雷未能击中敌舰，但是，重型巡洋舰“羽黑号”在转身躲避鱼雷的时候，它的舵被一颗炮弹打中，使它退出战斗。“大和号”立即停止开炮，避开疾驶而来的驱逐舰。这艘旗舰远离了战斗，以致当混乱和硝烟使他的战线瓦解时，栗田再也不能重新指挥他的舰队了。

在栗田确信他的战列舰是在同第三舰队的航空母舰作殊死搏斗的一个小时中，第三十八特遣舰队实际上在正北方向大约三百英里的海面上。哈尔西出动飞机向小泽的假目标攻击，指望到中午达到“预期的目的：摧毁这些因我们的空袭而丧失了作战能力的航空母舰”。上午八时三十分，飞机向机动舰队发动第一轮攻击前半小时，金凯德交给他一份紧急电报：“莱特湾急需快速战列舰。”奥尔登多夫先前已经报告过，经过夜战，他的六艘战列舰的弹药已不敷。第七舰队司令知道，他需要更多的弹药来守住登陆滩，预料日军战列舰势必突破护卫航空母舰防线直下以炮击莱特湾。

思加诺角海面之战

“除了心里更加发火，我无能为力”，哈尔西会这样写的。他的快速战列舰和舰载飞机已经离得太远，既来不及去援救护卫航空母舰，也来不及支

援登陆滩。他只能发电报，催麦凯恩的第三十八特遣舰队一分队赶紧返航。总之，他首先要处理对日军舰队发动第一轮攻击的飞机发回的报告，他已经守了整整一夜。

小泽的两艘混合战列舰和四艘航空母舰只保住十三架飞机，只能作象征性的防守。上午八时，一百三十架美国飞机发起了攻击，机动舰队的全部高射炮开始对空射击。一次次协调一致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从四面八方“瑞鹤号”袭来。这艘珍珠港战役中仅存的航空母舰的巨大飞行甲板上，被炸弹击中而四处冒烟。攻击刚开始几分钟，一枚鱼雷使它的速度减了下来，舰上人员为了保护舰只，试图用火箭阻击袭来的美国轰炸机，但都无济于事。经过一个小时的连续攻击，这艘航空母舰冒出熊熊烈火，严重倾侧。两艘混合战列舰也是遍体鳞伤，与此同时，又一批一百七十架飞机抵达，对残存的三艘轻型航空母舰发起攻击。“千岁号”很快便沉入海底，它的两艘姐妹轻型航空母舰以及它们的护卫舰都遭到了重创。

“我们需要的是一名号手”

那天上午九时前后，小泽终于把他的舰旗从燃烧着的“瑞鹤号”舰转到一艘轻型巡洋舰上，此刻，机动舰队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溃散在恩加诺角以西二百英里的菲律宾海的三十多英里的海面上。他已经失败了。但他无法知道，他的牺牲行动是不是已经换来了成功。

南面，栗田没有收到小泽“遭到袭击”的讯号，因此他仍然以为挡住他去莱特湾的道路的是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斯普拉格惊讶地发现，他的“吉普航空母舰”的薄舰壳实际上对他有利。他自己的旗舰“方肖湾号”虽然六次被击中，但却仍在战斗，因为日军的炮弹的引爆装置是用来对付重装甲的，因此往往击穿而不爆炸。然而，这并不足以使“甘比尔湾号”免遭祸殃。它的机房被击中后就停驶，成了靶子，在上午八时二十分冒着浓烟沉入海底。二十分钟后，斯普拉格发现日本巡洋舰朝他侧翼迂回。他只剩下几艘护卫驱逐舰可以战斗。“小男孩们发起鱼雷攻击”，他发出信号。它们会同三艘受重伤的驱逐舰冲了出去。“希尔曼号”的阿莫斯·哈撒韦海军少将后来记述道，因为鱼雷用光了，“从现在起，我们只能虚张声势吓唬人。”他对舰面军官说，“巴克，我们需要的是一名号手！”

那天上午，美国驱逐舰第二次向敌人炮火冲去，竭力躲避齐射的炮火。“希尔曼号”舰首被一颗重型炮弹击中，海水淹没了前甲板，给养舱被炸坏，大批食品和物资漂到甲板上，同伤员的鲜血相混，它终于结束了疲于奔命。哈撒韦将通过往弹药舱注水的办法来保住他的舰只，而另外两艘驱逐舰就不那么幸运了。一颗炮弹击毁了“霍埃尔号”的左舷机舱。它停在水中动弹不得，很快便被击沉，勇敢的“约翰斯顿号”遭到同样的厄运；舰上人员一直英勇战斗到海水淹没了炮口为止。驱逐舰发动的勇猛冲锋使较小的驱逐舰护航队得以冲上去发射鱼雷。这一袭击成功地使日本巡洋舰从航空母舰身边赶开，却使“塞缪尔·罗伯茨号”驱逐舰成了“一堆烂铁。”

用一个“复仇者式”飞机驾驶员的话来说，三支分舰队的飞机现在“用武器库里的不论什么东西——包括门把手——来打日本舰队。”当炸弹和鱼雷都用光了的时候，飞机加油后又飞回来，假装要进攻。它们已使栗田的重型巡洋舰只受到重创。“熊野号”的舰艏被打掉了，正歪歪斜斜地向海峡方向逃去，“筑摩号”和“鸟海号”也被炸弹炸成了残废。舰上人员在它们沉

没之前已被驱逐舰救走了。上午九时后不久，栗田决定设法重新控制他那四分五散的舰队，于是他发出讯号，命它们退出战斗，“以每小时二十海里的速度向北与我靠拢”。

“该死的！伙计，他们跑了！”斯普拉格在九时二十五分听到“方肖湾号”的一个信号员大声喊道。“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看上去似乎整个日本舰队确实是在退却，尽管如此，但直到收到了在空中盘旋的飞机的一连串报告后我才确信这是事实。但我还是不能把这个事实印入我这被战斗麻痹了的大脑里去。我曾料想，就是打得再好，我到这时候也该在海里喝水了。”

斗牛战开始

向北三百英里，小泽的其余战舰也陷入了灭顶之灾。第三十八特遣舰队出动了第二批飞机，向机动舰队溃散在海面上的舰只发起攻击，它们发现“千岁号”航空母舰正在下沉。突袭在无情地继续着，小泽命令参谋人员撤离“瑞鹤号”。他现在离李海军少将的战列舰只有六十英里了，它们正在全速追击这支不幸的诱饵舰队。在“新泽西号”的指挥台上，哈尔西准备用重炮全歼帝国海军力量，在他看来，美国大获全胜已成定局。

上午十时，哈尔西要消灭日本海军的希望顿时化成了泡影，他又接到了金凯德打来的电报——“李在哪里？”这是第七舰队司令有意用平易的英语发出的电报，其用意是要强调情况万分火急。哈尔西对金凯德自己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显然对付不了已经残破不堪的日本特遣舰队感到惊讶。几分钟后，他又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使他从惊讶变成了愤怒。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亲自下达战术指示的事是前所未有的。他在电报中询问：“第三十四特遣舰队在哪儿？”因为夏威夷的密码员出于保密起见而“画蛇添足地”在电文末尾加了“世界奇迹”几个字，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这几个字看起来特别象是电报内容的一部分，而“新泽西号”上的译电员也就是原封不动地译出来交了上去，从而无意中使之产生了一种训斥的口气。这一含蓄的批评使第三舰队司令受到极大打击，“好象在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似的。我狠狠摘下帽子摔在甲板上，大声骂了一句我想起就脸红的话。”他气得直咳嗽，同参谋人员闷闷不乐地合计了近一个小时才无可奈何地决定命令季率领其战列舰特遣舰队前去增援金凯德。上午十一时差五分，“新泽西号”掉头向南驶去。哈尔西后来沉痛地写道：“我放弃了我从当军校学员时起就梦寐以求的机会。对我来说，这次战争的最伟大的一次战斗结束了，而所谓‘斗牛战’开始了。”

消灭剩下的日本舰只的任务留给了米彻尔的三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去完成。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和整整一下午，美国舰载飞机对正在向北逃窜的小泽的七零八落的舰队又发动了四轮攻击。下午二时后不久，“瑞鹤号”沉没；一小时后，“瑞凤号”也葬身海底，紧接着在五时，“千代田号”又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场胜利的唯一不足就是未能象哈尔西所希望的那样全歼敌舰队，两艘混合战列舰连同两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终于逃掉了。尽管人们指责事先没有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布防，但哈尔西一直到死仍坚持认为他“真正的错误在于命令他的舰队掉头转向”，因为他知道匆匆掉头南下根本来不及去援救金凯德。

栗田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他的舰只集合起来，中午过后不久，他又再次向南朝莱特湾进发。在这段时间里，斯普拉格的塔菲三分队的幸存者正在庆

贺自己得以生还这一表面的奇迹，但就在此刻，十一时差十分，残存的五艘“小型航空母舰”遭到了神风突击队的袭击。

神风突击队的袭击

五架在机翼部携带了炸弹的“零式”飞机在雷达指引下偷偷袭来，濑木中用率领着他的敢死飞机中队从一千英尺的高度咆哮着向美国航空母舰一头扎下来，猛烈的高射炮火并未能吓阻敌机，美国水兵们很快把它们称做“邪恶的俯冲机”。斯普拉格的旗舰很走运，“方肖湾号”的炮手们击落了两架把这艘航空母舰当作目标的飞机。第三架飞机看错了目标，掠过“基顿湾号”后爆炸了。但是，第五架“零式”飞机虽然在最后一瞬间擦过了“怀特普莱恩斯号”，却稳稳地一头栽在“圣路易斯号”甲板上。这艘“吉普航空母舰”在上午曾顶住了日本战列舰的打击，现在却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不到半个小时便沉入海底。接连两天的恶劣天气使濑木的突击队十分沮丧，但这个突击队证明了大西海军少将利用“年轻人心中渴求敢死行动的自然燃起的激情”的计划是正确的。早些时候，神风突击队的第一组飞机冲到了塔菲一分队“桑提号”的甲板上。

塔菲三分队的糟糕处境并未结束。这支得意洋洋的但此刻已被战斗拖得精疲力竭的舰队的飞机和火炮又开始了战斗，日本飞机的袭击又一次被打迟了。但是，一颗炸弹准确地掉进了“加里宁湾号”的烟囱而使它受了伤，由于斯普拉格所说的“万能上帝明显的偏爱”，他的航空母舰保存下来了。但就在那个上午，他很快就要知道上帝是多么偏爱他了。栗田重新组织好他的舰队后便向南朝莱特湾驶去，准备再同美国的护卫航空母舰战一场。可是，在十二时三十五分，他又掉头去同北边的一支航空母舰舰队“决一雌雄”。他扑了个空，原来是陆基飞机报告错了情况。他枉然搜寻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遭到舰载飞机的攻击为止。这一回真的碰到了第三舰队的一支特遣分队——麦凯恩终于赶来参加战斗了。栗田精疲力竭，情绪低落，加上舰队的燃料也快用光了，晚上，他终于放弃了这次行动返回圣贝纳迪诺海峡。“我并不知道，”他后来供认，“哈尔西已将他的舰队拉到北边去了。我只能依据用我自己的双眼能看到的情况采取行动，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离夺取胜利是那么近。”

莱特湾之战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晚才告结束，这一战役标志着帝国海军战略的末日。美国海军粉碎了帝国海军绝望的“敢死冲锋”，从而消除了对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的挑战，这场历时三天的战斗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如同一九一六年结束了德国皇帝的海军挑战的日德兰海战一样，人们对这场战役的打法开始了激烈争论。哈尔西因为未能守住圣贝纳迪诺海峡而受到非难，而他则指责通讯系统“不中用”，使他失去了全歼敌人的机会。

莱特一战差不多全歼了帝国海军。日本海军共有四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被击沉，损失了数百架飞机。日本海军残存的军舰已寥寥无几，实际上已变成一支毫无战斗力的舰队，既不能保护它自己免遭空中攻击，又不能保护通向日本列岛的海上通道。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生，而美国人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只死了不到三千人，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两艘护卫航空母舰和三艘驱逐舰沉没，此外损失了不到二百架飞机。美国海军的空中力量再次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讽刺意味但却合

情合理一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场大的战斗中，战列舰之间居然还要进行最后的决战。自从日德兰之战以来的二十八年中，舰载飞机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海战武器；莱特湾之战再次证明无畏战舰经历了光荣战斗的最后一刻。

正当帝国海军企图破坏美国的进攻的努力节节败退之际，寺内寿一元帅下顾山下奉文的反对向荣特岛派遣了大批增援部队。随着美国军队在沿海平原上成扇形展开，牧野将军的一万部队开始向西部和北部山区退缩，他指望空中力量为他进行反攻提供主要打击力量。在大海战后的那些日子里，确实有许多飞机从内层防线的各岛屿基地飞往吕宋岛投入争夺菲律宾群岛的战斗。

飞机的轰炸扫射成功地阻止了美军的推进。自从巴布亚战役开始至今，麦克阿瑟头一回发现自己在得不到附近的飞机支援他的地面部队的情况下作战，台风中断了从第五航空队在莫罗太岛的前线基地起飞的远程巡逻机的最大航程飞行。陆军的工兵发现，即使用成吨的钢板在莱特岛东岸的沼泽铺设简易机场，也只象“把钢板铺在松土上”一样。到第一个星期结束时，海军陆战队只剩下一百五十架可以作战的飞机，而且，由于敌人的猛烈轰炸和着陆场太差，损耗率还在惊人地急剧上升。敌机每日专门袭击麦克阿瑟的战地指挥部，不断提醒他日本在这个岛上拥有制空权，尽管高射炮手们在击落敌机方面是成功的——达到每周一百多架，但是来自空中的攻击却日趋猛烈。金凯德的塔菲护卫航空母舰已经遭受沉重打击，有必要撤下去，麦克阿瑟不得不请求尼米兹派遣替换力量。十一月十日，在推迟第三舰队进攻日本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样，哈尔西得以率领他的航空母舰舰队去支援地面部队和保护现已安排好要向莱特岛运送后备部队的运输舰船。一支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夜战中队也将从帕劳群岛运去加强防御日本从吕宋岛和民都洛岛的机场起飞的飞机发动的空袭。

莱特岛上的僵持局面

争夺对菲律宾群岛的制空权的战斗在十一月间激烈展开，与此同时，日本调来几个师团的援兵在俯瞰卡拉加拉湾的高地上掘壕据守，争夺莱特岛北端战略点的战斗处于僵持局面。连续一个多月，赛伯特将军的第二十四步兵师不断地攻打敌人沿一条被美国人称为“断头岭”的天然防御屏障筑起的碉堡和山洞群。这道防线保护了莱特岛北部地区，只要守住这条防线，山下奉文运来的增援部队就可以从二十五英里以南、莱特岛这一主山脉另一侧的受到保护的奥莫克港登岸。在克兽格派遣部队向南绕主山脉从背后攻打奥莫克港的计划由于敌人沿西海岸的二号公路部署了重兵防守而受阻后，争夺莱特岛的决战就是在这里打的。坦克和大炮开始猛烈轰击断头岭，暴风雨和泥泞的山路使这场战斗变得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之战。

一场残酷的消耗战开始了。十一月十一日，第三舰队发动了大规模空中攻击，这次攻击几乎全歼了刚运来的一万人的日本增援部队，此后，正如山下奉文所料，日本人渐渐开始支持不住。寺内寿一元帅命令一千架飞机飞往吕宋岛为另一支运兵船队护航，同时开始了一场垂死挣扎行动，企图出动敢死空降部队去夺取塔克洛班周围的五个美国飞机场。这一行动被命名为 W 行动，目的是要“全歼敌人的空中力量”。但是，这个行动由于时机不当且又缺乏协调而遭到失败。本来，牧野将军的第十六师团应从山里拉出来同时

发起进攻，然而，日本空降部队只是短暂地占领了布里的机场。他们只占领了三天，最后因为退路被切断，又得不到增援而被打垮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第三周，美国炮火的绝对威力开始突破断头岭上的日军防线。麦克阿瑟调来第七十七师于十二月七日从西海岸奥莫克附近登陆，以便在日军后方阵地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为此，麦克阿瑟不得不将进攻吕宋岛的计划向后推迟十天。在奥莫克港以南四英里处展开的这次攻击仅在几个小时内便击败了寺内寿一的援兵船队。日本运兵船队被迫退回海上，但又遭到从塔克洛班起飞的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攻击，尽管如此，神风突击队的飞机还是突破了空防火力并击沉两艘美国驱逐舰。与此同时，步兵部队在没有遭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登岸。三天内，美国坦克便突进了奥莫克，开始围歼在岛屿北部作战、现已被切断的日军。

就在莱特岛之战达到高潮的同时，麦克阿瑟开始了因故推迟的进攻吕宋岛的准备行动，定于十二月十五日在民都洛登陆，拿下岛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为此，麦克阿瑟专门建立了比萨扬特遣舰队，任务是消灭岛上的一千五百名日本守军。从莱特湾出发后的三天行程中，他们遭到的最激烈的抵抗是来自神风突击队飞机的攻击，使一艘护卫航空母舰受伤。他们在五天内便以死亡不到五百人的代价控制了岛上的机场。海军陆战队的飞机立即飞来袭击仍在莱特岛北部负隅顽抗的敌军。

四天后，一场特大台风袭击了第三舰队，事实证明这个新的飞机基地是至关重要的。在台风高峰期间，三艘驱逐舰倾覆沉没，八百名水手丧生，小山峰似的海浪摧毁了二百架飞机，另有七艘军舰遭受严重损坏，以致哈尔西不得不把它们撤到乌利西去修理。尽管如此，在他的飞行员一直为麦克阿瑟的部队提供所亟需的空中支持的两个月期间，终于突破了莱特岛上的敌人防御。铃木将军率领的仅有二万七千人的部队已被围困在菲律宾群岛的这个中心岛上，而获得援救的希望根本不存在。

美国陆军第七师疾速向前推进，在奥莫克以北十英里的利邦高同第七十七师会师，开始包围和分割岛上残存的日军。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麦克阿瑟对结局已经十拿九稳，于是宣告：“山下奉文将军遭到了日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他发表公报宣称“莱特—萨马之战现在可以说已经结束，只剩下小规模扫荡尚待完成”，事实证明，他这话说早了四个月。

在莱特岛之战中，已有三千美国人和五万六千日本人丧命，但这一战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四年（原文如此，疑为一九四五年——译者）四月才结束，美国第八军被派去完成“扫荡”任务，而实际上这是一系列艰苦的战斗，他们的官方史学家后来描绘说这是“艰苦激烈的战斗，是我们前所未闻的最残酷的战斗”。

在莱特岛上又有一千美国人和几倍于这个数字的宁死不投降的日本人丢了性命。敌人用来防守莱特岛的地面和空中力量之大，超过了原先的估计，致使麦克阿瑟夺回菲律宾群岛的计划拖了一个月，并迫使他部署后备部队中的一个整师。美军离日本越近，抵抗变得越顽强。这个不祥的教训，西南太平洋司令在制定定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在吕宋岛登陆的最后计划时并未忘记。

第三十一章 “坚决的战斗精神”

一九四四年秋当美国先头部队穿过帛琉群岛和菲律宾向前挺进时，在亚洲大陆，日本陆军随着“ Ichi-Go ”攻势的进展节节获胜。第十一军向桂林推进，九月零陵被占领。中国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逃兵混在人流中，使数百万农民大为恐慌。桂林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失陷，当时陈纳德将军丢失了第十四航空队的主要基地。蒋介石对华南越来越控制不住，国民党政权在军事和经济上行将崩溃。

华盛顿的忧虑日增，美国人向东南亚司令部增加压力，要它从缅甸派军队到中国，这一行动受到斯利姆将军的抵制。在粉碎了“ Ha-Go ”攻势以后，英国第十四军中斯利姆将军的六个师就准备在季节风以后的进攻，就是在十月份旱季到来时进军中缅甸。

桂太郎将军取代失了宠的牟田口将军，担任日本第十五军的司令，他发现他只有三个被打垮了的师、仅仅二万一千多名兵力来守住中线，抵御英国六个师的大约二十万军队。木村将军手下的缅甸军队不得不保卫整个国家，本多中将的第三十三军的三个师守住缅甸的东北部，顶住史迪威的中国新军，蒋介石的几个师奋力渡越萨尔温江，第二十八军的两个师控制着通向仰光的海岸。木村对同盟国的集结攻势的反应，是计划逐渐撤退第十五军去保护极为重要的油田，同时本多将军在东部向中国军队发动反攻。第五十六师团日军对国民党军前线反攻有力，到九月底，他们已经把国民党军队从云南山口打回到腾冲。重庆方面越加恐慌，因为很快要危及“ 驼峰 ” 供应活动的昆明终点站了。当日本钳子夹紧蒋介石的两条战线时，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和他的几个师都来援助。当时中国新军正从密支那向南推进，目的是要占领腊戍，史迪威将军坚决拒绝放弃重开缅甸公路的努力。

“ 这个疯了的小混蛋真能毁了他妈的整个计划——两年半我们投入全部人力、钱财、物资、时间、汗水， ” 史迪威在蒋介石威胁要撤掉他的司令以后在日记上大发雷霆。他又用正规些的文字在九月十五日致电马歇尔将军，警告他说：“ 中国没有戏了。现在我们被赶出桂林，只要日军一到柳州，我们就不得不从那里撤退。 ” 将面临的灾难归咎蒋介石后，他相信唯一挽救中国的机会，就是接管国民党军队指挥权，以便组织对重庆的保卫。美国总统对蒋委员长已经忍无可忍，给蒋介石拍了一份读起来就象最后通牒的电报，总统坚决认为，他的参谋长必须“ 指挥在中国的一切军队 ”。当史迪威不听美国特使帕特里克· 赫尔利和美国大使的劝告，直接把电报递交蒋介石的时候，简直掩饰不住他的内心喜悦。

“ 标枪打中了这小个子的太阳神经，打穿了他， ” 但是史迪威的高兴为时不长。蒋介石火速回电直送美国总统，抗议说，如果一个美国人出来指挥，国民党军队就会兵变，他还要求应该立即召回史迪威，因为他“ 并无诚意同我合作。 ” 罗斯福倾向于同意马歇尔，并支持史迪威的估计：国民党已无胜算。但是他不愿意在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前疏远强大的美国援华院外集团。罗斯福接到赫尔利的报告说，这两个人“ 实不相容 ”，他如果支持史迪威，“ 你就会失去蒋，也许也就失去中国， ” 罗斯福于是决定召回这位性情暴躁的将军。

“ 醋性子乔 ” 即将离开多事的东南亚战场这个消息使在康提的蒙巴顿司令部几乎同重庆一样感到宽慰。史迪威的副手萨尔坦将军被任命担任地面部

队的战地指挥，魏德迈将军离开东南亚司令部去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大使同时辞了职，这事说明华盛顿不准备再采取要由美国司令去接管中国国民党军队这样一个强硬方针了。蛮横的赫尔利被任命为特使，受命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政治和解进行工作。跟这个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总统一样，罗斯福也具有坚定的信念，认为美国在亚洲大陆负有使命，他深信“尽管暂时软弱……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有朝一日终将统一并实现现代化，将成为远东的最重要因素。”然而，丘吉尔十月份莫斯科之行以后，俄国对中国的扩张主义威胁明显起来了。丘吉尔害怕斯大林要使东欧共产主义化，罗斯福也开始觉得，一旦红军参加抗日战争，苏联的领土野心必将包括中国在内。

“如果俄国人进去了，他们还会出去吗？”罗斯福曾经问过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可是，在重庆的赫尔利却并不害怕，他一心把莫洛托夫的保证当真，莫洛托夫说苏联人并不支持毛泽东，还说“中国共产党人其实并非共产党人”。这位前义勇骑兵队员怀着这种天真想法，于十一月飞到延安，以巢克图族印第安人热情奔放的大嗓门向共产党领袖致意。他们会谈的结果，达成“立刻粉碎日本侵略并重建中国”的五点计划，这将在联合政府的领导下进行，联合政府的成立，将使三百多万共产党军队得以支援重庆。但是蒋介石认为毛泽东对他的政府的威胁比日本人的还大，在讨论中拒绝合作，还指责赫尔利受共产党的骗了。赫尔利虽然沮丧却不气馁，他就修改计划，不料却发现这回共产党人认为他们被出卖了。双方不断声称他们“急于得到解决办法”，但是尽管赫尔利再三努力，也不能马上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条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罗斯福刚当选第四任总统后，随着胜利的红军向前推进，苏联在东欧的领土野心愈加明显了，面对这种情况，棘手的中国难题便推后一步了。罗斯福已经决定事情等到一九四五年初雅尔塔最高级会议之时再说，他希望届时能以他个人的魅力，说服斯大林支持使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一个统一的中国。与此同时，罗斯福又怀疑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破坏统一的战后中国这个宏伟计划，因为这两国都希望看到它们顺利地剥削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仍然衰弱，这样它们就能在亚洲大陆重获现在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土地。

魏德迈将军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到达重庆时面临棘手难题，于是他决定发挥他在外交方面的才能，以求平息搞摩擦的史迪威惹起来的忿情。他决定采取“奉承的政策来代替令人不愉快的政策”。他锁起前任的卷宗，对蒋介石大表尊敬，他相信蒋正在竭尽全力对付艰巨的军事、政治局势，能依靠的却只有一个腐败的官僚机构，天生的计划专家魏德迈不久就已拟就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改组、装备国民党军队，将它改为一支强有力的战斗力量。为了实施他的“一号计划”，他所需要的物资和武器只有缅甸公路重新打开才能取得。但是打开缅甸公路的战役受到国民党军队面临的一连串灾难的威胁。蒋介石向他保证被包围的桂林必能坚守，但它在日本第二十三军从广东北进桂林后，不到两个星期就丢失了。表现出有本事击败日本人的国民党的几个师都是中国新军。魏德迈于是决定应将它们空运回来以求挽救蒋介石的统治。

蒙巴顿和斯利姆都反对，认为盟国军力在缅甸削弱，这是必然形成的；但是魏德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下，认定重庆所受威胁才是更大的危险。十二月初就已进行大规模的空运，把萨尔坦将军部队的整个一师运过“驼

峰”。到了一九四四年底，已有二万五千名中国军队到达岗位，可以抵挡对国民党首都的进攻。但是威胁早已经减弱，因为帝国参谋本部的计划本来不打算上溯扬子江远达重庆。因此，冈村宁次将撤回他的第十一军来牢固控制通往河内的铁路线，当时第十一军还在河内以南三百多英里的地方。

对付眼看就要来临的日军攻势，再加上应付开始“一号计划”所需的更多的物资，以及维持 B—29 轰炸机基地以及第十四航空队，这是“驼峰”空运的能力所不及的，因此，在最后得以进军重新打开通向中国的路以前，魏德迈的十二月份报告强烈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制止第二十轰炸机队发源自成都的活动。他以相当正当的理由提出以“马特洪峰行动”为名的战略性成功，远远没有达到阿诺德将军的期望。

对日本战略轰炸

一九四四年秋天，B—29 轰炸机一直出去轰炸巨港和苏门答腊的油田，并袭击日本和台湾以求支持第三舰队。成功倒是有一些，但是这些超级空中堡垒加给对方的损失，同为支持这些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很个相称。每进行一次袭击，需要每架巨大的四引擎轰炸机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往返六次，只是为了运来足够的燃料和炸弹。季节性的湿度又给 B—29 轰炸机带来麻烦的技术问题。柯蒂斯·李梅将军于九月份被任命接管第二十轰炸机队司令部以后，对训练很差的袭击活动才刚刚开始进行纠正。李梅三十八岁，是个很聪明的策略家，也是陆军中的空军部队里最年轻的两星将军。他曾经负责设计 B—17 轰炸机群组织严密的轰炸活动，在白天侵入德国上空，取得首次巨大成功，这时候他同样决心要证明他的战略轰炸理论也能用来打日本；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B—29 是“从山峰上飞下来的飞机中最糟糕的飞机”。只是在几个星期的严格训练和技术工作之后，第二十轰炸机队才得以出动一百架飞机去袭击在台湾的冈山飞机装配工厂，作为到菲律宾降落的序曲。接着几个月让 B—29 轰炸机飞行支援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十二月，用燃烧弹去烧毁日军占领的汉口。

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阿诺德将军终于让步接受魏德迈的建议，他向直接负责战略轰炸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应该把第二十轰炸机队转移到马里亚纳，那里的第二十一超级空中堡垒航空队已经在进行对日飞行活动。

后勤供应和大远的距离使 B—29 轰炸机不利于从中国出发进行活动，而从推上机压平了的巨大跑道出发，穿过提尼安的平坦甘蔗地直飞东京，航道只有从中国出发的一半。一九四四年十月的最后一天，第一架超级空中堡垒——很恰当地命名为“东京玫瑰”——到日本首都上空进行第一次高空侦察活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执行任务的飞机在硫黄岛的机场上空扔下了几百吨烈性爆炸药，压制住这个机场上的战斗机。后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组摄影记者记录下一百一十一架 B-29 轰炸机出发进行首次大规模轰炸东京的令人生畏的景象。

超级空中堡垒在准将埃米特·奥唐奈的率领下轰隆隆地向北越过一千五百英里的大洋，打算去消灭东京以北的真岛飞机厂。恶劣的气候和密布的厚云层妨碍了这次进攻，这次进攻是在三万英尺远距离的雷达的帮助下进行的。真正命中目标的还不到五千个炸弹，但是因为飞机飞得很高，只有一架 B—29 成了一百多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牺牲品，这些日本“零式”战斗机奋力上冲以图拦截 B—29 轰炸机，三天以后进行的第二次袭击仍然无效，

因为目标被很厚的云层所遮盖。对东京的下一轮空袭，倒确实给停泊在日本沿海的美国潜水艇带来不少外快，这些潜艇的任务是拣起掉在海中的空勤人员。超级从舰“信浓号”，它是倒霉的“武藏号”的姊妹舰，正好被改装为庞大的六万吨航空母舰。尚未完工时，它被拖出东京船厂到了一个偏僻海港，到那里才能完成这项改建工程。可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它被“射手鱼号”发现，而被一排鱼雷击沉海底。

重轰炸机来到日本上空，这对于居住在拥挤的东京郊区的稠密的人口是一场新灾难。真是沮丧的一年的苦难结尾。在这一年中，生活必需品日益匮乏，美国的潜水艇活动，带来巨大损失，太平洋外周围的军事失败近在眼前。由雷达控制的高空精确轰炸对工厂已经证明大大失败，但是几百吨炸药如雨一般地落在日本城市中拥挤不堪的市区，造成的死伤和破坏极大。在人们已不注意空袭轰炸两年以后，日本政府和公众提高了警惕措施，又被紧迫地实施起来。

在家家户户的后院和沿着大路中间的花坛，都挖了简陋的防空壕，同其他日本战时生活方面一样，士气建设和宣传起了重要作用，老百姓发誓“搞好空防取得胜利”。消防演习在军乐声中大事操练。为了弥补战斗机防御的缺乏，很大程度地信赖着探照灯和高射炮，虽然十分明显，B—29是依靠高射炮弹所打不到的高度来进行袭击的。当帝国参谋本部慢吞吞地发出它的全面空防计划和全国进行灯火管制的指示时，只剩下一支不适用的专业消防队了。对付空袭的担子落到了从乡镇议会和街道会社中抽来的志愿者身上。警报声叫啸如此经常，人们开始“希望寂静无声”到一九四五年初，已把学龄儿童成批疏散到乡村。以典型的日本式讲究实际的方式，当局规定年龄大一点的儿童，要到农场以及在农村涌现出来的临时性工厂里帮忙。

一九四四年秋，根据政府的规定，种了几十万棵向日葵，可怜巴巴地要想使日本公民越来越单调的生活过得愉快些，他们不久就会发现，轰炸已经使他们置身于战争前线。花朵比食物和衣着丰富得多；配给制度严格控制着食物，做新衣服用的布很糟，人们宁可穿着脏衣服，也不敢洗，怕把衣服洗破。

由于海运遭到沉重的损失，进口减少，吃的东西越来越缺乏。大米得优先配给调回保卫国土的三百万名士兵。他们每天只有四百克大米，而老百姓每天的供应量比这还要少一百克。只有南瓜很多。城市街上早就看不见狗的影子了，人们用狗肉来解馋，虽然是违法的，象东京这样的城市里黑市泛滥，工人靠黑市来补充鱼类和蔬菜的供应不足。白糖和肥皂几乎见不到了；为了节省橡胶和皮革，人们又去穿传统的木底鞋。

冬天来了，做饭和取暖炉子用的木炭、木头奇缺，整座整座图书馆被卖了当燃料。街道会社已经成为战时老百姓的主要机构，它们清理被炸毁的家园和建筑物，收集易燃碎片。政府的规定加上供应量的每况愈下，使艺妓馆、酒吧间、饭馆维持不下去了，被迫关闭。唯有电影院，按照删节了的节目单，放映适当的爱国宣传片，总算使战时生活不那么单调乏味。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萧瑟的冬天越加使人意气消沉，从前线来的消息更坏了，空袭加剧了。东京郊区乡镇议会贴出的半官方通告，标题是“新年快乐”，其内容是典型的强调战斗精神而把愉快气氛缩小到最低限度，通告说：“面临战局可能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让我们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坚决的战斗精神庆贺新年，今年我们要使战争结束。”

美国的海、空封锁，使日本得不到制造飞机所必需的油料和原料，日本需要制造新的飞机来弥补无效的空防和敌人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一九四四年有三百多万吨的海运物资沉入海底，这比前两年的总数还多。现在除了油船以外，剩下的运输量不到二百万吨了。由于大量建造油船，船厂的造船数量赶上损失的数量，但是油船已经成为在海底牢牢封锁日本岛国的美国潜水艇的首要目标。十月，六个八艘美国巡逻艇击沉了三十多万吨货运；十一月，将有越来越多的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加入到美国潜水艇的行列。

大多数飘扬太阳旗的舰只，现在只限于在日本海进行短程航行，这样，它们可以在夜间航行，白天隐蔽在沿岸的港口。到一九四四年底，日本被切断了东印度群岛的战略油供应，日本政府不顾一切地推行应急计划，用蒸馏的方法从土豆中提取燃料，这样它们的战斗机就能飞上天去保卫祖国。制造新飞机的铝的贮存量越来越少，冶炼厂的铝土矿用完了。铁矿和焦炭的供应不能从亚洲大陆运到，钢的产量大减。帝国海军因为忽略了反潜艇的防御而正在付出代价；经过莱特湾之战幸存下来的那些军舰不得不停在它们国内的港口，因为油船不能将油送到日本。当这些军舰冒险出来的时候，它们面临被潜伏着的美国海军潜水艇击沉的风险，这些潜水艇使存留下来的军舰遭到惨重的损失。十二月九日，航空母舰“隼鹰号”被鱼雷击沉；后来，十天以后，新的航空母舰“云龙号”随着也被鱼雷击沉了。

一九四五年是以猛烈空袭东京开头的，这对于为日本安排了怎样的命运是个不吉利的预兆。当裕仁天皇向首相密切垂询在莱特湾遭到的挫折时，在帝国皇宫图书馆下面的天皇的地下室里，整夜都能感觉到炸弹落下来的沉重的反响，他几乎用不着强调迫切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对付日益频繁的空袭。

假如他们知道了那个星期交到马歇尔将军写字台上的绝密报告是什么内容，那么他们很可能对于战争的方针以及如何要求和平解决的商议也许就会使用急迫得多的口吻。这份报告的日期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格罗夫斯将军写的，他指挥曼哈顿计划——即投入大量美国的科学、技术人才来发展原子弹这件艰巨的工作。数百万美元投入到这个计划，这是个绝密计划，除了总统自己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外，只有几名重要助手知道这件事。建造在美国偏僻地区的这种大规模工业工厂，是以最杰出的科学、工程人才的共同努力为后盾的。现在格罗夫斯可以乐观地预言，在半年之内，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将生产出一种武器，这种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

“第一颗原子弹将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左右准备好，事先不经过全面试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格罗夫斯敢这样向马歇尔保证。当代价很高的铀武器的第一批部件在严密警戒之下开始到达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去组装成原子弹的时候，第509混合航空队的精选空勤人员，已经在犹他沙漠中与世隔绝的温多弗空军基地上、在保罗·W·蒂贝茨上校的指挥下开始受训。

根据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起草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已经初步决定，如果日本人不投降，就使用原子弹，又一年的战争的前景如何，使总统十分不安，他的心血管系统显然在衰退。只有他的私人医生知道罗斯福的健康是如何在迅速恶化，而病态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脸上表现得清清楚楚，住在白宫的那些人不得不注意到。总统明白他的精力在衰退，他以他的不可抑制的精神更努力地要去完成他为战后世界所制定的伟大目标。在他的第四任

总统就职典礼上，罗斯福知道，如果他想要把通过联合国达到永久和平的计划在庞大的同盟因分歧而分裂以前安排好的话，他必须使这些目标确定下来。迹象并不吉利。早日击败德国的乐观情绪在十二月十五日夜消失，当时德国装甲师在拚死的反攻中猛穿过阿登森林。德军反攻在圣诞节被制止，但当时俄国的坦克离柏林不到二百英里，显然红军将先到达第三帝国的首都。这将使红军占领中欧的大块土地，由共产党来接管这些地方的可能性增大了，这使西方联盟惊恐。

总统认为，只有他个人的努力，才能解决眼看战时同盟要破裂的危机，并保证俄国人在即将举行的雅尔培最高级会议上支持联合国。他在国情咨文中说：“这个机构必须履行人们为之作战、牺牲的诺言。”“它必须证明一切牺牲是有意义的——证明全世界所承受的一切苦难是有意义的。”

总统很明白，这种苦难还要延续很长一个时期。当他的演讲词向国会朗读的时候，美国海军部队正在集结以准备进攻吕宋。一月二日，奥尔登多夫海军上将的战舰离开莱特湾去炮击预定登陆海滩。它们朝北穿过苏禄海的途中受到日本“神风队”的攻击，被击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甚至在这支进攻部队到达林加延湾附近海面以前，又损失了十二艘舰只。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当这支战舰开始炮轰海岸设施时，美国海军遭受了自萨沃战役以来最惨重的损失，因为杀身成仁的驾驶员，使得两艘战舰瘫痪，巡洋舰和驱逐舰损伤，三艘扫雷艇沉没。

哈尔西的航空母舰规定在它们第一次攻进中国海去袭击日本在香港和台湾的空军基地以后，在远处进行掩护，但被恶劣气候所阻。当神风突击队冲出云层，猛向第七舰队扑去，造成总数为二千以上的伤亡时，它们的飞机却停在甲板上动弹不了。在运输舰把美国第六军运到林加延湾的集合地点以前，奥尔登多夫的战舰击退了进攻者并且对要袭击的海滩进行了三天炮轰。

麦克阿瑟进击吕宋

山下将军长期以来一直在准备他知道是决定性的战役，他向来自日本的记者们自信地说：“我将在菲律宾写下大东南亚共荣圈的光辉历史。”

山下拥有二十五万人以上的部队和大量物资、弹药，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计划完善的纵深防御。他并不消耗他的坦克和士兵来竭尽全力把进犯者打回到海里去，而是吸取麦克阿瑟三年前失败的教训，把在内陆的部队集中为三个强大的兵团。他的意图是让美军上岸，然后把他们包围起来加以歼灭。山下的十五万二千兵力的多一半被部署在吕宋北部地区；另一部分有三万人，部署在林加延的南部和西部以保卫机场；第三部分的八万人已部署好用来防守马尼拉和吕宋的东南部伸出的半岛。“菲律宾地区广大，我们可以尽情地打，”这位粗壮的山下自信地预言。

209

一月八日早晨太阳升起时，一千多艘舰只拥挤在吕宋西北海岸不远的海面。当登陆艇蜂拥而上时，抵抗轻微，几乎没有。在林加延，由第三十七和第四十步兵师组成的奥斯卡·格里斯沃尔德少将的第十四军驻扎在海湾以北，离第六和第四十三步兵师组成的斯威夫特少将的第一军十七英里。到了傍晚，五万多名美国部队和装备安全上岸，并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四英里深的延伸滩头堡。麦克阿瑟为了方便摄影记者和一群欢呼的菲律宾人，再次步行上岸。在动身到前线视察之前，他发表了另一份重要公报：“解放菲律宾和

控制西南太平洋的决定性战役即将到来。”现在他把向南推进去解放马尼拉的任务交给格里斯沃尔德的第十四军，让斯威夫特的第一军保卫他的侧翼和后方不受敌人进攻。

向内地集结进攻，在第一个星期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在美军到达滩头堡以南二十五英里沿阿格诺河的日军战线以前，前进一直毫不犹豫。山下把他的一部分部队用来防守大克拉克空军基地周围的地区。在格里斯沃尔德的师猛穿至打拉，把后撤的日军赶进三描礼示山脉以前，被迫进行了一周激战。

对既定时间表的延误，使不耐烦的麦克阿瑟发出了指示。他自称“熟悉地形的一点一滴”，极力主张派遣快速突击队向马尼拉闪电推进。但是美国第六军司令克鲁格将军比较谨慎。斯威夫特的第一军这时候已经在猛攻山下的一部分部队的主力，在圣曼努埃尔周围进行着激烈的坦克战。一天来，似乎日军可能突围穿过正在向前推进的格里斯沃尔德的后方。麦克阿瑟赶到前线去亲自指挥，去“稳定队伍”。他命令第二十五和第三十二师的后备军协助克鲁格的北面军力，进行必要的大规模强攻，把山下从他在碧瑶的指挥部赶进中部山脉高原，到了那里，他就不可能再威胁穿过北吕宋平原的进军了。

麦克阿瑟一再发出命令，提醒他的战地司令要紧急解放马尼拉。他得到他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的附和，萨瑟兰甚至建议应该把克鲁格“打发回国”，这样他就能接管第六军了。然而到了一月底，战事的进展受到敌人猛烈反抗，尽管麦克阿瑟发出脾气暴躁的指示说步兵表现得“非常缺乏干劲”。在北部的斯威夫特的师正要穿过圣何塞去切断吕宋北部凸出部分的日本部队，而格里斯沃尔德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公路，离马尼拉不到十三英里了。

为了加速吕宋战役，麦克阿瑟下令派更多的后备军。一月二十九日，第三十八师在巴丹以北的圣安东尼奥登陆，受命保卫半岛，差不多在三年以前，美国军队曾在此地开始朝科雷吉多尔惨退，两天以后，第十一空降师的主力在马尼拉湾以南上岸，二月三日，得到封锁首都的其余伞兵部队空降的支持。美军要想从北部进入城市，也在郊区受到顽强的抵抗。有了三个师包围着马尼拉，麦克阿瑟很想迅速占领城市，作为他要使菲律宾摆脱讨厌的日本人的标志。

一月二十九日，一支菲律宾游击队和美国突击队员的部队冲破在圣何塞的战线，把五百名美军从战俘集中营里释放出来。麦克阿瑟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第二天向刚刚到达的第二十七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的司令发出激励人心的信号：“到马尼拉去，绕过日本佬，打退日本佬，但是要到达马尼拉。”虽然威廉·蔡斯准将离马尼拉还有差不多七十英里，他响应了响亮的号召，组织了两支坦克和机动车的别动队，出发上了公路，他对战地记者们说：“我们师的其余部分将随后面来，我们让他们为我们给他们的东西而着急。”

别动队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沿着五号公路南进，他们要出其不意地征服日军，在日军能够炸毁桥梁以前，就以神速越过了河上的桥。二月三日黄昏，别动队冲破桑托·托马斯大学校园周围不胜惊讶的卫兵，放出五千名美国平民俘虏，日军把这个大学当作了监狱。心情激动的麦克阿瑟现在开始准备要在马尼拉街上进行凯旋的胜利游行。但是第二天，当第三十七师的第一部分终于到达了城市北郊时，他们发现马尼拉有重兵守卫。

争夺马尼拉的战役

盲目自信的海军少将岩桥不曾理睬山下要使马尼拉成为不设防城市的命

令。他指挥一万七千名海军防守部队，命令这支部队同四千名陆军战士并肩殊死作战，而后者也已经发现自己堕入了圈套。经过四天战斗，当美国的坦克和大炮率先要冲到巴石河时，马尼拉城北大片土地陷入火海，巴石河把马尼拉城隔开，成为古老的西班牙大都会的界线，大都会里有雄伟的政府大厦，使菲律宾的首都拥有“东方明珠”的雅称，城市的东南部，由于第十一空降师的协助，仍然有固守南郊的日军的路障阻挡着。

马尼拉战役后来打得非常残酷，这就使得麦克阿瑟二月七日的公报成为一派胡言，公报宣称“我们的军队正在迅速消除马尼拉，”并预言敌人的“彻底消灭就在眼前”。丘吉尔和罗斯福已发了贺电，但是他们的电报打早了。考虑到菲律宾七十万居民，麦克阿瑟禁止使用飞机轰炸敌人的防守据点，因此不得不用大炮把日军从一栋栋的大厦里轰出来。岩桥的防御中心设在巴石河以南的有城墙的古老的因特拉穆罗斯镇上，这里的城垛和厚厚的石头围墙都太坚固，挡住了美军连续猛轰的炮弹和迫击炮。

由于大轰炸以及日益濒于绝境的日本军队的肆无忌惮的屠杀、奸淫，使十万以上的菲律宾人死于非命。

争夺马尼拉的战役进入第二个星期，二月十六日，美国第五 步兵师的空降部队在科雷吉多尔降落，去粉碎约不到一千人的要塞防守部队。他们发现那里有五千多名日军防守在战壕里，他们凭借马林塔隧道的保障足以防守。麦克阿瑟担心狂热自信的敌人是会死守四个月之久的，三年前美军就对付过这样的事情。二月二十一日夜，日军要想猛冲出来的计划出了大毛病，过早点燃了数吨 TNT 炸药，使麦克阿瑟解除了忧虑。五天以后，另一个弹药堆集处爆炸了，使一大部分隧道倒塌，迫使剩下的日军走出隧道，双方进行激战，美军付出很高代价，空降部队伤亡百分之二十五，把日军消灭得几乎一个不剩。

三月二日，麦克阿瑟乘鱼雷艇象征性地回到科雷吉多尔，因为他是在一九四二年不得意时离开这里的。在破损了的大兵营楼前，依然竖立着的孤零零的旗杆前，他命令第三十四步兵师司令说：“让你的部队把军旗升到顶，再也不要让敌人把它拉下来！”

这是麦克阿瑟胜利的二十四小时的开端。第二天，因特拉穆罗斯城堡里最后一小股有组织的敌人的抵抗，被美国的榴弹炮摧毁在金融大楼的外面。从个人来说，履行了三年来的诺言，但是毁灭了四分之三以上的马尼拉，死伤二万五千名美军，死亡的菲律宾人几乎五倍于美军的伤亡人数，这样大的代价，使个人的满足显得黯淡无光。“东方明珠”已成废墟，麦克阿瑟放弃了他的胜利游行。只有一周前奥斯梅尼亚总统正式就职的所在地马拉加纳宫还幸存着。

十万多日本军队仍然在北吕宋的北方一带山脉坚持着。对山下谨慎的抵抗所进行的战争将会一直打到战争结束。但是二月十九日，麦克阿瑟发动了军事行动的第一步去解放边远岛屿，来自第八军的部队开始在巴拉望登陆，这既违反他原来的计划，也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思，要把解放边远岛屿的行动留给菲律宾游击队。然而日军迫使马尼拉遭受血腥毁灭这件事坚定了麦克阿瑟的决心，他决定用他的全部军力尽可能快地把菲律宾各岛一个一个地解放出来。

盟国的四个攻势

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正向马尼拉挺进，它作为将近三年来的第一支陆上供应队，沿着重新被打开的缅甸公路开进中国。一月十二日，卡车从利多出发，徐徐爬上弯弯曲曲的山路，向着昆明前进。跟在卡车后面的是一群群的美国陆军工兵军团，他们走得比较慢，因为山路崎岖，山崩，还有日本人雇的游击队在建造油管时搞的破坏。预期蒋介石的军队不久将同流入中国的油道联系上，而且将大大增加弹药和供应的数量，使魏德迈将军产生了这样的希望：他的“一号计划”可能很快就会完成，这个计划就是要重新装备蒋介石军队。他已经准备好了进行猛攻的“二号计划”，要穿过日军占领的华东直打到海岸。

在缅甸，斯利姆将军的第十四军正向南推进，同时克里斯蒂森将军的第十五军团向前挺进，把日军第二十八军赶到若开海岸指向仰光。这时，英国要想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实兑岛屿港口的第三次攻击获得成功，皇家海军突击队在他们的远东舰队的战舰的炮火掩护下，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登陆。现在英军有了一个基地，斯利姆将军的第十四军可以从这个基地得到补给，以便长驱直入到缅甸中部的山谷。随着十一月旱季开始，斯利姆派遣他六个师中的五个师从一连串的活动便桥上越过钦敦江。这是他的所谓“首要”进攻计划的第一个阶段，其目的要使日军的第十五军在瑞冒平原上遭到惨败。

日本的军司令官木村将军曾经是帝国统帅部的一名精明的炮兵，他不想让只剩下不到二万人的他的部队被英国的坦克和飞机困死在伊洛瓦底江西岸上。他已经撤退，越过伊洛瓦底江的泥泞的水面，在曼德勒周围形成一条新的防线。他估计在那里，如果英军几个师要想在他的炮火下进行大规模渡江，那么水流很急的辽阔水面的天然障碍，将弥补他较弱的兵力。

十二月中，明显看出日军已逃出斯利姆的圈套以后，他立刻想出一个好主意。作为他的“扩大的首要计划”的第一步，第四军向南出发行军二百英里到伊洛瓦底江西岸。他们将在木各具渡河，即速声东击西去占领在缅甸古老的首都下游约五百英里的密铁拉的公路和铁路中心。弗兰克·迈泽维将军的部队将由此切断木村的退路，变得似块铁砧，当斯托普福德将军的第十二军渡江进行正面攻击时，木村的第十五军就会碰得粉碎。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军队可望直下萨尔温江，配合蒙巴顿长期以来计划的旨在占领仰光的两栖登陆，盟国这样的四个攻势，将有效地在雨季到来以前，把日本军队围困于缅甸。

在雅尔塔的妥协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罗斯福举行第四任总统任职典礼。三天后，在他乘坐“昆西号”重型巡洋舰出发横渡大西洋前，英国首相打电报给罗斯福，幽默地说：“从马耳他到雅尔塔，让我们别再犹豫。让别人也不要改变。”

“我有些非办不可的事情，”罗斯福对他的爱女安娜说，要她陪伴他去出席“亚尔古英雄”会议，支持他去完成他自以为是伟大的使命：即德国和日本军队已趋崩溃之时，他要去制订和平策略。

罗斯福希望和同盟国伙伴达成全球性的和解，他的希望首先在马耳他受到阻挠。和英国人进行的代号为“蟋蟀”的初步谈判，并非远离君子风度，

后来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因为丘吉尔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受命进军柏林，以便加强西方联盟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来对付苏联对欧洲的接管，而美国军事领导人不肯接受。由于英国要想恢复它的殖民地所有权而产生的过去的分歧，在二月二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引起了一些问题。英国的方案是，在去解放法属印度支那以前，即速把日军赶出缅甸，美国人在支持这一方案时远不是毫无保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识到，这样一次进攻，其目的在于要恢复欧洲人在东南亚的统治，于是就提出了魏德迈将军制定的“二号计划”，让国民党军队前进去到中国海岸开辟一个港口。

美国的战略政策又来了个“向后转”。由于美国总统特别不愿意让法国重新得到印度支那，马歇尔将军建议，为了有利于把盟国的资源和英国军队集中到中国，应该绕过马来亚境内日军占领区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丘吉尔对此有礼貌地持冷静态度，让英国的参谋长们去反对这个计划的不现实性。蒙巴顿坚持，东南亚司令部长期计划、经常推延的两栖进攻，并不因为改变给蒋介石的供应航道而受到损害。

一九四五年二月五日早晨，三巨头和他们的顾问，在可以俯瞰雅尔塔的黑海的沙皇壮丽的利瓦吉亚宫坐下来，举行“亚尔古英雄”最高级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的演讲隐藏了盟国之间存在根深的分歧，但尽管英美之间对远东政策意见不一致，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却坚定不移地联合起来，坚决要制止俄国统治中欧。

在雅尔塔，人们发现斯大林大权在握，反应非常灵敏，极有说服力，甚至很幽默，另一方面，罗斯福显然衰老了，在会谈时，有好几次，他垂下了头，看上去没有在听大家讨论。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在不久前被任命为国务卿，接替科德尔·赫尔，他被留下承担他缺乏经验的重任。当俄国人提出他们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时，丘吉尔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了。斯大林要求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结束一九一五年俄日争端而订立和平条约时沙皇失去的领土全部收回。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愿意付出的代价。在探明可以使用原子弹以前，他们所计划的最后进犯日本，可能要牺牲五十万名美国士兵。如果苏联攻打占领中国东北的日军，并且允许美国飞机和战舰可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及堪察加半岛的基地出动，那么美国进犯日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可以大大减少。

美国总统也仍然相信他能以一种“地产交易”来获得斯大林支持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这样一个目的，该交易将使俄国再次获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半部的控制权，承认外蒙古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根据在雅尔塔起草的秘密协议，“恢复俄国由于日本在一九〇四年发动卑鄙的进攻而被侵犯以前的权利”。

协议必须保密，因为一直要到俄国即将对日宣战前才告诉国民党这项交易。罗斯福相信，他要蒋介石同意这项协议不会有什么麻烦，因为斯大林已经提出保证，他去做工作，说服共产党同国民党联合。这位总统对苏联领导人的信任，远超过对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警告罗斯福，依靠斯大林来落实他关于中国的诺言，那未免太相信斯大林的话了。他们也同样不高兴接受俄国那个讨好的保证时说什么俄国允许“解放了的”波兰决定她自己的政府体制，以取得默契，即苏联在决定巴尔干半岛各国和东欧的命运时可以自作主张。这一切部令人很不安地联想到本世纪初欧洲各大国忙于同中国打交道时的那种古老的“势力范围”外交手腕。

然而，丘吉尔，大大违反自己的意念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劝告，终于因罗斯福决定相信斯大林而动摇。罗斯福说：“君子义重，他不会想并吞什么的，定会同意和我合作共建民主世界和世界和平。”英国首相顾虑重重地签署了秘密草案，因为他觉得否则的话，就会不可挽回地损害他同美国总统的“特殊关系”，在恢复英国的远东帝国一事上，也将失去美国合作的一切可能。罗斯福离开雅尔塔时满怀信心，在确保三大国之间的合作方面，他个人取得了很大胜利。假如他曾注意到二月十日在利瓦吉亚宫的最后一次正餐席上，无止无息的干杯时，斯大林偷偷地在他的伏特加酒中掺水，那么在把战后欧洲和亚洲的希望如此坚定地寄托在这位苏联领袖身上一事，他很可能产生怀疑。

罗斯福的胜利感，由于回美国的长途航行中身心的疲竭而迅速消逝了，霍普金斯因胃病发作而病危后，他的心情就更加恶劣。然后一次突然发病夺去了他的助手和亲信埃德温·沃森少将的生命，他是总统圈子里的人都称为“老爹”的。明显衰老了的罗斯福在受到这种个人不幸的两次打击后，跟着又有来自波兰的报告，说明斯大林尽管在雅尔塔作了保证，但红军正采取步骤要在波兰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后，向国会作了有关“亚尔古英雄”最高级会议的辉煌报告，不到五个星期，于三月二十九日，终于接受他的医生的忠告，坐火车南下到佐治亚州他的温泉疗养地度假，以期恢复他迅速衰退的精力。这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后一次看到白宫。

第三十二章 非凡的英勇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哈尔西向他的舰队发出信号说：“我们已经把敌人撵出海面，赶回它的内防线，干得好极了。”强大的美国第三舰队，在支援菲律宾人的入侵作战后，停泊在乌利西珊瑚岛进行补充。这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在三个月内击沉敌战舰的吨数，超过其他任何舰队历来所击沉的。现在它又将成为第五舰队了，因为哈尔西将指挥权转交给斯普鲁恩斯，以便为入侵日本，在小笠原群岛和琉球群岛建立前进基地。

硫黄岛位于东京和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中途，对硫黄岛的袭击推迟了将近一个月，因为这支舰队一直在为入侵菲律宾进行掩护。尼米兹已经把他的前进指挥部搬到关岛，因为当麦克阿瑟要想留下这支进攻舰队的老战舰，以便在这次战役中支援解放菲律宾南部的时候，争夺西南太平洋的指挥权的竞争又重新开始了。

由于英国皇家海军加进了一个复杂化因素，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斗争表面化了。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被任命为有四艘快速航空母舰、两艘战舰、五艘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的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这位外表温文尔雅的水手，有着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和红润的双颊，这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面临的棘手的任务，是要当好美国海军的小伙伴。英国首相希望用来重建太平洋上的英国势力的这支“舰队”，比美国的一支特遣部队要小。这支舰队由海军上将伯纳德·罗林斯爵士指挥，他搜集的后勤供应，也只能使他的舰队在海上维持最多二十天。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问题，尼米兹指定罗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组在斯普鲁恩斯的全面控制下进行活动。

让英国战舰到主要战区，在对日战争的最后一轮中给予有用的又一冲击，这是对丘吉尔的政治让步，尽管金上将强烈反对，罗斯福坚持要这样做。至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人来说，同战略性的轰炸攻势来比，英国舰队的出力相对来说是无关重要的，他们希望轰炸攻势可以加速结束战争，而用不着真正打到日本本土。但是超级空中堡垒袭击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柯蒂斯·李梅将军被阿诺德将军派去提高第二十一轰炸机航空队的技能后，他对他的新任指挥部新闻官说：“这次轰击一直在进行大量的宣扬，而没有得到许多真正的轰炸成果。”恶劣的气候和在本州的目标地区上空的大风被认为是超级空中堡垒没有能完成任务的原因，自从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开始轰炸日本以来，他们曾约定在三个月内出成果。另一个因素是有越来越多的敌人战斗机从硫黄岛蜂拥而上，来破坏大群轰炸机飞越硫黄岛上空时的严密队形，硫黄岛的雷达也用来在轰炸机进入东京以前，及早向东京发出警报。李海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使硫黄岛上的敌人战斗机中立，他还把硫黄岛当成是有潜力的有用的加油站，并且轰炸机在飞往日本途中受了损失可以在此紧急降落。“没有硫黄岛，我不能有效地轰炸日本，”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停在塞班岛，在船上开会时他这样对斯普鲁恩斯说。当时斯普鲁恩斯途经塞班岛去担任第五舰队司令。

“这消除了我的一个思想负担，”斯普鲁恩斯记了下来，他感到宽慰，因为预计占领这么一块八平方英里大的火山灰和凝成岩，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还是有点道理的，这是他的第一个作战目标。硫黄岛外形象块猪排，一共只有五英里长，二英里半宽，但是根据最近的空中照相侦察，日本人正在这个

岛上建筑第三个飞机场。

三个海军陆战师已经进行了进攻硫黄岛的作战演习，这次进攻硫黄岛是由凯利·特纳海军少将和霍兰·史密斯将军策划的。海军司令预料可能的伤亡人数是二万人，他预言这是“我们必须占领的最费力的地方。”这个任务交给克利夫顿·B·凯茨少将指挥下的第四海军陆战师的老兵队伍和凯勒·罗基少将指挥的、新成立的第五海军陆战师的士兵，有顽强战斗力的第三海军陆战师作为后备军。各部队的指挥员把准确的任务事先简略地告诉士兵，并且给他们看该岛的泡沫乳胶模型，模型上标明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中看得见的许多敌人的碉堡、炮位和地堡。但是，看不见的是大规模的地下战壕和地下隧道网，他们预计有这些东西遍布火山峰下，使硫黄岛等于现代的中古城堡。硫黄岛上的坚固筑防的“要塞”是五百英尺高的摺钵山，山上大炮和迫击炮阵地密布，控制着该岛南部海岸唯一的登陆海滩上的黑色火山沙地。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中看到，有二百多个炮位和二十一个碉堡保卫着腹地，腹地隆起一连串十五英尺高的山脊，这是当水下变动把硫黄岛冲出平面时形成的。北部的高原上是飞机场，由许多条紧密联系的战壕以及挖进柔软的凝灰岩里的许多防守战术据点所防守。

这个堡垒是在很有才能的栗林中将在的指导下建筑起来的，他是一位地道的职业军人，曾经是皇家警卫队的首脑，现在指挥一支陆海军混合卫戍部队，这个部队包括最精锐的特种海军登陆部队的二万名老兵。“东京玫瑰”夸耀说，硫黄岛的防守者“浑身充满了战斗精神”。当美国人加紧空中攻势时，栗林的士兵已经隐蔽在摺钵山上的很深的地道里；他们以一系列的“勇敢战斗誓言”来使自己坚定，等待美国兵登陆。他们吸取了防守佩利留岛时的经验，不再浪费精力在海滩上进行战斗。栗林的战斗计划号召“逐渐消耗尽敌人的进攻部队，即使局势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也要至死守住这个岛的一角。”

史密斯将军相信要占领硫黄岛是十分艰难的，他要海军接连不断地轰击十天，来消灭大炮阵地，在先前的六个星期中，美国飞机几乎每天去轰炸，而大炮阵地并没有减少。但是尼米兹还未曾能使隶属于麦克阿瑟的第七舰队的六艘战舰回来，也没有能增加第五舰队可能给予的帮助，因为斯普鲁恩斯准备对东京飞机场进行一系列的袭击，以制止神风队飞机往南飞。即使强大的美国第五舰队也不能携带持续三天以上不断炮击岸上阵地所需要的燃料和弹药。因此柯蒂斯·李梅免为其难地受命把他的B—29的火力加入来自塞班岛的空军B—24，从空中打击硫黄岛。

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十五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士兵、水手和飞行员已各就各位，就要从二万名防守者手中夺取硫黄岛了。九百多艘舰只组成两大进攻舰队，准备从塞班岛利乌利西珊瑚岛的集结地区向北航行。米彻尔的第五十八特遣部队的十六艘航空母舰和八艘快速战舰，以及他们的许多护航巡洋舰和驱逐舰，比两栖轰击部队提前出发，去向日本海岸开炮。与此同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斯普鲁恩斯决定，计划中的空袭东京，必须在二月十六日进行，不顾目标上笼罩着很厚的云雾。日本首都遭受到轰炸，在周围的飞机场上有三百多架飞机被炸毁。

硫黄岛

第二天上午，《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说：“美国舰队的一千二百架飞

机袭击东京，同时大批舰只和飞行员轰炸硫黄岛，”当时米彻尔的快速战舰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正以全速向南行驶，去联合布兰迪少将的轰击部队，这个部队早已开始了殊死的进攻。然而，大雨和雾，如上猛烈的高射炮火，使得第一天的轰炸效果不佳；分配给战舰大炮轰击的七百五十个目标中，只打到十七个目标。第二天，登陆艇配备炮火，为游往滩头堡开路的水下爆破组进行掩护。登陆艇把隐蔽得很好的大炮炮火吸引过来，炮队的指挥官以为进攻一定是开始了。十二艘支援登陆艇中有九艘被击坏，还有巡洋舰“彭萨科拉号”也被损坏。

“在行动日黎明，硫黄岛水面看上去就象繁忙日子里的纽约港”，《哈泼斯》月刊的目击者约翰·马昆德把他亲眼见到的情景写了下来，他曾经同轰击部队在一起，记载了进攻舰队的到达。

几艘运输舰和三个师海军陆战队都在那里——一灰色的船只组成一个半圆形，伸出七英里之远。在这个海上灰弧形圈里，由于变幻莫测的气候，波浪起伏，各种舰只星罗棋布。

有坦克登陆艇舰队，满载水陆两用坦克和水陆两用运兵船；有中型登陆艇；有较小的坦克登陆艇以及步兵登陆艇聚集在击毁物周围。舰只圈逐渐收缩。小船正向外开，船上挂着旗，去标明集结点，登陆攻击波将从这些集结点出发。场面看上去像是好莱坞影片，只不过这是要花三十亿，而不是三百万的豪华片。那天在硫黄岛附近的舰只一定多达八百艘，还不算从大船放下专的小艇。

九时正发动的第一次进攻应该到达海滩，但是在这以前，硫黄岛就已接受最后一次洗刷。这块八平方英里的岛屿正等待着接受我们所能倾注的一切，他们定已遭受了更多炮火，比起世界上任何一支海军曾向这么小一块地方发射过的炮火都多。

扭歪了的硫黄岛看上去“好象是一个海上妖怪，小小的死火山是它的头，海滩区是脖子，其余一切长满灌木丛的、褐色的峭壁是躯体”。硫黄岛在猛烈的炮弹和炸弹下扭曲，炮火掀起了一大片灰色的尘雾，使第五两栖部队旗舰“埃尔多拉多号”上的人看不见登陆海滩。特纳上将已经从工作过度和神经疲竭引起的疾病中恢复过来，来到现场亲自观看他的计划的精确进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他从前是海军军官，也到船上激动地观看集中了这么强大的海军。当北方吹来一阵清风，将小小的云朵从碧空中驱散时，特纳下了那道如今十分出名的命令：“登陆部队登陆！”一批批的登陆艇和水陆两用车辆波浪翻腾地开往海滩，但是当它们登陆时，有素的训练失灵了，因为他们的履带在细粉沙土里直打滑，刚出水边就不能前进了；从摺钵山斜坡上打下来的炮弹和迫击炮冲散了前进部队，摺钵山的斜坡上炮火闪闪发光，好象一颗圣诞树。

日本守军显然并没有被二万发海军重炮弹和数千吨炸弹所消灭。他们从山洞里冒了出来，一批接一批地向着第一次进攻波中正在上岸的九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冲下来，他们似乎对于美军的轰炸和炮击毫不在乎。

“好吧，准备好立刻撤出这个该死的地方，”托马斯·沃纳姆上校命令他的第二十七海军陆战团，同时他们的水陆两用车辆穿过泡沫涌涌的浅滩前往红滩。过了几分钟，《纽约人》周刊的记者约翰·拉德纳趴在地上了，身体紧压在滚热的黑沙上，跟挤在身旁的几百人一样，但这些人至少还可以用步枪向日军回击来安慰自己。“当你不再奔跑或挣扎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刻

迫击炮弹在呼啸，炮弹在你跟前落下爆炸。在一号和二号红滩的周围，士兵们象我们那样躺在战壕里，倾听着炮弹声，挖掘着或者把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着周围的沙子。我们足足地被困了大约四十分钟。”

别的部队进展较好。第二十八海军陆战团的B连在坦克的援助下冲出一条路，不到九十分钟，越过了硫黄岛这块排骨的一千码宽的“骨头根”，去包围摺钵山的基地。现在，在他们的右边，第二十七团终于开始向内陆朝着第一机场的环形防线推进了。

“附近有着不少活着的日本人，”拉德纳写道，“因为每当海军的格鲁曼航空公司的战斗机俯冲飞机场附近贴近我们右边的一点时，就有机枪向他们开火。环顾四周，我第一次有闲心想到硫黄岛真是多么可怜的一块土地，……没有水，几乎看不见鸟，没有蝴蝶，看不出会有什么野兽生存——什么也没有，只有沙子和泥上，驼背小山，矮树，刀刃般锐利的库奈草，里面繁殖着带有斑疹伤寒菌的小蜘蛛，还有吹个不停的干燥的尘土飞扬的风。”

第四海军陆战师的各团已经进入到滩头阵地的左翼，他们有水陆两用车辆作为掩护，帮助他们越过从海岸进入内陆的第一段几码远的重要地带。至于第五师的士兵，他们第一次投入战斗，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进行战斗，被一连串十五英尺深的沙脊所阻挡，使得他们“就象要在一大箱松散麦子里战斗一样”。到了正午，他们没有向内陆前进几步，倒是打烂了的、翻了个儿的水陆两用车辆堆在沙坝上到处都是，提供了不少隐蔽所，至少可以躲避日军雷鸣一般的炮火。

第二十五海军陆战团的中士格雷迪·加兰特为那一个残酷的早晨的恐怖情景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载，当时《生活》杂志的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报道“有些地方有很浓的焚烧肉体的气味”，第五师的士兵在奋力攀上在移动的黑色熔岩沙丘时，都作呕欲吐：

想挖一个洞完全不可能。砂砾太滑，流动性大，又太轻，成不了型；它干得象流沙，任何东西碰到它就被它埋了起来，每一个洞刚刚挖成就被填满。炮弹一个接一个地呼啸而来把大扇金属门吹闭，冒着烟，在人们的头上打碎，扔过各种碎片、零件。炮弹打向沙滩。砂砾散落在脸朝天躺着的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的伤员身上。

炮弹爆炸着，发出爆裂声、尖哨声，一个伤员从担架上坐起。他慢慢坐起，弯着腰。他没有戴帽子，双臂笔直僵硬。……他就这样坐着——紧张、僵硬、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很紧。他坐着，张大着嘴，向两面伸出手臂……尖声地叫……尖声地叫……尖声地叫……尖声地叫着。“天啊！我的天啊……全能的上帝！”这位下士呜呜咽咽地倒在地上。

上午十一时，特纳发信号给尼米兹说：“八个营的兵力在坦克的掩护下于十时二十分登陆。最初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虽然有迫击炮和大炮轰击坦克登陆舰和其他舰只。迫击炮和大炮炮火在整个海滩上展开……团的后备军正在登陆。伤亡轻微。”这个信号给太平洋总部司令一切按照计划在进行的印象，还在关岛引起希望，认为该岛可在预定的四天内拿下。尘土飞扬的海滩上，看不出从“埃尔多拉多号”上发动的进攻多么糟糕，但是对那些在进攻日整个下午不断上岸来的海军陆战队员来说，是看得很清楚的。到黄昏的时候，已经有三万名陆战队员登陆了，而滩头堡还在密集的炮火下，还比预计的浅。这一天死伤的两千人，到了二月十九日结束时，成了不祥的预兆，说明要夺取硫黄岛，还需要经过激烈的战斗。

在这个第一个夜里，预料会遭到反击，美国战舰不断发射照明弹，把黑夜照耀得如同淡淡的白昼。栗林将军的部下并不想搞自杀性的“万岁”死拼。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力形势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保持防御地位，当美军海军陆战队要想越过没有掩盖的地带时，他们就发射炮弹和迫击炮。

第二天，史密斯将军已经明白，只能一码一码地占领硫黄岛。海军派遣火力控制特遣队上岸去协调头上飞着的弹着观察机，跟针对摺钵山上敌人碉堡和炮台的战舰轰击，这就注定了战斗的残酷形式。因为硫黄岛离日本的飞机场很远，因此供给重要空中支援的斯普鲁恩斯的航空母舰才免于遭到许多神风特攻队的攻击，当初在菲律宾登陆时，曾经大受过神风特攻队之苦。但是，在二月二十一日神风特攻队发挥了一次威力，炸毁了“萨拉托加号”和护航航空母舰“俾斯麦海号”。

海军陆战队登上硫黄岛荒凉的熔岩堆后，费力地向位于该岛“腰部”的两个飞机场前进。利弗西奇上校的海军陆战队第二十八团，以它每天行军四百码的最快速度，正逼近摺钵山周围的低坡。进攻的先锋部队是三个战斗队，他们使用火焰喷射器，手榴弹，去焚烧、炸毁、轰炸，使日军从碉堡和洞穴中出来。到二月二十三日，他们已经到了吓人的火山峰底，它的褐色陡边，在爆炸着的炸弹和炮弹的无情冲击下，正在崩溃、冒烟。一个日本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对摺钵山轰击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今天我们消灭那些已经登陆的人。”他在进攻日自负地写道。但是在二月二十三日早晨，在他被击毙以前，他问道：“我们得不到支援——难道我们打败了吗？”

那天夜里，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使褐色的火山灰成了很滑的泥泞，利弗西奇率领他的士兵攻打悬挂着剑的日本军官，要想控制山顶坡度的低处。“黎明时我们向上爬。我们一直爬到那个发出味道的山顶，”他宣称。

二月二十四日日出时，由哈罗德·希勒中尉率领的一支四十人的战斗巡逻队，一路战斗着爬上被毁坏了的斜坡，在上午十时三十分刚过，用刺刀和手榴弹冲上了火山口顶上。他们在一根管子上升起了一面小小的星条旗，在这以前，他们干掉了一个暴跳如雷的日本军官，他从掩体冒出来，拼着命要用他的剑把这面旗砍下来。

红白蓝的星条旗清清楚楚地在山峰上骄傲地飘扬着，而敌人还在从这个山峰上开炮，这面旗被登陆艇上前去视察滩头堡的史密斯将军的人员认出来了。这是一个异常激动人心的时刻，秘书福雷斯特概括地写道：“在摺钵升起国旗，意味着海军陆战队要在这里再呆五百年。”就象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那张画，它将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不朽形象。由于四小时后美联社记者乔·罗森塔尔拍的照片而传闻世界，拍照时，夏勒的士兵重新升起一面较大的星条旗，这面旗是从坦克登陆舰—779送到山上去的。

占领了摺钵山，使美军控制了硫黄岛三分之一的南部地方。厄斯金将军那天随同第三海军陆战师登了陆，因为五天的战斗已经使美军付出伤亡六千人的代价，其中一千六百人死亡。难以征服的日本掩体和地堡防线仍然防守着进入北部高原的通路。栗林在那里以最后一道命令激励他的士兵：“我们要插入敌人内部去把他们消灭。我们要抱紧炸弹，冲向敌人的坦克，把它们炸毁。我们的每一发炮弹都要不失误地打死敌人。我们死一个人，就要敌人死十个，人人都要把它当作任务来完成！”

史密斯将军个来预料最多十天可以取得硫黄岛。他现在面临着一场坚定不移的消耗战，它将考验着美国海军陆战队自豪的战斗传统的每一根筋。

正如一位中尉在第四师的工作日记上写的：“军官们把士兵再送上前去，这需要极大勇气，因为他们自从这个师成立以来就认识的人，许多都已死去了。向前爬也需要勇气，一天爬上一百码，第二天早晨起来，数一数少了多少人，再往前爬。而这是唯一的办法。”

日军在北部缓慢地一步一步地被消灭，美国海军修建大队在南部修建飞机跑道，到了三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个机场跑道已可使用。当第一架 B—29 在袭击比本时受了伤以后飞来降落时，斯廷森哨兵观测机现在就能够承担指导大炮射击了。

在那个星期末，厄斯金将军得到许可发动猛烈的夜攻以后，栗林的坚固的防线终于开始大部分崩溃了。三月七日晨五时，第三海军陆战队的营按照一个罗盘方向推进，要去占领位于美军战线和大海之间的主要设防山头之一。两天以后，他们已经杀出一条通路，将硫黄岛纵向分为两半，因而分裂了日军防线。作为功绩的证实，厄斯金将军收到一壶海水，上写：“只供检验不能饮用。”

这个突破，打开了栗林仍然有效的对侧翼攻击的防御，于是一个星期之内，侧翼攻击就把他的战线打得四分五裂，成为孤立的几个小股抵抗。这些小股狂热的抵抗一直延续到三月二十一日——在硫黄岛已被宣布“安全”以后整整一个星期。那一天，栗林从他那厚实的指挥碉堡里拍电报向东京报告说，顽抗仍在继续：“我们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但是士气仍然高昂。”天皇把他提升为大将，日本各报赞扬他的英勇防守是对全国公民的鼓舞；但是只过了三天，指挥部碉堡就遭到了大炮和火焰喷射器的强攻，最后发出的无线电文说：“父岛上的全体官兵向你们告别。”

在为时六个星期的硫黄岛战役中，日军二万人的要塞防守队只有二百一十六人生擒，这次战役被认为是太平洋战争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美国海军陆战队二万五千入受伤，六千人死亡，伤亡比率为一点二五比一，骇人听闻，这是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高的。海军上将尼米兹对于这一次历史上最大的两栖进攻作出下列适当的响亮赞词：“在硫黄岛上打仗的美国人中，非凡的英勇是他们的共同美德。”

栗林将军获得身后哀荣，成为日本的战争英雄，虽然他的士兵没有能在残酷的防御战中以一个日兵换取十余美国生命，他们为了几乎方英里火山灰强索到的高价，是对美国的可怕预示：如果进犯日本，将付出极大代价。在日本国内，妇女和儿童都受到训练用竹矛来保卫神圣的土地。甚至当硫黄岛上的血腥战斗进入第三个星期时，战争就已经打到日本各城市，当时 B-29 轰炸机已经飞入，进行烧夷弹轰击的第一次浪潮。

东京上空的大火

在柯蒂斯·李梅将军的空勤人员在第八次要破坏东京的真岛飞机厂而没有成功后，三月四日他断言，尽管他加强了训练计划，针对军事和了业目标的高水平精确轰炸攻势是个失败。三个月期间，发动过二十二次袭击，其中到达目标的飞机还不到一半。现在 B—29 容易受到战斗机的攻击，因为战斗机已能飞到三万英尺上空，而李梅明白，一种苛刻的评价已经传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声称“日本的生产能力并没有遭到根本削弱。”——根据战后判明，这种估计是正确的。

想到第二十一轰炸航空队的令人沮丧的纪录，又知道每天有数百名海军

陆战队员在为夺取硫黄岛牺牲生命正是为了战略轰炸的首要利益，李梅只花了四十八小时就决定“抛开书本”，放弃精确轰炸改为大火袭击。即使对这位直言不隐、以他的创新策略闻名的将军来说，这也是他一生事业中的最大赌博。后来当他听到早些时候袭击神户时扔燃烧弹的超级空中堡垒的飞行员报告结果不佳时，他想：“我的决定说不定错了。”这一次，李梅决定每架飞机都要携带燃烧弹，而不带烈性爆炸药，飞机应在天黑后进行低飞袭击，因为他这样推想：“根据照片情报的研究，日本对于低高程夜袭戒备不足。它没有什么雷达设备和高射炮。我应该利用她的弱点，尽最大可能来利用它。”

三月九日，陆军空勤人员在提尼安岛和塞班岛上的活动房屋里集会听取任务讲解。当他们听说飞机上除了尾炮以外，所有枪枝都要卸掉时，他们本来害怕当夜要在东京进行第一次低飞袭击的心情，就被难以置信的震惊代替了。由于拆卸枪枝和留下的枪手所省下的重量，再加上不必形成联合紧密队形或不飞到三万英尺上空所省下的油料重量，使每架超级空中堡垒增加炸弹重量百分之六十五，即七吨以上。

迅速和出其不意将是超级空中堡垒的新的防御策略；但是尽管告诉空勤人员，一旦被击落，先飞到海上再跳伞，却仍然不能减轻他们的不安。他们到海上跳伞，至少有机会可以由美国营救潜水艇救起来，现在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日本公民了，他们能预计“最粗野的待遇，”他们得到的警告是：“如果你被击落了，设法尽可能快地让日本军方俘虏。日本平民会当场就杀了你的。”

如果说美国超级空中堡垒的空勤人员将冒更大的风险，那么他们新的任务的实际要求却小了许多。他们可以不必从五英里高空非常精确地扔下炸弹，每架B—29只要从不到一万英尺的高空把M—69的榴霰弹的五百磅集束向人口密集的市区作地毯轰炸即可。

“你们将放出日本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炮竹，”李梅在讲解他称之为“聚会所行动”的任务时向他的部队这样说。只不过在几个小时以前，阿诺德将军最后批准了袭击东京商业郊区下町。估计有七十五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穷人和低收入工人，他们居住、生活在沼隅田川东岸一带的板条房子里。显然，这个人口密集地区的非常易燃的建筑，毗连的两层楼房，彼此间隔不到三英尺，使得下町区成为试验扔燃烧弹的效果的理想目标。李梅很久以来一直在说要烧掉日本的那些“纸城”。进行一次会烧死数以千计的日本公民的空袭，其战略军事上的正当理由，就是日本工业生产的分散性；他们相信，就在下町地区房子的小机械车间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生产轻工业品。这些所谓的“影子工厂”有许多是雇用不到三十人的小型家庭企业，毁掉这些工厂，就使预制品战争物资无法输送到大型装配工厂，诸如东京郊区的飞机厂。

超级空中堡垒的高空袭击，已经表明日本的防空和消防方面的防御，还没有对付空袭市区的设备，即使许多个月以来，美国的轰炸机一直在不断侵入日本领空。除了各后院有规定的散兵坑式的防空洞掩体并且每家准备好一桶水和几纸袋沙以外，城市的老百姓居民没有真正的防护。对于居住着数百万人民的二百一十三平方英里的城市地区，只有八千多名受过训练的消防队员，二千名辅助人员，一千一百一十七辆车。救火水管短得可怜，救火车被限制到只能用两个小时的汽油，市自来水总管道的压力靠的是电力抽水泵，

电路被切断，水泵就不能用了。曾有一些防火线穿过下町区的一些拥挤的街道，但是因为居民反抗（居民密度达到不可置信的地步，每平方英里住十万人以上），这些防火线并不普及，而且常常到了死胡同就终止了。即使有了充分的防火工具，日本人还大受其训练之苦，因为他们的训练依赖仪式而不依靠科学；消防队的领导人常常自己跳进火焰，来激励他的同事。

反正东京的所有那点防御能力，要应付三月九日夜间的规模空袭，无论如何是毫无办法的。三百多架 B—29 携带二千吨以上的燃烧弹，足以点着日本首都的一大片。

下午五时三十四分，一个绿色信号弹划过关岛夜空，第一批超级空中堡垒进入跑道。当一大批四引擎的 B—29 轰鸣着飞入天际，沿着他们的飞行员命名为“裕仁公路”的通向东京的道路北飞时，隆隆声在提尼安岛和塞班岛上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美国飞行员对第一次低飞袭击日本首都忧心忡忡，他们在飞向目标的中途，俯视硫磺岛，可以把它当作一旦飞机被敌人炮火击中，可能投奔的友好避难港。除了几片浮云以外，夜空异乎寻常地清明，实行了灯火管制的本州海岸线显示在领航员的雷达荧光屏上，空勤人员开始穿上防高射炮火的外衣，戴上钢盔。

“黎明前的时刻最黑暗，”日本广播协会的广播员，在东京电台上预报了第二天上午的陆军节游行时的气候将是晴朗的艳阳天以后，用这么一句陈词滥调来结束当天的广播。当导航飞机 B—29 在午夜十二时十五分轰隆隆地来到日本首都郊区五百英尺上空，并向下町地区扔下一批一英尺长的燃烧弹以前，警报器早就已经尖啸起来了。措手不及的敌人空防人员，还没有能借第一道探照灯的光，瞄准黑暗的天空中的袭击者，两架领头的轰炸机已经以每小时三百英里的速度飞走了，留下了十英里长的一条燃烧着的建筑物长廊。当另外十架导航飞机飞来火上加油时，他们的飞行员发出无线电话说：“投中目标可以眼见。看到大片着火。高射炮不猛，战斗机抵抗无。”

扔燃烧弹的场面使维希的法国记者罗贝尔·吉兰一饱眼福，他在岛田以西的安全高地，从山田居民区观察空袭：

明亮的闪光照亮了夜空，圣诞树在深夜开放出火焰花，然后大串烟火闪电形、锯齿形地猛然落下，发出嘘嘘声。空袭开始后只过了十五分钟，火乘风势，蔓延到全城的木屋。

幸运的是，我住的地区又一次没有遭到直接袭击（或者不如说，全靠美军指挥部周密的计划）。炸弹使得城市中心上空出现一大片亮光。现在显然亮光正在赢得战斗——绿光赶走了黑暗，天空中，这儿出现了一架 B—29，那儿出现一架 B—29。它们第一次以各种高度在低高程上或中等高程上飞行。城市开始升起一股股歪斜的烟柱，在这些烟柱中，人们看得见 B—29 的长长的金属机翼，边缘锐利，在火光的反照下，亮得刺眼，它们在火红的天空中，投下黑色的侧影，有时它又金光闪闪地出现在辽阔的天空，或者象探照灯闪光中的蓝色流星，探照灯在地平线上忽亮忽闭……。坑道附近庭园里的日本百姓都在室外，或者立在洞口，我听见他们对这种壮观的、差不多是剧院里才有的场面发出赞美的叹息声（多么典型的日本人方式！）

一批接一批的轰炸机，倾泻下数以吨计的燃烧弹，把地球上人口最密的郊区、四英里长三英里宽的下町地区变成一堆巨大的篝火，这种令人惊恐的浩劫，将延续三个多小时。在空袭半小时后熊熊烈火蔓延得不可控制，不得

不放弃救人的打算。每小时三十海里的烈风，使大火造成更加恐怖的景象，它把通红的热火渣吹到附近塞满了逃命的人的大街小巷。

“大火之风带着燃烧着的颗粒火星沿街上蔓延着。我看着大人、儿童奔跑逃命，象老鼠似地四处疯狂冲撞。火焰象活物一般追赶着他们，把他们击倒，他们就在我的面前成百成百地死去，”一名工厂工人士仑这样写道，他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在一个学校的屋顶上，浸在水箱里才幸免于死。“眼花撩乱的亮光，雷声般震耳的响声，整个场面使我想起关于炼狱的油画——真是地狱深渊里的一幅真正的恐怖景象。”士仑的一家比大多数同胞要幸运得多。他们许多人挤在寺院和大楼里躲避，只不过落在窒息的高温下化为灰烬，或者在公园里的池子和河流中活活被滚水煮死，这些池子和河流成了大锅，几千几万见水就想跳进去逃命的人，都死在这些大锅里了。

熊熊的火焰和灼热的气体毁了下町地区的大部分，所造成的高温，超过同盟国曾经空袭汉堡和德累斯顿时的白热风暴性大火。那天夜间吹过东京的强烈的风。使得风暴性大火没有发展下去，但是它把氧气送入熊熊的烈火，以致造成更强的热度。地面上的火使气温高升到华氏一千八百度。金属融化了，人和许多木头建筑物自发着火。

高射炮火平息后很久，在深红色的火山和黄色的火焰上飞行的大型 B—29，常常被旋转的气体推到数千英尺的上空。一位美国空军中士报道说：“从烈火中吹来的阵风非常强，使‘船上的人们在舱里打转，就象在杯子里转着的骰子一样。船上的木头地板被掀了起来。凡是没有拴紧的用具：扔得到处都是。”在一次颠簸中，一架 B—29 被吹得翻了个儿，驾驶员挣扎着转了个圈才升到高空。有的轰炸机驾驶员控制不住飞机，机身冲进火葬柴堆，掀起一大片血红尘雾，把挡风玻璃弄脏，飞机里充满令人作呕的焚烧人肉的恶臭，使恶心的空勤人员赶紧戴上氧气面具。

在地面的大街上，消防队员和警察既控制不了向前窜的火焰，也拦不住被吓坏了的奔逃的人群。许多人慌张得不知所措，他们乱冲乱闯，既不知方向，也不知道抱在手里抢救出来的衣物正在燃烧。久保田茂德博士率领着东京的唯一军事救护队；他的九名医生和十一名护士在黎明前到达下町郊区。他们面临惨不忍睹的浩劫情景。火势仍旺，河上的桥梁挤满了逃生的人群。

“在黑色的隅田川中，飘浮着无数尸体，有穿衣服的，有赤身裸体的，都黑得象木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些都是尸体，但是你分不清是男是女。你说不清那些飘过去的是胳膊还是腿，还是烧焦了的木头块。”

黎明到来，夜风停止，大火烧尽了。春寒料峭的早晨，人们看到破坏程度之大，令人毛骨悚然，东京东部的一大片地区消失了；城市商业中心的百分之六十被毁坏了；二十五万座建筑物、房屋、商店和工厂无影无踪了。一百万人无家可归，他们惊慌失措地逃到郊外，除了性命以外一无所有。美国官方的统计，东京总共死了八万人，更可能的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的大火，死了十万老百姓，把东京城毁了十六平方英里。

那天上午，柯蒂斯·李梅将军在他关岛的总部，十分满意地收到了他的轰炸机群的汇报。他从日本首都周围战略目标地图上摘下不止二十一面小旗，这些小旗标志着据称是下町区的工厂。只有十四架 B—29 没能回来，其中有五名空勤人员得救——比上次高空轰炸袭击的伤亡率要低些。没有人怀疑，那次燃烧弹恐怖袭击东京，敌方的老百姓死了千千万万，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春，日本进行战斗时所用的疯狂暴行的种种报道，使同盟国的军人加

强了这样的观点：日本皇帝的所有臣民遭到这样的命运是活该。只经过一次凶恶的夜袭，李梅就更加相信战略轰炸的鼓吹者了。对日本城市进行恐怖的燃烧弹空袭，显然成了最终打击日本战争尝试的手段，因此，没有必要进攻日本，也不会要千百万的美国军队去送命。

使百分之四十的东京置于火焰中以后，他们就回来了。不到二十四小时，这三百架 B—29 又飞上天空，领航员把航向北指名古屋。那天夜里，他们要把名古屋这个工业城市心脏的三平方英里的三角地带点燃。这个城市的比较现代化的建筑物和较好的消防设施想努力控制大火，但是数以吨计的燃烧弹，引起了大规模的破坏，因此李梅的标记地图上，又取消了一些记号。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大阪。三月十四日夜，这个港口、也是日本重工业中心，在一次空袭中有九平方英里被夷为平地，消灭了许多工厂、炼钢厂和码头。三天以后，同样的手段被用来对待神户港，然后第二十一航空队又波派遣去袭击名古屋，去摧毁上次空袭没有消灭的部分。这次行动以后，所剩燃烧弹不足了，于是许多超级堡垒又装上烈性炸药。

五次燃烧弹空袭，阿诺德将军认为是辉煌成功。李梅新战略的结果，终于证明，B—29 战略轰炸计划代价很高，却是值得的。不到两个星期，消耗了一万吨燃烧弹，烧掉了将近二十九平方英里的日本主要工业中心的核心。空中堡垒的空勤人员，尽管最初感到恐惧，造成这次大规模的破坏时，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在华盛顿，陆空军战略家们立刻把 B—29 的袭击方式推广到在日本海域从空中埋设水雷。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通过更频繁地进行战略轰炸并增加份量，那么他们正在草拟的预料要付出很高伤亡代价的入侵行动计划，就可能成为多余的。

第三十三章 浮着的菊花

到了一九四四年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决定，把六十英里长的冲绳岛（而不是台湾或菲律宾），作为最后进攻日本的跳板，如果有必要进攻日本的话。琉球群岛的这个最南部的最大的岛，离日本本上九州岛约四百英里。一八五三年，曾经有美国一小队四艘装有火炮的快速帆船到过那里，当时它还是独立的冲绳王国。现在，是一九四五年三月，斯普鲁恩斯准备以一千五百艘战舰循这条老路去东京。第五舰队将为这支空前强大的海军提供主要力量，来护送特纳少将指挥下的这支一千二百艘舰艇进攻舰队。这次行动规模如此之大，队伍上场、集结横跨整个太平洋，从西海岸直到夏威夷、马里亚纳群岛、莱特湾、圣埃斯皮里图以及瓜达卡纳尔岛。

曾经为一九四四年九月开始的两栖进攻出谋划策的小组，这次头一回并不担任指导美国最后一次太平洋攻势的小组。美国陆军部坚持以西蒙·博利瓦·巴克纳中将顶替霍兰·史密斯将军，担任海军陆战队和新选派的美国第十军混合部队的岸上指挥。对冲绳岛的进攻，将由罗伊·盖格少将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担任，它包括曾经攻克埃尼威托克岛、关岛、塞班的第一师。他们将登陆同陆军第十四军团并肩作战，这个军团由第七师以及刚刚参加过莱特湾战役的第九十六步兵师组成。曾经攻克塔拉瓦和塞班岛的两个海军陆战师组成后备军，另外还有曾经直捣马绍尔群岛和塞班岛海滩的第二十七步兵师。

“冰山计划”的制定人认为，十五万四千久经战斗锻炼的美国兵，打垮冲绳岛上的约七万名日本兵足足有余。在两支大舰队从它们的基地开航前往西太平洋集结地点前，柯蒂斯·李梅将军的超级堡垒，正在有计划地破坏目标岛屿上的防御，它们在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即中断对日本本上的燃烧弹空袭，以支持这次进攻，硫磺岛上损失惨重的一战，还有空中侦察，都已表明，敌人必需要从在建筑的横贯该岛南部的坚强防御线上被摧毁。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美国情报机构大大低估了正在冲绳岛上掘壕据守的，日本第三十二军十万士兵的力量。

假如不是东京延搁了牛岛满中将把他的军队集中到冲绳岛崎岖不平的南部的计划的话，他本来是会作出更好的围攻准备的，冲绳岛上正在加紧建立强大的防御线。只有三千五百名特种海军登陆部队的士兵，驻扎在冲绳岛北半部本部半岛突出部分装装门面。进行象征性的抵御。牛岛根据正确的战术判断，知道他无力制止美军在渡具知以南广阔的海滩上登陆，他也明白，冲绳岛北部三分之二比较平坦的地带有利于他们利用坦克和飞机取得绝对优势，因此他决定，把他的立足点放在南部的小山和山谷之中。他在这里集结日军战争中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大炮，以便支持他部署在深挖的壕沟里的一连串迫击炮连和坦克。就象冲绳岛的统治者们一样，他们若干世纪以来，一直防守该岛不让敌人侵犯，以此来保持该岛的独立。牛岛在首里城堡古老的围墙四周建立了防御线，这是控制冲绳岛南部三分之一的一条六英里宽地带的堡垒。

牛岛的战斗计划是，让侵略军“全部人马登陆”，把他们逼进内陆，一直让它“被诱入到得不到海军大炮和空中轰炸的后援的地方，我们必须耐心、谨慎地掌握我们的炮火，然后，猛然行动起来，我们就能消灭敌人。”

日军要想在岛上箱制住侵略军，这个战略同时也会迫使美军舰队停在冲

绳岛附近海面，以便从空中援助侵略军，这样，神风队队员就可以袭击美舰队。牛岛对他的士兵说：“头上包着白色丝围巾的红光满面的勇士们，静静地坐在心爱的飞机里，到时候生气勃勃地冲出来猛攻。天在慢慢地亮起来了！”在陆地上就不会有这样一种殉葬式的策略。“不要依赖你们的精神来征服敌人。要以数学的精确性来策划战斗方法；然后才考虑精神威力。”

美军情报机构可能错误估计了日军将在冲绳岛上如何迎战，但是对于神风队飞机的危险性却没有估计错，神风队的飞机现在在九州机场，很容易飞过来。在登陆日前十天，斯普鲁恩斯登上他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和米彻尔上将的第五十八特遣部队，去领导他的十六艘快速航空母舰、护航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向九州的机场和本州的吴市港上的海军基地进行一系列大规模进攻，希望使帝国海军残余陷于困境。第一机动舰队所剩下的几艘已在空袭来临之前撤离港口。在斯普鲁恩斯的第五舰队特遣部队巡行在本州海岸的那两天，若干海军小船被击沉，四百多架日本飞机被毁。伪装和疏散使许多神风队飞机得以幸存，向美军航空母舰进行单方面的进攻。新的舰只“黄蜂号”和“企业号”都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上午被击中，在同一天，一架飞机冒死冲出云层，俯冲重型航空母舰“富兰克林号”的甲板，使它受到严重损伤。

第五十八特遣部队的飞机成功地使许多敌方机场化为废墟，但是损伤三艘大航空母舰对斯普鲁恩斯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他现在在太平洋采取最大行动的前夕，却丧失了这些航空母舰的飞机。这个损失，将由五艘较小的皇家海军航空母舰来作为部分弥补。罗林斯海军上将的支队被命名为第五十七特遣部队：英国对进犯冲绳岛的贡献是猛攻南部的琉球群岛，同时斯普鲁恩斯把第五十八特遣部队的航空母舰和快速战列舰改编为三支特遣队去掩护特纳的进攻舰队。

“冰山行动”这个庞大的军事计划，施行起来其规模之大可以同前一年同盟国在诺曼底半岛登陆时相比，三月二十六日，第一阶段进行得很顺利，第七十七步兵师的部队在庆良间列岛登陆，以确保该岛的锚地作为第五舰队的紧急修理和补给基地。他们迅速部署远程大炮，这些大炮可以发射到冲绳岛的南部尖端到该岛的西北的十英里。空中袭击和从海上轰炸敌人的阵地都已经由莫顿戴约海军中将对的战舰和布兰迪上将的护航航空母舰进行了四天了。参加登陆日战斗的舰队应该到达之前两天，海军破坏小组的蛙人在炮火的掩护下，被派去清除大量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是日军在电线杆周围的浅滩处设置的，杆子旁有倒刺的电线和地雷。蛙人们只戴着鸭脚蹼、护目镜和捆着许多块炸药的拖缆——只要狙击手的一颗子弹，每块都会爆炸——在这次进攻中担任极其重要的角色的是象爱德华·希金斯这样的人的冷静献身，他游到梅滩：

在我们的头上，火力支持雷鸣一般。步兵登陆小艇紧跟在我们后面，他们的二十毫米和四十毫米的夸德枪和五十毫米的机关枪节奏分明，子弹在海滩上我们头上几英尺的地方爆炸。在它们的后面，驱逐舰在它们的负责范围内来回巡逻，把三英寸和五英寸口径的炮弹以算术的格式猛烈射击岸上的密林。驱逐舰外面的是巡洋舰和战列舰，它们的六英寸、八英寸和十六英寸口径的枪弹集中猛烈发射爆炸，使它们陆地上的目标跳起来或者抖一抖，然后爆炸成一阵烟雾，一堆废墟。

当泅水队毫无伤亡地全部上岸时，“主要的火药”点燃了，一个接着一

个地爆炸，把纠缠一团的倒刺铁丝网和杆子都炸开了。但是浅滩中的障碍物设置得太稠密了，要泅水队员再作第二次努力清除出通向海滩的道路。

四月一日，复活节星期日的黎明，另一次海军攻势的高潮说明攻击开始时间的到来，一千三百艘美国运输船和战舰进入冲绳岛西海岸附近的阵地。五个师的攻势进入到五英里的弧形渡具知滩头堡，以回答特纳少将的信号：“登陆部队登陆。”水陆两用车辆冲向海岸线，岸上正在第一百次进发重炮弹，同时飞机投下炸弹和火箭。

人们本来认为反抗定会猛烈，因此还有额外的医疗队同第一批进攻部队同时到达，以处理伤亡人员，他们预料伤亡将比在硫磺岛上的大得多。本来打算用三天的时间向内陆推进，去占领两个最近的机场。当他们的水陆两用车辆在上午八时三十分以后不久，没有遇到抵抗、自自在在地上了海滩时，使正在行进的第一批士兵又惊又喜，大大松了一口气，事情简直象是和平时期的一次演习。不到两个小时，领先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已经向内陆挺进，去控制机场。

想起这一天毕竟是四月一日愚人节，岸上和船上的人都育这样一个问题：“日军在哪里？”看来不大可能是该岛东边的由海军陆战队第二师执行的东岸登陆竟如此成功地把全部防御者都吸引过去了。“简直没有炮火打小船。也不打舰只。很多坦克和大炮登陆了。现在团的后备军在登陆，”特纳在正午给尼米兹发电报说，他的电报最后说：“向内陆挺进的部队在坚持。”到了黄昏，美国海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最成功的一次两栖行动计划即将完成，六万名士兵以及大部分坦克、大炮、给养品都上岸了。

李梅将军一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要求太平洋总部司令让 B-29 再次对日本城市进行战略轰炸。尼米兹一向很谨慎，他要求再袭击九州的敌人机场，因为那天上午有七百多架飞机（其中一半是神风队）成群出发去袭击进攻舰队。一架冒死飞机冲击了斯普鲁恩斯的旗舰，打得“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歪歪斜斜地开到庆良间列岛的码头进行紧急修理。当第五十七特遣舰队巡逻了大约三百英 241 望到冲绳岛以南的地方时，神风队还冲击了英国皇家海军战舰。英国一艘航空母舰的一位登陆军官报告说：“日本飞机从五、六千英尺高度直冲‘不知疲倦号’，从右舷飞过。然后它又向上直升，翻了一个筋斗，垂直对着舰只飞下。我想飞行员原想冲进烟囱上，但是没有对准而冲上了飞行甲板。”

英国航空母舰装备坚固的飞行甲板，保证能抵挡日本“零式”战斗机携带着五百磅炸弹的俯冲。就在上个星期，米彻尔的三艘木制甲板的航空母舰被击坏。但是皇家海军同日本的“地狱轰炸机”的第一次遭遇，只不过在重型钢甲板上留下了一个三英寸的凹痕，虽然有八名海军士兵被这次冲击击毙。冲绳岛附近海面的第五舰队的遭遇要糟得多。两百多架日本飞机已被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但神风队飞机还是穿了进来击沉三艘驱逐舰，一艘坦克登陆舰，两艘弹药运输舰，还击伤了许多其他舰只。

那天黄昏，当士兵们和在岸上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庆祝他们轻而易举的胜利时，庆良间列岛的修理所里，焊工手上的焊管发着火花，正在修复被击坏的战舰。这时候斯普鲁恩斯接到停在南部靠近日本内陆海的潜水艇前哨来的报告说，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同一艘轻型巡洋舰和一队驱逐舰已经冲过丰后海峡，显然朝南开往冲绳岛。

豁出命于的战略

联合舰队奉丰田海军大将之命执行拚死任务，丰田发出信号：“帝国命运完全赖此一举。”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因为所剩燃料只够帝国海军最后的战斗中队出击一次了。强大的“大和号”将在美军侵略舰队中杀出一条路，在登岸前尽量击沉运输舰，到了岸上它的二千名船员将参加保卫该岛的战斗。当伊藤濑一中将张帆待航，执行神风队最大的这次进攻任务时，他得到的命令是“光荣地战斗到死，全部消灭敌舰队。”

四月二日凌晨，战列舰的舰长们收到斯普鲁恩斯的信号，准备采取水面行动，第五舰队的船员们都很激动。但是这些海面上的庞然大物之间的最后一次海上大炮决战的机会，在戴约上将第二天早晨启航以前就已失去了。“企业号”的特遣部队的运输机看见伊藤的特遣队朝南开走了。四月三日刚刚过了正午，米彻尔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一阵风雨中在九州以南约一百七十五英里处截住“大和号”。轰炸机和鱼雷机接连两个小时不断袭击这艘不幸的战舰。这是一次大屠杀，使人联想到三年前日军打击新加坡海岸附近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这件事。现在日军成了攻击目标了，此时大战舰和它的护航舰一面用可以向天空发射的每一门大炮回击，同时想方设法躲避炸弹和鱼雷。形势对他们不利。下午二时十七分，被击穿了几十处的“大和号”终于倾覆下沉了。升起了一千英尺高的黑烟柱，好象把棺罩盖在有史以来最大的无畏战舰最后安息的地方。它同它的护航轻巡洋舰一起沉到中国南海海底了。被埋葬在这里的还有帝国海军的二千多名士兵；只有四艘驱逐舰逃了出来去营救少数幸存者，他们悲痛地报告了伊藤中将的最后拚死战斗任务的消息。

“我也许疯了，但是看上去日军好象放弃了战争，至少在这个区域，”特纳在那天下午打了这样一个电报给太平洋海军总司令。“把疯了后面的字全部删掉，”尼米兹复电说，他已经从“尤尔特拉”情报估计中知道，冲绳岛上的日军只不过在等待美军进入岛内。“大和号”的神风队任务已经注定失败了，但是当进攻部队的飞行员击伤了“企业号”，击中一艘战列舰，击坏了两艘驱逐舰（它们是组成雷达警戒线，以求及早发出敌机正飞近冲绳岛的警报）时，人们深深感觉到“神风”的威力。

在岸上，敌人防御战略的格式，终于暴露给巴克纳将军了。海军陆战队两个师在穿过冲绳岛狭窄的中部以后，他们向北推进，越过冲绳岛农户的成熟了的随风滚动的麦田。一个星期中他们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然后在离滩头堡十二英里的地方，他们进入躲藏在本部半岛的特种海军登陆部队的士兵匆匆建造起来的战线，霍奇少将的陆军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向南推进到达牛岛用来保卫他的南部要塞而建筑的第一道据点防线。

美军的前进因为敌人抵抗剧烈而缓慢下来，当日军用密集炮火第一次坚决停住不退，来守住沿嘉数高地的防线时，美军停了下来。大雨使得道路泥泞不堪，以致四月十二日开始的激战中的美军坦克陷于困境。同一天，看到四百多架日机向进攻舰队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来掩护神风队的又一次进攻。在这次进攻中，雷达警戒哨又是首当其冲，而这次进攻，第一次部署了日军的一种新的冒死武器，即击沉过“曼纳特·艾贝尔号”的导航炸弹“八格弹”。美军战舰高耸的上层结构，对“上天之子”来说是容易发现的目标。损伤开始集中在第五舰队的战列舰上。

第二天，四月十三日，星期五，一个没有料想到的打击震动了美国人。

天刚亮，舰队就听到广播，合众国总司令在佐治亚州他的故乡的温泉休养地因脑溢血逝世。二千艘舰只中的扩音器大声宣布：“罗斯福总统逝世了。”从最小的步兵登陆艇直到最大的战舰，都以庄严的默哀来听这个消息。许多年轻的士兵和水手，他们从小到大就不知道白宫里还有别的人。他们显然因为失去领袖而不能平静，这位领袖已成为美国和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化身。

几天以后，以醒目的《美国的悲剧》为题的传单，纷纷撒在进行争夺嘉数高地战的士兵头上。“导致你们已故领袖于死亡的可怕损失，将在这个岛上使无数人成为孤儿。日本特种进攻兵团将击沉你们的舰只直到最后一艘驱逐舰。不久的将来，你们会亲眼看到这一切。”日军拙劣的宣传，预示牛岛将发动一次新的全力以赴的进攻，使他的威胁成为现实，当时他发动了为时两天的对美军阵线的反攻。到了四月十四日，当争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山脉的战争陷于可怕的僵持状态时，美国阵线垮了，它失败了，血流成注，伤亡达五千人。对于越来越担心的巴克纳将军的唯一安慰是，有消息说，在三十英里以北，第四海军陆战队终于冲进了本部半岛。

四月十六日，帝国总部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空袭。神风队的飞行员们举行了精心安排的祝酒和祷告仪式后，从九州和台湾的机场起飞，进行护航的是“零式”战斗机和“朱迪”、“一式”轰炸机，它们也同样要执行击沉美国舰只的拚死任务。“浮着的菊花号”集中进攻驱逐舰。为数众多的小船，不象战舰和航空母舰那样，这些小船不是那么容易受到大群的美国战斗机的保护的。光是驱逐舰“拉菲号”就成了二十二架神风队飞机的进攻目标；六架击中了它，使它水线以上的船体慢慢烧毁。不论怎样，全体船员却尽力使坏了的船只存在下来。航空母舰“刚毅号”也受了伤，还有一艘医院船和两艘运输舰，另外一艘运输舰和一艘火药舰都被击沉。

“敌人拚死空袭的技巧和效果以及对舰只击沉击伤的比率都很高，应该使用一切手段来防止进一步的攻击，”斯普鲁恩斯这样打电报给尼米兹，要求在第五舰队遭受更大损失前，派遣第二十航空队去破坏九州和台湾的机场。柯蒂斯·李梅对阿诺德将军迟迟不让他再让他的飞机再用燃烧弹去空袭日本城市表示抗议。金上将态度极生硬，他让大家知道，如果陆军航空队不愿意再支持冲绳岛外的海军，他就撤离他的舰只，不支持在岸上作战的陆军。

太平洋供应线

这个威胁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到了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战线是由海军和一条水上供应线维持的，这个供应活动是这次战争的组织方面的奇迹之一。这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海、空攻势，牵涉一千四百艘舰只，背后有将近二十五万战士来支持，他们全依赖由运输舰只组成的一条水上运输线供应，要从美国越过大洋以最后的努力运来每一样物品，从一粒子弹，一品脱冰淇淋，一加仑油直到高效炸药子弹。光是养活岸上和水上士兵，就是一件庞大的后勤工作，每个月要从太平洋彼岸运来二万五千吨新鲜和冷冻食物，还要运两倍于这个数量的干粮——从面粉到饼干。

战争进行了三年多，这种大规模的供应工作有增无减。供应线的起点是西海岸码头和仓库，这些仓库要供应从波特兰、旧金山和圣迭戈航行来的货船和油船。到一九四五年，夏威夷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油和生活用品的供应站。太平洋总司令部副司令约翰·亨利·托尔斯中将做出规划使这里成为后勤点

来供应南部和中部太平洋各基地。象努美阿、圣埃斯皮里图岛以及惠灵顿这样一些港口，都曾经是飞机中间停留港口，曾经提供食物，维持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攻势，现在它们已经被大型水面供应基地所代替，这些水面基地是美国海军修建大队的工程师们在埃尼威托克岛、夸贾林岛和乌利西等环状珊瑚岛的隐蔽的环礁湖中建筑起来的。大规模的穿梭活动从贮藏大般的舰队开始，它们运载一切食品，从水壶、饭盒到燃料油，在岛屿的环礁湖中停泊，运输船从这些贮藏大船舰队把食物直接运到冲绳岛的滩头堡。

在发明出电子计算机和用静电印刷术复制机器以前，要维持这样不寻常的食品供应线的活动，需要有数以千吨的日常文书工作和一支庞大的办事员队伍。不可避免地，定会出现交通不灵的事，而管理失灵的主要责任就要商船船员们来承担，他们是整个供应活动的重要环节。货船常常要在乌利西码头上停泊几个星期以后，才能卸货：船员们经常连续几个月生活在海上，他们的不满情绪几乎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一九四五年一月，日本的小型潜水艇冲进巨大的码头，击毁两艘舰只所引起的惊惶，却被许多海员认为这是值得欢迎地解脱了令人厌倦的例行公事。传说有一个自由轮船长围绕这个码头航行了六个月，无法把他的那批倒刺铁丝货物交付。只是在他返航到美国后，人家才告诉他，他的目的地本该是那不勒斯。战争结束后很久，据记载，一整队鱼雷快艇还停泊在南太平洋的一个海港码头边，这是一艘商船船长留在那里的，他找不到接收它们的人。

整个说来，这种不可思议的后勤体系工作进行良好，多亏了太平洋战争中没有人歌颂的这些英雄们——美国商船队的船员们——默默的忍受。许多人在大西洋到处都有德国潜水艇在骚扰的海面上航行了一年或一年多而活了下来以后，来到了战场。他们在此发现日本的潜水艇数量较少，但是当鱼雷突然迅速打来时，突然死亡的威胁却很现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油船“埃米迪奥号”成为太平洋战争的第一艘受害的商船，当时它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月城海面海岸线视线内遭到帝国海军潜水艇 I-58 的鱼雷袭击。然而，经过最初几个月的护航后，了解到日本海底活动的威胁不象德国海底活动的那样严重，于是大多数舰只都单独向西航行，虽然从澳大利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港口驶往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前进基地的舰只有船护航。即使在他们最成功的时期，即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之间，日本的潜水艇在整个太平洋中也只不过设法击沉了十万吨出头一点的商船。但是被击沉的船只上的船员却面临敌人的暴行，暴行往往达到连救生船都遭到机关枪扫射。一九四三年初，“多尼赖尔号”从新西兰运载白糖和菠萝到斐济，四十三名船员中只有二十四名在满是子弹窟窿的救生船上活着，他们飘越太平洋，经过三十八天，历尽千辛万苦，直到被一艘日本舰只俘虏，关在塔拉瓦，这时只剩下十六人了。甚至在檀香山和旧金山之间的国内海域，认为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危险，但是迟至一九四四年十月，自由轮“约翰·A·约翰逊号”还被一艘日本潜水艇击沉，日本潜水艇上的水手用机关枪和手枪射击救生船，放声大笑。只有十七名船员设法扒在临时凑合的木筏上，直到泛美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认出他们来，才被救起。

所有的商船海员都不怕一般的危险，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威胁是太平洋上长途跋涉的单调生活，不论朝哪个方向，平均都要连续航行一个月。辽阔的江洋，是以“四小时上班，八小时休息”这样一种令人厌烦的常规来衡量的。自由轮无尽无休地向前，每天航行最多不到三百英里。海员的苦差

使“敲打和油漆”，却成了无所事事的水手的唯一解脱之道了，而海军武装警卫的志愿者们就祈祷上苍，希望出现“零式”战斗机，好让他们有个目标来练习枪法。根据美国海军严格的惯例，所有美国商船都是禁酒的。这并不能制止他们千方百计地私带烈酒，而水手长总是船上最受欢迎的人。他有权得到船上唯一的合法烈酒——用来灌注罗盘的一百度纯酒精。说明罗盘盒子在横渡太平洋时干掉的速度显然增快，纯粹是由于酒瘾，而不是热带的太阳的灼热。纯酒精比那种代用家制酒酿，象那种带香草精的发酵面包做成的，要高级得多。

长途航行的湿热，使许多志愿的青年海员的热情减退了。这些新型的战时舱面船员，他们追求商船所给予的较好收入和自由来代替应征入伍，经过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以后，第一次经过金门湾桥下向西航行，自认为是追随梅尔维尔的浪漫足迹的“速成英雄”。一个月后当他们到达悉尼或布里斯班时，这种幻想消失了。战争的第一年，虽然澳大利亚人欢迎美国水手和美国兵，“就好像是第五骑兵团来把他们从日军手里拯救出来那样，”但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生活总是乡下生活，而且沉闷乏味。政府限制酒吧间出售的酒的量，买啤酒和冰淇淋经常要等很久。最糟糕的是，跳舞厅里很乏味，妇女习惯于老式的两人跳舞时保持一定距离的舞姿。这是一位前商船船员的印象，当时他的呼哧呼哧的旧运货船“锈铁桶号”穿过汤斯维尔的北部昆士兰港口和凯恩斯，运载食品供应送给在新几内亚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在他的记忆中，这些满是尘土的小城“就象南达科他搬到了海边”，在这些小城到处是美军部队精力充沛的美国年轻小伙子，以致男女比率是每两千男人只有一个姑娘。

澳大利亚妇女对美国兵的欢迎，在曾经在北非作过战而回来的澳大利亚师的士兵中引起了愤怒。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发生了许多次传奇式的“悉尼搏斗”，当时矮而粗暴的澳大利亚人跑到酒吧间同美国兵大吵人闹。

在进犯菲律宾以前，大量美军服务人员涌进澳大利亚，人数达到高潮，其中大部分在横渡太平洋时，就象是坐着运载奴隶的船只。美军运输军队的自由轮上的一名大副回忆道：“即使沙丁鱼也不能这样装。”这些匆忙改装的商船，用来装运大量美国兵从西海岸出发，所谓改装，只不过是安置糟子厕所和野地厨房。一条船上塞满九百多人，有的睡在光板的甲板上，有的塞在货舱里，在灼热的气候中，散发出汗臭、尿臭和呕吐的臭气。一位将军说：“自由轮上的航行，是经受今后的艰苦生活的很好的准备。”对于不得不备尝这种困苦的队伍有一种说法：“你们在自由轮上的军队船舱里过两个星期，为了要上岸，你们就谁都敢打了。”

商船上的许多海员都同意这种看法。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海员们经常没有什么机会上岸；运输船和油轮常常在莱特湾、吕宋、硫黄岛和冲绳岛之间的滩头堡穿梭运输几个月。在这些最后的大型攻势中，美国商船的文官们理解到他们的那份最大的责任，因为日本的神风队飞机集中袭击运输轮。在最后的六个月中，有四十四艘运输轮不是被击沉就是被击坏得很厉害。在冲绳岛战役中，一艘自由轮“威尔顿·戴维斯号”让日本飞机袭击了不下七十二次，当时这艘自由轮上的水手正奋力把供应美国陆军通讯队的补给——包括二千五百只通讯鸽——卸上岸。在同一时期，武装哨兵的炮手击落一百多架日本飞机。麦克阿瑟将军承认商船对太平洋战争作出的贡献，他写道：“他们带给我们生命之血，而他们却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我看见他们在菲律宾

海上和新几内亚港口遭到轰炸。只要人力所及，只要他们的船只没有被炸弹或鱼雷击毁，他们就给我们运来急需品。在战争时期，行动才是最要紧的。”

争夺首里防线之战

两个星期以后，美国陆军的功绩渐渐不支了，争夺冲绳岛的战争眼看成了另一个瓜达卡纳尔岛——成为陆上和海上的消耗战。特纳海军少将越来越担心对于他的运输供应船只的威胁，他那出名的暴躁脾气迁怒于陆军司令，他敦促陆军司令在冲绳岛南部角地带的敌人战线后面再发动一次两栖进攻，以便打破僵持局面。巴克纳是一名典型的谨慎的陆军将领，他宁愿以有条不紊的前线挺进取胜，也不愿采取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喜欢采取的那种迅速而更富冒险性的向翼侧运动的做法。但不论怎么样，他决心设法打破仍然封锁着他的南线的这种僵持局面。四月十八日，他命令他的军团司令向右翼发动猛烈进攻，目的是要绕过日军战线中部的坚强碉堡。

霍奇将军曾经告诫说：“那确实是会很艰苦的，在这个岛的南端，躲藏着六万五千至七万名日军，我认为无法使他们出来，除非一码一码地用炸药把他们炸出来。”将近一个星期以后，他进攻的失败对防守很不利，更证实了他的悲观估计。敌兵狂热地冲进阵地来弥补他们阵地中显示出来的弱点，这种狂热使第九十六师的一个军官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气愤的结论：“你决不能绕过一个日本兵，因为当他被你绕过时他并不知道。”伤亡率不断增长对美军的情绪开始有了影响。第二十七步兵师登陆以来已经有三千多人受伤，不得不撤离，由第一海军陆战师取代。

神风队的空袭和地面上的僵持越来越严重，迫使尼米兹上将本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来到冲绳岛。他发现陆海空军之间的敌对态度威胁着他的下级指挥官的团结，因为巴克纳不愿采纳海军陆战队的计划，利用在敌人战线后面加剧两栖进攻的办法来突破，巴克纳的态度所引起的摩擦日益严重。尼米兹对于不能突破防线不耐烦了，突破防线将把第五舰队解脱出来，现在第五舰队被迫在岛的附近海面防卫，忍受神风队的袭击，尼米兹倾向于支持海军陆战队，对巴克纳坚持海军不能介入地面战斗的态度不满。尼米兹板着脸冷冷地对这位将军说：“是的，战斗固然在地面上，但是我每天要损失一艘半军舰。因此，如果五天内这条战线不推进，这里就得有人前去推动它，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出去，不受这些可恨的空袭。”

但是尽管第十军总部还在进行争论，美国军队终于开始去突破防线的外层了。以后的几天，看到日军后退了一英里多，到了另外一条防线，那里有掩体以及有炮台的小山。显然这一回合有得有失，因为争夺冲绳岛的战役出现了更加可怖的局面。现在牛岛号召士兵誓死保卫他们的主要防线，这条防线在首里城堡上，他的总部设在城垛下面一百英尺的隧道里。

四月里，当冲绳岛上进行着血腥的消耗战时，华盛顿越来越感到恐惧，这正说明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目前正在准备计划的九月份对日本国土的进攻，也将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恰恰是东京希望鼓励的情绪。为了使老百姓能够面临现在离他们的神圣国土三百多英里的美军要来进攻的危险，政府宣传机器死劲反复灌输人们要有军人的气概。儿童拿着竹棍受训，工厂工人用竹矛练习冲刺，教农民如何把工具改成矛。十几岁的姑娘们用木匠的钻子武装起来，并且向她们示范如何用钻子去杀敌，“象武士那样卫护她们的荣誉，”并教导她们说：“如果你不杀死至少一个敌人，那么你死得不值得！”

在东京的争取和平的斗争

用燃烧弹空袭城市激怒了日本人民，宣传机器针对这一愤怒情绪进行反美宣传，因此，全民族在必要时誓死战斗的决心坚强起来了。而同时政府的决心却在动摇，这种决心被越来越多的文人领袖所破坏，他们开始提出迄今为止说不上出口的可能性：继续进行军事战斗是没有希望的。日本的轴心国伙伴在欧洲即将被击败，同盟国军队渡过了莱茵河，红军包围柏林，这个消息进一步动摇了日本人的信心。

日本政府对于同盟国一再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现在准备接受一些挽回面子的抉择，它谋求俄国人的帮助。这些要求早已排除了三月份通过瑞典驻日公使维达尔·巴耶向日本提出的初步和平试探的成功希望。而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正在秘密同莫斯科进行的和平试探，却被斯大林一刀切断，美军在冲绳岛登陆后五天，斯大林让日本明白，苏联政府不打算延续同日本的互不侵犯条约。帝国统帅部相信，在互不侵犯条约所宽限的三个月期满以前，苏联不会发动进攻。最高国防会议中，持强硬路线的军人占优势，所以公开进行有关和平谈判的讨论都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即使陆军和海军中拥护战争的人坚决要战斗到底，政府中主张和平的一派的力量正在增强。帝国宫廷里最有影响的调和主义者是木户侯爵。他秘密向天皇递呈了一份备忘录说：“尽管这是令人遗憾的，我认为日本已经失败了。”他的报告向天皇建议，“虽然他们不能取胜”，但主战的一派可以“战斗至死”。

小矶首相在这样一种困境中不知所措，他觉得无路可走，只好在莫斯科拒绝延续中立条约后提出辞呈，这个拒绝表明不能获得俄国在和平谈判中的帮助。如何向天皇推荐一位能够胜过争论不休的各派的继任人，再次落在重臣会议身上。这个由前任大臣们组成的机构自身也反映出激烈的内部斗争。经过冗长、激烈的会议，才同意提出他们七十八岁高龄的主席作为唯一候选人。侯爵铃木贯太郎是无懈可击的，他将得到信任：作为海军大将和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主战派会同意他，而主和集团也会尊敬他的睿智的远见。他已高龄、重听，一九二六年暗杀者的一颗子弹还留在他的心脏上面，使他还感到疼痛，这一切使他不愿当候选人。木户侯爵不得不向他提出“坚决拯救民族”的责任感，最后铃木终于服从了天皇的旨意。

然而，即使由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来直接提出谈判和平条约的建议，也将会招来军方极端分子的暗杀。年事已高的铃木成为日本第三任战时首相，他决定玩弄“腹艺”——肚皮本领——这是日本政界盛行的一种策略，它的含意是：公开表示支持一种立场，实际上却为了相反目的而努力。他向报界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说时宣称：“我们除了战斗别无选择。”但是恢复东乡茂德的外务大臣的职务，却是为了向同盟国表示他赞成和平。新任首相向东乡保证：“至于外交方面，你放手处理。”就是说，他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不会被军方的反对挫败。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的东京政府改组的意义，并没有对同盟国产生预计的影响，同盟国各国外长正首途旧金山，去参加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的典礼。西方各国领导人和俄国人都想知道，美国的新总统与他的巨大的责任适应到如何程度。美国人也在猜测，他们怀疑没有人能取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更不用说一位前针线商店老板、农民、堪萨斯城的三任参议员了。副总统哈里·杜鲁门自己也怀疑。当他听到总统逝世的消息时，他低声哼道：“我没

有本领担当这个职务。”

杜鲁门广泛阅读过过去战争的书，还是一位研究汉尼拔 的专家，他对担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构的总司令一事准备甚为不足。在他上班的最初两周内，各种各样的情况简报，使他接触到美国战争的广泛复杂性。然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当国防部长来向他汇报“一件绝密事情”时，他简直是毫无准备，这件事国防部长一直还没有告诉新总统，因为他怕过早将过重的担子放在他的肩上。

第三十四章 可怕的办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五十一个国家的代表们正准备举行联合国第一次大会，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把联合国看成是保障世界和平的主要希望。这时候，已故总统发起的另外一个伟大计划的可怕含意降临到他的继任人头上了。在曼哈顿工程区的头头格罗夫斯将军的陪同下，史汀生在那天下午到达椭圆形的办公室报告说，美国用不了四个月就可以试用第一颗钚原子弹了。他对杜鲁门说，到那时美国将拥有“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器，一颗炸弹就能毁灭整个城市。”

现在总统面临重大抉择：是否继续发展原子武器然后使用它。对于战争中这项最昂贵的项目已经投资二十亿美元了。杜鲁门是调查武器合同浪费的流言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知道，不管这事牵连多大道义问题，如果他放弃这个计划或者对使用原子弹犹豫不决，国会和民众都不会原谅他的。如果原子弹成功，它将挽救几十万条美国士兵性命。因此，他下令尽可能快地进行试用，并且要史汀生建立一个特别临时委员会，以便向他提出建议，要不要真的使用原子弹。在会议结束后他对一位助手说：“我将不得不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但他没有透露会上讨论的内容。“我将做出决定，但是一想到我不得不做出的是怎样的决定，我不寒而慄。”

毫无疑问，史汀生从政府人员中为临时委员会挑选的七名委员，主要关心的，不是向总统提出如果使用原子弹会有什么样的道义问题，而是如何使用，何时使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在他们证实超级炸弹成功以前，他们一直在制订进攻日本的方案，即使计划制订者们由于冲绳岛战事而对军事伤亡的估计不断加码。麦克阿瑟将军坚决要求任命他为太平洋地区抓总的最高司令官，以便进攻日本，他公开批评尼米兹只为了岛上的机场时，竟牺牲数千名美军去占领整个岛屿的这种“可怕办法”。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认为，关于海陆两军在太平洋的指挥这个老问题上，要做这样一个干净利落的决定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的指令，再次以下列方式达成妥协：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主管陆军的一切空中和地面力量，而尼米兹仍然指挥全部海上事宜。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的指令，规定十一月是九州登陆的目标日期，十二月进攻本州。

麦克阿瑟没有能在太平洋战争最后阶段获得总体指挥权，但他在菲律宾已经独断独行了。按照他的决定，应该把北吕宋的山下的军队“赶进山里牵制住，削弱它，而我方主要力量放在可以使用更多兵力的地区”，克鲁格将军的第六军被拿掉三个师，派到艾克尔伯格将军的第八军去，以便参加解放菲律宾全部岛屿的“胜利战役”。把山下的部队赶出碧瑶周围地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的十万士兵在那里威胁着控制马尼拉水源的堤坝。在北吕宋又进行了两个月的激战，然后克鲁格的军队才终于突破巴莱特关口，迫使日军撤进东马德雷山脉，山下将在这里继续抵御直至战争结束。

麦克阿瑟将军觉得在扫尾行动中没有多少光彩可得，因此他不等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正式批准，就发动了他的胜利计划。二月间，以加倍快的时间在巴拉望岛登陆，接着在三月份袭击民都洛、苏禄、内格罗斯和帕亲，四月份才看到艾克尔伯格将军的军队到达德沃和塔威培威。同夺回菲律宾第二大岛棉兰老的战役比起来，这些袭击都是比较小规模战争。夺回棉兰老的战役，是在四月第一批美军部队上岸来的时候开始的。七月份登陆的更多，

以便对付铃木将军的第三十五军二十万军队的顽强抵抗。

新的菲律宾战役引起澳大利亚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麦克阿瑟显然已经单方面决定放弃同盟国绕过那个其解放并不重要的日军占领岛屿的战略了。布拉米将军很气愤，因为他的士兵被留下担任收拾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和布干维尔作战的敌方卫戍队这项杂差，而美军却在参加大张旗鼓的打胜仗的事业。他在出席了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一次会议后下结论说，他的总司令“对菲律宾和其他西南太平洋地区之间的政策分歧根据的是政治原因，而不是军事原因”。他又对堪培拉议会中和澳大利亚报界的激愤火上加油，他指责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正被留下来去完成美军在新几内亚未完成的战役，说这是“人力、物力和金钱上的极大浪费”。

为了平息批评，麦克阿瑟曾建议在四月间袭击婆罗洲油田时使用澳大利亚师；但是在雅尔塔的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拒绝了 this 建议。美军仍然设法不卷进那些旨在恢复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的、在战略上没有必要的战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罗斯福逝世以前的敦促下，曾勉强同意麦克阿瑟的建议，让第一澳大利亚兵团参加他的“双簧管”战役，这个战役要求五月在塔拉坎的婆罗洲海岸登陆；六月占领在文莱和巴厘巴板的石油设施；到七、八月，战事扩大到爪哇和苏门答腊。

麦克阿瑟曾提出理由，说他的“双簧管”攻势极为重要，其作用是切断日本战略油和原料的供应。然而到了一九四五年春天，美国空军和潜水艇的封锁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因此毫无疑问，荷属东印度之战只不过是余兴，目的在于使麦克阿瑟的部队保持 257 师作战，一方面他等待美军师从欧洲来到，并等待命令他领导对日进行秋季攻势。

去曼德勒和仰光

这时候日本帝国的防御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盟国随时随地都可以粉碎它，这一点在缅甸已经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斯利姆将军的“扩大首都”钳形运动正在包围日军第十五军。一九四五年二月最后一个星期，他的第二十印度师和第二英国师用临时凑成的木筏、浮桥和小船在古老的阿瓦镇和曼德勒这个极为重要的交通中心以西开始横渡一千码宽的伊洛瓦底江，桂太郎将军把这地方当作在这条河东岸的防御中心。当斯托普福德将军的第二十三军团吸引住日军反攻的主力时，米瑟维将军把第七印度师在以南约七十英里处渡过伊洛瓦底江，去会合第四军团的其他部分，第四军团已经在下游两个地点成功地渡过去了。曼德勒以北，英国第十九师已经为向南推进建立了桥头堡。在伊洛瓦底江以东，当本田将军的第三十三军残余被中国新军的第六师、美国的“战神部队”和国民党中国第十一军的联合攻势赶出北缅甸时，本田将军退却了，联合攻势终于成功地把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撵进了萨尔温江山谷。

一九四五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时，在缅甸战线，英国第四军团的坦克成功地完成了突进六十英里到达密铁拉，使本田的部队不得不撤出曼德勒。在阿瓦，英国第二师的士兵们发现他们把自己关进了古佛教室塔周围进

原文误，应为新六军。——中译本编者

即美军步兵第 5332 旅。——中译本编者

参加缅北战役的无此番号。——中译本编者

行着激战的战场中了。当斯利姆从“尤尔特拉”情报得知曼德勒只是由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守着时，他把第二十印度师转向南，并派皇家空军去轰炸这个城市。日本游击队残余设法避开轰炸，躲在指挥高地的达弗林堡垒的城垛后面。第十九师的印度军队经过三周激烈的肉搏战以后，直到三月二十日才取胜进入曼德勒。

空军威力和准确的情报是使得斯利姆的“扩大首都”战役顺利进行的决定因素。现在日本第十五军和第三十三军的残余部分正向中部缅甸后撤，斯利姆打算利用他的优势在季节风到来以前占领整个缅甸。不到一个月，雨季就要到来，但是由于蒙巴顿的飞机提供了足够的空运，使五个师得到空中补给，他决定突然袭击仰光。要在雨季使道路不能通行以前，向南跑步三百五十英里到达这个战略性港口，他需要以一天十英里的速度前进——要达到这种速度，只有绕过一些敌人有强大抵抗力量的地区。

这种冒险举动，如果成功了，那么可以使同盟国在缅甸的胜利提前许多周。斯利姆视察了包围密铁拉以南日军的部队，他要担任先锋的坦克指挥员们，只要人力所及，必须使打坏了的车辆前进直到海岸。向前推进采取一师接一师的蛙跳式活动，斯托普福德的第二十三军顺伊洛瓦底江而下到卑谬的铁路线终点，加快米瑟维的第四军团的步伐，这个军团将南下到沿着锡当山谷的大路连接处。因为这些部队只靠空中补给，每个部队将以力量已被削弱了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师进行突击，这些步兵师由装甲旅引导。部队只能有一半的供应，以便在卡车上多载弹药。为了参加进攻仰光的最后攻势，蒙巴顿命令曾经夺得兰里岛的第二十六印度师准备在海军掩护下进行两栖进攻，作为“吸血鬼作战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战役要求皇家海军东方舰队炮击缅甸南海岸附近安达曼群岛上的日本基地。

四月第二个星期初，开始了同雨季以及仍然有强大兵力的后 259 撤日军部队的比赛。米瑟维的军队不到七天就到达勃固，开始从仰光以北五十英里的伯伊列桥过江。

接着正如斯利姆所担心的那样，季风期提前两周到来。大雨使河里发了洪水，前进陷入困境，而“吸血鬼作战计划”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英国第十五军团进攻护舰队已经往南向若开海岸航行，由廓尔喀伞兵部队先导，于五月一日黎明在象关跳伞降落，去清除前往仰光的道路，为登陆艇作准备。前一天夜间，皇家海军驱逐舰拦截了一艘从港口启航的日本运输舰。显然敌人正在撤离。在关押英军俘虏的仰光监狱上空飞行的飞机报告说，监狱屋顶上由可以理解的急切的犯人写着“日本人已走”等。

两栖部队于五月二日在港口以南登陆仰光，开始穿过泡在水里的水稻田向前推进。它的先头部队于第二天早晨进入这个不设防城市，释放了俘虏，缅甸人把他们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不到一个星期，所有的三路英军会合。困在缅甸中部的日军打算前往暹罗，除了对他们进行扫尾以外，缅甸之役到此结束。丘吉尔发来电报“衷心祝贺”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总部。“尽管人员伤亡并受到挫折，你和你的士兵已经完成一切并且超过了命令的要求。”这是对斯利姆将军以及他同他的第十四军进行的辉煌攻势所取得成绩的可喜赞词。经过三年在极差的条件下进行的可怕的战争，他的士兵曾经疑虑地认为他们是一支“被遗忘的军队”，而正在进行的战争是英国人不想付出取得胜利所需要的资源的。

守住中国，向婆罗洲推进

缅甸战役的最后阶段是在中国军队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占领中国的八万日军又向国民党阵地进攻，以便解除在缅甸的日军所受的压力。日军向距离重庆不到二百英里的綦江附近的机场进军，吓得蒋介石召回了占领腊戍的第十一集团军，并要求当时正在支援斯利姆挺进的美军飞机的支持，在丘吉尔的压力下，马歇尔同意斯利姆使用飞机到六月。即使没有空运补给支援部队，魏德迈将军的受过美国训练的以“阿尔法部队”为代号的国民党军队在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的支援下，顶住了日军的攻势。

这对蒋介石的运气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挫折，对魏德迈的希望是一大鼓励，他想向海岸发动猛攻，再度控制华南。而在更远的北边，已经掀起意义更加重大的一股浪潮，毛泽东的训练有素的人民军队的干部在三月里击退了日军在湖南—湖北战线的进攻。他们的成功使华盛顿又担心起来了，生怕延安政权和重庆政权之间如果不即速达成协议，双方军队可能打内战。魏德迈和赫尔利在接到蒋介石断然拒绝考虑同共产党人共同掌权后，飞返华盛顿进行紧急磋商。疾病缠身的罗斯福除了指望斯大林遵守诺言以外，提不出解决办法。俄国人并不执行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的诺言，而丘吉尔根本不考虑统一中国这个想法，说这是“美国的黄粱美梦”。斯大林不理睬罗斯福要他利用影响说服毛泽东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呼吁。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人显示出厉害的军事力量，他们渡过长江向南京以南进军，而最终目的是到达上海。这个行动抢在美军在大陆登陆之先，并且要在国民党重振旗鼓把日军赶到北方以前把中国一分为二。

占领仰光，意味着目前被围困在缅甸的日军完蛋的开端，这是在麦克阿瑟发动第一阶段登陆去赶走占领婆罗洲的敌军以后两天的事情。美国第七舰队的战舰进行了大规模轰击和第十三航空大队一系列的大肆袭击后，登陆部队穿过婆罗洲东北海岸附近塔拉坎岛上布有坚固障碍物的森林。澳大利亚久经锻炼的第七师的士兵加上荷兰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进行了一场顽强的战斗来建立滩头堡。这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伟大胜利，他们战争的第一个大规模两栖行动是在一个供油设施已被破坏了岛屿上的惨胜。那地方的机场已经不能支援婆罗洲战争，因为已被美国的轰炸机破坏无遗了。

突破冲绳岛

美军在塔拉坎登陆的时候，日军在二千英里以北的地方正要进行两栖攻势，作为重新开始的反攻冲绳岛的一部分。巴克纳将军的部队面对首里战线坚固的防御和炮轰，只能缓慢前进。这时候牛岛要想突然发动定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的进攻，以便同帝国海军神风特攻队已经向第五舰队发动了的更激烈的空袭相呼应，第五舰队的飞机在美国作战活动中仍然担任着关键性的任务。两艘驱逐舰和两艘中等登陆艇被击沉，许多战舰被击坏，伤亡很大。那天夜间，继神风特攻队之后，日军用轰炸机袭击巴克纳阵线的后方，以便掩护日军驳船向海岸上游出发，到美军战线后面的冲绳岛两岸同时登陆。

牛岛的地面部队同两栖部队一样不幸，两栖部队被驱逐舰和大炮所击

占领腊戍的是中国驻印军所属部队。——中译本编者

作者可能将河南、河北误为湖南、湖北。——中译本编者

溃。地面部队在一长串的掩护炮火下，很快穿过美军防线，把一个海军陆战营从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山阵地推开。进攻开始不久，大多数日军坦克被击垮：由于没有重武器或装甲部队来支援，前线部分的反攻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击垮了。

到五月八日，反攻战已打得精疲力竭，这时冲绳岛附近海面上炮声震耳，因为每一艘美军战舰都向日军阵地发射三发炮弹，用来祝贺对德战争的结束。希特勒就在红军完全占领柏林前的四十八小时，于四月三十日在元首地下室用手枪自杀。不到五天，希特勒亲自选定的元首接班人卡尔·德尼茨上将被迫接受无条件停火。

五月十一日，日军表示他们是轴心国的唯一尚存的成员国，对集结在冲绳岛附近的战舰发动了又一次神风队的袭击。驱逐舰前哨线和航空母舰“邦克希尔号”都行动不了了。在岸上，当山头阵地一个跟着一个被占领或消灭后，美军进展的威力就越来越大了。牛岛的右翼正被迫转回首里城堡，到五月二十一日，这个城堡三面被围。然后倾盆大雨，当战争正打得激烈时，美军坦克深陷泥泞。美军顽强的坚持，迫使牛岛开始撤退到他的后方防线。五月二十五日，“浮着的菊花号”再次从日本飞来进行又一次大规模进攻，击伤了更多的舰只，击毙了更多的海员。它们来到之前，又出现一次新的自杀行为，就是五架满载炸弹的轰炸机冲向冲绳岛简易机场，使停着的飞机和油箱都燃烧了起来。

两天以后，正当又一次激烈空袭时，哈尔西到达“新泽西号”，同斯普鲁恩斯互换海军指挥权。现在报告，由于敌人的无情空袭，遭到更大损失的是第三舰队了。在冲绳岛，巴克纳将军接到报告说，敌人的首里战线终于被突破。五月最后一天，海军陆战队员爬上了这个中古世纪城堡的残骸。长时间的防守，使日军付出的代价估计有六万人，这场屠杀也使美军损失了将近六千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

“除了还要清除小股抵抗以外，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巴克纳将军在五月三十一日满怀希望地这样宣称。当时海军陆战队突破防线去占领首里城堡，他们估计在大屠杀以后，敌人的防御将象古老的壁垒一样地崩溃倒地。他很快发现他大错而特错了。牛岛只后退了六英里到了一个崎岖的珊瑚悬崖，那是两座小山之间的一个天然屏障，很巧妙地凿有隧道和炮位。他决定把此地作为他最后的据点，来守住该岛最南端的地方，坚守到他的士兵最后一人。

和平行动

在冲绳岛的防守者长达一个月的垂死挣扎期间，帝国统帅部被他们所接到的藐视性信件所激怒，一心想着“最后据点”的精神，他们竟不理睬五月间出现的两次和谈试探。第一次是从柏林逃到瑞士的藤村义次郎海军中校提出来的。他以海军武官的资格，在同东京有着广泛商业联系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哈克博士的协助下，两人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伯尔尼的头头艾伦·杜勒斯开始了非正式的谈判。由罗斯福的密友“野比尔”·多诺万上校建立起来的战略情报局的多方面谍情报活动曾经在促成在北意大利的德军部队投降上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投降的一天，藤村开始耍花招，他说服海军部的上司认真对待和平试探，其办法是通过广播，说是美国人首先来进行接

触的。同时，华盛顿战略情报局发起一系列由埃利斯·扎卡赖亚斯上尉主持的日语广播，他希望通过广播中的精心宣传来鼓励开始对话。伯尔尼—东京线路的“魔术”情报小组的密切监听表明，海军司令对藤村越来越直接的建议并无反应，这些建议的高潮是转播五月二十日提出的建议，即保证一名年资高的海军上将安全飞抵瑞士，同一名和总统能直接联系的美军官员开始进行初步谈判。艾伦·杜勒斯已经飞向华盛顿同杜鲁门磋商，这时候等待了很久的东京的反应终于收听到了。从警告武官提防“敌人诡计”这一点，很明显日本海军参谋部并不愿意实行所说的美国“诡计”。

似乎接到指示要以日本的困境来配合，超级堡垒的轰炸机又回来了，屡飞日本国土进行燃烧弹空袭。这时候李梅将军深信，随同轰炸机前往的战斗机有能力粉碎日本的空防，因此，他于五月十四日派遣 B-29 在白天去袭击名古屋。它们烧掉了该城三平方英里，以后的几个夜晚，又去破坏码头和工业区。五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两夜，五百架轰炸机的空袭，把东京的十六平方英里变成废墟。虽然第二十一航空队的飞行员奉命不要轰炸帝国皇宫的附近，“因为日本天皇目前不算个负责人，以后还可能成为资产人。”

东京电台的话筒还活着，还在不断地广播枉费心机的劝告，要求那些还没有逃到乡村去的公民坚定不屈：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空袭？

偌大的天空有铜墙铁壁的保护。

青年人和老人正是挺身而出的时机；

我们肩负保卫祖国的光荣天职。

来吧，敌机！来许多次也不怕！

破烂的东京已经从李梅的目标名单上划掉了，但是剩下的日本城市还有许多。四个夜晚以后，他派飞机去袭击横滨，以响应这个挑战。这次空袭，使日本的这个重要港口，除了百分之十五以外，都成了冒烟的废墟。关于超级堡垒造成的这种破坏的报告，使李梅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现在只是几个星期，顶多一个月的事了，日本政府定会宁愿接受无条件投降，而不想继续忍受将它的城市和工业区烧光的空袭了。

破坏确实引起了铃木内阁的忧虑。在再次遭到燃烧弹空袭以前，首相建立了一个由军方和文官专家组成的计划委员会，来估计他们能承受多大的损坏而仍然能继续战斗下去。报告内容之黯淡，即使是他的内阁中最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没有料想到。遭受打击最沉重的是对维持那摇摇欲坠的战争机器最关键的那些重工业。钢铁产量已经降到官方最小定额的三分之二还不到，飞机制造业因为缺少铝已降到三分之一；船运剩下不到一百万吨了，由于同盟国的飞机和潜艇的海岸活动，全部都被封锁。内地铁路和公路运输因为轰炸濒于崩溃。由于缺乏燃料，想尽办法用松香制造合成汽油，以使神风队能够升空。

御前会议正面临军事失败这个现实，但是投降对军事领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他们还有三百多万军队和九千多架飞机，而飞行员们还愿意象神风队那样为保卫祖国而流芳百世。德国投降时，铃木首相还希望通过中立的苏联政府谈成不丢面子的和平，允许日本至少保留帝国的一部分。外务相东乡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应该设法同美国直接谈判。通过在瑞士的美军战略情报局渠道进行的谈判宣告失败，首相不听外务相的意见，而愿意通过莫斯科再次接触东乡告诫说，斯大林的要价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包

括要满洲的领土和旅顺港。前首相广田弘毅被任命同俄国大使开始谈判。陆军大臣阿南将军制定了自己的计划，依靠组织市民志愿军去“把战争进行到死为止”。铃木在军国主义者的压力下，继续玩弄“肚皮游戏”，于是接受了天皇在六月初批准的军事计划。

内阁里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狂热的日本民众的精神鼓励来自冲绳的卫戍部队，这些人同美国入侵者打了三个月的仗，仍然拒绝投降。牛岛的军队减少到不到四万人了，还在伊江半岛周围小山的山洞里顽强抵抗。日方派了更多的神风队去进攻美国的航空母舰，而第五舰队的飞机不断用炸弹和火箭雷鸣般地无情袭击敌人阵地。巴克纳把炮火集中在名叫“大苹果”的小山上的主要阵地上。当这座山被占领时，牛岛剩下的士兵被迫退到该岛顶端的最后几平方英里的地方。

冲绳岛战役的最后阶段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开始，美军以他们特制的喷火坦克向前推进，坦克把凝固汽油弹喷进日方据点。第二天巴克纳将军在 frontline 巡视时被落下的炮弹炸起的珊瑚击毙。四天以后，牛岛剩下的部队被分割成互相隔绝的三股。东京下令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神风队袭击——已经太晚了，无法影响事态。那一天，一条最后无线电消息从第八十九山山洞深处的牛岛总部发出：“我们的战略、战术、方法都已用到头了。”在隧道里，卫生员给伤员注射致死剂量的吗啡。第二天凌晨四时，牛岛在理过发和最后一轮威士忌干杯之后，坐在离美军阵地不到五十英尺的一个山洞洞口的席子上，用匕首切腹自杀。助手们割下了他的脑袋。

同一天，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国第十军总部终于广播了一份公报，宣称冲绳岛已确保无虞。扫尾行动还要继续一个月，但是尼米兹上将在七月二日正式宣布“冰山活动”结束。没有大事庆祝胜利，这次胜利包括了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残酷的屠杀。日本士兵在战场上死亡的至少有十万零七千五百三十九人，被埋在山洞里的也至少有二万七千七百六十九人。只俘虏了一万零七百五十五人，估计有七万五千冲绳岛居民伤亡。地面战斗使美军死亡不止七千三百七十四人，三万一千八百零七人受伤。在海上，日方损失十六艘战舰和八百多架飞机，其中有许多是神风队飞机。美军方面，有三十四艘舰只被日军敢死飞行员击沉——七百六十三架航空母舰的飞机损失，四千九百零七名水手死亡——这是帝国海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战役中加诸美国海军的最大伤亡。为了表彰此事，丘吉尔于六月二十二日打电报给杜鲁门说，争夺冲绳岛的史诗式战斗，将列入“军事史上最激烈、最著名的战斗”而流传后世。

第三十五章 奇迹式的投弹

为了夺取小小的冲绳岛而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这迫使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设法寻求使日本投降而又不必进行计划中的秋季攻势的途径，秋季攻势要美军付出的生命代价，已经加码到超过一百万大关了。阿诺德将军所领导的战略轰炸的拥护者们，仍然希望大屠杀性的空袭会强迫东京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然而这种希望日益黯淡了；对方不再通过中立渠道进行和平试探了。唯一使得日本人吓得投降的办法是使用原子弹，但是还得进行一次试验，才能使美国军事领袖们相信，他们可以进行这样一次赌博。如果在日本投下的新武器失败了，那可能拖延战争。

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于五月二十九日会晤，考虑了把原子弹投到“诸如大海军基地”或“制造业区”这样的军事目标上。当时陆军部长主张做出安排进行示威，即警告日本人，要在美国选中一个地区以前，撤离所有这种目标地区。马歇尔强调，需要“把我们的警告记录下来”以便“用这样的警告来抵销责备，这种责备会在误用这种武器之后接踵而来。”他还透露，陆军作战计划制订人正在研究另外的方法去对付日本的“狂热但并无希望”的防御，这种防御已在冲绳岛上造成巨大伤亡，还将抵挡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他建议使各个地区饱尝芥子气，而使美国部队“站在一旁”。然而他承认不得不考虑公众舆论，虽然他本人相信，“这种武器的性质并不比喷射器和火焰喷射器更不人道，不应该用来对付人口稠密的老百姓居住区。”但后来，警告和另一种化学战都被放弃了，因为认为都不足以使日本最后投降。这是在六月份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

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的临时委员会报告说，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相信，他们正在制造的武器将发挥出惊人的力量。

这个原子弹即使爆炸了，也不足以结束战争。于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设计了第二颗原子弹。这个更加奇妙的武器，正在距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百九十英里远的新墨西哥偏僻的沙漠地阿拉莫戈多装配，准备试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以奋勇前进的劲头要赶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限期之前完成任务。

如果“三位一体”试验成功，那么到八月就有两颗原子弹可以用来对付日本。这两颗原子弹将由保罗·蒂贝茨上校的第五百零九特种部队的 B-29 去投掷。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正当冲绳岛上的战斗达到高潮，美国总统会晤了他的顾问们，要作出主宰战争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他已经答应国会，美国促成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需要“大规模集中可使用的舰只，飞机、装甲、大炮以及其他一切物资。我们有人力、物力、技术、领导、坚忍不拔的精神，得以取得全面胜利。”六月一日，即杜鲁门将文件送到国会山的同一天，他按到临时委员会的报告，该会一致提出，尽快使用原子弹，加速结束太平洋战争。

陆军部长史汀生的特别委员会在作出这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以前，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安全的勘测。参谋长联席会议判定，虽然轰炸和封锁可能最后使日本人饿得只好无条件投降，可是敌人在太平洋战争的每一个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拚命到底的顽固狂热性，将使投降过程拖得很长而且艰难。

美国除了进攻以外没有选择余地，即使冲绳岛现在已使一百万伤亡的严

峻景象成为事实。马歇尔认为“原子弹将是保护和准备胜利登陆的了不起的武器”的意见甚占上风。和曼哈顿计划有关的一些原子科学家已经开始对从他们的工作瓶颈中逃出的技术魔鬼的破坏产生怀疑。丹麦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尼尔斯·伯尔曾经想警告丘吉尔；另外一名移民詹姆斯·弗兰克，原子弹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委员会主席，已经草拟了一份论证严谨的报告，也已于六月十一日送达陆军部长。报告强调指出原子武器的无限破坏力以及国际控制的问题，报告告诫说“早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否适当日益可疑——倒不是从人道角度来考虑”，因为正如委员会所说的，它将“促进武器竞赛，损害达成今后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

安排一次表演以显示原子弹的可怕威力，以便吓吓日本人，会上讨论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抉择。这种意见被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在内的临时委员会所否定，他们的报告说：“我们认为除了在军事上直接使用原子武器，别无抉择。我们提不出，足以结束战争的什么技术上的示威。”他们向总统提出的成熟意见是，“只要做得到，马上用原子弹来对付敌人。”

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使用原子弹的这个全体一致的意见，是总统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白宫举行的那个重要战略会议上难以不顾的。“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杜鲁门总结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衡量了形势的各种前途并考虑了所有方案后，仍然一致认为，进攻九州是目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史汀生赞助道，进攻是使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唯一办法，除非，用他的话说，能够“采取某种行动去影响他们。”只有李海海军上将提出这个某种“行动”也许就是降低无条件投降这个要求。“为什么不肯扔原子弹呢？”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问道，他说那个预计将招致惊人伤亡的进攻方案“纯属狂热”。

由于尚未确定原子弹是否确实可用，杜鲁门意识到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现在已成为国会和全国人民的信念，因此默默地支持了进攻九州的计划，希望陆军和海军的首领们找得到避免“在日本从一头到另一头”又被拖入另一个冲绳岛的“某种办法”。因而虽然并未曾有过关于使用原子武器的正式决定，由于总统决定了不去干扰事态的进展，他已为投掷原子弹扫清了道路。“他是独立自主的，”他后来说，达到跟临时委员会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办法使美国能够实现他觉得确实必要的“惊人之举”，以便“逼得天皇及其顾问们真正投降”。

如果说道义问题在总统、首相和陆军部长的脑海里只占不重要的地位，他们现在“深思熟虑”的是投掷原子弹的势头至此已不可逆转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应该从这次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犯有前所未有的屠杀和凶暴之罪。面临迅速结束战斗这个压倒一切的愿望，杜鲁门就把他的决定立足于简单的血淋淋的算术上，他算计着原子弹“所能挽救的美、日两国的生命，将会超过它将杀死的。”

波茨坦会议上的“王牌”

他的算计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是陆军部长史汀生提醒他的，陆军部长称为核武器在即将到来的同盟国最高会议上美国可以打出的“王牌”。杜鲁门的外交顾问兼他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代表詹姆斯·贝尔纳斯清楚地看到，拥有这样一种有威力的武器，将大大抬高美国同俄国人讨价还价时的实力。这时候即将上任的国务卿看到了，对于红军占领大块东欧土地，原子弹却是

一个筹码。他对总统说，原子弹“会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专断我们的条件。”苏联人已经不顾雅尔塔协议，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共产党制度将在波兰以及他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其他国家建立。

丘吉尔看出了俄国领土野心的危险性。他于五月六日发电报要求举行最高级紧急会议，以便“在我们致命地削弱军队或缩小占领区以前，同俄国达成谅解，至少要搞清楚我们在俄国面前处何劣势”。美国开始把军队撤到太平洋，让筋疲力竭、在军事上战线过长的英国人面对在欧洲的坚如磐石的苏联时，斯大林只会更加强硬。

疾病缠身的哈里·霍普金斯飞到莫斯科去完成最后一次使命，去说服斯大林同意在七月再举行一次三大国首脑会议。他报告说，俄国人仍然愿意遵守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有关波兰选举和联合国的保证，并将在八月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还赞扬美国准备对战后的中国恢复“门户开放”政策，他答应帮助说服北方的共产党人，在南方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与之统一。这使得美国国务院松了一口气，因为它一直接到报警报告说，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开始朝南向海岸推进，那么中国大陆将爆发内战。如果这样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因为总统还需要取得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的秘密议定书，这个秘密议定书要把满洲铁路和旅顺港的控制权让与俄国人。

但是，华盛顿对苏联意图的信心很快在六月份又消失了，当时同盟国的军队正撤退到他们被指定的欧洲边界。这时候美国对于即将到来的最高级会议，手中的牌又少了一些。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三大国应该在波茨坦举行俏皮地称为终端会议高峰的会议，而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却处心积虑想把会议拖延到试验原子弹以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会议桌旁，打出“王牌”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当总统登上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横渡大西洋前往安特卫普时，格罗夫斯将军向他保证，经过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小组昼夜不息的努力，当杜鲁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使用钚元素的“大块头”原子弹将会已经爆炸。当七月十六日，总统的专机载着杜鲁门从比利时飞进柏林的坦帕霍夫机场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准备工作的递减计数已经在进行了。当杜鲁门会晤了丘吉尔，查看了柏林的废墟之后，回到皇帝路二号的时候，他接到一份绝密电报：“确诊尚未完成，但结果满意且超出预计。”

这正是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等着收到的好消息。格罗夫斯将军打来的暗语告诉他们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了。那天早晨准五时四十三分，阿拉莫戈多山上的日出已被人类抢了先。这位将军的正式报告如实描述道：“刹那间，周围二十英里内出现一道亮光，犹如正午出来了几个太阳；一个大圆球喷散成蘑菇状，升到一万英尺以上的高空，然后逐渐散去。”

美国现在掌握了如此巨大的实力的消息，使得杜鲁门在第二天的私人午餐会上第一次走近斯大林时，信心百倍，那天下午将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当他在波茨坦华丽的赛西林宫就座的时候，丘吉尔立刻注意到总统的变化，他“简直要指挥整个会议”关于在由苏联解放的欧洲需要建立民主政府这一点上，他对斯大林采取了强硬的方针。会议以后，英国首相得悉美国总统所以会这样的原因。

这原因在于格罗夫斯将军关于前一天他亲眼看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报告。当丘吉尔读到美国陆军部长递给他的绝密备忘录的副本时，他立刻抓住了它的无比的重要性：“史汀生，火药算什么？小事一件。电又是什么？毫无意

义。这颗原子弹是第二次罪有应得！”正如他后来写的，他意识到，美国现在有了可以结束太平洋上的屠杀的工具了；它看来会是“在历尽千辛万苦，冒死牺牲以后的一个可以得到挽救的奇迹。”

来自阿拉莫戈多的消息，也改变了美国认为需要俄国来帮助赢得对日本战争的想法。虽然正如马歇尔所说的，斯大林前去进攻满洲本来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但这已不再是总统外交上主要担心的问题了，因此会议长时间地争论德国赔款和控制东欧的问题。

杜鲁门不慌不忙地一直不向斯大林暗示美国有了原子弹，直到七月二十四日当会议结束时。他故意装得漫不经心地走到苏联翻译帕夫洛夫跟前。“请你告诉大元帅，我们已经完善地制造出了威力很大的爆炸物，准备用来打日本，我们想它将使战争结束。”他注意保守美国的秘密，谨慎地避免谈到那是一个原子弹；他也不寻求俄国的合作来建立对原子武器的国际管理制度，以免战后再进行武器竞赛。

即使他坦率地说了出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到了现在，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已经公开表示怀疑。斯大林粗略地回答，他希望总统“会很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这个回答掩盖着他已经知道有关原子弹的事情了。苏联情报机构早已招募到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科学家给他们提供一切资料，以发展苏联自己的原子弹，并且打听美国的进展程度。

俄国人也极不坦率，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当时日本为了磋商和平所作的努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无法忍受的局面

天皇对和平谈判进行得曲曲折折很不耐烦，同时日本的城市还在被燃烧，他又建议，应该把近卫亲王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立刻派到莫斯科去。

七月十一日，佐藤从一份要求“试探出利用俄国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的“极为紧急”的指示中得到这个消息。外务大臣东乡对近卫的使命有多大成功的希望抱悲观态度，他对御前会议说：“通过谈判缔结和平条约一事不可能赢得苏联的支持。”佐藤在当天立刻作出的答复证实了东乡的看法，佐藤说：“我坚信，目前当我们的战争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要想同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要失败的，也会令人失望的。”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外交部不接待近卫，因为天皇提出的和平建议条款“无法弄清”。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注意力集中在莫斯科的幕后紧张活动，斯大林只暗示了一下。而英美通过窃听时刻注意着苏联的推托拖延，日本外交人员却变得越来越发狂似地急躁。七月二十一日，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向东京的外务相提醒日本所处的“无法忍受的局面”，提出立刻进行和平谈判；可是通过以瑞典为中间人所进行的这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七月二十二日，英国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佐藤的一份出人意料的有力预测，说是美国要用 B-29 轰炸机在十一月份一俟日本的收获节到来 就去燃烧成熟了的水稻。“如果我们失去今年的秋收，我们将遭到绝对的饥荒，仗就打不下去了，”他这样报告说，敦促内阁“放下武器，拯救国家和人民”。外务相直截了当地附和这个报告，他的回答在形成事态的高潮上也同样重要：“即使战争拖下去，并且肯定要付出更多鲜血，如果敌人要求无条件投降，那么整个国家，也会象一个人那样，遵照天皇的愿望奋勇对敌。”

当提到无条件投降的问题时，在波茨坦开会的各盟国认为，现在连日本

的外交官们，也不肯动摇。佐藤奉命必须把保留皇位作为先决条件，其含意是，低于这个条件就等于东京一再告诉他的绝对“不能接受的”投降。从这些窃听来的内容，总统顾问中以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为首的强硬派当然就从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来往电报，认为这意味着东京内阁的主和派在对投降条款进行的妥协上其距离要比实情远些。

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在社鲁门动身前往波茨坦以前，曾经向杜鲁门提出意见说，关于天皇今后的地位的某种保证，将大大加强日本内阁中赞成赶快结束战争的成员的决心。目前国会中出现一股强烈的情绪，美国报界和公众也有这么一股情绪，那就是“裕仁必须下台”。许多战时宣传品都强调过，裕仁作为天皇对作出的暴行该如何如何地负有责任。情报方面人士也说，日本在莫斯科的和平活动，也许是在同盟国之间散布离间的阴谋的一部分。

参谋长联席会议自己认为，对无条件投降要求的任何让步，都可能被看成是一个标记，表明美国的决心由于他们的士兵在冲绳岛受到折磨而削弱了。也有人害怕，这事将使美国在关键的波茨坦讨价还价的会议上同俄国人打交道时大失面子。到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总统和他的最亲密的顾问们逐渐取得一致意见：扔原子弹势在必行。正如格罗夫斯将军所认为的，“他的决定是属于那种不干预性决定——基本上是一个并不打乱已有计划的决定。”

七月二十四日，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卡尔·斯帕茨将军下的命令。斯帕茨将军已从欧洲飞回华盛顿，担任即将对日发动进攻的战略空军的指挥。命令的开头说：“第二十空军大队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以后，一俟气候看得清进行轰炸，就要把第一枚特殊炸弹扔到以下目标之一：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建立了一个军人和科学家委员会，来选择进攻的目标，他们仔细地选择那些尚未遭到燃烧弹袭击的城市，因此原子武器的效果甚至将更惊人。将军们力争把有着许多古代圣祠的历史城京都作为主要目标；毁掉这个城市的古圣祠，看来对日本人的打击最富于象征性。但是史汀生两次否决掉，因为他不想让同盟国的良心上又出现一个德累斯顿。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斯帕茨带着总统的命运攸关的命令，出发飞行四天去关岛。同一天，重型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快速冲过太平洋后，从提尼安出发，去送装有珍贵的铀 235 的铅桶以及装着“小男孩”炸弹需用的放火枪和盒子的十五英尺的箱子。前第五舰队旗舰被选中担任这个使命，因为它在冲绳岛附近遭受神风队袭击后，刚好回到旧金山修理。它的新舰长巴特勒·麦克维奉到严格命令，所运的神秘货物要日夜戒备。没有告诉他运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从他接到的指示，他知道这是极为重要的。指示说：“如果船下沉，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货物，必要时用救生船。你的航程每节省一天，就是在缩短战争一天。”

任务安全完成之后，麦克维放下下心来，于是从塞班启航前往莱特湾。“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永远没有再次入港。她在七月三十日凌晨遭到日本的潜水艇 1—58 的鱼雷袭击。帝国海军击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所损失的最后一艘大战舰，这个报复事实虽小，意义却大。该舰很快下沉，连求救信号都没发出，而且由于疏忽，过了三天都还没有得到巡洋舰失踪的报告。这个悲剧本来是可以防止的，而麦克维的一千多名船员只活下了三百一十六名，这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正当工程师们在提尼安开始进行安装“小男孩”铀原子弹这项精致的工作时，英国大选给波茨坦会议桌上带来一名新的同盟国领袖。投票箱拒绝给

他“塑造未来的权力”，丘吉尔被工党以压倒的胜利从首相职位上撵下，这个党是由联合内阁中的丘吉尔的副手克里门·艾德礼所领导。

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最后做的事情之一，是签署后来被称为“波茨坦宣言”的文件。这个宣言由英国、中国和美国起草签署，但没有俄国，宣言提出用以结束战争的十三点呼吁，并立即向东京广播了。“没有其他选择。刻不容缓，”寄给天皇和他的大臣们的文件上这样写着。它紧跟开罗宣言，把日本的主权限于她的本土诸岛，并答应对她的军事领导层中的所谓战犯将给予严峻的公正待遇。“我们呼吁日本政府现在宣布一切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在此行动中提供恰当的保证以示诚意。关于原子弹，文件预兆不祥地但并不明确提到，文件的结语说：“日本的另一选择就是立即和彻底的毁灭。”

由于文件没有提到天皇的未来命运，而只是重申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项宣言对东京的和谈派没有起到什么增强作用。“我认为这个宣告只是重复了开罗宣言，因此政府不必予以重视，”铃木首相说，他打算“默杀”这个呼吁，这个日语动词按字面是“安静地杀死”之意，即英语“没有评论”的日语对应词。然而年长的侯爵的并非完全否定的态度，却被看成是全盆拒绝。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早晨，《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是“日本正式拒绝同盟国提出的投降条款最后通牒。”这当然是参加波茨坦会议的同盟国领袖们的印象，此时英国新当选的首相到达波茨坦，他支持美国总统反对俄国要求那笔在雅尔塔已经许给了他的二百亿美元德国赔偿。

“现在没有选择余地，”杜鲁门这样说，因为，虽然处在半个世界那么远，他也知道，事态即将在太平洋上达到可怖的结局。斯帕茨将军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关岛，向李梅和蒂贝茨简单下达命令，去投掷安装中的炸弹。“大块头”原子弹所需的钚和爆炸药物，正从美国用另外的飞机运送。格罗夫斯将军的计划，要求在八月初准备好两枚可以扔出的核武器，两个星期后，还要有两枚钚原子弹安装好备用。就在那一天，蒂贝茨的小组完成了把一万磅重、上面涂着桔红颜色的巨型炸弹扔到日本目标地的最后阶段的训练。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哈尔西海军中将对的作业队任意出没于敌人海岸附近，对日本城市、港口设施、和帝国海军尚飘浮海面、被封锁在港口的幸存战舰发起一系列大规模的空袭。“第三舰队的任务，就是经常、狠狠地打击帝国，”这位海军中将最近曾在战局广播中这样说，他大声嚷嚷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的舰只没有轮子，否则我们从海岸撵日本人时，就能一直把他们驱向内陆。”七月二十四日，美国的炸弹、火箭和鱼雷管从第三舰队的飞机上下雨般地投在吴市海军基地上，那地方，根据哈尔西说，“日本的故舰都奔去送死。”到了四天后太阳下山时，他可以满意地报告说，帝国海军已经“不复存在”。五艘还在水上飘着的航空母舰，都被击毁得不能动弹了，战舰中只有一艘歪歪斜斜的“长门号”还浮在水面之上：几乎所有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都被击沉。他津津有味地谈论：“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还可以到达他在旗舰轻型巡洋舰‘大淀号’上的小舱，但是要穿潜水服。”

当美国航空母舰特遣组在打击吴市港时，哈尔西指派皇家海军第三十七特遣队去袭击大阪的另外一个并没有大战舰的目标，“以便先发制人，使英国在战后可以提出，在摧毁日本舰队的战斗中，英国至少也出了一份力量。”英国是不会被否定的。七月三十一日，曾经击伤“蒂尔皮茨号”的皇家海军X-小船型的袖珍潜艇溜进新加坡港放下了炸药，爆炸后毁坏了日本重型巡洋舰“高雄号”。

这是蒙巴顿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因为东南亚司令部已经准备好把战役向南扩展，从缅甸进展到马来亚。在菲律宾，美国第六军已经把山下部队的残余部分撵进该岛东部的西埃·马德雷山脉，同时第八军在棉兰老的战役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七月十二日的登陆，将是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次登陆，当时美军登岸攻击占领这个岛的南端的敌人。在婆罗洲，澳大利亚军队在六月十日占领文莱，七月一日登陆去占领东海岸的巴厘巴板。

当同盟国的部队继续稳扎稳打地一块一块砍掉日本的海外帝国时，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摧毁着日本本土的城市。到七月底，李梅将军的超级堡垒机群有将近一千架，在日本城市的一百平方英里上留下了一片火海的痕迹，在摧毁了军事设施、商店和工厂的同时也毁了多少住家。十万以上的老百姓死亡了，随着他们的死亡，幸存者的狂热情绪越来越甚。“一天天地，日本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前外务相重光写道：“大家听从响亮的号角声。只要天皇下命令，他们就会跳进火里去。”

铃木首相拒绝波茨坦宣言后：仍然指望斯大林的帮助，来作出某种和平倡议，足以停止来自天空的可怕的毁灭性袭击。他似乎忘记了由关东陆军司令部送达帝国总部的情报，情报说，俄国部队和坦克正在集结，准备进攻满洲边境，外务相东乡怀着希望但没有多少信心地打电报给在莫斯科的佐藤说：“再努力把力促使苏联热情对待特使，”最后以绝望的口吻提醒道：“关于此事，损失一无可能铸成千年之恨。”

日本的因循拖沓，俄国的装聋作哑和美国的耐其烦，形成了这种局势，于是美国决心使用原子弹，史汀生于七月三十日回到华盛顿，他打电报给总统（当时正是波茨坦最高级会议的最后阶段），要求最后批准第一批投弹目标以及原子弹爆炸后美国对此发表宣言的措词。杜鲁门亲手拟定回电：“来件批准。准备就绪后发出，但不得早于八月二日。”总统坐机预定在这一天载他从柏林飞往英国的普利茅斯，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共进午餐，然后乘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回国。

扔原子弹

在提尼安基地，蒂贝茨上校和他的以母亲名字命名的伊诺拉·盖伊号 B—29 的机组人员正等待着去执行他们的重要任务，同他们一起去的有另外两架 B—29 的全体人员，那两架飞机运载陆军部的观察人员和摄影人员，以便为后代记下人为的威力最大的一击。为了在高空准确地把原子弹扔在目标上，就需要完善的条件。

气候预报说八月二日以及以后的三天气候恶劣。八月五日，气象台预报黎明时目标城市上空晴朗，B—29 的气象侦察机飞到每个目标城市的上空报告气候情况。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二时四十五分，当巨大的轰炸机隆隆地沿着提尼安机场的跑道吼叫，升向夜空时，蒂贝茨上校把空中堡垒的手柄慢慢向后移。B-29 的银色、香肠形的机体，亮光闪闪，机上载着“小男孩”原子弹，他的蓝色的铁皮上涂着给天皇的粗鲁的字句以及闻名的女电影明星丽塔·海沃思的大美人照片。这架 B-29 已远远超过安全起飞重量，起飞时炸弹没有装炸药，恐怕万一失事，就会把整个岛屿以及岛上的几百架飞机从太平洋上炸没了。安装炸药雷管的棘手任务是美国海军上校威廉·帕森斯在空中进行的。

“第十三特殊轰炸使团”在两架 B—29 的护航下，朝北沿着裕仁公路向

在本州岛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的目标城市飞去。飞机座舱里的红灯表明原子弹现在已可使用，当 B-29 的自动驾驶仪使飞机悄悄飞越下面发亮的黑色海洋中的硫磺岛时，飞机座舱里的红灯已经亮了两个多小时了。

七时四十二分，来自广岛的气候侦察机的电报说：“一切高度被云遮盖处不到十分之一。建议：先在这里投弹。”选中这个城市米倒霉，只因为它的自然力量多变。“这是广岛，”蒂贝茨用他们的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告诉飞机上的十二个人，伊诺拉·盖伊号这时候在二万六千英尺上空，正在往上爬升，减速到每小时不到二百英里。蒂贝茨这才第一次告诉他的空勤人员，他们将要扔下一枚具有惊人破坏力量的、完全是新式的炸弹。

八时零五分，伊诺拉·盖伊号飞到三万零八百英尺高，后面跟随着观察机，离广岛不到五十英里，投弹手托马斯·费雷比少校到有机玻璃机头座位就座，把他的视线十字标线对准城市里的 T 字形相生桥。

下面，在这拥挤的城市里，一百万人中的三分之一开始又一天的工作，为祖国困难的战争出一份力。甚至没有什么人听见或注意到从东方飞来的这么高的飞机。美国在两天以前就撒了传单。警告他们要在即将到来的大进攻前撤出城市。进行气候侦察的超级堡垒使空袭警报在黎明时响了起来，但是三刻钟以前就“解除警报”了。有些人抬起头来，看见只有三架飞机，没有引起注意。

“戴上眼镜”，蒂贝茨在八时十四分下令，于是机上的十二个人除三人以外都戴上沉重的偏振片护目镜。通过微微闪光的烟雾。费雷比辨认出相生桥，把轰炸瞄准器的十字标线固定性。扔原子弹前的最后十五秒钟是自动计时的，八时十五分十六秒，炸弹舱的门开了，“小男孩”立即落下，稍稍动了动，就加快了速度。

它所发出来的超声速呼啸，到不了地面上的人的耳朵里。准确地在一千八百英尺上空，大气压装置触发了导爆机构，在千分之一秒的刹间，一道闪光爆发了强光和有毁灭性能量的火球。

“我的上帝！”蒂贝茨从耳机里听到伊诺拉·盖伊号上小组的一员大吃一惊地喊了起来，这时候蒂贝茨以强力俯冲，把轰炸机从扔弹区向右转去。

“突然一道刺眼的带白色的粉红色光出现在天空，伴随着一种奇异的震动，几乎立刻出现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风，把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一个观察者所记录下来的爆炸时刻的情景。火球发出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几千度的高温，它融化了花岗石，把人和物体的影子印在地面上和残留的墙上，也没有几座建筑物在核反应的强光和雷鸣的冲击波下幸存了，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间就夷平了广岛的中心。

“几秒钟之内，数以千计的街上的人和市中心的花园都被乾热的浪潮烧焦了。许多人立刻被烧死，还有许多人在地上翻滚，被烧得痛苦地叫喊着。一切东西：墙、房屋、工厂以及其他建筑物，只要遇到爆炸气浪，都被毁灭，残片被旋风卷到空中。”

伊诺拉·盖伊号从爆炸气浪中上升后，“一朵蘑菇状烟云逐渐形成，我们看青它开放，”蒂贝茨写道。“在蘑菇状烟云下面的情景，使我想起一壶正在沸滚的沥青，我再也想不出更恰当的譬喻来形容它。下面是一片黑色沸滚的东西，上面带着一层蒸汽烟雾。”

一位日本记者的报道记载了那朵丑恶的烟雾下面的浩劫惨状。“在不留下任何生机的绝对死亡地区以外，房屋在砖瓦、屋梁飞舞中倒塌。离爆炸中

心约三英里的地方，轻型房屋都被夷平，仿佛都是纸板所造。在房子里的那些人不是死亡，或者由于某种奇迹得以幸免，但也被火焰包围，少数挣扎着到达平安之地的，由于后来的厉害的伽马射线的作用，一般部在约二十天以后死亡。”

原子弹爆炸之后半小时，一种神奇的蒙蒙小雨，从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开始落在残存者的头上。那些没有死或者因可怕的烧伤在极度痛苦中的人，开始害怕这些黑色的雨点里含有更加致命的毒物，在那漫无止境的几分钟的浩劫中，十平方英里的广岛被消灭了，十三万以上的人民暴死，同时，被关押在广岛城堡的美国战俘也都牺牲了。

蒂贝茨上校在被炸毁的城市高空转了三圈，这时候伊诺拉·盖伊号的无线电报务员向提尼安发回电报说：“清清楚楚。各方面都成功。看得见的效果已超过阿拉莫戈多。扔弹后飞机中情况正常。正朝基地返航”

在斯帕茨的关岛总部，大家得意洋洋地迎接这个新闻。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的人们互拍脊背。“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杜鲁门接到“广岛被炸”的电文时喊道，当时他正在大西洋中部“奥古斯塔号”上同水手们一起午餐。

“这是一枚原子弹，”白宫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宣称，“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太阳从之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日本人受到了美国力量的一次惊人教训，这次爆炸估计等于二万吨TNT，而且受到事先的一次警告：“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就可以期待一阵毁灭之雨从天而降，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为了避免惊慌，没有让日本人民知道关于核武器的事，即使是首相，最初也不相信报告说的一枚炸弹就导致了如此巨大的毁灭。

当初东京对美国总统一的警告没有答复。但是在莫斯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又向苏联外交部长提出采取行动的要求，同时电台东京“形势严重起来了”。第二天下午，他终于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但是他得到的答复大与愿违。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冷冰冰地向他朗读了俄国对日宣战书。

那天夜间，查尔斯·斯威尼少校驾驶名为“博克之车”的空中堡垒从提尼安出发，他跟着这架飞机本来的驾驶员弗雷德里克·博克少校后面，博克为了此次使命，同他交换了飞机，这架B—29的机舱里吊着美国的第二枚核武器，“大块头”钚弹，科学家们希望它会发挥出比三天前扔下的铀弹更大的威力。他的任务进行得不很顺利。在装置这枚武器时，技术上发生故障，还有那天夜间当“博克之车”雷鸣般向着它的主要目标小仓的巨大军火库飞行时，气候报告又不佳。黎明时小仓城上空复盖着厚厚的云层，于是斯威尼决定到另一个预备扔炸弹的地区长崎试试。当他的飞机在上午十一时前不久到达这个城市时，他的储备油箱坏了，他决定不顾命令，使用雷达进行轰炸。但爆炸手在云层中看到一个窟窿。

“大块头”钚弹的爆炸，产生一个毁灭性的火球，消灭了三万五千人，夷平了城市中心，但是它的破坏程度不广，因为城市周围都是山，限制了炸弹威力的影响。

在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本上晴天霹雳似地爆炸以前的几个小时，守在满洲边境的天皇的士兵遭到大规模的炮火轰击，此事引来红军的数百辆坦克和飞机发动拂晓攻势，象潮水一般冲入日军阵地。然而，即使俄国的进攻势不可当，也仍然打不开日本内阁中军国主义者同和谈派之间的僵局。他们一直

争论到黄昏，无所作为和恐惧使他们瘫痪。午夜时分，他们体会去参加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外务省的方案是：他们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别无选择。这个方案遭到陆军大臣阿南的反对，他决不能接受皇军还有“投降一说，他声称他们只有战斗到底，以求“死里求生”。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多少小时还是没有结论，”铃木海军大将最后疲乏地宣称，他自始至终保持着貌似中立的态度。“形势确实严重，但是我们也没有徒然消磨时间。我们没有先例可援——我也觉得十分为难——但现在我将以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陛下发表意旨。”

八月夜晚的闷热，使皇家图书馆下面的皇家防空洞里的气氛至为窒息，但是首相提出的令人吃惊的要求，却使御前会议的成员们不寒而栗。陆军大臣立刻抗议这种没有先例的违宪做法。天皇的职责在于批准，不是忠告大臣们。裕仁抓住他被提供的这个机会。他的几乎毫无表情的、尖细的声音谴责了“旷日持久的流血和暴行”的无济于事，他同意，波茨坦宣言要求解除军队，惩罚战争领导人，确属“不能容忍”。“但是时间已到，我们不得不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

第三十六章 “现在算清账了”

天皇打破了僵局。现在御前会议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天上午召开全体帝国会议，以便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带有这样的谅解。即该宣言并不同意任何有天皇陛下作为统治者的特权的的要求。”阐明这一点的电报发到驻各中立国家的日本公使馆。

华盛顿的反应很迅速。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赞成接受日本投降，并同意他们的答复必须涉及阐明天皇的地位，但又不必完全迎合日本的条款，英国人表示同意，同盟国中只有俄国人抱怀疑态度。斯大林要他的军队在停火之前尽可能地深入满洲。

“这是一个和平警告，”尼米兹海军上将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告知太平洋总部说，这时候无线电向日本广播了同盟国的答复，并通过在瑞士的外交渠道通知日本。东京得到的答复说：“从投降的时刻起，天皇的权威和日本政府将服从同盟国最高司令。”同时，斯帕茨将军奉命再准备好两枚原子弹，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去扔原子弹。就在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那一天，没有扔炸弹，而是李梅派他的空中堡垒到敌人首都上空撒了传单。

同盟国的答复在日本内阁产生了更为激烈的分裂，天皇的神圣天性可否服从不过是世俗的权力。当有人指出，在明治天皇以前的时代，帝工曾“服从”将军的权力时，这个宗教语义学的问题就解决了。陛下为了结束战争而接受同盟国的条件的坚定决定，由日本政府同盟新闻社于那天下午正三时以前通过无线电向全世界转播了。广播宣称：“据悉，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皇室文告马上就要发表了。”全世界等待着的时候，整个日本以及它在东南亚各司令部的感到吃惊的军官们接到通知，要在第二天上午立刻遵照天皇的号召放下武器。人们认为让皇帝天神在这样一个重大场合来进行他的第一次广播，对天皇来说实在是太冒险的考验。日本广播协会无线电的电台技术人员在那天傍晚被召到皇宫去安装录音设备。当裕仁最后被引进到麦克风跟前时快到午夜了：在场的人都感到痛苦不安。天皇对他第一遍从头到尾朗读这篇简短的演说感到不满意，他坚持再录两次音后，才退回到他地下的睡眠处所。里面录有日本崩溃了的帝国命运的这些易碎的黑色胶片让宫内大臣德川拿走了。他把它们锁在壁上保险箱内过夜。

这种谨慎的预防证明是有道理的。失败的痛苦对于一群刚愎自用的陆军参谋本部军官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在烟中少校的领导下，他们已经采取了阴谋搞掉帝国顾问们的初步步骤，这些顾问在策划投降时曾经起过作用。他们的意图是要孤立天皇，他们相信能够在第二天广播他的演说以前说服他改变主意。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想要同帝国侍卫长讲话，让他参加他们的政变。但是森武志将军却是位勉强参加的阴谋者，到了凌晨两点时间已尽，他被急躁的烟中枪杀，他的助手被砍头。这些阴谋家从溅满血迹的这位将军的办公室里抢出他私人印章，用它伪造命令，送到东部陆军总部，号召他们协助占领皇宫。另一股叛乱士兵前往首相寓所，他们到达时，年迈的铃木刚刚在几分钟以前已被一辆小汽车蜂拥离去。这些自封的暗杀家因为暗杀对象逃跑而灰心丧气，就放火烧了房子。

烟中手下的人猛冲过皇家庭园的建筑物搜寻这个重要的唱片时，他们并无所获。到了黎明，他们的政变瓦解了；东部陆军总部的部队没有能参加暴

动。当阿南惟凡将军接到失败的消息时，他立刻按照严格的规矩自杀了。陆军大臣本来同情密谋者们，但是并没有把他的命运同他们联系在一起，虽然他领导了御前会议中的拒和派。

阿南企图用自杀的行动来向天皇表示为陆军不能打胜仗的象征性的赎罪。他的尸体准备在上午十一时火化，那时候全体日本人都到无线电跟前去了。当几百万人听到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尖细、单调的声音宣布失败的震动人心的消息时，他们在收音机跟前严肃地深深鞠躬。失败的消息说：“朕已命政府通知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帝国接受联合宣言的条款。”天皇以呆板、无情感的语调向他的人民解释说，现在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战争形势的发展未必对我们有利，”而且“敌人已经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残酷的炸弹，这种炸弹的力量确实是无法估计的。”日本接受波茨坦会议的要求，因为“继续战斗下去……不仅将导致日本民族的最终崩溃和灭亡，也将导致人类文明的灭绝。”最后他向“同帝国要解放东亚的愿望始终进行合作的那些东南亚的盟国深表歉意。”

在天皇的演说中只字未提“投降”。对日本民族来说，没有再比在失败的时刻更需要保住面子了。在日本的人民以及还在太平洋岛屿和亚洲大陆守卫着一个正在崩溃的帝国的防线的士兵，都流下了痛苦的怀疑的眼泪。一大群人挤在皇宫前。人群倾泻出民族的忧虑，他们几乎没有注意那些激情的陆军军官，这些军官宁可自杀也不愿忍受二千五百多年以来祖国第一次蒙受的军事失败的耻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英军和美军欢乐的庆祝日。

那天早晨刚过六时，当哈尔西海军中将接到简洁的信号“空袭暂停”时，他大吼一声欢呼。强大的第三舰队停泊在日本海岸附近，战舰“密苏里号”鸣汽笛一分钟庆祝胜利，当战列舰的主桅上亮出“干得好”的旗子时，各舰只都挂出同样的旗子。哈尔西召回刚从他的航空母舰出发去进行空袭的飞机。他继续在高空进行严谨的空中巡逻，发出的命令是“调查并击落·一切侦察机——不要以报复的态度，要以友好的方式。”这典型说明他对日本人的不信任。

在南方的大舰队，皇家海军特遣部队接到罗林斯海军上将从国王乔治五世号”战舰上打过来的旗语“对日停止敌对行动”。欢呼的水手们立刻挤满在舰只的上层，高掷钢盔——高兴得太早了，只过了几个小时就有人后悔了，因为一架日本轰炸机突然飞来在航空母舰“怨仇号”旁边投下差一点命中的炸弹。战斗机把这架飞机击落，然后又看到雷达上有飞机影子，看出来是神风突击队的飞机。这些驾驶员如同那天下午作了自杀飞行的字垣海军人将那样；忠实服从天皇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吃惊的舰队高射炮手看着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手指头一直不离开扳机，看着这些飞机盘旋，然后坠入大海。

那天上午，尼米兹在他的关岛总部接到金海军上将简要的信号，命令结束敌对行动，当他的一些部下高兴得跳起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愉快地微笑了一下。还有一事也表现了这位曾经是太平洋胜利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不愿出头的海军上将的个性，那天下午他在发出的祝贺信号中，提醒他手下的士兵：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再以侮辱的词句辱骂日本民族和日本人，就不符合美国海军军官的身份了。”

尼米兹的伟大任务几乎已经结束，而麦克阿瑟将军的却刚刚开始。杜鲁门总统通知他说：“根据美国、中华民国、联合王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政府之间的协定，你被指派为同盟国的最高联合司令，”这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麦克阿瑟一直在期望、争取、谋求的职位，因此当他读到他的任务是“要求并接受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帝国统帅部的正式官方代表们的签署的投降文件”时，他并非不知道情况的嘲讽意味。终于指挥了历史上战斗力量的最大集合体的麦克阿瑟以凯旋的姿态答复白宫说：“整个东半球为战争的结束而表现出无法形容的激动和兴奋。”

那天上午的总统记者招待会引起美国全国的庆祝浪潮。纽约的时代广场立刻拥满着欢呼的人群，水手和士兵看见漂亮姑娘就拥抱。全国一再举行狂热的庆祝。欢乐和狂欢通宵达旦。警察接到严格命令，只准在全国性的狂欢超过控制时才能加以干涉。

对于上万的衰弱的同盟国战俘，这一天他们特别感到耻辱和痛苦，因为他们不得不忍受看守他们的警卫的愤怒不满。对于最近从飞机上跳伞降落在九州的那些美国空军，这却是死亡之日。西部总司令部的军官采取恶劣的报复行动，把十六名美国空军砍成碎块，苏联红军不顾停火命令，继续前进，穿过满洲向朝鲜半岛的三十八度纬线推进。

斯大林决心为俄国在一九一五年蒙受的耻辱报仇雪耻，甚至提出苏联要共同占领日本。这个动议遭到杜鲁门的否决，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要克里姆林宫实行诺言，进行调停，使中国实行持久和平这样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军队开始准备，一俟日军撤出大陆就要开战，决一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新任盟国最高司令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让占领着大片土地的三百万武装日军有秩序地撤退，麦克阿瑟的参谋机构开始建立盟国最高司令的权威，向英国、荷兰和法国发出有争议的命令：在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以前，他们的军队不得再度占领他们的前领地，这样使得在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军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巩固他们的力量，以便继续抵抗日本占领军，这些日本军队是老殖民国家自己暂时不得不赖以维持法律和秩序的。

在日本国内，有零星暴动反对日本政府当局，铃木首相的和平使命完成了，于是下台让位给天皇的叔叔久迩宫组织的看守内阁，帝国家属的高级成员奉裕仁的命令被派出去，提示那些溃散的军事指挥官，尽管他们个人宁愿继续作战以求勇士式的捐躯，但是他们的神圣职责是服从天皇。

八月十九日日本军事领袖们任命的十六名代表乘两架飞机前往马尼拉，遵照麦克阿瑟的命令，在机翼和机尾上画上绿色十字的标记。他们到那里去准备根据波茨坦宣言的帝国投降书的措词。美军占领的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对一切同盟国俘虏给以人道的待遇。飞行堡垒又被派上天，这次的任务不是去轰炸，而是向在泰国和华北的日本战俘营空投食品和药品。

回到东京湾

由于台风和日本国内重新发生骚乱而延误了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美军在八月二十八日踏上日本国土，飞到横须贺附近的厚木机场。同一天，第三舰队的旗舰驶入东京湾。倒没有如哈尔西海军中将曾经答应过的那样以雷声震耳般的炮声的特殊方式到达。甚至并没有象三十八年前他作为海军少尉，白色大舰队到东京湾时那样鸣礼炮来炫耀。虽然第三舰队已经如此壮大，如果把所有的战舰都聚集在日本神圣的富士山阴影之下，那当然太庞大了，但是这次仍然是在一个码头集结如此多的舰只来显示最惊人的海军力量。战列

舰、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登陆舰的灰色侧影驶入港内，这又提醒大家促成日本惨败的美国威力。英国海军以“约克公爵号”为代表，舰上飘扬着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鲁斯·弗雷泽海军上将的旗帜。那天下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本人乘海上飞机前去战列舰“南达科他号”上升起他的将旗。

尼米兹知道了他比盟国最高司令到得早，感到满意。当他听说麦克阿瑟将接受日本投降时，他难得毫不掩饰地表示出愤怒！这样，尼米兹咆哮着说。就显得把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荣誉都给了陆军，他决定不出席典礼；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说服总统，签字仪式在一艘以部长的家乡州名命名的战列舰上举行才恰如其分——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代表美国签字这才恰当，这样才挽回了局面。第二天，海军陆战队登陆占领横须贺海军基地，同时第十一空降师前来接管毗连的机场，那里停着一排排的日本飞机，这些飞机已经在早些时候被迫拆除推进器，以免不听话的神风突击队飞行员在最后一分钟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二时十九分，当闪闪发光的巴丹号 C-54 运输机徐徐滑上甲板时，美国军乐队奏起音乐。麦克阿瑟出现在机舱后面的门口，戴了一顶破旧便帽、一副太阳镜，抽着老玉米轴做的烟斗，这已经成为战时麦克阿瑟的“商标”。他以演员小心翼翼走向舞台中心时的那种庄严姿态，不慌不忙地步下舷梯，当记者们灯光闪闪拍摄照片时，他对艾克尔伯格将军致意说：“鲍勃，现在算清账了”。

这想必是有史以来最不协调的军事胜利之一，以红色的救火车为首的、麦克阿瑟的汽车长列到横滨短短的路程走了两个小时，因为日本人提供的这些破车用的是木炭，一再抛锚，沿途，美国将军们感到纳闷，在路上排成长行的士兵都把背对着汽车队，人们告诉他们，这是一种尊敬姿态，平常是为天皇保留的。盟国司令部在大饭店设立了临时总部，这是东京港口城市中，还没有被毁坏的少数几个建筑物之一。第二天黄昏，当温赖特将军和琅西瓦尔将军到达时，他们在晚餐时激动地重新会合，他们从沈阳的战俘营飞来，显得衰弱、病态，准备着出席投降仪式。

“和平祭坛”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天气阴沉沉，驱逐舰把盟国的将军们运渡到“密苏里号”上去，同行的有世界各国的新闻代表，包括日本的新闻代表，自从海军准将佩里到达这里把西方的门户向日本打开以来，正好是一世纪差八年，哈尔西有着很好的历史感，他做了安排，使一八五三年佩里旗舰上悬挂的那面星条旗从海军学院博物馆里空运到日本。现在这面旗醒目地展示在后面甲板上铺着台面呢的桌子上方的舱壁上，正式投降书将在这张桌子上签署。旗舰的高处，挤满了水手，而下面，甲板上，九个同盟国的制服整齐的海、陆军代表争占有利位置，都想使自己在这一历史大事的照片中占一个地位。

日本代表乘坐的驱逐舰停在一个客气的距离之外，等待最高司令的人员乘坐的舰只靠近大战舰，当麦克阿瑟在奏乐声中上船时他注意到，“密苏里号”的主桅上出现不寻常的现象，将军的红旗同尼米兹海军上将的蓝旗并排飘扬——说明他们在太平洋司令部的级别是相同的。

对于坐船来的日本人没有致敬礼，因为他们是求和的战败敌人，梅津美治郎将军代表帝国统帅部，脆弱可怜的重光葵将代表日本政府签字。甚至在爬陡峭的楼梯时，也成为这位外务大臣的艰难考验，因为多年以前在遭到暗

杀时他失去了一条腿，靠了一根手杖他踢踢跔跔地走到他的位置上，在一片军人制服大海中，他戴着丝绒礼帽，穿着大礼服，他是被战败的日本老百姓的可怜的象征。

当盟国的领袖们就座时，乐队奏起美国国歌。牧师祈祷以后，麦克阿瑟站在一排麦克风前，老练地发表了一篇简短而有说服力的演说，最后他说：“我最热诚的希望，确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就是在这次庄严的仪式以后，将从过去的流血、屠杀中出现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献身于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一个致力于自由、宽容和正义这个崇高愿望的世界。”

“这个窄小的后甲板这时候成了和平的祭坛，”这是日本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的。当时日本代表被招呼过去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庸最高司令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签字，把各支钢笔递给温赖特将军、珀西瓦尔将军以及池手下的其他成员。尼米兹海军上将代表美国签字。他签字以后，接着签字的有中国的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布鲁斯·弗雷泽海军上将，苏联代表库兹马·杰列扬科中将，澳大利亚代表托马斯·布拉米将军，然后是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的代表。

“让我们祈祷，现在世界恢复和平了，上帝将永远维护和平，”麦克阿瑟吟咏道，然后宣布：“现在仪式结束。”正当第一批一千九百架同盟国的飞机轰隆隆地飞到头顶上来的时候，太阳从云层中冒了出来，但是麦克阿瑟表演的完美时机几乎被破坏了，因为正要离开的日本代表发现文件上有错误。加拿大代表以及随后的代表们的签字都签错了地方，萨瑟兰将军不得不赶紧纠正错误。

日本的代表们现在已经不是敌人了，他们受到礼遇被送出唐甲板，尼米兹为了表明日本代表们的新身份，命令日本代表所乘的驱逐舰，以咖啡和香烟招待他们。同盟国的司令官们体会去喝咖啡，吃炸面饼圈——因为美国海军是禁酒的，不可能敬香槟酒。

不管怎样说，这总是不怎么恰当的，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向全世界的无线电联播宣称：“今天枪声不响了，一场大悲剧结束了。……”

精神上的转化

当残酷的、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个九月的早晨落下了最后的幕布时，由停泊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海军战舰上的一位美国将军来导演一场仪式使其生效，这本来是极为适合的，自从在同一海面上，一支美国舰队在雷鸣般的炮声中来敲日本的大门以来，迄今毕竟还不到九十三年。在“密苏里号”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上空隆隆雷鸣的超级堡垒轰炸机，正证明白从一八五三年以来，武器的毁灭能力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一八五三年，佩里准将的加农炮声曾经吓坏了日本人，不到一百年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呼吁全世界人民“恢复精神力量，改进人类品质”以防止核战争的危险，他说：“要想拯救肉体就得从精神着手。”

大炮可能要比佩里时代的响许多倍，炸弹现在已经可以从地球表面消灭整个城市，但是美国的使命仍然坚定不移。“上帝的意旨”曾经成为佩里越过太平洋“把一种古怪、与世隔绝的人民带到世界大家庭中来”的理由。扩张主义的十九世纪信徒们认为，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的主要组织者”，因为他们的民族高出于其他一切民族，“在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是天赐受命充当他的兄弟的看护人。”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第一世纪，在商业和道义

上的激励的推动下，美国历届政府都谋求“显示使命”，用来控制太平洋，抵制日本的日益增强的挑战，其办法是为“门户开放”建立国际上的道义责任，当这些条约都失败之后，通过威胁和经济制裁的政策来强迫执行来得过迟的做法，将太平洋变成了战场的舞台。动员大大占优势的工业和军事实力，不仅在一九四五年击溃了日本，并且使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成了“美国湖”和势力范围，这样就实现了马双海军上校和西奥多·罗斯福的预言。

麦克阿瑟长期研究亚洲问题，他很受提倡天命学说的同一个共和党政治传统的影响，他的公开宣布的使命，决不少于“日本的精神转化”，其办法是建立“爱好和平的责任政府”——他所说的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政府。他要成功地完成这个惊人的任务，这将是他对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

当盟国最高司令的总部于一九四五年秋在东京建立时，麦克阿瑟面临的任務，是要管理一个破烂国家，它既受战败的创伤，又受到战争的破坏。一半的城市变成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被毁灭，甚至在海外的六百万士兵和百姓开始回国以前，七千万居民已经处于饥饿边缘。然而，美国占领军的负担又不很重，因为经过许多年的极权统治之后，日本人容易接受从一个军事权威到另一个军事权威的过渡。受到华盛顿的惊人松散的制约，麦克阿瑟成了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全权监督新宪法的制定和执行。一九四七年通过的宪法，保留天皇为立宪君主，并重建议会的最高权力地位。宪法条款使日本人从许多传统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使妇女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它还规定解散统治经济的“财阀”工业集团。虽然日本直到一九五一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时才获得完全自主权，但是国家的复苏和重建却很快就在进行中了。日本人民在拥抱西方的观点、方法和方式上，又表现了当初学明治维新时的同样的非凡能力。到了战后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一个崭新的国家当会出现：非军事化的、民主的以及——全国热衷于棒球和好莱坞电影——美国化了的。

当美国军队开始占领日本时，英国于九月十二日在远东庆祝她的胜利时刻，此时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作为最高盟国司令，在新加坡接受东南亚一切敌军的投降。英国国旗又骄傲地在政府大厦的帝国门廊前飘扬了。但是也象由于英国力量不足，暂时要依赖他们来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日本士兵那样，权力的恢复只是昙花一现，一九四二年春天的失败，已经取消了殖民主义赖以建立的欧洲优越性的神话。由于战争的消耗以及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依赖，英国社会党政府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力量来反对席卷东方的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一九四七年英国减轻了“白人的负担”，准予在英联邦中成立分开的印度教印度和穆斯林教的巴基斯坦两个独立国家。第二年，缅甸成为英国“民族大家庭”以外的自由国家。在远东英国控制下的蔓延很广的其他地方，除了繁荣的香港例外，被组成马来亚联邦，这个国家仍然依靠英国军队，来同共产党恐怖分子作战，一直到一九五七年，这时马来诸邦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被准许独立。

法国和荷兰既不明智，也没有象英国那样的灵活战后殖民政策，而企图粉碎一直在同他们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军进行游击战的民族主义力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在一九四五年由苏加诺宣布成立，但是它战斗了四年以后，在海牙的政府才承认它为主权国家，胡志明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同日本占领军和与日本合作的维希殖民当局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曾经依靠美国的支持。战争结束时，美国支持戴高乐将军政府恢复殖民统治。但是印度尼西亚的游击战争一直继续到一九五四年，当时在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失败后，在奠边府战

役达到高潮，法国实际上撤退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领导的美国不在实际上产生了北越和南越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但是当美国紧接着决定牵制共产党在亚洲的扩张并且代表南越的利益承担决定性的干涉任务时，精心制作的防御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就毫无价值了。

菲律宾按照预定时间于一九四六年独立；它使美国得以避免同民族主义的对抗，民族主义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在远东的薄暮。美国对日本承担的义务以及为重建欧洲提供经济基金的巨大负担，使得杜鲁门政府无力卷入控制中国的斗争。日本占领军从大陆撤退，斯大林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使得美国要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调停而达成协议的努力成为枉费心机。当敌对双方的对抗于一九四六年发展成为战争时，国民党人依赖美国提供武器和资金，他们一向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一场争夺中国人心灵和思想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的廉洁的农民军队能够取得巨大的人的资源 and 道义上的支持。到了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带着残兵败将逃出大陆，在台湾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让胜利的人民军队控制大陆。

在北京建立共产党政权，这对美国来说，是俄国向西方民主各国挑起的新的全球性对抗的又一胜利，其威胁的严重性不亚于十年前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主要的威胁被认为是在欧洲，因为东欧全部落入苏联统治之中。当莫斯科封锁前往柏林的陆路时，美军发动大规模的空运，来保持柏林的西方占领区的自由，随着苏联（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试验了他们自己的原子弹的惊人消息后，一九五一年六月北朝鲜共产党政权越过三八线，这是甫朝鲜国家北部的边境线。是美国占领部队把南朝鲜建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的。麦克阿瑟作为日本的“将军”的占领期，由于后来成为联合国制裁的“警察行动”的那些紧急要求而告终。远东的冷战成了热战。麦克阿瑟担任指挥，在仁川进行了两栖进攻后，是年年底把北朝鲜人赶回北朝鲜同中国交界的鸭绿江。毛泽东派遣人民军队参战。四月，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因为他威胁要蔑视总统权威而到亚洲大陆发动全面反共十字军。经过两年的谈判以后，在两国边境上达成不稳定的停战。

这场战争不仅促使麦克阿瑟离去（十四年以来他一直是策划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力），而且使日本获得新的地位。它不再是受占领军惩罚的战败敌人了，它恢复了独立主权，他同南朝鲜一起，成为美国继续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进行全球性的斗争的重要势力堡垒。日本本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放宽了解散工业联合企业的打算而大大繁荣起来了。日本贸易在六十年代的引人注目的兴起，使它的国民经济直线上升。就在美国军事干涉不让共产党占领南越的折磨人的那些年月里，日本公众和政府的舆论呈现出越来越独立的姿态——这种独立感是由于日本人尖锐地认识到，他们的幸福依靠的是进口石油、同美国进行大量贸易。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的惊人兴起而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工业强国，大部分是由于它的制造商善于利用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的消费者的“门户开放”。

这种讽刺，也许对未来是个值得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因为通过毛泽东以后的北京政权开始对西方重新开放门户的决定，潜力很大的“中国市场”的前景，正在太平洋两岸复苏。中国和美国再次共享明明白白的利益和靠不大住的友谊——而俄国则不安地望着同它东部接壤的中央王国这一大块土地

及其众多人口，也许，这一点将决定“何时”、“何故”发主下一场太平洋战争的这个可怕问题。

第三十七章 行动之后的报告

从历史观点的理性规律看来，一九三一年从满洲开始的日本军事行动怎样会引起一系列事件，后来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很显然的，美国卷入帮助英国抵抗纳粹德国的“不宣之战”的程度越深，希特勒要日本在远东发动一个牵制性袭击的压力就越大。日本领导人，尤其是海军方面十分担心，如此行事将会迫使他们同美国占压倒优势的工业潜力发生大卫与哥利亚斯式的冲突。山本海军人将在一九四一年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日本胜不了美国，因此我们不能同美国作战。”

日本和美国都不希望打一场太平洋战争，但是由于一九四一年夏季德国入侵苏联，这场战争的爆发几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俄国人迅速失败的明显可能性，而使希特勒主宰欧亚大陆，这是日本所期待的，他们打算在一九四二年投入这场冲突——除非美国和英国采取步骤，从军事上限制日本。这时英国暂时摆脱了遭到入侵的威胁，英美战略在一九四一年作了调整，采取了反对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立场。供应日本的石油已因美国实行禁运而断绝，同时，为了防止荷属东印度供应的石油被劫持，向菲律宾紧急调拨了飞机、坦克和部队。战略轰炸的威胁，加上活跃在新加坡与马尼拉之间的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构成了阻止日本将会在一九四二年春天采取行动的威慑力量的主力。

后来证明，在时间和实际情况方面的战略估计都是错误的。日本原希望建立它的亚洲新秩序，并且同美国谈判两件事，一是恢复石油供应，二是以“门户开放”原则为妥协条件，求得中日战争之解决。美国并不准备妥协，而是希望拖延外交谈判，一直拖到足以在菲律宾建成威慑力量。东京的时间和耐心都不及华盛顿，而首先消耗殆尽。当妥协已经无望，日本人决定，他们必须冒战争的危险，否则就任凭他们的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受到实际的摧残，正如东条首相说过的那样，“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元神社跳下山涧”。

如果说；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日本的“自杀行为”，战争结束的方式也是如此。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季，准确无误的情报向美国提供了非常明显的证据，日本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强国了。可是，已知日本的民族性格倔强，又决心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错误而使德国随即迅速复兴，各个盟国态度至为坚决——它们决不接受任何低于彼茨但宣言规定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

决不能只让日本人表示顺从便了事：必须使他们接受彻底的失败。武士道战士宁死不屈的狂热精神，从瓜达卡纳尔的丛林到冲绳的岩洞到处可见，使美国人确信，不受到极大的震动，日本民族就不可能接受他们已经失败这个现实。正是由于这个道理，以及曼哈顿计划已经形成的无法制止的势头，还有杜鲁门总统在他为欧洲的前途与苏联抗衡的时刻需要显示美国军事优势的有力论点，使得投掷原子弹成为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的惨痛结局。

如果说有关这次最后行动的辩论至今还在试图弄清楚，一九四五年，在日本夏日的晴空引爆的核装置为什么不是只有一枚，而是二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当初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里，美国怎么竟会措手不及的争论，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炸弹落到了珍珠港以来，就一直都很热烈。战争

期间作过七次调查——总统作了一次，陆军和海军各作了三次——试图确定发生这场灾祸的责任。他们那几千页的调查材料纳入了国会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成立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吓人的三十九卷证词里。调查委员会艰苦工作了九个月（部队的调查向来如此），力图发现和确定个人的罪责。在调查小组的成员中，有人怀疑已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很可能证明对策划珍珠港事件犯有共谋罪，或者是耍两面派手法，目的在于制服孤立主义者，使美国参加战争。在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上，对于直通白宫的军事指挥与行政指挥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作了严格的检查。当时健在的参加者都作了证。虽然对主要的证人作的严格盘问表明，是人为的错误和失职如何促成了落在太平洋舰队头上的悲剧，看起来这是无所作为造成的罪过，而不是授意的阴谋。在一万五千页的证词中没有找到“现场的真凭实据”。委员会说法不一的报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责任的重担应由集体承担，由于大家都不相信，日本人竟会对珍珠港发动从战略上说“不合逻辑”的袭击。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已经有十多本书重新提出也许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使公众感到兴趣的一个方面。有几本书曾谋求为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开脱罪责，他们成了这场灾难的替罪羊，被他们在军中的上级解除了职务，而这些上级也许反而应负有更大的罪责，五十年代初期的修正派史学家——主要人物有查尔斯·卡伦·坦西尔，著有《通向战争的后门：罗斯福的对外政策，1933—1941年》和罗伯特·西奥博尔德，著有《珍珠港的最终秘密。华盛顿对日本袭击作出的贡献》——提出了（他们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如下论点：罗斯福蓄意挑动，或者是他隐瞒了即将发动袭击的警报，为的是使美国有个“作战的理由”参加英国的反希特勒斗争。另外一些人从既成的事实来分析认定他有罪。这种“星期一早上发号施令”的危险性，罗伯特·沃尔斯泰特曾强调过多次，她的著作《珍珠港：警告和决定》为美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那个早晨怎样大吃一惊的事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解释和最详尽的叙述。她对国会联合委员会一九四六年得到的证据作的精辟解释得出了以下的重要结论：“事件发生之后如此清晰叮闻的有关信号，在事件发生之前会有一部分被周围的喧嚣声所淹没……。”

沃尔斯泰特授的理论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认为是最终导致珍珠港事件的确定说法。但是这些说法距第一次公布以来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了，其中的大部分重要的情报资料都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公布的、经过审查的“魔术”小组文件，当时仍然在位的某些非常显赫的美国高级司令官和政治家特别急于维护自己的声望。现在，战时的主要人物除了极少数的人外部已去世，这件事与国家安全局最近几年来作出决定，开始公布已经堆积如山的截获情报、综合材料和分析材料恐怕并非无关。存放在国家档案局十三层楼上库房里，成排未加标签的灰色纸箱内，那些捆得很紧的原始缩微胶卷的静电复制本是秘密情报战胜的逐日记录，那是美国的密码破译工作者和特工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射出第一颗子弹，或投下第一枚炸弹以前若干年就已经开始了的。

别人的信件

考虑到史汀生国务卿在不到十年前还坚持认为“君子不互看信件”，那么美国的无线电情报专家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避免了这种道义上的指责，其精明干练实在令人惊异。这份材料由二十五万页至今仍然列为机密的材料组

成，从“黑室”的报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和德国的电讯译文和情报摘要都有。这就是一九四一年夏季洪公开查阅的新证据的范围所及。等待撤销保密规定的材料还有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工作需要的时间几乎与当初密码破译小组的工作花费的时间相同。每一份文件都必须经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审查，他们把仍然认为是高度机密的材料抽去。

翻阅“魔术”小组每天截获的日本与驻国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往来的外交信件，就不难理解海军 OP20G 克雷默少校手下七名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和陆军通信情报处威廉·弗里德曼上校手下同等人数的小组所面临的问题了。他们不得不查看截至一九四一年年底所截获的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信件。平均每周略超过二百页，而实际上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周，外交活动频繁，数量当然还要更多。与此同时，其他单位还将破译出的德国和俄国的外国信件加进萨福德中校为海军情报局，奥蒂斯·萨德勒上校为陆军情报局查看的材料中去。除此之外，还有迹象表明——虽然在国家安全局迄今已公布的材料里仍然很少见到——美国人也在译读英国的外交和军事密码，其熟练程度不亚于他们监听轴心国的通讯，更不必说他们对此的兴趣了。

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美国军事情报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何以会是由于工作量过大，无法从事充分的评价工作了。吸取了这些教训，这两个军种的密码分析、译电和评价人员的队伍在一九四二年迅速扩大，人员训练虽然需要时间，但是海军部队达到了这样的高效率，使他们在六个月之内就为中途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陆军也在次年春天做到破译了日本陆军密码。海军和陆军部帮助建立了一些单位，使用英国提供的密码机，监听德国埃格马密码通讯，盟国在战场上的胜利由密码破译者取得的部分，伦敦公共档案局和华盛顿国家档案局的架子上现在堆积的大批材料就是衡量的尺度，“尤尔特拉”——英国和美国都这样称呼他们的最机密的情报——在战时起的主要作用现在已经清楚了，其中也许要以不列颠之战、中途岛、大西洋之战、阿拉曼、进攻欧陆日和新几内亚为最辉煌的成就了，但是历史学家还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耐心筛选这些现在可供使用的记录，才能揭开情报工作在大西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总前景中到底起了多么重大作用的令人神往的细节——迄今一直归功于最有成就的军事指挥官们的功劳，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应该属于“尤尔特拉”情报小组。

这些情报材料数量极大，内容广泛，虽然是最近才公布的，还经过仔细的审查，在必要的地方又作了删节，却足以说明必然会给珍珠港这样的“热门”话题提供一个耳目一新的内幕，这个话题已经被冷落了四十年！的确，引人入胜的是在新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份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备忘录，题目是：《为制止未经授权擅自透露通讯情报活动需要制定新的立法》。其中回想起赫伯特·亚德利一九三一年泄露了他在陆军的“黑室”从事的密码工作造成的损失，提到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五月日本人曾怀疑他们的外交密码被人破译了，指出了报界透露所以能在中途岛取得胜利是由于太平洋舰队发现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一事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个文件建议要有立法，提出对非法透露消息要严加处分和确保战时情报工作永远不会撤销保密的步骤。假如不是为了需要保护美国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不受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指控，“魔术”情报小组本来肯定是一九四五年就透露出来的。尽管显然一定会存入曾经诱使某些英国人士暴露他们战时密码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信守诺言和公事秘密法使密码工作的真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以前得以杜绝泄

露。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部能使走露情报而不致为人发觉，其有力的论据之一是，在充满了紧张气氛的冷战岁月中，那些主要的外交和军事渠道多年来都是使用密码机器，据认为应该是安全通讯。英美两国对于他们的情报机关破译密码的高超技巧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都不愿意仗俄国人过于知情。虽然后来的电子学革命，为密码工作者提供了计算机和卫星这样厉害的新工具从事密码工作和传递通讯，同时也为破译密码工作者提供了同样的方便，可以收集和窃听无线电通讯。

偷阅别人的信件——按字面意义解释——加上间谍活动，新闻分析和外交人员的报告成为政府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多种情报网的又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无线电情报的无上作用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之确立的。不论破译窃听到的情报用的是当时那种搭搭作响的紫色密码机，还是如今这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高效能的电子计算机里一声不响的集成电路板，重大情报的最终形式是相同的：一份打印的“书面材料”，送交作为决策者的人去评价和采取行动。消息灵通和精明的分析是非常需要的，用来对照其他证据，衡量所获情报的意义，并且断定作出怎样的对策（如果要采取对策的话）才是适当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前的最后几周，美国所缺的正是这部分工作——尽管这时传递和搜集情报的办法越来越先进了，分析资料的这个关键过程却仍然是老样子。以前决策者可以有好几天的时间来思考和采取对策；如今，洲际弹道导弹的行动比航空母舰的出击力量要快好几千倍，把作出反应的时间减少到几分钟，如果还不是几秒钟的话。正是这种由人作出反应的时间受到极大的压缩，使得一次“珍珠港核袭击”场面的前景如此令人惊恐。

情报估计是情报系统的全部工作中最关重要的部分，所以在送到档案局之前，被删得最多的材料就是“魔术”小组每天的简报，这是并不奇怪的。只是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后，这些逐日的报告才开始表明陆军和海军的情报官员是怎样分析情报的，因为这时才有可能把他们作的估计与这些估计所根据的原截获材料相对比，对这些原材料也作过仔细的审查，档案库中现存的文件上，所有提到传递这些材料用的日文原电密码部作了仔细删节，只留下空白。部队的指挥部、舰只的名号、两个字母的地名代号往往部被删上一——虽然这么苛求的理由是难以理解的，因为现在谁都知道，AF 就是中途岛。

读完这十三万零四百零一页日本海军电报的译文，你就能跟踪太平洋战争每天的进展，就象从那些作出战略决定取得胜利的军官眼中看到的一样。从这个材料来源，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事实的一些新的详细情况，揭穿围绕着中途岛战役的美好传说，从袭击珍珠港时被击落的一架敌机上缴获的文件，为刺探日本海军的作战密码提供了第一批线索；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截获索取澳大利亚地图的消息，曾是发现进攻珊瑚海的重大线索；五月五日向联合舰队索取加油管的命令是把作战行动转向中太平洋的表示；五月二十二日自中途岛发出著名的“供水信号”提到被认为是缺乏饮水的动物，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海军情报局被日本五月二十八日改换密码蒙蔽到了什么程度，那时正好是在美国海军采取那次决定性的行动发动攻势之前；以及新的作战密码迟迟不能破译又怎样促成三个月之后萨沃岛战役的败北；还有日本人如何在无线电报上欺诈变得更加狡猾了。当看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截获电文的原件时，那是山本大将的死亡证书；以及发现美国的计划在时间上必须多么准确，因为山本的大部分视察将是乘坐扫雷艇；这些可并不仅仅是

使人产生一些敬畏之感而已。

所以，对截获的几千页日本陆军材料细加研究，同样会对缅甸战役的后几个阶段有新的了解，还会说明麦克阿瑟将军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时，对敌人的部署为什么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军事领导人都更要消息灵通。一九四五年夏季截获的一些日本外交电报——把这些电报排列起来，再把其中使人感兴趣的空缺仔细用恢复原样的办法填补出来——就会看出，为什么那些本来有希望改变历史过程的和平努力后来却一事无成的全部经过，有关战争的其他引人入胜的枝节问题也要加以探讨，如美国陆军情报局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秋季把“魔术”情报小组有关轴心国在印度从事颠覆活动的报告看作是“英国在‘搞鬼’的产物”。

审查与颠覆

这些无线电情报资料提供的许多新的内情是由于材料来源是直接的，以及密码员用铅笔在空白处写的注解（有许多注解后来被删去），这些注解和日期与时间的标记表明，消息是何时收到的，何时由何人译出的。这些情况对于正确评价情报材料的重要性，以及某个信息怎样对事态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往往是不易做到的，因为看来国家安全局审查文件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隐瞒作出这种估计的过程。这一点对“魔术”的简报特别明显仍但是难以理解的是，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海军情报关于日本航空母舰在何处的估计报告中，有关敌人主要打击力量的(c)段为什么全部删去了。

严格的审查（有的时候整页整页地被删去，只留下一个页码）使人猜测，如今看不到的材料在一九四一年时必定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在四十年后还被认为是如此机密，必须在复制的过程中用纸条遮贴的话。正如莱顿中使对珍珠港事件调查团说明的那样，如果日本航空母舰在出动袭击的前几周曾经有人用任何信号同它们联系过的话，这些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台始终保持沉默，他当初一定会立即大起疑心，所以“魔术”记录中引人注目的空缺，向历史学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报，由于向总统、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情报的材料数量极大、渠道众多，作侦察性的研究往往可以发现经审查人员的手放过而失去的证据的一些线索。

“魔术”小组截获的一九四一年日本外交信件现在第一次可以按顺序从头到尾查阅了——尽管有大量删节——使人极为诧异地看到，从官方立场说来是守中立的美国，尤其是华盛顿。原来已经变成了阴谋诡计和间谍活动的中心，看来罗斯福政府最内层的圈子里，有那么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东京和柏林当作是珍贵的情报来源。谁是那位神秘的“J某和W某”呢？据日本大使报告说，他们都是可靠报信人，因为他们“同总统和总统夫人有来往”。谁是那五十万美元的获得者呢？这笔钱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特务头子寺崎五月份“为开展情报工作”领取的。同样引人入胜的可能性是，在寺崎产明他的布朗大学同学国务院欧洲司的W某和参议员G某是五月十九日截获情报的来源后，他们就被用来向驻美国的日本间谍头子“输送”情报了。寺崎给东京的电报还透露，他如何培养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希望能引导种族不满情绪去“挫败美国为国防和经济制订的计划，也是为了从事破坏

活动”。可以推测，罗斯福决定把“二世”居民拘禁在中西部的营房里，就是根据“魔术”小组截获的外交信件提供的证据，说明寺崎在“我们飞机工厂的第二代工人”中有广泛的情报人员网。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截获日本大使馆的武官们从华盛顿和柏柞提出的大量报告。一九八一年春季才第一次可供公开查阅的这些电报提供了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观点看待情报方面的令人着迷的详细记录。虽然很清楚这些电讯在一九四三年以前不是当天破译的，但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截获的那些材料当时都记录下来，到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才最后破译出来。所以其中的消息是美国情报机关在珍珠港事变以前那段重要的时期所不曾知道的。这些材料提供的证据为重新作出历史估计开辟了新的视野。

武官的报告很清楚地表明，关于希特勒将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进攻俄国的计划，东京先期得到证据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此外，日本人得到德国人的通知——由丘吉尔内阁内部人士走漏的消息——说是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决定最后终将放弃远东。这些电讯透露了柏林强迫东京参加反对俄国和英国的战争达到了何等程度；德国人透露了红军沿西伯利亚前线布防的详细情况，还根据文件说明美国并不情愿为保卫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领土而参加战争。东京在整个一九四一年多么不愿意考虑同美国作战也是很清楚的。日本人怀疑德国的动机。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帝国参谋本部副统帅要求他的驻华盛顿武官“对德国武官的真正意见作一次认真细致的调查”，事先柏林有一份报告给东京，声称“美国政府大概无意为俄国火中取栗”，以及罗斯福将采取“恐吓协威胁”的手段，“大肆炫耀海空军实力”，当时美国的舰队还很虚弱，不能在远东作战。其他武官从马尼拉和曼谷提出的报告表明，日本人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对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建设是何等密切注视的；马来亚的防务是如何遭到反对印度陆军的宣传运动所破坏（由苏帕斯·昌德拉·鲍斯在东京筹划的），以及英国皇家海军和空军的无线电通讯被别人窃读到了何等程度。

在迄今已经公开的武官报告中最惊人的文件之一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截获的一件。这是日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发给东京海军参谋部第三处处长的，译文（这份文件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才译出）如下：“我已收到德国海军送来的英国战时内阁今年八月十五日举行会议的记录，会议是讨论对日作战的。”文件记述了那天英国战时内阁所作决定的要点：如果日本袭击法属印度支那或者是暹罗，英国将“无力参战”；“香港将波放弃”，因为“当时的局势不允许英国将舰队派赴远东”。

从下一年，就是导致珍珠港事件那一年的外交和军事发展来看，现在是很清楚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时竟然完全知道英国政府已经承认他们在远东处于一筹莫展的地位。

可是这份文件的出现必然引起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当不列颠战役正酣之际，英国战时内阁的机密决定怎么会走露到柏林去呢——而且这份文件还使人想到，这可能不是仅有的一次泄密。这件事必然使人怀疑白厅中某些人在幕后的活动，他们不仅是在帮助希特勒，更可能是在为一个新的政府铺平道路，如果德国人来犯，新政府就会出面谈判投降。

日本收华盛顿大使馆的信件还为同反罗斯福的孤立主义集团保持的种种

联系提供了某些惊人的内幕。林德伯格 的名字在截获的文件中一再出现(很奇怪,没有象他在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同事们的名字那样被删去)。七月八日,把他的话作为可靠人士的话来引用,他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谈将在七月份发芽,到秋季开花”。四个月后,据说他同孤立主义派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的老板麦考密克上校准备弹劾总统。他们显然是在策划一场轰动一时的揭露,说“罗斯福策划了张伯伦下台和丘吉尔年阁上台”。他们的“证据”显然是轴心国人士提供的,因为其中有的情报应该是从弗吉尔·肯特那里得到的,他过去曾是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职员。在一九四一年他的间谍活动被发现之前,他一直把温斯顿·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报内容告知德国人。

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准备参与轴心国的那些计谋到什么程度,是衡量他们同罗斯福政府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激烈程度的标尺。英国的密探在白宫的非正式庇护下,与联邦调查局共同行动,揭露他们这些阴谋,甚至甘冒违反美国宪法权利的风险,双方的阴谋活动把本来就是是非之地的华盛顿搅得如拜占庭式的疯狂,这是一种有害的气候,不利于举行谈判,特别是当日本在作最后的努力同美国和解期间所需要的冷静而有节制的讨论那样的谈判。因此,更加令人吃惊的是,竟然发现十一月十日“魔术”小组截获的给东京外务省的一些报告中提到,“某位内阁阁员”曾经私下告诫说:“美国政府得到非常可靠的报告,日本即将采取行动”,而已日本人已经决定,安排在来栖三郎到达时提出的新建议“对这种局势不会有任何影响”。正如日本大使源源本本地叙述他与提供信息的人会见的情景时强调的:“噢,我们的老板,也就是总统先生相信这些报告,国务卿山很相信。”

各种迹象表明,在袭击珍珠港的前一个月,是美国决定使会谈中断,并且打算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现在有证据可以相信,罗斯福总统不但预料到会有战争,而且可能确实知道战争爆发的时间,最近在大西洋两岸公开的档案文件中露出了端倪,说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三周以后,英美两国政府不仅断定对日作战已经不可避免——而且他们知道这场袭击将波及马来亚和新加坡。

第三十八章 珍珠港——是警告还是决定？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罗斯福总统深知，他拒绝参加同日本首相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在没有东京事先让步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谈判破裂。那天他把他的关切打电报告诉了丘吉尔，他总是称丘吉尔为“那位前海军人员”。电报说：“日本的局势当然是恶化了，我相信他们即将北上——可是尽管如此，你我在远东还有两个月的间隙。”他的预言反映了华盛顿和伦敦两地的军事情报普遍一致的看法，认为“一旦苏联的解体看来迫在眉睫，日本人将进占海参崴和沿海各州”。当德国的进军在十二月份的某个时刻威胁到莫斯科之前，预料俄国的局势不会变得严重起来，陆军部收到伦敦十月份的估计是：“日本不会向南进军，除了有可能去泰国，因为南进有同美国和英国发生纠葛的危险，特别是鉴于美国所采取的第二个立场。”

那个立场是建立在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稳步增长的信念上的。陆军的一些计划人员已经把这些岛屿看作决不仅仅只是阻挡日本的一个基地，或者仅仅是可以阻止任何南下进军的强大防线上的一个“关键性基地”。十月八日，陆军部长听到忠告，应该赶快派更多的 B—17 轰炸机、战斗机、俯冲轰炸机越过太平洋，形成“强大的空军攻势”。以空中封锁和战略轰炸的威胁来阻拦日本人的这个最终目的，看来是重要的。而史汀生热情地抓住了这个报告的结论，“现有的、或计划要派往菲律宾的空军和地面部队已经使亚洲地区的全部景象改观。”大型轰炸机不仅给陆军提供了守卫这些岛屿的手段，而且提供了可以用来威胁日本的武器，如果可以说服俄国人出借海参崴的基地的话。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了“白色大舰队”以来，美国还不曾有过机会挥舞这样有力的“大棒”——或者在陆军部长看来是这样。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即使冒把“前沿”设在敌人的疆界上可能招致对方进攻的风险，亦在所不惜。

陆军部十月份的“战略估计”指出，“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促成日本投降”。即使发生了冲突，美国陆军也深信可以迅速取得胜利，这样还会保证得到某些其他的利益：“如果我们的立场真的导致敌对行动，美国人民的支持将会表现为大大加快工业生产，这种增产不但会保证使我们的太平洋问题得以解决，而且可能还会有利于美国在欧洲战区对英国和俄国的援助。”这个设想清楚地表明，美国军事情报对于潜在的敌人估计过低到了危险的程度，甚至有这种极端傲慢的提法，说容易被打败的日本的六百万吨商船“可以在欧洲战区大加利用。”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海军人员并不十分为陆军计划人员的说法所打动，陆军说什么驻在菲律宾的轰炸机队能在入侵的部队登陆之前就把它击溃，或者说什么俄国人会同意让 B-17 飞机从海参崴起飞，使日本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实际上，派出数量充足的飞机和部队，使战略威慑力量能守能攻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海军的担心是非常实际的，日本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接着十月十六日传来了消息，近卫政府已经倒台。当天下午在白宫举行的紧急会议促使斯塔克海军上将发出战争戒备令。所有的海军司令部都接到警报：“局势严重”、而且“日本进攻俄国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日本认为美英两国“应对它目前所处的危急状况负责，还存在日本袭击这两个国家的可能性”。

东条将军受命为首相的消息在华盛顿引起极大的不安，人们设想，作为

一个军国主义者，他的内阁必然是亲德的和好战的。格鲁大使报告说，东京打算继续谈判，东条十月十九日又发表了表示和解的讲话，提出愿意“与友好国家促进亲善关系”，在这之后，危机开始缓解了。于是随着为又一轮外交角逐作准备之际，英美两国都加紧努力赶派搔痒到远东。

不完善的威胁

经过十月二十日战时内阁会议的激烈争论，丘吉尔终于说服了海军部放弃它较为正确的判断，命令“威尔士亲王号”在一艘新的航空母舰的伴随下驶入印度洋，这支舰队将在那里与前往新加坡的战斗巡洋舰“反击号”会合。第二天，史汀生以极其热情的辞句向总统汇报了陆军的轰炸机例·划，他称之为“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战略机会……。我们过去二十年间的全部战略可能性（原文如此）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本来无力影响这个地区发生的事，现在突然发现自己有身怀巨大实力的可能性。确实，我们几乎还未曾认识到我们的机会。”他那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备忘录指出，正在试探的一个可能性是取得苏联的合作，可以利用海参威作为“显示美国影响和力量的北方钳形运动的基地”，可以从这里把 B-17 轰炸机送往远东，还可以轰炸日本。“以此打开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就决不会不形成巨大的力量，成为对日本的警告又使俄国感到有信心。”史汀生预计，单是轰炸的威胁“就很可能使日本脱离轴心国家”。

陆军部计划局十一月三日劝告史汀生，“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使日本不参战”。有更多的时间增兵菲律宾，使威慑战略升级为进攻力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陆军部长已经知道，麦克阿瑟要到四月份才能招募和训练出他所需要的不下十万名菲律宾人（另外还有一万七千陆军部队在等待船只送他们会合已经在菲律宾的一万八千美国士兵）。截至那时为止，吕宋各机场上只有九架那种大吹大擂的重型轰炸机，另外的二十六架要到十一月份才能送去。但是即使已经计划使 B-17 飞机的生产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从每月十二架增加到四十架，史汀生自己的笔记透露，他很赞同这样的说法，即使只是建立一支只有一百二十八架飞行堡垒这样的小股力量，也要等到四月份。他向罗斯福保证：“可是即使是这种并不完善的威胁，如果不必立即去与日本作战，也足以制止日本向南进军，保证新加坡的安全，还能得到这种行动的一切彻底改革的后果。”

日本人重开外交谈判（帝国统帅部规定了期限，要在几周之内取得进展），美国政府却决心个妥协，而是尽量拖延会谈的时间。十月六日，史汀生抱着盲目的乐观心情告知国务卿：“我们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巩固我们的阵地。”但是由于增兵菲律宾计划的要求又扩大了，陆军部准备同意麦克阿瑟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再完成部署。

所以，看来华盛顿和东京的外交行动时间表是怎么也无法步调一致了。这是在十一月五日就很明显的，也就是在野村大使提出日本的“A”项建议重开谈判的前两天，这时马歇尔和斯塔克提出的联合备忘录告诫总统说，德国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他们警告说，在菲律宾建立起轰炸力量和充分的后备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可是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决定拖延会谈，碰碰运气——而同时东条首相已经定下了以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实现某种和解的最后期限，使石油供应得以恢复，并且导致与中国国民党人求得解决，东京的不耐烦可以从格鲁大使送交华盛顿的报告和东京给野村大使的指示表现出

来。“魔术”小组截获的消息里经常出现紧急的说法：“我国人民越来越不耐烦了”（十一月二日）：“局势不允许再拖延了”（十一月四日）；“为签署这项协议（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日本最后提出的两次外交建议，称做“A”项和“B”项建议）的一切安排在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是绝对必要的”（十一月五日）；“我们已经到了这些谈判的最后阶段”（十一月六日）；“不要再拖延了”（十一月十一日）；“危机已经迅速临近了”（十一月十五日）；“把部队从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调到北部是我们冒险作出的重要让步，是为了加快达成协议”（十一月十九日）；以及“由于情况极端严重，[我们]只能最迫切地希望能迅速取得解决办法”（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距东京规定的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个“绝对不能更改”的期限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总统和国务卿当然知道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魔术”小组截获的消息中提到，日本准备从海路和空中撤出他们的驻外大使馆官员，还有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的指示。十一月七日，野村大使递交了东条内阁的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建议。“魔术”小组的报告已经把建议的内容告知了赫尔和总统，虽然总统也认为这项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国务卿却奉命“调动每一根神经去满足对方，并且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国政府已知道“B”项建议是作为短期解决的办法提出的，也知道来栖特使已从东京启程前来，协助在一周后提出这项建议。

“颇为可观的让步”

日本大使十一月十日来到白宫时声称，最新的建议是作出了“颇为可观的让步”，他强调他的政府希望能迅速得到答复。罗斯福耐心地解释说：“各个国家都应该铤前考虑一百年。”第二天，沃尔什主教来到国务院，说他主张再提出一个和解备忘录。斯坦利·霍恩贝克笑他是“过于天真”。东京十一月十七日告诫野村说，“帝国的命运系于一线”，同时还对他说，“务诸如劲战斗”。那天；总统还推迟了去温泉疗养之行，以便参加同野村和刚刚到达华盛顿的特使举行的另一次会议，来栖表示了他的关切，认为太平洋“就象一只火药桶”，但是罗斯福和赫尔似乎更关心使日本放弃它与三国条约的关系，总统提醒他们说：“朋友之间不把话说绝。”

可是，在讨论的过程中，两位日本使节认为，他们发现美同的立场有新的和解味道，并且克尽职地报告了东京：“看来事情十分清楚，他们的心思是，在摸准了我们的和平意图之后再作出妥协。”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容易接受要求是由于“注意力问题……美国最近比过去越来越面向大西洋了。”他们说得对。十月底，美国的两艘驱逐舰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先后遭到鱼雷袭击一事促使总统责难孤立主义者，并且竭力主张通过三条重要的修正案，以放宽中立法的限制。修改法律使美国商船得以武装驶往英国港口一案仅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而且还是在总统在电台上揭露了他称之为纳粹占领南美的秘密计划之后。一个英国代表团曾在十一月九日到达华盛顿，洽谈购买正在运往远东的一些重型轰炸机。

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总统和他的军事首脑们，美国要在当时参与太平洋冲突的准备是多么不足。斯塔克海军上将十一月十五日在回复金梅尔海军上将的信中写道：“我们拚死拼活努力出兵，使我们能有足够的兵力在两洋作战。”金梅尔坚持“要多考虑太平洋舰队的需要”。两天前，多诺万的代表约翰·海·惠特尼曾经把丘吉尔关于需要美国干涉的意见摘要用电报从伦敦

发来：

(1) 我们参战每早一个星期就可以使战争缩短一个月。

(2) 选择的顺序：

(a) 先“美国而无日本”

(b) 美国和日本都参战

(c) 两国都不参战

(d) 有日本而无美国（这种可能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所以，事情很清楚，就在日本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期限的前一周，美国的外交活动和军事战略被相互冲突的力量瓦解了。总统不顾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已使美国更向英国靠拢，濒临同德国公开敌对的边缘，因而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菲律宾的威慑力量尚未形成，战略轰炸机的恐吓在几个月内还不会生效。可是由于有三国条约，美国先发制人，袭击德军或日军，就会点燃两洋战争的战火。这倒不是丘吉尔想象得出的最坏情况，但是对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首脑们却是最坏的情况，正是这些压力迫使美国的对日政策二十年来第一次软化到和解的地步。

十一月十七日在白宫讨论的时候（在东京提出“B”项建议之前），来栖主动建议，总统可以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使他的政府获得较多的时间：“如果日本人现在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美国能否缓和他们的经济压力，达到输送少量的大米和石油的地步……？”当晚，赫尔告知英国驻华盛顿的公使，这个主张“很有吸引力，至少值得一试”。总统和国务院将竭尽全力避免卷入太平洋战争，其理由已在财政部长摩根索同一天提出的备忘录中阐明，备忘录的题目是《消除对日紧张关系并确保击败德国问题的探讨》。由他的主要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起草的备忘录提出了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的条件，使美国可以把它的舰队调到大西洋。备忘录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撤出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分阶段撤出中国，换取美国取消石油和贸易禁运。

总统也重新提出了他早些时候的主张，建议给日本六个月的停战册——“现在提供一些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多”——如果他们不再派更多的军队去印度支那；开始同中国国民党人举行和谈，还有，也许意义最重大的是，“日本将同意不借助三国条约，即使美国参与欧洲战争”。东京拒绝了来栖有关实行独立政策的建议，担心这样只会造成拖延或破裂。他奉命在十一月二十日提出“B”项建议。尽管如此，赫尔和罗斯福都希望抓住机会，“作不顾一切的努力，期望总能取得一些结果”。国务院的官员们起草了一份临时协议，这不能看作是迁就，但是很接近日本“B”项建议提出的条件，“B”项建议表示愿意把他们的部队撤到印度支那北部，并且不作进一步的“武装进军”。作为回报，美国将恢复商业关系，并且“按要求的数量供给石油”，还要暂停给中国国民党人的援助，使和谈得以进行。

“公平的建议”

美国临时协议的最后草案规定，在暂时和解的三个月期间，日本可以留在印度支那北部的军队限制为两万五千人，关于是否停止给国民党人援助的事却有意含糊其词。但是草案的确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菲律宾将作为和谈的地点，美国将不再冻结日本的财产，并且恢复有限制的贸易，就是说，有足够的石油供给民用，但是航空燃料就不够用了。

“临时协议”的这两项主张决不是互不相干的。意义重大的，看来美

国是准备以有限度的放宽禁运和给中国人一些鼓励去同日本谈判，赢得在太平洋再有三个月的和平。如果两国政府希望继续从事外交交涉的话，至少是已经有了这种可能性。东京看来肯定是作了赞同的表示。十一月二十二日，野村得到通知，最后期限延长四天，改为二十九日；“过了期限事情将任其自行发生”。

正是这项宣告使罗斯福在两天之后产生了悲观语调的起因，这时他电告丘吉尔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公平的建议，但是，是接受还是拒绝自然是日本的内政。我不抱很大的希望，我们都必须准备应付麻烦，可能为时不久了。”同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赫尔同英国、荷兰、中国、澳大利亚各国大使讨论了这项建议。美国临时协议的最后草案用电报发往蒋介石政府，还附上一项十点建议，其中采纳了摩根索的备忘录，明确重申任何长期解决办法所必须符合的严格条件。其中包括，日本承认国民党政权，从中国撤出一切军队，还要退出三国条约。

六个月毫先结果的谈判，以及这位年长的国务卿喜欢一再提到的许多日本背信弃义的事实，使他感到惶惑，即使是取得临时性的和解又是否明智，或者有无可能呢。但是他知道，迫切需要获得更多的时间，以巩固美国的军事地位和战略。对于国务院的强硬路线者，特别是对斯但利·霍恩贝克来说，这件事的压力并不大，他们担心的是，同东京作任何交易都会削弱蒋介石。霍恩贝克可以抱怨说，海军“在二月份曾要求有六个月的时间，国务卿通过他的谈判使他们得到了六个月时间，现在他们还要再有三个月时间。”拖延时间意味着在一定的程度上迁就日本——以及美国有卷入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日本遵守临时协议的任何和解要求，其可靠程度从东京十一月二十四日给野村的电报看来是大有问题的。电报坚持“B”项建议的条件：“我们要求停止援助蒋介石（还有得到荷属东印度供应的货物，同时得到美国向日本提供的石油）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国务卿对那天的谈判达成的脆弱论点感到担心，在他会见海军作战部长时流露出来。会后斯塔克通电太平洋所有的司令部，发出了又一项警报，“与日本取得有利成果的可能性十分值得怀疑。这种局面再加上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本海军与军事部队的行动，在我们看来表明，向任何方向发动意外的侵略行动都是可能的，包括袭击菲律宾或关岛。参谋总长看到了这份电报，表示同意，并且要求发出行动指示，通知他们地区的陆军高级军官。需要绝对保密，以免使已经紧张的局势更为复杂，或者是加速日本的行动。”

就是在这种形势紧张和情况不明的背景下，总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举行了国防委员会每周的例会。会前，赫尔特地把美国临时协议的文本送给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过目。他们也都表示同意。史汀生的记载说：“协议充分保护了我们的一切利益”；虽然他对日本是否肯于接受不抱很大希望，他很看重可以用协议换来的三个月时间，使陆军能完成在菲律宾的部署。这次的讨论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久，一直谈到吃午饭的时刻。总统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通常的主要话题：欧洲和大西洋战争，他一心关注的是太平洋。他显然非常担心那个五天之后将会到来的期限，以及再过两天之后就有发生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这是从台湾向菲律宾出动袭击需要的时间。根据史汀生的日记，罗斯福说过：“日本人一向有不宣而战的恶名，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办？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设法使他们陷入先开第一枪的境地，而又不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太大的危险。”正如陆军部长在记载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

困难的问题”。如果美国首先开枪，日本就可以援引三国条约的条款，使美国陷入两线作战，那是美国十分急于避免的。

那天上午的会议可以得出的重大结论之一是，美国的各位领导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根据最新的情报证明，日本不是北进，而是准备向南出击。从斯塔克的信看来，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这封信在那天下午紧急送交金梅尔，告诫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总统、赫尔和他本人一致认为，“对于日本的突然袭击”，他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从很多角度来说，袭击菲律宾将是我们可能遇到的最为难堪的事……。”这次国防委员会会议最重要的结果，一是美国将继续谈判，二是那个临时协议的安排有多出几个月时间的可能，足以完成一些措施，可以保证，如果菲律宾遭到袭击，也不会使人“感到为难”了。

总统和国务卿都在等待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反应，然后向日本使者提出他们的三个月临时和解建议。丘吉尔的回答显然将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完全可以预料，蒋介石将反对与他的敌人协商的任何企图。首相表示赞同——而且是极为赞同，在他给安东尼·艾登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备忘录里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重大利益是：不要再发生进一步的侵犯行动，不要战争，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战争了……，我必须说，我会感到很高兴，如果我得知美日协议已经达成，这样一来今后三个月内，我们在远东的处境决不会比我们目前的处境更糟。”丘吉尔最关心的事，同罗斯福一样，就是加强兵力以威慑日本，他无疑是想到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驶过印度洋前往新加坡而没有答应过会有的空中掩护。本该随同两舰前往的那艘航空母舰已在西印度群岛搁浅，现在已经在拟定计划，派出接替的航空母舰，以及更多的战舰，以便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底以前能育一支相当可观的舰队准备就绪，可以保卫马来亚。

可是，首相只给总统送去一个小心谨慎的答复。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寝之前把信发出——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细心指出的那样，虽然信件是第二天凌晨送出的，但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早餐时间才到达华盛顿——信中写道：“当然，这件事应该由你来料理，我们肯定不希望再增加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已不思饮食了呢？”

丘吉尔倒是有意对美国努力与日本取得和解表示赞同，但是蒋介石却通过所有可以利用的渠道高声表示强烈的抗议。赫尔深感不快，他听说有“无数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打给各位内阁官员和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不是给国务院，有的时候甚至不去理会总统，这是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便闯进了一种微妙的局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坚持他的要求，定要“美国宣布，如果日本军队撤出中国的事不解决，就不能考虑禁运或冻结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他曾接见中国大使辟谣，据说蒋介石的美国朋友向报界散布谣言，说是“姑息”的事即将出现。胡适得到坚定的通知：“我们的建议将解除日本在印度支那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其中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外加菲律宾和橡胶与锡的贸易航线。”国务卿的强硬态度并不暗示他将接受劝阻，至少不会因为蒋介石誓死反对而设法妥协，而这些反对并没有考虑到关系更大的问题。赫尔强调那九十天的期限，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可能在那个期间让日本得到的一定数量的较为低级的石油产品，并不会使日本的战争准备和海军力量有多少可观的增长。”赫尔警告说：“我们可以取消这项建议，但是必须有个谅解，万一日本向南进军，不能指

责我们未能派遣舰队进入印度支那附近地区和日本领海。”这种怨言反映出他在昨大的会议之后感到的愤懑，会上那些人使们显然指皇美国“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率先保卫整个地区”。一九三一年日本人把军队派往满洲时，他的前任曾经拒绝过这种做法，赫尔本人在中国的战事扩大时也曾多次反对直接卷入。到了一九四一年最后的一个月，美国已经濒临对德作战的边缘，促成太平洋冲突既不是他的政策，也不是总统的政策。

因此，赫尔、显然还有罗斯福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已经完全下定决心，着手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设法赢得时间。亨利·摩根索表示反对，他为蒋介石的姻兄宋子文的一些刺耳的话所激怒。内政部长伊克斯也会始终反对使“钢铁般的坚定”有任何松动，他认为这是唯一能得到日本尊重的政策。重要的是，一直到后来他才得知有这个临时协议，当时记录上写着，他接下去说，他本来会辞职，然后指控总统的绥靖行动。以令人生畏的霍恩贝克为首的国务院持强硬路线的官员并不讳言他们对此不同意。显然有这样的危险性，美国被迫改变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不妥协政策去作一笔交易，最后将证明是同一九一七年的蓝辛-石井协定一样的调和退让。罗斯福和赫尔当然很清楚东京的强硬语调，因为他们从“魔术”小组截获的材料中窃听到了一切。

“对美国政策的一个相当全面的谴责”

尽管华盛顿表现出悲观情绪——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细心加以强调——认为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同日本取得暂时和解是不可能的，但却是美国单方面决定放弃寻求临时协议的。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秘密报告说：“总统和赫尔先生……都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干的事。”他们曾多次受到约瑟夫·格鲁大使的告诫，日本已被推进外交绝境，战争是它唯一的出路。这肯定是英王陛下当时驻东京的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看法，他的报告（是他离任回国后才归档的）使得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认为，这是“对美国政策相当全面的谴责”。卡多根在他那份引起争议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若是当初能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同日本取得妥协，包括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南部，对日战争本来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看法重申了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和报告，但是丘吉尔认为这些意见很逆耳，当克雷吉的报告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九月流传开来后，他曾设法加以压制。首相指出，“这是一份非常古怪的文件，也是一份应该认真保密的文件”，显然他是担心，由于提出罗斯福或许在某个方面对加速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一事，对英美关系可能造成损害。“对所发生的事情比这个文件更加片面、更加亲日的说法，我以往简直未曾见过……。”他还把同日本的决裂写成好象是十足的灾难。“……[其实]，日本袭击美国，因而使美国全力投入战争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这种和解是否实际可行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决定放弃临时协议的是美国——从而使太平洋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更引人入胜的正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间到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当晚科德尔·赫尔（从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来判断）显然打算在上午十时向日本人提出美国的临时协议文本。后来，在二十六日，他在电话中同陆军部长交谈时宣布，他“差不多已经决定”不提出休战建议，“而是把事情全部推翻——去对他们说，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了。”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证明这项决定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决定之

一。可是，如果我们要去相信那些有关的人批准留给后代人的文本，那么看起来应该认为，这件事是发现了日本人口是心非之后的愤怒反应。究竟是哪一件证据促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猛然彻底改变了主意，决定切实做到断绝外交交涉，从而危及美国的全部军事战略，还始终是人们猜测的问题。

新的证据出现了，国务卿和陆军部长作的解释原来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现在又投上了疑云，在作出决定使袭击珍珠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上，他们两人都是工具。

十分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的说法在侧重点上也有重大的不同。科德尔·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促使他重新考虑的是丘吉尔夜里来的电报：“首相想知道，蒋委员长在临时协议中是否只得到‘极少的一份’。他说，中国是使他担忧的原因，中国一旦溃败必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共同危险。在同国务院商讨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得出了结论，我们应该取消临时协议。而是应该只向日本人提出十点建议作为总的解决办法，临时协议本来就是这个解决办法的先导。”至于构成赫尔作出决定的其他因素，他举出美国的舆论；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要么是不赞成，要么是懒洋洋的”反应，以及“日本同意临时协议的希望不大”。

丘吉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竭力设法缩小他对影响这项决定可能起的作用。他在一九五一年写道：“我知道这种想法具有的危险性，说是‘英国人设法把我们拖进了战争’。因此，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它应该归属的地方，也就是交到总统手里。”他还坚持：“我们直到目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十点照会’，这个照会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和有关政府的愿望，而且的确还超过了我们敢于要求的一切。”使人感兴趣的还有，他声称英国政府必须依靠美国人送来的“魔术”小组截获文件，这些文件“是向我们转述的，但是必然要延误时间——有的时候要迟两三天——我们才能收到。所以我们并不是随时都知道总统或赫尔先生知道的全部情况。我倒不是埋怨这件事。”

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亨利·摩根索来到总统的卧室时，总统究竟知道多少情况则是一件大可猜测的事。罗斯福显然刚刚收到了某些使他大为震惊的消息，因为“他不曾动过他的咖啡。当科德尔·赫尔来到时，他面前放着脑鲑鱼，正要开始吃鱼。他同赫尔说着话，一西试着用餐，不过等到他讲完了话，饭菜已经凉了，他并没有吃。”罗斯福显然答应过赫尔，他将会见中国大使和宋子文，“使他们冷静下来”。

亨利·史汀生的日记表明，是他那天上午打的电话使总统感到极为惊愕。陆军部长说到前一天的下午他怎样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开完后回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军事情报局(G-2)负责人的一份文件已经送到。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有五个师从山东和山西来到上海，从上海登船——有三、四十艘或五十艘船——有人在台湾以南看到这些船。我立即找到赫尔，告诉他这件事，并且把G-2文件的抄本送去给他和总统。”

总统据说是没有收到他送的抄本。但是史汀生第二天早晨打电话问他“是否已经收到我头一天晚上送去的文件，是关于日本人从上海南下去印度支那开始新的远征时，他怒不可遏——可以说是跳到半空中去了——他说，他没有见到文件，又说这件事改变了整个局面，因为这是日本人没有诚意的证据，他们一面谈判全面休战——全面撤军——一面却又派这支远征军南下到印度支那。我对他说，这件事是G-2和海军机密情报局送到我这里的，我立即把昨夜送去的文件又备了抄件，并且派遣专差给他送去。”

这种说法(把日本人言行不一的证据说得这么具体)令人十分费解的是,这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会没有送到白宫呢。头一天下午信使在去白宫途中出了什么事?难道总统府的工作人员竟把应该属于急件的信件弄丢了?如果这件文件是象史汀生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包含着这么惊人的消息,那他为什么没有立即同总统通电话呢?答案也许可以从赫尔对他那天下午打的电话的反应中找到。史汀生并没有记载说国务卿“怒不可遏”——而赫尔的田纳西州人的炮筒子脾气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对日本人的不耐烦远远超过了罗斯福。相反,他对那天晚上发生事情的记载并未提到收到日本人言行不一的惊人消息,这个消息本来会使他对中国大使的请求更表同情。

把事情全部推翻

罗斯福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曾经收到过某种惊人的情报,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有关临时协议的政策而论,能促使赫尔“把事情全部推翻”,情况当然是糟透了——如果没有总统的同意,他显然决不会作出这个决定,不论他内心对丘吉尔看重蒋介石的抗议感到多么刺痛。

现在可以颇有几分把握地断定,的确重要的并不是史汀生的报告。那份“失踪”的文件已经在最近解除保密规定的陆军部长机密档案中发现了。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致总统备忘录》,题目是《日本船队驶向印度支那》,谈到有一支“十艘到三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结集在“上海以南的扬子江口附近”。船队载有一支估计为五万人的日本部队。史汀生说得十分清楚:“军事情报局有关的军官们认为,除非我们收到其他的消息,这种事多少要算是正常的调动,也就是说,是他们事先通知过维希政府的合理后续行动。”

报告一次“多少要算正常的调动”,又是已经从六周前“魔术”小组截获给维希的电报中预料到的行动,不会是那种日本言行不一的大暴露,使得哪怕是道貌岸然的赫尔也跳了起来——当然更不必说很是深沉持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了。史汀生的日记说得好像是炸弹般的东西,经过检查证明只不过是一枚受了潮的炮竹而已。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综合估计显然已随信件送到白宫,其中也没有什么惊人的透露。其实,这是英国密码无线电报的正式文本,在四天前从伦敦发出时被陆军情报局截获。破译(截获的英国秘密信件!)的副本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已送交国务卿,用的标题是:“为了保护情报来源,不要向英国人透露你收到过下列材料。”这是一个事例,陆军部的先生们可以事先看到“别的先生的信件”而感到心安理得。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英国情报机构对东京意图的一致看法是:“日本将作最后的努力求得同美国达成协议。有关是否采取动用主要力量的侵略行动的决定,要在会谈失败之后作出。”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作出这种决定,泰国可能将是第一个目标,是在重大的冲突中招致危险性最小的……。对俄国采取行动很可能要推迟到俄国在远东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之后……。中国的战事在与美国没有总协议的情况下将继续下去……。早日向缅甸公路发动袭击是不大可能的……。”

陆军部长看到这些材料一定感到十分放心,也会使国务卿解除忧虑,他担心继续谈判将威胁到中国人。至于总统有什么反应就只能推测了——因为这两个文件在送到罗斯福的办公室之前肯定并未遗失。总统的心腹助手、机要秘书埃德温·沃森少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把这些文件退回陆军部,前面附有他的措词极为隐晦的短函:

亲爱的部长先生，
随函送上英国人的估计和您星期二下午送呈总统的报告原件。
我们是在一位极其显赫的先生衣服内层的口袋里及时发现这份文件的。

我是您十分忠诚的

“老爹”·沃森[签字]

人们很难相信史汀生的说法，他说他那封谈到警卫森严的“魔术”小组材料和内中有截获的英国情报的绝密信件并没有送到收信人手中——特别是由于信件是总统最信任的助手、主管他在白宫的私人办公室的人退回的。因此可以作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这位“极为显赫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自这种猜疑还有进一步的道理，因为原件以及那封奇怪的短函并没有归入史汀生的白宫公函档案。不知是事出偶然，还是由于另有考虑，这两份文件都埋藏在有关菲律宾的数量庞大的一般信件中间。可是，陆军部长与总统的往来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档案里却有第二封信用复写纸打印的副本。信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告诉罗斯福，他随信附上“有关日本人从上海向南推进的另一份备忘录”，还附有英国方面的估计。史汀生很细心地为文件加了注释，“这份文件已把原来的口头材料大加压缩。”把这两个备忘录作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试图加上这一行字来增强第二个备忘录原有的紧迫性。“后来收到的报告表明，这项行动已经付诸实行，有人在台湾以南见到了这些船只。”可是陆军部长显然是在那天上午与军事情报机构通过电话之后匆匆写下的记录中，他明确地写道：“自从这五条船的船长上次从上海发来报告后，未收到过各位出海船长新的直接报告。”

而且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已经加盖印章归档，原件是奎克中士的手笔（填写的），还细心地加上收信的时间是十二时二十分。在这份文件的上端有铅笔写的附注，“要看全份材料（？）请看白宫档案”。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非要说总统未曾收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原件呢？其中透露的只不过是日本人在执行预定的行动计划这种并不十分惊人的消息。史汀生传递同一情报的电话和副本在送到后的当天就被退回了——这些消息促使人们放弃为同日本人达成协议而作的任何进一步的企图应该是很惊人的——说明这么做很可能起了方便的伪装作用。显然，假如陆军部长有关那一天的事情说法能够成立，就不会有这封信的两个副本仍然留在总统的档案里了。史汀生认为这些文件特别重大，从这些文件被深藏在他的最机密的档案菲律宾文件的卷宗里而得到证实。可是他的“公务”日记里关于罗斯福如何“勃然大怒”的事是在一九四六年国会提出珍珠港事件报告时才公之于众的。

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统和陆军部长编造了一个似乎有道理的故事，用来隐瞒那天早上送到总统早餐托盘上的那份情报的真正性质和来源。既然史汀生的说法特别与据说是一份未曾投递的某个报告的情况密切相关，就说明对从陆军和海军渠道得到的、可能说明日本意图的其他情报就更不受重视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魔术”小组截获材料说明，入侵泰国的行动在即；同一天有消息说，看来是运送部队的船只在台湾南部集结，而前一天荷兰的一艘潜艇发现一支远征部队乘船向帕劳群岛驶去。

看来史汀生的信件，或者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的情报总览，都不大可能竟会成为足以促使总统作出惊人反应的有效推动因素。几个

小时之前，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已从他们在千岛群岛的秘密会合点驶出，但是由于他们严格遵守不得使用无线电台的规定，他们这次的日本作战计划的开头行动不可能——也的确没有——被美国的监听站发现。已经得到的证据表明，日本部队继续南移，但是前进的速度可以预料是不会过分惊动美国的军事分析家的。荷兰的潜艇经由伦敦提出的报告作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有关这种行动的方向或实力尚无明显的迹象，情况必须加以监视。”

的确，这两项临则建议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制止日本有任何进一步的南进。所以，凡是能说服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把事情全部推翻”的事，必定严重到足以使他们相信，避免冲突已经没有了。如果他们那天上午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而且很快就会爆发——也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决定放弃为取得三个月的和解而作的任何谈判努力了，这种和解肯定会被人们指责为姑息，而且在日本发动攻击时削弱美国政府，甚至使政府丧失信誉。

因此，如果推断，不论总统那天上午得到了什么消息，都必然是某种正面的战争警告，这是合乎逻辑的。再者，消息一定十分明确，绝对可信，来源可靠，而且是通过完全秘密的渠道传给他的。关于也许能指出消息可能的来源和渠道的线索，可以从威廉·斯蒂芬森的叙述中找到，他是英国当时在美国的秘密情报网的负责人。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上校把已经放弃试图达成临时协议的消息告诉了他。斯蒂芬森便在第二天电告丘吉尔：“对日谈判已经停止。”还说：“各军预计在两周之内即有行动。”

罗斯福委托自己的儿子作他与斯蒂芬森之间的中人，丘吉尔称斯蒂芬森为“无畏者”。他是首相和总统之间交换绝密情报的沟通渠道，那些情报是不能用通常的渠道传递的。看来他经斯蒂芬森的手转来了答复，据说是因为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到弗吉尼亚州去了，这说明总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收到的不论何种战争警告，可以肯定都是来自丘吉尔的。“明确的证据”

从已经公布的记述，或者是迄今可以看到的首相文件中都没有迹象表明，他一定是提出警告的来源。只有丘吉尔自己的一个叙述，看来他在其中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甚至否认他前一晚发出的电报曾打算影响美国的决定。他还离开主题，否认英国人能及时得到有关日本人的最新情报，甚至就在他们用自己的“魔术”情报机器破译日本的外交信件的时候这样说，而且从英国的官方历史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在窃听日本帝国海军的作战密码方面，也比美国人更有成就。

十分有趣的是，丘吉尔费尽心机试图使自己远离美国作出的决定。当人们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对付日本的威慑战略何等密切相关，特别是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举行了大西洋宪章会议以后，好奇心导致了怀疑。而且如果你查阅了在公共档案局内的首相文件，疑心就会更重了。在卷宗 PREM3（里面是丘吉尔最机密的战时情报简报）的第二五二册关于一九四一年日本局势的材料已经公开了，其中有一个使人好奇的短缺部分，有关十一月份全月发生的事件的第五分册都不在内，上面标有官方的最后定论，“保密七十五年”。

仍然封存在伦敦的这批文件是否隐瞒了首相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两周转给总统的有关战争警告的详细情况呢？根据这个新的证据，有关史汀生和官方对美国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如此突然引人注目地改变了对日政策的说法必然会引起疑问，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确有隐瞒。那天白宫的确收到了某种战争警告，这是金梅尔海军上将所深信不疑的。是否

有人告诉过他这件事却不大清楚；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国海军举行调查会议期间，他的确曾设法肯定有过这种警告。七月二十九日那天斯塔克海军上将的证词纪录表明，这位前太平洋舰队司令作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查明人家不让他知道的具体情况”。

金梅尔在调查时问斯塔克：“你是否记得，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或者是在这天的前后，你曾收到过海军情报局的情报，说他们有明确的证据，日本打算向英美两国发动进攻战？”斯塔克拒绝回答，声称这是国家机密，军法官也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超出了直接调查的范围。法庭判定，此事系不得公开的情报，而意义重大的是，这件事既未得到证实，也不曾加以否认。

金梅尔海军上将第一个公开提出，十一月二十六日曾经收到过明确的战争警告，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个战争警告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史汀生“丢失了”的备忘录必然对一直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提出极大的怀疑，这种说法是以上海的调兵报告、赫尔因无视蒋介石的反对而于心不安，以及丘吉尔对临时协议的反应冷淡作为解释的，可是，在新的证据支持下，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警告采取什么形式，都一定被看作是进攻在即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除非情报是由接近日本内阁、宫廷或军事指挥部的可靠人士透露的——可以作这种设想，但是却不大可能有此可能，因为能作出开始敌对行动决定的御前会议是十二月一日才召开的——足以使伦敦和华盛顿的军事分析家们相信的唯一其他情况来源只能是作战计划本身的确切细节。

的确，看来这也是最有可能的来源，因为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命令是十一月份第一周下达的。从使馆武官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计划散发的范围很广，主要的大使馆如驻曼谷使馆都收到了副本。因此，到了十一月份的第三周，知道日本的全部或部分巨大军事机密的人数增加了几千倍：海军第一号作战命令散发了七百份。究竟是心怀不满的日本人走漏了消息，还是外国间谍获得了全部或部分作战计划，仍然是任人猜测的事。这个重要的情报又是经由什么途径到达伦敦的，也靠猜测。荷兰人也跟英国人一样，在远东保持着四通八达的情报网，中心目的在于他们广泛的商业利益。荷兰皇家海军的潜艇一直监视着日本的航运。苏联的谍报人员参与其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左尔格的间谍网暴露了还不到一个月，这个情报网曾向斯大林提供过情报，证实日本决定向南推进。这个情报使他得以在德国发动最后的攻势之前撤出在西伯利亚的红军几个师的兵力，调去保卫莫斯科。

据文件记载，袭击珍珠港的详细计划——“Z号行动”——由于战争结束时日本实行的销毁计划，没有一份得以保存。可是十分有趣的是，在最近取消保密的文件里，有一份山本的第一道作战命令几乎是全文的译本，其标题是：

联合舰队第一号绝密作战命令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佐伯湾“长门”旗舰上

第一四五号文件

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共发七百份

联合舰队对美国、英国与荷兰的作战行动将遵照附册的规定行事。

这份五十四页的文件从附注上看，显然是从十一月十七日修订过的原件翻译过来的，规定了夺取东南亚的目标、行军和通讯联络办法：

帝国预期对美、英、荷的战争将爆发。当作出决定完成全面作战准备时，

将发布命令确定作战行动开始的大致日期（Y日），并宣布“战争的首次准备”……。

其中还有同一天颁发的联合舰队第二号绝密作战命令，说明“Y日将是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提出简明的主要目标如下：

1. 在东面，美国的舰队将遭到摧毁，美国的作战路线和到东方的补给线被切断。
2. 在西面，英国马来业将被占领，英国到东方和到缅甸公路的补给线被切断。
3. 在东方的敌军将被歼灭，作战基地被攻占，富有自然资源的地区被占领。
4. 战略地区将被攻占和扩大；防御工事将加强，以便建立长期性的作战基地。

这份文件接着列出了准备参战的部队，以及攻克和占领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缅甸，并且夺取美国在关岛和威克岛的前哨等各项作战计划。最说明问题的是，唯一提到夏威夷的地方是一张组织系统的图表，表上详细列出称做“出击力量”的一些目标，这支力量将在驶出千岛群岛的单冠湾后，“根据敌人的形势准备采取适当的行动对付美国舰队”。在这一项下，隶属第六舰队的这支“远征军先头部队”的目标有明确的规定。潜艇部署的位置显然是使它们“能够观测和袭击在夏威夷地区的美国舰队。能够对通往珍珠港的水道发动突然袭击……。在出击力量（X加3）对夏威夷的突然袭击结束之前[着重点是作者加的]，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将听从出击力量司令的指挥。”

除了潜艇的作战行动外，可以看到并没有提到对珍珠港的全面出击——只是泛泛提到出击力量将对付美国舰队。所以如果山本的第一号秘密作战命令的全部或一部曾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落入英国或美国手中，就必然会提供毫不含糊的证据，说明日本准备象预计的那样，袭击马来亚和菲律宾。但是文件没有明确提到，以袭击珍珠港作为联合舰队作战计划的基础到何等程度。迄今尚未在纪录中找到这份文件的日文原件，也没有找到任何标记，说明这份作战命令的译文（第一四五号文件）是在哪一天到达美国人手里的。虽然并不能证明实际上这就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收到的战争警告，但是确有这样一份文件，其中对夏威夷受到的威胁程度又未作明确的阐述，却很符合这样的假设：文件的内容非常可能就是日本变卦的证明，使得总统在那天上午感到如此震惊。

英国人知道些什么，以及他们究竟知道多少，在发现更多的证据之前，就只能全靠猜测了，但是看来丘吉尔肯定能够把日本的袭击已经定在十二月第一周末尾的事转告罗斯福。从“魔术”小组所揭示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个最后期限，以及出击力量从印度支那和台湾出发到达马来亚半岛和菲律宾所需的时间来看，这一点是很容易得到证实的。作一次战略推断就可以看出，在征服荷属东印度以前，这些地方将是要攻占的第一批目标。推断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白宫的秘密证据是否表明珍珠港也包括在日本的宏伟战略之内，要比推断罗斯福至少一定知道战争计划开始执行的日期需要大胆得多。

就象下棋的人突然意识到他离败局只差一步棋了那样，总统发现英美两国用以对付日本的威慑战略已经瓦解时，一定大吃一惊。能够逃避战争的唯一道路就只有听命于外交讹诈了。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准备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出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即使人员和装备已经早有准备，也不

能把援军赶送到太平洋彼岸了。能够在菲律宾有足够的轰炸机威胁日本本土还需要再有三个月时间。使用舰队发动任何光发制人的袭击要冒的风险过大，有可能使国家分裂，因为孤立主义者会指责罗斯福有意策划这个行动，使国家参加对德作战。

战争警告

一定要让日本人先开第一枪；总统和他的军事首脑们能做的事只有准备应战，并且在剩下的不论多少时间里，动用每一架可用的轰炸机加强菲律宾。这就是占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参谋长会议时间的两件紧急的要事。马歇尔在会上报告说，日本人“不久就要放手大干了”，还有虽然他不十分有把握，但是“总统和赫尔先生顶料菲律宾可能受到袭击”。他们现在必须作出决定，在料到谈判将破裂，而“不一定意味着宣战”之时，应该作些什么指示。在这次应付危机会议的逐字逐句记录里还有另一个暗示，马歇尔对总统只让他的一些主要的顾问知道的秘密战争警告必然是知情的，他说：“我们知道的很多事情，日本人并不晓得我们已经知道了，而且我们熟悉他们的计划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程度已显然表明，菲律宾即将受到威胁，因为马歇尔坚持，麦克阿瑟将军应在“出现战争状态之前”就得到公函的“指示”（而不仅是“希望”他）“从事这种侦察和采取你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这些事情均由你定夺”。

记录上还写着，这是为了给麦克阿瑟决断权，可以“袭击有威胁的船队”，以及开始穿越日本领空的飞行，即使他的飞机遭到了射击。马歇尔在得知B-24轰炸机二十四小时在西岸待命起飞，经由中途岛和威克岛去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侦察时，他对阿诺德将军说：“我会说，去吧。”

他们最迫切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为外加的四十八架B-17飞机准备横渡太平洋的长距离飞行提供直接保护。作出的决定是要求海军运送战斗机中队到威克岛和中途岛，因为由海路运送陆军飞机中队需要的时间太长了。马歇尔准备同意，“在换防的部队到达之前，夏威夷将不剩下什么兵力”，这件事本身看来就表明，他得到的有关日本作战计划的情报并不包括袭击珍珠港。这位参谋长得出的结论是，这四十八架飞行堡垒一旦到达菲律宾，“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就过去了”。他的信心不仅建立在这些轰炸机上，而且还建立在载有更多战斗机和部队的船队上，这支船队此时已经驶过关岛在前往马尼拉的途中了。

那天下午国务卿会晤了日本的使节，他只提出了十点建议，没有提到临时协议。来栖看罢这个严厉地重申美国原则的文件，断定“他的政府多半会感到绝望”。总统预计到东京的反应，他向美国驻菲律宾的高级专员发出警告，说明他预料“不日将发生某种性质的侵略行动”，这些岛屿会受到威胁；而且他认为，“日本的下一步侵略会引起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敌对行动”是有可能的。

第二天，总统要会见东京的两位大使，他们希望为达成临时协议作一次最后的努力。那天早上，国务卿十分坦率地对史汀生表示，不会有希望了：“我对此事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事情由你和诺克斯——陆军和海军——经手了。”霍恩贝克显然不曾得知有战争警告的事，他那天还向赫尔提出一份备忘录，预料日本不会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开战的可能性为五比一，到一月十五日则是三比一，到一九四二年三月是一比一——后来他很后悔自己的“想

入非非和没来由的预料”。军事情报局那天报告说：“很显然，日本人已经完成了在东南亚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的计划”，但是尚未决定是否首先向泰国发动任何进攻，还是先向马来亚、菲律宾或荷属东印度出击。

认为日本也许还在犹豫的念头促使马歇尔和斯塔克联名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中劝告总统：“只要符合国家政策，我方应该避免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他们指出，从上海撤走海军陆战队的船只正在驶向马尼拉，另一支陆军船队已在关岛附近，另外还有二万一千名部队定于十二月第一周从美国启航。他们强调麦克阿瑟的部队在阻止日本人前进方面可以起的重要作用。他们还强调，“这支增援部队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到达菲律宾”是多么重要。由于他们认为日本最可能采取的下一个行动是入侵泰国，他们敦促总统在采取军事对策之前取得英国和荷兰的同意，向东京提出警告。

那天早上在电话里同罗斯福讨论局势，足以使斯塔克相信，金梅尔海军上将在珍珠港的戒备应该加强。“我提出了一个想法是他也同意的，就是我们应该向他[金梅尔]发出最后戒备令：就是说，他应该准备应付任何袭击。”发出的电报开头就说：“本电应视为战争警告，就稳定太平洋局势与日本举行的谈判已经停止……。”但是金梅尔认为夏威夷并未受到直接威胁，因为海军作战部长曾附加了最新的情报估计，认为“菲律宾、泰国或者是克拉半岛，也可能是婆罗洲”大概是日本人的目标。

最后用无线电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结尾的一段话是马歇尔在前一天同意的侦察指示。谈判已经破裂了，他得到的指示是：“随时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但是却必然是敌对的行动。”准许日本人首先采取行动，但是这“决不应该，重复一遍，决不应该看作是限制对菲律宾的保卫取得成功”。麦克阿瑟的反应是命令 B-17 飞机分四批飞往棉兰老。到了那个地方，这些飞机就处在以台湾为基地的轰炸机航程之外了。由于 B-17 飞机的航程最长，可以遵照麦克阿瑟作战计划的命令回击，去袭击“在可利用的基地战术行动半径之内的日本部队和设施”。他的空军司令布里尔顿将军最终将会把重型轰炸机的一半力量派往南方，因为他显然关心下一批四十八架飞行堡垒的到来将会过于加重仅有的两个可以使用的机场设施的负担。

陆军部已经遵照麦克阿瑟的要求，把对日本采取战略轰炸攻势的目标图送出，但是还没有就使用海参崴基地的问题同俄国人达成协议。六天前，马歇尔主张对“人口稠密的日本城市实行普遍的纵火式的袭击，焚毁木屋纸窗结构”，被劳伦斯·库特将军的一纸报告打消了。他是陆军航空兵部队最杰出的人员之一，经他指出，即便有了可望在四月份到达菲律宾的一百六十架到一百七十架重型轰炸机，用来摧毁六百个工业目标简直算不上是“强大的空军”。他提醒参谋长：“在‘胜利计划’中曾经规定，保证摧毁一百五十四个工业目标，大约需要八千架轰炸机。”

“在麦克阿瑟的心目中，对于需要做的事情有极为明确的看法。可是，事实仍然是，要想立即执行这项计划，既无设备，也无资金，又无已经组织起来可以利用的人。”这是布里尔顿在十一月第三周关于菲律宾防务的不足状态作的现场估计。华盛顿各位将军的黄粱美梦（对日本发动空中攻势）在布里尔顿刚一到达马尼拉时就显而易见了，他看到机场不敷应用；没有 P-40 飞机的备件，至于说到飞行堡垒，就连一个备用的螺丝帽或垫圈都没有”。麦克阿瑟与亚洲舰队司令哈特海军上将长期不和，哈特担心陆军方面的行动“大大超出它的作战计划”。哈特要求控制对于自海上来袭的日本舰队发动

任何空中作战。麦克阿瑟认为这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他否认轰炸机的行动是对海军的支持，因为他在十一月七日的回答里尖刻地谈到，“‘舰队’一词不能用来称呼构成你指挥下的水面舰只的那两艘巡洋舰和一支驱逐舰队。”

当日本进攻的威胁增加后，斯塔克不得不同马歇尔一起直接过问，以求恢复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合作。从陆军部长十一月二十二日决心取得总统的批准自夏威夷运出芥子气炮弹一事来看，陆军部对菲律宾防务处于毫无准备的无望状态已经是清楚的。海军作战部长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向金梅尔海军上将说到下面这番话时，他对情况并未掉以轻心，他说：“从许多角度看来，向菲律宾发动进攻将是我们所能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情。”

在丘吉尔十一月三十日的电报里，日本部队即将出击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占最重要的地位，电报建议总统致函天皇指出：“日本任何进一步侵略必将迫使你向国会提出最重大的问题。”罗斯福拒绝了这个回答——那是暂时的——但是赫尔和国务院却在努力工作，在三天之内为总统起草了讲稿。稿内不时把日本比作纳粹德国，并且许诺要在“欧洲和亚洲的自由国家为保护自身反对希特勒主义”而作的努力中尽一份力量。总统将告诉国会：“我有充分的信心，由于我们奉行这种方针，任何人可能向我们发动的任何袭击，我们确有应战的能力。作为总司令，我已向我国在远东的部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总统已经知道他再也不需要发表这篇讲话了。“魔术”小组截获材料的内容显示得十分明白，日本正在加快步伐走向战争。柏林和东京之间的往来函件提出了最明确的警告。十一月二十七日，罗斯福对日本的两位使节说：“我们准备继续保持耐心”；可是第二天，他们驻德国的大使就得到东京的通知：“谈判实际上将在两三天内中断。”他在十一月三十日又得到这样的通知，并且奉命向希特勒提出警告：“现在有极大的危险，战争将通过某种武装冲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日本之间突然爆发，而且这次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的设想都要到来得更快。”在华盛顿的使节一再得到通知，不要放弃谈判，但是日本的部队显然已经在向南推进，而且正在竭尽全力以求确保德国人会履行他们在三国条约中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即使是日本先动手。东京正向各有关驻外使馆发出指示，要他们销毁密码本，并安排人员撤退。美国和加拿大全境的日本官员得到通知，要他们订购将在十二月第一周从西海岸启航的航船船票。

罗斯福的绊索

到了十一月三十日，“魔术”截获的材料已经使国务卿有充分的理由警觉起来，使他劝告总统中断他感恩节去温泉的旅行。罗斯福在十二月一日中午回到白宫后，与国防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这时消息已经传来，日本人在曼谷与泰国政府专心地进行谈判，谋求为他们进军马来亚扫清道路。从史汀生的日记里看得很清楚，华盛顿关心的事显然仍旧是如河设法使日本先开第一枪。总统担心的是，如果日本人进攻马来亚而不同时袭击菲律宾，将使他向丘吉尔的秘密诺言难以实现。因此他指示斯塔克海军上将，要使海军做到，实际上是设置一条横贯中国南海的绊索。

那天下午，海军作战部长向在马尼拉的哈特海军上将发出无线电报：“总统指示，下列的事要尽快办到，如果有可能，最好在收到电报后两日之内办

到。”哈特奉命“派三条小船去作‘防务情报巡逻’。为表明是美国的战船，最低的要求是，由一名海军军官担任指挥，配备一挺小型机枪。可以雇用菲律宾船员，加上尽可能最少量的海军士兵。去完成的任务是，观察并用无线电报告日本人在中国海西部和暹罗湾的行动……。”

侦察行动根本不是这次古怪使命的目的，因为哈特海军上将在收到十一月三十日的命令批准他的行动之前五天，就主动派出海军的 PBY 巡逻飞机到集结在金兰湾的日本侵略舰队的上空侦察了。这项行动是总统特别批准的。斯塔克对哈特说，海军的飞机“在接近该处时一定不要看上去象是在进攻，但是如果遭到袭击，必须自卫”。而且罗斯福还对放在瞭望线上准备牺牲的船只所在的位置做了具体规定。据他建议，其中的一条船将是亚洲舰队的官方游艇。十二月三日，哈特海军上将伤心地看着古老的“伊莎贝尔号”向马尼拉湾驶去，预料他此后再也见不到他的“假日旗舰”了。两天以后，当日本的巡逻飞机在离印度支那海岸不到二十二英里的地方看到这条船后，哈特决定把“伊莎贝尔号”召回，因为帝国海军显然已经不会上钩了。在后方的甲美地海军基地的两艘纵帆船“兰尼凯号”和“莫利·穆尔号”已经在为执行准备牺牲的使命作好准备。船上配备了一门加农炮和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机枪，还有一台不能发报的电台，以及菲律宾船员，他们很高兴能有机会穿上美国海军军装。该船船长肯普·托利上尉那天早上正要出海，消息传来，日本人已经袭击了珍珠港。虽然实际上那条绊索并未建成，但是罗斯福在十二月一日发出命令后却信心十足，如果再发生一次牵涉到悬挂星条旗海军舰只的“帕奈号”事件，就会授他以战争的口实了。那天他劝说英国大使，如果日本人采取行动，越过中国海入侵马来亚，“我们就一起参加进去”。两天后，他又向哈利法克斯证实，这句话其实就意味着“武装支持”。

四十八小时后，事情看来好象是真的要求总统履行诺言了，比预料的时间提前了，而且是在绊索能起作用之前。十二月五日，驻爪哇的荷兰最高司令部对于日本空军大胆侵入他们岛屿的上空十分惊恐，因而要求实行“彩虹五号作战计划”第 A2 部分，就是要求美国人从菲律宾出发，参加空中攻势的作战行动。澳大利亚的作战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作为响应，伦敦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也警惕起来，而且这种惊慌还使哈利法克斯夤夜拜会赫尔，对他说：“立即在荷属东印度实行合作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将所得的一切保证都用急电发回伦敦，第二天再用无线电报发往新加坡，使非利普斯海军上将在乘飞机去马尼拉与麦克阿瑟开会之后，可以及时转告一切。美国秘密承担义务援助英国人与荷兰人的事使哈特海军上将感到意外，“自新加坡获悉，我们已向英国保证，在三、四种不测的情况下给予武力支持。”他向华盛顿发出电报抱怨说：“不曾从你们那里得到相应的指示。”

东风有雨

美国对它在远东的未来盟国承担的义务，从华盛顿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周集中注意菲律宾和马来亚的程度可以证明。不论收到的战争即将来临的警告是什么，看来都没有表明夏威夷处在危险境地。已经破译的“魔术”小组电讯也不曾有任何特别的迹象表明珍珠港是日本人特别感兴趣的目标——也就是说，不比自马尼拉、运河区和西海岸来的定期报告更有兴趣，太平洋舰队的海军情报机构没有破译紫色密码的机器，所以金海尔手下的人不可能随时了解外交电报。从七月份对“魔术”小组的材料加强安全措施起到十二月第

一周，唯一能得知这种重要情报来源的途径只有斯塔克在给太平洋舰队司令信件中谈到的点滴情况。可是，斯塔克后来作证时却说，他曾“在两三次适当的场合下问过，金梅尔是否能看到我们翻译的收听到的某些电文。……人们对我说，他能看到”。[重点是作者加的]

在华盛顿，谁能收到哪些“魔术”小组情报存在着明显混乱状态，这件事关系十分重大，因为日本特别注意珍珠港的船只行动的重要线索就在喜多领事从檀香山发出的电报里。一直到发动攻击的前几天，这些电报都是用 J19 密码播发的而不是用紫色密电码。虽然破译 J19 密码对于美国的密码工作者来说不是什么大难题，但是这些密码只能在华盛顿破译，那里的工作人员有更重要的密码要破译，工作很多。因此，译电工作一般都要拖延，往往要推迟几周。九月二十四日从东京发往檀香山的指示要求把珍珠港分成五个区，用字母依次标明，并且在每周的报告里使用。这条电报在十月九日破译，克雷默中校在上面标了一个星号，表示值得注意，但是没有转告太平洋舰队。类似的情况还有十一月十五日东京发出电报，要求每周要送两次报告，并且强调需要“绝对保密”，当这份电报终于在十二月三日译出后，也未转告珍珠港。两天之后，十一月十八日东京提出要求得到指定地区的报告，电文一直留在华盛顿的档案里，因为看起来并不重要。

假如这三封电报曾经转给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员莱顿中校，对于一位身在当地的人可能会造成大不一样的印象。要是莱顿和罗彻斯特中校的密码破译员当时知道东京要求了解的详细情况异常之多，而且檀香山领事送出的报告增加了一倍，他们本来很有可能会优先破译当地的谍报人员在十二月二日以后发出的电报。那一天喜多遵照他得到的指示，除了最低一级的密码外，销毁了全部密码，此后他的报告都是用 PAK-2 密码发报了，罗彻斯特的一伙人辨认这种密码并不费力。东京（在十二月四日和五日）连续要求得到留港船只的详细报告，几乎可以肯定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尤其是喜多十二月六日的长篇报告更会引起怀疑，他的报告特别提到缺少防范飞机的阻塞气球，没有保护战舰的鱼雷防护网，并且预测，“这为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造成了大好机会”。这个情报本来还可能使他们更多地注意到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关于可疑的海外电话交谈报告（当地的一位牙医和日本的一个人的谈话），谈话内容有时是气象报告和领馆人员在烧毁文件。

这些最后时刻发出的电报却无人注意，尽管在十二月第一周向珍珠港送过三次截获的材料——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人员本来可能会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第一份材料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截获的日本驻曼谷领事馆发的电报，所以要先送这份电报是因为文内谈到一项入侵策略，目的在诱使英军越过边界，使帝国陆军的进攻有正当理由。看来这个文件证实了金梅尔的看法，他认为，敌人作战的主要地区在太平洋彼岸。他预料，最多不过是不可能有些破坏行动，因为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收到海军作战部长的战争戒备令的第二天，斯塔克转达了陆军的警戒信号是命令进入破坏活动戒备状态。十二月三日金梅尔收到了他在斯塔克信号之后得到的最重要的警告，战争迫在眉睫：“已经收到极为可靠的情报，昨天已向日本的各领事馆发出必须绝对服从的紧急指示……焚毁和销毁密码。”第二天，这件事得到另一份“魔术”小组截获材料的证实——所以三天以后，海军从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听到日本领事和他手下的人在拼命烧毁大量文件时，显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准备送交金梅尔的唯一的一份“魔术”小组报告后来由于国会举行听

证会而具有重大意义。就是那个“风向”信息，是十一月十九日用 J19 密码播发的。由于这种电码在译电顺序中不占优先地位，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同“魔术”小组截获材料一同送出。其中规定了广播密码用语，“以便在紧急时刻（有断绝我们的外交关系和切断国际通讯的危险时）使用”。实际上有两套密码用语，但是第一组谈到气候，准备在东京电台短波广播里连播两次，这些密码引起人们极大的兴奋。东风有雨是指日美关系处于危险状态；北风多云是指俄日关系受到威胁；西风晴朗是指英日关系处于危险状态。

“风向”指示的译文在美国情报机关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人们认为，收到三种天气顶报中的任何一种都将表明战争近在眼前。把这种天气预报印制成卡片分发，并且对日本的广播实行昼夜监听。从各监听站到海军各情报中心的电传电讯不断传来报告，都说听到了这种或那种预报。所谓“风向”信息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作为战争警报的内在价值——在日本发动袭击前的最后一周，“魔术”小组破译的许多其他截获材料里也有这种信息——而在于在随后的调查期间，东风有雨成为有争论的问题。关于是否曾经收到过真的信息，以及为什么没有送往太平洋的各司令部之争暴露了华盛顿海军人员之间有深刻的分歧，由于特纳海军少将的作战计划局把威尔金森上校的海军情报局的职能限制为单纯收集情报的做法使分歧加深了。站在两派之间的是利·诺伊斯海军上将，他作为通讯联络主任声称他应该公正，应该同两种观点合作。“蛮横的”特纳在斯塔克的默许下始终坚持他有权审查和控制情报传递。

诺伊斯海军上将对未能把陆军十月九日译出的电文转交金梅尔海军上将一事负有责任，这封电报透露日本人已命令他们驻檀香山的领事馆在作详细报告时要把基地分成区。军事情报局把所谓的“炸弹阴谋信息”看作是准备作破坏活动的证明。但是十二月三日，经斯塔克批准坚持要修改海军远东问题专家 A·H·麦科勒姆上校要求送交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两页半简短备忘录的人正是特纳。这份备忘录将使金梅尔完全了解谈判进行的情况和所能指望的情况，但是正如麦科勒姆作证时说的那样，作战计划局“把电文作了修改，使之毫无价值”，因此未将电文送出。但是同一天，威尔金森却接受了劝告送去“魔术”小组得到的证据，据说日本各大使馆和领事馆都得到命令，销毁他们的密码。接着收到萨福德提出的第二个警告，其中有意提到“华盛顿也指示要销毁紫色密码”，使金梅尔惊讶地问道：“什么是紫色密码？”

事情使人痛苦然而却明摆着，随着对日危机达到顶峰，华盛顿海军上层的分裂也加深了。后来成为参院听证会上著名案件——关于“东风有雨”信息的争论——目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中心。从最近开放的文件看来，有趣的是看到，这个问题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在第一次全面调查开始之前就已经提出了。

处在争论中心的人物是萨福德中校，他开始了长期活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给当时在珍珠港的阿尔文·克雷默上校一封密信，证明的确收到过“风向”警报。他谨慎地指出，他“细心推敲我提问题的措词，以防万一我的信可能落到不应落入的人手里”。萨福德要求他在 OP20G 过去的下属回答一大串问题，关于他记得曾经看到过什么信件和在日本进攻前夕他把信件给谁看过。从“克雷默君”那里得到满意的回答后，他接着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又写了一封信，规定了在他们之间将来通信使用的密码。他写信祝贺克雷默最近被派到哈尔西海军上将手下工作，他说：“我看到了无意。”他

建议在有了适当的机会时，“把哈尔西海军上将引为[你的]知己”，接着是一段很有意义的话：

要谨慎和耐心。我刚刚开始使事情安排[原文如此]成这个局面。海军作战部里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轻举妄动只会使诬陷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的人察觉，而且还会使萨福德和克雷默遇到极大的麻烦。可是我们必须有哈尔西海军上将的支持、职位和名望。请告诉哈尔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金梅尔海军上将是替罪羊，但是一直到大约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我都没有怀疑过他是一次阴谋的受害者，一直到大约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事情还得不到证实，到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为止都没有得到绝对的证明。萨福德上校手中有关于海军作战部和作战部长罪行的充分证明，再加上一张十五名可靠证人的名单。

但是那个“充分证明”究竟是什么，他将永远也不能利用了，因为萨福德始终未能获得有权势的海军将官们的支持，使他能据理力争，闯过各种质询，在这些质询中，下级军官要受到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保护自己的名誉而施加的很大压力。但是事情是明摆着的，他确信，马里兰州监听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东部时间四时三十分收到过用摩尔斯电码发出的，后来据说是“假的”天气预报，几分钟后用电传机发往 OP20G 的报告包括“风向”“东风有雨”信息。这个信息表示同美国交战近在眼前，他写信给克雷默说，虽然这次不是“用预先规定的那种方式送出的”，后来为值班的军官造成混乱，但是他那天早上到达他的办公室时，迎接他的一句后却是：“信息收到了”。

是事实还是阴谋？

克雷默在一九四一年曾确信，他见到过一种“日英，日美”信号，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参议院举行听证会时，他又改正了他的记忆，只承认是在十二月七日早晨听到珍珠港的新闻之后才收到信号的。尽管如此，萨福德认为，他曾在四日或五日上午亲自把东风有雨的警报带给诺伊斯海军上将的信念毫不动摇。威廉·弗里德曼上校向 W·克拉克准将作的证词支持了他，一九四五年陆军的官方调查由克拉克准将主持。虽然弗里德曼用信萨福德对他说的话，但是他深信，“播发风向信息的事在他的心目中是决不可能的。”那天早上某条电讯在军事情报局引起了一阵骚动，这件事有弗里德曼的证词为证，他说，他二十年的密友萨德勒上校曾对他说，他正在军事情报局负责人谢尔曼·迈尔斯将军的办公室里，听到诺伊斯海军上将打来电话告知消息说“信息来了”。

据弗里德曼和其他的人说，当鲁弗斯·布拉顿上校希望证实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时，诺伊斯海军上将却闪烁其词，加深了事情的神秘性。因此，象这样的警告：“日本和美国的关系预料可能将在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内断绝。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旅顺港事件不会重演”，布拉顿就不曾给在奥阿胡岛的肖特将军送去。虽然克拉克的调查发现的不是这种情况，证词却说，那天上午收到有关风向信息的全部文本——不论真伪——都已遵照马歇尔将军的加急电令销毁了。

关于是否曾在十二月四日左右收到过真的“东风有雨”信号的争论却成了这次听证会上的主要焦点。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作的证词都表示，若是他们收到过“风向”信息，他们本来会加强戒备的。他们显然都曾错误地认为，那是日本的战争警告。其实，连东京的外务省也从来没有打算把“风

向”密码当作超出初步戒备的信号，而且不管怎样，对美国的情报工作来说，已经有十二月三日“魔术”小组截获的消息可以代替，那条消息是指示日本驻北美和英国的各大使馆销毁密码和紫色机器的。

尽管如此，“风向”信息具有重要性，不仅因为金梅尔声称，假如他收到过这个信息，他本来会提高戒备的标准，而且还因为海军情报局内部为是否真的收听到这种信号发生争论。这是珍珠港的整个故事中又一个增加其神秘性的因素——而且由于有新的证词，最近使故事又多了一个曲折。那是以退伍的海军军曹拉尔夫·布里格斯一九七七年向国家安全局作证的形式出现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那天，他在马里兰州切尔特南的无线电监听站值班。他声称，他就是实际收到东风有雨天气报告的人，并且是知道其重要性的，他曾“立即”用电传机把报告发往华盛顿的 OP20G。他用复写纸打了两份副本，还登记在工作日志上。

一九四六年，在国会调查珍珠港事件时，据布里格斯说，萨福德在查阅了缩微胶片纪录后曾同他联系过，因为他没有找到有关原电报的记录。布里格斯听说，萨福德声称，OP20G 的值班员曾立即把信息送交克雷默，然后两人又一起把它交给诺伊斯海军上将，由诺伊斯把内容用电话通知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特纳和陆军情报局的奥蒂斯·萨德勒上校。他还肯定海军参谋长看到过这个信息。此后，这个信息的所有文本显然都立即神秘地失踪了。使这次事件更有意义的是，不仅布里格斯奉命不要在听证会上支持萨福德，而且一九六一年，他在海军档案部门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通信情报的官员时，他虽曾找遍了电报卷宗，都未能找到东风有雨的电文或任何副本。可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他找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原来的那张工作日志，日期比他一直说的日子早两天，并且还有附注：“在上述日期内，从 05：60 到 13：00 时，我所截获的全部电文，这些档案里都没有，而且……截获的这些电文里就包括‘风向，信息’。”

因此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明，说明的确曾经收到过这样的信息，但是还是有其他人的证词——那位报务员就深信，他收到过这条电讯——可以表明，珍珠港事件的复杂图形还缺少一部分没有找到。即使“风向”信息曾经转给了金梅尔，也不见得就能防止这场灾祸。如果的确收到过这个信息，如果东风有雨的电文“不见了”，这件事表明华盛顿的一些最高海军军官可能有所准备，为掩盖由于未能转递重大情报而被指责为严重失职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狼来了

如果说落在太平洋舰队头上的灾难应该归罪于在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局未能转递重大情报，那么当地的司令官未能实行有效的戒备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从他们的防务中可以看出，他们采取对策的标准是以自一九四一年六月以来他们连续得到有关日本将发动进攻的警告为依据的。所有的戒备令，包括十一月二十七日那次紧急戒备令，没有一次曾以任何方式表明夏威夷受到威胁——事实是，由于列举了敌人可能在太平洋彼岸发动的袭击，反而造成了虚假的安全感。不仅上一次的戒备令又是一次过于经常的“空喊狼来了”，而且还告诉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狼已经扑向泰国、马来亚、关岛和菲律宾。

当时没有理由要怀疑华盛顿发来的情报。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以来，美国

的太平洋防线已经向西移动了五千英里，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二十年的战略计划：美国要保卫菲律宾。援军源源不断越过太平洋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麾下，而且为保护通向吕宋的航线，连瓦胡岛的空防也放弃了。十一月二十八日，“企业号”航空母舰驶往威克岛，接着十二月五日“列克星敦号”还要去中途岛，这两条船都是去执行疲运任务的，去加强这些作为踏脚石的岛屿的战斗机力量，使等候在西海岸的四十八架 B-17 飞机得以安全飞往菲律宾。甚至是在“魔术”小组截获材料说明日本人注意轰炸机的航线而使马歇尔担心 B-17 飞机可能遭到袭击之前，金梅尔海军上将就已经决定派出更多的 P-40 飞机了。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二月七日早上，第一批 B-17 飞机即将到达的事竟使谢夫特堡的陆军总部不去理会两名激动的雷达兵报告有大批飞机向奥阿胡岛飞来的事。这是表明珍珠港是敌人袭击的大好目标的多次警告都得不到理会的最后一次。

当日本舰队使用的密码在十二月一日第二次变动时，罗彻福特的情报报告曾警告说：“军用呼号只使用了一个月这件事表明，为准备采取大规律的积极行动又前进了一步。”这件事很可能表明，即将来临的攻势可能会超出西太平洋地区。但是莱顿中校无法识破帝国海军的密码，不得不单纯依靠航行情况分析，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离得最近的日本航空母舰是在马绍尔群岛。他对于没有任何电讯往来一事的设想是，由于联合舰队大部分停泊在本国海面，使用低功率电台通讯，或者是它们抛锚的地点有陆上线路可与海军总部联系。他作证时说，假如这个航空母舰群收到过东京发去的电讯，它的电台仍保持沉默，就会立即引起他的怀疑，认为这些舰只已经出海——“事实是，从来没有人向它们呼叫过，连一次也没有，这使我相信，它们与一九四一年七月航空母舰舰队的处境相同，那时日本人曾育一支特遣部队带着最后通牒南下去法属印度支那。”

还有一件导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事件的具有讽刺性的事，前往袭击珍珠港的出击力量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驶过没有美国航船的海面，因为十月的危机已经使北太平洋的航道不见行船；往来菲律宾和关岛的航线已经改道南移，作为安全措施。没有派飞机去巡逻从北面通往夏威夷的路途，这是最大的失策，使大祸终于不可避免。太平洋舰队的两次作战演习已经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证明，要对美国的那些据说是坚不可摧的太平洋要塞发动成功的袭击，办法是通过它不曾设防的后门。仅仅九个月前日本又举行了一次实战演习。美国海军空中巡逻司令帕特里克·贝林格海军中将和指挥夏威夷陆军航空兵的 F·L·马丁将军一九四一年三月的报告透露，这条道路仍然畅通无阻。他们的估计强调了敌人的航空母舰清晨来袭的危险，并且建议深入太平洋四出巡逻。他们的这番描述读来就象山本海军大将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副本。一九四一年八月夏威夷一伙空军军官的报告重申了这个说法。肖特将军把这个报告转给了在华盛顿的阿诺德将军。报告指出，当时在夏威夷岛上的三十五架 B-17 飞机是“根本不够用的”，至少需要一百八十架重型轰炸机。他们的报告说：“陆军航空兵目前并不担负保卫奥阿胡岛所需的侦察任务。”报告还强调有六艘航空母舰的日本进击力量已经进入三百海里的距离内，并且预料：“因此，凌晨出击是敌人可能采取的最佳行动方案。”

海军根据它与陆军的联合协议，负责远距离空中侦察。但是曾经作出过决定，由于飞机缺乏，以及留下的六架 B-17 飞机是训练菲律宾空军人员所需要的，所以只有在如果看来袭击即将临近时才会派出远距离的空中巡逻。这

就说明十二月七日早晨瓦胡岛的戒备状态是较低水平的。贝林格海军中将从他掌握的材料得出结论，不需要去作远距离侦察，即使他派出侦察飞机，可能发生的事情多半是：飞行堡垒数量太少，不能实行有效的四出巡逻，得以及时发现日本人，从而制止这场袭击。

麦克阿瑟之谜

夏威夷陆军航空兵指挥部所有的飞机除了五、六架外已全部调走。这也是说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国的太平洋防务仰仗菲律宾到了什么程度的又一个事例。战后，麦克阿瑟回忆起他与日本的兵力冲突之前的最后时日时坚信，这种战略有多么不恰当。他说：“我以我的那点微薄的力量作好准备，尽我的所能去应付那次的袭击。我知道袭击即将从北方到来，迅速、猛烈，而且事先不会得到警告。”

他的这番话与他给陆军部的夸大其词地说他的联军军队拥有极大的潜力的那份报告，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支军队早在一九四一年曾是使美国改变不为菲律宾的防务派出增援力量这个二十年战略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到了十一月中，麦克阿瑟手里已经拥有美国重型轰炸机总数的一半和战斗机力量的六分之一。他催促华盛顿加紧准备，对日本本土诸岛发动战略轰炸，甚至考虑利用他的“自我炫耀”去引诱英国人。他在十二月五日会见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时，他的自信心是无限的。汤姆爵士乘飞机从新加坡到马尼拉，商讨在日本即将发动进攻时面临的共同战略问题。

麦克阿瑟坚信，“如果他们能给我三个月时间，然后再进攻这里，那么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更高兴的了。”同时他扼要列举了援军、飞机、坦克加快步伐从美国到来。在此之前，他的计划是“临时性的”，但是他“信心十足，认为我们能以他所说的十二万五千人保卫这个地方”。有趣的是看到麦克阿瑟本人评论华盛顿“突然改变有关武装菲律宾的政策”。现在他以第二个丘吉尔自居——他说：“我有三大防线，第一条在海边，第二条在海边，第三条还是在海边”——以此来强调他的战略。“我们定将在海边战斗到最后。”他相信，他那一百二十辆坦克要把日本侵略军推下海去，他是“丝毫不必畏惧的”，因为日本的那些将军使用装甲部队“在他们留在中国的那四年里，想取得任何显著的胜利”都已经“彻底失败了”。

麦克阿瑟还声称，他的宣传迷惑了日本人，他们会以劣势兵力来犯。他要英国人放心，“我相信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这么彻底地加强了力量。”同时他还驳斥报纸上关于他的军队士气低落的一些报道。其实，将军和日本人都知道，这些报道再确实也不过了。麦克阿瑟本来应该能从“魔术”小组截获材料中知道，在轰炸机和美国军队登陆时，当地的领事馆曾经准确地汇报过，增强的力量多么有限的详细情况。当然，麦克阿瑟竭力吹嘘他的B-17飞机，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飞机”。这些飞机是他的“王牌部队”，是“在需要时可用来作战的完美产品”。

菲利普斯海军上将显然被打动了。他报告说，英国的处境同美国十分相似，他说，预料在新年年初可以得到四艘战舰，说不定还能有一艘航空母舰，日本的进攻能推迟得越久就越好。这位海军上将说：“这很清楚，在你没有舰队时，你除了防守外不能做很多的事，尤其十分清楚的是，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在有敌人的地方伸出头去，那是愚蠢的。”只过了四天，就看出他的话是确实的。菲利普斯不是一位采取守势的人，从这次会议的记录来看，这是

非常清楚的。他在会上主要关心的是，为这支预期的舰队（他希望这支舰队最后将由他指挥）安排的基地不在新加坡——“当你想到采取进攻措施时，这里不是很好的基地”——而是在马尼拉。这件事得到哈特和麦克阿瑟两人的赞许。人们一致认为，菲律宾的战斗机防御用来保护一支英国舰队是绰绰有余的。菲利普斯热情地宣布：“我们应该把这里当作基地。”他还把马尼拉描绘成远东的斯卡帕弗洛。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将从那里驶出，去进攻在中国海的日本舰队。这种想入非非在第二天的下午就突然中断了，皇家空军关于暹罗湾发现日本舰队的报告把菲利普斯海军上将送回了新加坡，以便“在战争开始时他能在那里”。

从麦克阿瑟那么强调他的重型轰炸机是“王牌部队”来说，他曾允许不去侦察聚集在台湾的日本军队就很奇怪了。这是他所收到的华盛顿的那道措词谨慎的战争戒备令的意图所在；而且日本一直派飞机到美国的各机场上空窥探，十二月一日以前，美国的重型轰炸机有一半停放在这些机场。两天之后，海岸线又遭到一次大胆的侵犯。菲律宾空军截击机中队指挥哈罗德·乔治上校曾奉命不得先开第一枪，他说：“现在他们已经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下一次他们就不会只是闹着玩了。他们会不敲门就进来的！”

“我们在菲律宾的空军拥有很多老式飞机，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力量，设备不足，机场尚未完工，维修力量不够。数量相差悬殊是毫无办法的，从来没有过取胜的可能。他们完全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所压倒”——麦克阿瑟在战后总是这样说，为他那不体面的失败辩解。可是当时的记录却表明，他自己以第二个丘吉尔自居——在应付日本的空袭方面，他当然比皇家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更有取胜的可能。敌人的空军力量的一半（陆军航空兵的八十一架轰炸机和七十二架短程战斗机）以台湾为基地，连到碧瑶以南作战都不可能，碧瑶是菲律宾的夏都，位于美国主要的基地克拉克机场以北一百多英里。而且准备为海军第十一航空队的一百零八架轰炸机护航的那八十六架“零式”战斗机只有减低了引擎的转数才能到达马尼拉：它们也没有为空中鏖战而贮备汽油。

菲律宾空军在机场上停着一百零七架 P-40 “战鹰”战斗机，虽然这些飞机的性能不及“零式”飞机，却象皇家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一样，肯定有能够在自己的各基地上空作战的便利。这些飞机也有足够的续航力，可以飞到台湾再飞回来，以掩护三十五架重型轰炸机出动袭击作战。此外，麦克阿瑟还有六十八架较老的战斗机和三十九架旧式轰炸机作为后盾。就象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那样，日本人知道，他们必须取得空中优势，然后发动入侵才能成功。据记录记载，第十一航空队的一名军官说，他们最担心的是，“美国飞机到南部一些地区躲避，会使战役变得异常困难。”

假如麦克阿瑟将军和陆军部深信，空军将是菲律宾防御力量的主力，看到日本人这样轻而易举地在第一次袭击中就击毁了美国停在地面上的飞机的一半还多，就更会感到非常意外了。珍珠港遭到袭击后曾有九个多小时的报警时间，这些时间却被浪费了，显然是因为麦克阿瑟陷入震惊状态，他的指挥暂时瘫痪了。有证据表明，布里尔顿将军多次要求批准派遣 B-17 飞机去袭击在台湾南部的敌方机场——好象命中注定了似的，那里的日本飞机由于有雾不能起飞，可以任人袭击。麦克阿瑟的那位神气十足的参谋长萨瑟兰

将军当时提出的借口是缺乏侦察行动，据说在那个重要的早晨，他连首先派出摄影飞机都拒绝了。麦克阿瑟为那天早上他不愿派出轰炸机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没有经过侦察的目标。可是这是说不过去的，马歇尔十一月二十七日指示过要开始到日本领土上空飞行，“魔术”小组截获十二月三日东京给华盛顿的电报，抗议“上个月二十日有一架美国飞机在台湾南部加拉斯皮（Garaspi）上空侦察”。布里尔顿若是能早些与他的总司令取得联系，他也许能够说服麦克阿瑟改变让日本先动手的主意——他毕竟曾得到过马歇尔的明确命令，说采取这种态度一定不能有害菲律宾的防务。不管怎么说，这些意见经过研究后能够做到的事至少是会把留下的重型轰炸机撤到棉兰老去。

可是就象希腊悲剧的所有那些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样，菲律宾司令部的瘫痪状态和犹豫不决造成不仅是轰炸机，而且连战斗机都在地面上被击毁，成为日本在大白天袭击的牺牲品。战后，美国的一位级别很高的将军说：“若是我遭到袭击时我的飞机还在地面上，我就再也没有脸正眼看我同伙的那些军官了。”菲律宾空军的一位领航员埃德加·惠特科姆中尉说得更坦率：“我们的将军们和领导人犯了军人所能犯的最大错误——让自己在未曾料到的情况下挨了打。”

未曾回答的问题

十二月七日晚上，爱德华·默罗如约到总统那里吃晚饭。疲倦不堪的罗斯福在第二天凌晨表情神秘地说：“也许你以为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意外吧？”广播员会记得，罗斯福是多么怒不可遏，那么多美国飞机被击毁了，“就在地面上，老天啊，在地面上！”他预感到，菲律宾空军受到这么大的损失预示着会失去这些岛屿。美国的威慑力量已经暴露出来不过是虚张声势，日本刚一动手就被打垮了。菲律宾失陷将证明是比珍珠港事件大得无法估计的灾祸——是对远东战略防御的致命打击。可是从来没有人作过任何调查，断定菲律宾战役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天就实实在在地输掉了。

如果说菲律宾遭到的飞来横祸既是由于当地的指挥失误，也是由于华盛顿的战略估计错误，那么太平洋舰队损失了战舰是由于司令部过份自满，司令部得到有关日本人的情报不够充分，而且收到戒备令的次数也过多。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以后，美国军方的注意力和增援的重点已移到菲律宾。于是夏威夷的空中防御受到削弱，但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却挽救了美国海军的两艘航空母舰，后来在保卫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方面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日本人所以能够在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是由于华盛顿的各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络中断，以及美国未能把全部情报形势转告夏威夷司令部。十一月二十八日，斯塔克海军上将电告太平洋舰队“作好准备”，在发生敌对行动时便对马绍尔群岛发动进攻后，他认为金梅尔海军上将会从“魔术”小组截获材料里看到战争变得如何不可避免，并且会主动采取行动。“海军情报局、G-2局都没有人知道，十二月七日星期日的上午，这支舰队的任何主力舰停在珍珠港。我们都以为他们出海去了……因为这是作战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已经接到了战争警告。”这番话是美国陆军情报局的鲁弗斯·布拉顿上校在华盛顿就各军事部门的普遍看法作证时说的。海军情报局的负责人T·S·威尔金森上校认为，即使他曾知道舰队仍然留在珍珠港内，“一支部队在进入进攻的射程之内以前总是可以发现的”。

如果说各军参谋长犯了不幸的错误，认为太平洋舰队处于有高度准备状

态，能够在发现日本的出击力量接近瓦胡岛时立即出动；那么可以认为，总统一定也有这种看法。即使象有的证据表明的那样，罗斯福在十二天前就预先得到警告，知道日本将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看法：他是蓄意阴谋损失二千三百五十三条美国人命，十九艘舰只和一百五十架飞机来保证使全国士气大振团结参战。更难以想象马歇尔和斯塔克竟然会赞同这种牺牲。而且仍然把飞机从夏威夷防线撤往菲律宾，这又是一个迹象，说明不论原先的警告是什么，都没有包括袭击珍珠港的详细情况。

以太平洋舰队为日本公开进攻的目标最明显的迹象隐藏在“魔术”小组截获的与驻檀香山领事馆的往来电报里——也是命该如此，这些材料一直等到十二月七日下午才译出来。若是华盛顿有确实的证据说明珍珠港即将遭到袭击，可以设想本来是会立即向夏威夷的指挥官们发出警告的。从马歇尔和其他的人对于规定下午一时为日方向国务院递交最后答复的期限一事的反应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答复是在那个重要的日子清晨五时过后不久收到和译出的；但是由于参谋长出去骑马的时间比通常星期日去骑马的时间长，在他十一时三十分左右来到办公室之前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曾向太平洋的各司令部发出了最后警告，但是命运再次从中作梗，使警报未能及时送到珍珠港，因为马歇尔偶然拒绝了海军作战部长提出要去发电报的建议；马歇尔不曾得到通知，因而不知道陆军与谢夫特堡之间的联络临时中断了。

这一系列不幸的偶然事件，还有这位将军在那个关系重大的早晨长时间不在办公室，总是成为争论中的重要问题，有关珍珠港祸事究竟是怎么酿成的争论目前仍然很激烈。更为引人入胜有待回答的问题有：联邦调查局对一九四一年八月的波波夫报告为什么没有多加注意呢？朝鲜一个间谍小组的公开出面人物韩吉秀从住在洛杉矶一家旅馆里的日本海军军官们那里窃取的那份军事计划密件后来的结果如何呢？是谁把暗示十二月七日的警告登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期的《纽约人》杂志上的？杂志上有一张画的横幅标题是：“注意、警告、戒备！”画着几个人在一个地下掩体里玩一种叫做“可怕的加倍”的骰子游戏，画的上端还画着德国的双头鹰徽。在这本奇怪的杂志的第八十六页上有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你们永远不必在防空洞里度过漫长的冬夜，但是我们刚才还在想……作好准备总是合乎常识的。”可是更奇怪的是第一百页上的一方广告，画着两只骰子，显出××字样，连同骰子的另外几面的数字安排看起来可以读做：一个骗局的行动时刻是在第十二个月的第七天，二十四小时中的第五个小时。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联邦调查局调查了这个奇怪的巧合。他们发现，为这场并不存在的赌局登可疑的广告的人是君主贸易公司（用的是假名），来办事的是一位白人男子，他拿来了排好的印刷版，付了现金。更奇怪的事情是，他们认定的嫌疑犯几周之后显然是突然死亡，从现场情况看来是英国密探除掉在纽约的纳粹特务的典型作法。难道《纽约人》杂志上的警告是真的吗，难道是德国人在设法提出警告？珍珠港的故事使人着迷之处正是这些至今仍无答案的问题。

海军情报局战时工作班子中的一名军官乔治·林上校在三十九年后作的证词又给这个难解的谜增加了曲折，这段证词提到在日本飞机袭击后几小时向 OP20G 人员提出的一个最奇怪的要求：

午后不久，GZ 来到监听处把我叫到一旁。他问我们是否能够把一份电报

译成紫色密码发出，使我很为难。这种要求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我]不得不作一番飞快的考虑然后才说我们能办到，不过这件工作做起来非常之慢。我记得我接着说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话（大概是并不必要的）：“我希望，不论这份电报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都必须是头等重要的。最后，日本人终于会发现我们的计谋，肯定会重新评价他们所有的密码系统，包括军用密码。多年的工作成果就会付之东流，我们也许会有几个月或者几年看不懂日本的电文。”GZ 点点头就走了，他说他会通知我的。虽然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是他后来一定回来过，表示事情不办了。我感到这不是 GZ 的主意；是来自上级的。我当时和后来都没有问过 GZ。我不相信他会告诉我——我没有必要知道。

听到萨福德中校的那些“来自上级”的奇怪要求，如今仍然令人感到惊奇，就象当时一定使林上校感到惊奇一样。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还向日本人发出信号，其目的何在——难道是企图瞒过情报记录？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因为提出要求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倘若试行了这个计谋，而敌人也发现了美国人已经识破他们最机密的通讯渠道到了何等程度，他们又及时修改了他们的密码，说不定美国海军就得不到使中途岛的胜利有了可能的那些情报——则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过程就有可能改变。

